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



在昇军事

后勤史

近代部分(上册)
(1640—1870)

霍震 主编

金盾出版社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

世界军事后勤史

近代部分

上册

(公元 1640—1870)

主 编 霍 震

副主编 单素玉

李永昌

杨惠萍

金盾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9 号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编委会成员名单

总 编:刘鲁民

副总编:王镇浩 王雅轩

编 委:山 桥 史乃光 苏德祥 崔连仲 徐德源
霍 震 杨惠萍 刘文英 廖德清 陈崇桥
张德良 郭清树 吴学海 张奇秀 陈孝文
王祖垣 徐庆儒 唐武文 吴立道 施广民

世界军事后勤史

近代部分(上册)

(公元 1640—1870)

主 编 霍 震

副主编 单素玉

李永昌

杨惠萍

金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太平路 5 号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8214039 8218137

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开本:大 32 印张:11.4 字数:296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22-386-8

E·97 定价:7.00 元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序言

任何军队和战争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技术保障,否则就无法建军和打仗,也就谈不上强大和胜利了。后勤一词,虽始于近代,但是后勤工作却自古已有。综观古今中外战史,由于重视后勤而取胜和忽视后勤而致败的战例,都不胜枚举。如中国古代楚汉战争中,刘邦兵力虽弱,但由于注意后勤工作,人力物力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故能屡败屡起,越战越强,终于变劣势为优势,取得最后胜利。反之,项羽虽然兵多将广,却因不善于用人和忽视后勤建设,以致终于大败而亡,不得复振。又如在袁曹官渡之战中,曹操利用袁绍不以重兵把守后勤基地乌巢的弱点,自率轻骑偷袭乌巢,烧掉袁军的粮草,然后乘其粮草断绝、军心动摇之际,一举打败了在兵力上居于优势的袁军。在世界军队发展史上也是如此,如拿破仑东征俄国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的失败,都和人力物力匮乏、后勤保障困难有着密切的关系。

军事后勤工作历来受到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的重视。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有句名言:“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西汉的著名政论家贾谊曾说:“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西方古代著名军事家维基喜乌斯也说:“时间和机会可以协助挽救其他灾祸,但粮秣和给养如未能注意供应,其危害将是无法挽救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和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力和武器这两种材料。”这些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后勤工作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在大纵深、立体化的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

出。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必须努力钻研后勤业务,加强后勤建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精通业务和系统学习是紧密相连的,要精通后勤业务,必须系统地学习后勤理论和后勤历史。

后勤历史和后勤理论都是军事后勤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后勤历史,既便于了解自古迄今的后勤沿革及其发展规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可以利用已有的后勤历史知识,结合现实条件,去研究与发展后勤理论。

学习军事后勤史,研究军事后勤史,不仅为军事人员特别是军队后勤人员所必需,而且对从事财经工作以及研究的人员来说,也是必要的。为此,在总后勤部领导同志支持下,成立了《军事后勤历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由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后勤历史研究室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和研究员,编写了这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世界军事后勤史》(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四部)等七部专著,以及与上述各史相应的七部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的大型丛书。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大量史料,除部分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后勤史外,其余多是奴隶制时代、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由于以往史学家们受其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在他们有关后勤历史的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唯心主义思想。为此,在编写军事后勤史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在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整理编审成书。

中国军事后勤史与世界军事后勤史的编写,都是以后勤体制和后勤保障为重点。但因中国军事后勤史,自古迄今前后一脉相承,而世界军事后勤史则国别多、头绪多,因而在编写体例和内容

上便各有特色。其次,由于古今社会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不同,使古代军事后勤史与近代、现代军事后勤史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出现了很大差异。再者,古今后勤史料的多寡悬殊,近代、现代部分史料多而系统,古代部分少而零乱,特别是古代中的上古部分史料奇缺而又支离破碎。因而近代、现代部分对后勤体制和后勤保障的论述比较细致而完备,古代部分则相对简略,甚至有不少缺项之处。

编写一套包罗古今中外的军事后勤历史丛书,既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新课题,所涉及的范围广,编审难度大,有些问题又受到史料和水平的限制,因而在编写中难免有所遗漏和其它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各位专家多加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补充。

在编写这套丛书过程中,得到了沈阳军区、辽宁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致衷心的感谢!

刘鲁民

一九八七年四月

前 言

《世界军事后勤史》近代部分一书,是依据我国高等院校通行的世界近代史分期方法而编写的,分为两大时期(1640—1870年;1870—1918年),每个时期自成一册。

本册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写至1865年美国内战。原拟写至1866年普奥战争,但因资料等原因,普奥战争一章略。

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军事后勤工作总是着眼于战时,为了战时;而战时的后勤工作则最能显示其力量与作用,它是后勤工作最精采的“演出”。有鉴于此,又加上资料来源的限制,本书对于各国军队平时的后勤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物资经费的消耗等,不专门叙述,仅围绕各时期所发生的重要战争、战役来介绍其后勤保障状况。本书从“任何战略和战术问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这一观点出发,力图通过史实说明后勤因素对战略目标、作战计划、战局进程及其结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找出后勤保障的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

编写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首次,既缺乏经验,又难以找到有关系系统著述借鉴。军事后勤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特别丰富,而且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这更增加了编写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先从资料较为充分的近代后期着手编成一册,以期摸索经验,后编写近代前期这一册。由于本书仓促编写而成,且限于编者水平,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参加本册编写的有:单富粮(第一章)、孙非(第二章第二节)、李永昌(第三章、第十章)、霍震(第四章、第十一章、结束语)、杨惠萍(第二章第一节、第七章)、杨国顺(第五章)、单素玉(第六章)、邱健群(第八章、第九章)。

编著者

1991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军事后勤	(1)
第一节 两次内战的主要经过	(2)
一、内战的爆发	(2)
二、双方力量对比与后勤潜力	(4)
三、内战主要经过与重大战役	(7)
第二节 议会军的后勤保障	(14)
一、议会军的后勤基地	(14)
二、军械与军需品的供应	(17)
三、财政措施	(20)
四、军费其他来源	(22)
第三节 王军的后勤保障	(24)
一、王军后勤基地	(24)
二、军械供应	(26)
三、辎重运输与营具	(28)
四、军费来源与其他物资的获得	(30)
第二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七年战争之后勤保障	(34)
第一节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勤保障	(35)
一、战争起因	(35)
二、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37)
三、后勤保障概况	(39)

四、布伦海姆战役后勤保障·····	(42)
第二节 七年战争后勤保障 ·····	(46)
一、七年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46)
二、后勤保障概况·····	(50)
三、北美作战英军之后勤保障·····	(52)
第三章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之后勤保障 ·····	(60)
第一节 北方战争的起因与主要经过 ·····	(60)
一、北方战争的起因·····	(61)
二、战争的主要经过·····	(62)
第二节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后勤保障概况 ·····	(65)
一、俄国正规军及其领导体制·····	(65)
二、军火生产与弹药供应·····	(75)
三、粮食和被服·····	(80)
四、军事费用·····	(86)
第三节 波尔塔瓦战役俄军后勤保障 ·····	(88)
一、战役主要经过·····	(88)
二、俄军后勤保障·····	(90)
第四章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勤 ·····	(95)
第一节 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	(95)
一、独立战争的爆发·····	(95)
二、战争第一阶段(1775—1778年)·····	(97)
三、战争第二阶段(1779—1781年)·····	(99)
第二节 美军后勤保障概况 ·····	(102)
一、后勤体制与组织机构·····	(103)
二、武器、弹药的供应·····	(105)
三、粮食、给养与被装·····	(108)

四、医疗卫生	(114)
第三节 英军后勤保障概况	(116)
一、后勤组织机构与供应体制	(116)
二、粮食与给养品	(119)
三、武器、弹药的供应	(123)
四、营房设备、服装	(125)
五、运输勤务	(127)
第四节 重大战役之后勤保障	(128)
一、萨拉托加战役后勤保障	(128)
二、约克敦战役后勤保障	(133)
第五章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军之后勤保障	(139)
第一节 拿破仑的军事后勤体制	(140)
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	(140)
二、拿破仑的军事后勤体制	(142)
第二节 意大利战役至奥斯特里茨战役法军之后勤保障	(145)
一、意大利战役后勤保障	(145)
二、乌尔姆战役后勤保障	(148)
三、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勤保障	(157)
第三节 耶拿战役至瓦格拉姆战役法军之后勤保障	(162)
一、战争进程与战役主要经过	(162)
二、法军后勤保障概况	(164)
第四节 莱比锡战役至滑铁卢战役法军之后勤保障	(169)
一、战争进程与战役主要经过	(170)
二、法军后勤保障概况	(171)

第六章	1812 年法俄战争之后勤	(179)
第一节	法、俄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179)
一、	法俄矛盾加剧与战争开始	(180)
二、	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181)
三、	俄军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187)
第二节	战争前期法、俄军队的后勤保障	(191)
一、	维尔纳至斯摩棱斯克战役期间的法军后勤保障	(191)
二、	博罗迪诺会战至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的后勤保障	(196)
第三节	战争后期法、俄军队的后勤保障	(201)
一、	俄军战略反攻的准备	(201)
二、	法军退却过程中后勤保障概况	(202)
第七章	1812—1814 年美英战争之后勤	(210)
第一节	战争的爆发与美军的后勤体制	(210)
一、	1812 年美英战争的爆发	(211)
二、	美军实力及其后勤体制	(212)
第二节	战争期间美军之后勤保障	(215)
一、	战争主要经过	(216)
二、	美军后勤保障	(219)
第八章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之后勤	(226)
第一节	独立战争第一阶段之后勤保障	(226)
一、	独立战争的爆发与第一阶段战况	(226)
二、	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勤保障	(231)
三、	南美大陆军事行动之后勤保障	(234)

第二节 独立战争第二阶段之后勤保障	(239)
一、第二阶段战况	(239)
二、南美大陆北部军事行动之后勤	(243)
三、南美大陆南部军事行动之后勤	(247)
第九章 墨西哥战争美军之后勤	(253)
第一节 战争前夕的美国与墨西哥	(253)
一、美国与墨西哥政治经济概况	(253)
二、军事力量与后勤体制	(257)
第二节 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261)
一、战争的爆发	(261)
二、战争主要经过	(262)
三、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266)
第十章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之后勤保障	(278)
第一节 克里米亚战争概况	(279)
一、战争的起因	(279)
二、战争双方的作战计划和力量对比	(281)
三、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经过	(284)
第二节 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的后勤保障	(288)
一、战前英军后勤机构与管理状况	(288)
二、英军后勤保障概况	(297)
第三节 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的后勤保障	(304)
一、俄军的战斗训练与装备	(304)
二、战时俄军的后勤保障概况	(308)
第十一章 美国内战之后勤保障	(315)
第一节 美国内战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315)

一、内战的爆发	(315)
二、战争第一阶段战况	(317)
三、战争第二阶段战况	(319)
第二节 交战双方军队后勤保障概况	(322)
一、后勤组织体制	(322)
二、交通运输保障	(324)
三、军需品供应	(329)
四、武器、弹药的供应	(334)
五、医疗卫生	(336)
第三节 重要战役之后勤保障	(338)
一、半岛战役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338)
二、维克斯堡战役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342)
三、查塔努加外围战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346)
四、亚特兰大战役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349)
结束语	(354)
附图：1.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	(362)
2. 拿破仑军队入侵及俄军撤退路线略图	(363)
3. 美图内战时期北部地区的部分铁路	(364)
4.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同盟东部地区的主要铁路线	(365)

第一章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军事后勤

1640—1688年英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以资产阶级、新贵族为首的一方；同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的一次大搏斗。

这场革命始于1640年议会的召开，由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矛盾，国王与议会矛盾迅速激化，斗争逐步从议会讲坛上与国王的对话，转移到战场上的对峙，进而从对峙过渡到全国范围内的厮杀。革命期间先后经过两次内战，战争以议会的胜利告终，国王查理一世也在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

这场以资产阶级、新贵族结盟领导的、依靠城乡人民力量的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英国历史上唯有的一次共和制——英吉利共和国。但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并没有使革命继续深入，没有完成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制度的使命，相反却于1653年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事独裁制，以致于1660年导致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又重登国王宝座；到詹姆士二世时期，国王又推行了倒行逆施政策，妄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与封建专制，故而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于1688年发动宫廷政变，迎荷兰执政威廉及其妻玛丽入主英国，历史上称之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1689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建立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专政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至此，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斗争，终于使英国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后勤史来说，本章主要阐述在两次血腥内战时期，双方是如何动员财力、物力，实施后勤保障的。

第一节 两次内战的主要经过

一、内战的爆发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也是两大阶级利益对立、冲突的必然结果。

17世纪初，英国领土只限于英格兰与威尔士。经济上，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农业国，全国人口550万，其中410万住在农村。但是，由于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的形成，处于优越地理条件的英国，很快发展起来。农业中商品生产有了很大增长，工场手工业相当普遍，其商业势力也已扩展到了海外，17世纪上半期，英国民族工业呢绒工业输出占生产总额的90%以上。另外，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兴办了许多新的工业，主要有造船业、酿酒业、玻璃制造业、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造纸业、肥皂工业、制铁业、制铜业以及火药生产等等。由于通风和排水设备的采用，煤产量迅速提高。革命前100年中，煤产量从年产20万吨增加到150万吨，1640年英国的煤产量比当年其余欧洲各地所有煤产量加起来还多3倍。采煤业的发展，为炼铁、炼钢、造纸、制糖等行业开辟了新的道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很普遍，从15世纪以来不停的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原有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到17世纪，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则成了雇佣劳动者。

政治上，统治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历代君主都奉行专制主义。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因血缘关

^① 《马恩全集》第八卷第249页

系而入主英国,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称詹姆士一世,他相信“君权神授”,执意要在英国全面推行封建专制统治;他无视日益壮大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依靠封建贵族和国教僧侣,进行专制统治。对内,不考虑议会的要求和意见,任意征举新税;同时,扩充国教势力,对资产阶级、新贵族居多数的清教徒则极尽其迫害之能事;他不允许资本家的自由经营和贸易活动,推行垄断和专卖制度,并将这种制度推广到许多生产部门、大部分国内贸易和几乎整个对外贸易。这妨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仇恨,斗争不断升级。对外,他与西班牙交好,反对自由向外发展,藐视英国海外贸易利益,从而激起人民对专制统治的无比愤恨。1625年,詹姆士一世病死,其子查理一世即位,比起其父的专横,真可谓有过之无不及,他竟于1628年解散了议会,从而开始了英国近代史上“无议会时期”。查理一世不但要把专制制度强加给英格兰,而且对于大北方的苏格兰也不放过。于是1637年苏格兰人民发动了起义,并在两年里占据英格兰北部大片领土。为镇压苏格兰起义,查理一世被迫在1640年4月召集议会,以寻求增加新税和筹集军饷。而相反,以约翰·皮姆为首的下院激进派要求议会的权利不受侵犯,并要求国王停止征收未经议会同意的非法税款。这样,双方矛盾又一次公开化。查理一世一怒之下,于5月5日解散了议会,这届议会为时较短,故而被称为“短期议会”。之后,北方边境告急,苏格兰人占领了北方重镇纽卡斯尔,英格兰内部的市民、农民斗争也方兴未艾,在这种形势下,查理一世只好在1640年11月召开新的议会,这届议会存在了十三年,史称“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召开后,以皮姆、汉普顿等为首的激进派领导议会开始与查理一世进行坚决斗争。他们通过了一些限制王权的法案,并提出议案,要求审判帮助推行专制统治的国王宠臣斯特拉福。在伦敦人民的支持下,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被送上断头台。

1641年12月,长期议会通过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政治纲领《大抗议》,全文204条,主要抨击国王专制并提出工商业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政府对议会负责等。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亲自带兵到下议院逮捕皮姆、汉普顿等。但是,皮姆早有所闻,就躲到城区,得到了伦敦市民的保护。这时,伦敦及效区各郡人民也武装起来,准备以武力捍卫议会。国王无路可走,便于1月10日离开“反叛”的都城,逃到北方,准备在那里聚集力量进而反扑伦敦。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昂升起了皇家军旗,召开誓师大会,宣布讨伐议会,镇压“叛乱”分子。而议会方面,各地民兵集合在议会的旗帜下,开始组成军队,任命埃塞克斯为总司令。这样,英国内战爆发了。

二、双方力量对比与后勤潜力

内战开始以后,英国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一是王党派,或称保王派、保王党,即拥护国王的封建贵族、国教僧侣、天主教徒以及与国王关系密切的商业家、企业家等。王党主要控制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北部及西北部。因为王党成员身佩长剑、头戴披肩假发,故而又被称做“骑士党”。二是议会阵营,议会力量主要构成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城乡中下层人民、自耕农等,议会派人员都是发短不掩耳的清教徒,故而又被人称为“圆颅党”。议会主要控制英国的东南部,此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但由于所在地区的宗教信仰相异,议会派阵营中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内战开始后,由于没有常备军存在,双方都匆忙地召集军队,同时双方都争取各地原有的民兵武装。当时所谓有训练的部队,即略经训练的乡镇民兵,其水平极差。有人这样形容道:他们都是贫民、流氓、罪犯、盗窃之流,与其说是领导倒不如说被驱赶上战场。即使如此,双方还是极力争取地方民兵,以扩充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内战时期,王军经过多方收罗,共有3—4万人,其中雇佣军占多

数,但是能派出作战的人不过 1.2 万人,基本力量是要塞和城堡的卫戍部队,议会军共有 2.5 万人,由民兵和某些将军出钱雇佣兵士组成。^① 由长枪兵和火枪兵组成的步兵是双方军队的基础,军队组织以团为单位,战斗队形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编成,战局的胜败一般取决于密集的步兵和骑兵实施的突击。

查理一世在诺丁昂召集兵力之时,任命林德赛为统帅,此人年迈无能。查理一世不久就得到了一位优秀军事将领,这就是鲁柏特亲王。^② 当时他年方 23 岁,年富力强,曾参加过“三十年战争”。鲁柏特对科学、炮术、战术都有研究,他喜欢采用古斯塔夫的冲力战术,横刀跃马直冲敌人。王军在战争初期取得一系列胜利,都与鲁柏特亲王的努力有关。从军队的演变来看,王军变化不大,国王一直为其主帅,鲁柏特亲王及其将领也变化不大。

议会方面,1642 年夏曾召集一支部队,归埃塞克斯指挥,这支军队组织松散。1642 年 9 月,议会军有 20 个步兵团,装备有火炮、锁火枪、救生员,后来又增加了 75 个骑兵队,5 个龙骑兵队。1642 年 10 月,埃吉山战斗后,议会部队大多被击溃,其他部队也被击溃,如霍利斯的部队在布伦特福被击溃,布鲁克在里奇菲尔德战斗丧生后,其部队便无处寻找。^③ 1642 年 12 月 20 日,议会联合了诺福克、萨福克、爱塞克斯、剑桥、赫特福、伊利岛以及诺里季城,使其互相保护,以防王军进入东南部。1643 年 9 月 20 日,议会发布法令,组建骑兵队和步兵队,扩充队伍,总司令还是埃塞克斯,他还委派曼彻斯特及其他 18 名将军征募剑桥郡、伊利岛、亨丁顿郡经过训练的当地人。议会军几经改组,让忠于议会事业的人担任军职。

① 《外国著名战争·战役》(中卷)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第 481 页。

② 鲁柏特亲王是查理一世的外甥。其父是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其母是查理一世的姐姐伊丽莎白。鲁柏特曾入几所名牌大学,曾获硕士学位。1642 年 8 月到英国,不久即被查理一世授予嘉德勋爵。

③ 福斯和大卫斯合著《克伦威尔陆军军团史》,1940 年牛津版,第 1 卷前言

1644年12月19日,议会通过了《自抑法案》,要求议员将军解除军职。不久,埃塞克斯、曼彻斯特、沃勒等人辞去职务。1645年1月,议会又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决定建立一支新型军队,命名为新模范军。这支军队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完成了组建,它由2.2万人组成,分骑兵、步兵两大部分,其中骑兵10个团,每团600人,一个龙骑兵团约1000人,下辖10个连。步兵由12个团组成,每团1200人。军队士兵主要是自耕农及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帮工、学徒等。军官有些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出身,也有些来自社会下层,如上校普莱德、胡逊、福克斯、列因斯博罗等。有不少军官当过车夫、靴匠、船工等,尽管其出身低微,但却忠于议会事业,英勇善战。经过改组,这支新军纪律严明、战斗素质提高,由于骑兵占据一半,议会军机动性和突击力量大大增强。到战争结束前,新模范军人数高达7万人。^①新模范军总司令为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为副职和骑兵总指挥。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队伍的训练上,并广泛运用“三十年战争”的先进经验,如线式战术、诸兵种协同、提高骑兵在交战中的作用等。骑兵使用手枪和剑,不用长矛,每一百人组成一个骑兵队,战斗时按照瑞典方式,排列成三列。步兵三分之一使用长矛,三分之二使用射程为一百码的滑膛枪。连队是固定编制,需要时,几个连队组成一个团。新模范军第一次穿上英国的红色上衣。^②

在双方招兵买马的过程中,各地方郡也自动组织起来,宣布支持议会或国王。例如,在北方,达勒姆、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坎伯兰等组成了北方联盟,公开宣布支持国王。东部的诺福克、萨福克、亨丁顿、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林肯、赫特福德、牛津(后拥护国王)组成东部联盟,宣布支持议会。中部的北安普顿、沃里克、莱斯特、德比、斯塔福特组成中部联盟支持议会,西南部的多塞特、萨默塞

① 《外国著名战争战役》(中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81页。

② 小戴维·佐克等著《简明战争史》,1982年商务印书馆,第68页。

特、德文、康沃尔诸郡组成西南联盟,宣布支持议会。^①当然随着战争的发展,上述诸郡的态度都有一定变化。

从双方拥有的地区来看,议会方面占据优势,其控制的东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兵源与财源比王军都多得多。而且海军舰队也被争取站在议会方面,故而议会掌握了很多重要港口,同时控制了制海权,更重要的是,议会占据了首都伦敦,既可进行固定征税,又可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一个稳固有效的行政管理中心。而国王则相反,其控制的北方、西方及其他各郡,虽王党势力很大,但皆以农业生产为主,田产分化较少,工业也极其薄弱,而且封建势力极大。

三、内战主要经过与重大战役

英国内战,一般被认为分成第一次内战(1642—1646年)和第二次内战(1648年)。激烈的战斗主要在第一次内战时进行,双方在全国各地,由南至北,由西至东,在各个战场进行了残酷地厮杀。

埃吉山之战(1642年10月)。这是英国内战期间议会军与王军的第一次正式交锋。这次战役是查理一世亲自指挥的保王军队与埃塞克斯指挥的议会军的交战,双方兵力均约13500人。^②有人对王军记载更详细,大约有2800匹马,10500兵力,1000龙骑兵,20多门火炮。^③

诺丁昂升旗宣战后,9月13日国王率军西进,经德比、斯塔福德,并于9月20日到达希鲁斯伯里。国王西进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取得爱尔兰人的援助,另一方面想在力量积蓄足够之时,挥师东进,占领伦敦。此间,王军占领周围大片领土。10月12日,查理一

① 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2页。

② 哈博特:《简明世界战史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③ 保林·格莱格斯:《查理一世》,1984年,加州大学版,第367页。

世从希鲁斯伯里出发,经布里德诺、伯明翰、凯尼沃斯向前推进,这样王军距伦敦越来越近,议会方面大为震惊。于是议会命令埃塞克斯尽力堵截并击退国王。1642年9月14日议会军从诺森普顿出发,经考文垂、沃立克,于10月19日到达伍斯特。其后,受议会之命,挥师东进,经斯特拉福于10月22日到达基耐顿,此时王军正在其东面7英里的埃德考特,议会军继续推进,于是10月23日双方在基耐顿东南丘陵地形的埃吉山一带进行了首次会战。

双方战斗阵形基本相似,龙骑兵布置在两旁,最中间的是步兵,紧挨着步兵两旁的是骑兵。同时两方阵式基本对应。王军右翼骑兵由鲁柏特亲王指挥,左翼骑兵由亨利·威尔莫特指挥。双方首先是火炮交战,引起了冲天浓烟。接着王军龙骑兵前进,打败了议会方面的滑膛枪手;鲁柏特亲王的右翼骑兵首先发起冲杀,直接冲杀到基耐顿,双方伤亡都不少。威尔莫特的左翼也继而推进,在这种形势下,王军步兵也得以胜利前进。当然议会方面的骑兵也作了顽强抵抗。埃塞克斯也发起了几次英勇反攻,并在战斗中杀死了王军的林德赛伯爵;待鲁柏特从基耐顿返回时,天色已黑,故而,战斗也随即结束。埃吉山战斗,双方总伤亡数约为3000人。^①对于埃吉山战役,双方都自称胜利,总的来说,由于议会军敌不过鲁柏特亲王的骑兵,故而国王军队占据优势。这次战役后,王军占据牛津。

马斯顿荒原之战(1644年7月)。埃吉山战役之后,全国各地,尤其在约克郡、兰开夏郡、东米德兰、英格兰中部及西部,都有大规模冲突。重大战役有布伦特福德会战(1642年11月2日),议会军1500人被俘,丢失火炮7门;第一次纽伯里之战(1643年9月20日),双方兵力都在1.4万人左右,各有伤亡,战斗持平;切里顿及奥尔斯福德之战(1644年3月29日),议会军伤亡惨重;克罗普莱迪桥之战(1644年6月29日),议会军遭重创,损失大部分火炮。

① . P. R 纽曼,《英国内战地图集》,1985年伦敦版,第23页。

战斗的前两年,王军占据优势,而议会军则一直处于劣势。

鉴于王党势力在西部及北部的猖獗,议会决定联合北方的苏格兰人共同对付王军。1643年9月初,双方达成协议,苏格兰人同意派出一支部队帮助英国议会。1644年1月,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万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特威德河,进入英格兰。^①为封锁苏格兰人,纽卡斯尔公爵立即堵截,但他所指挥的王军步兵不过5000人,骑兵不过3000,故而寡不敌众,匆忙躲入约克城自守。这时,费尔法克斯率领的议会军赶来,并于4月20日与列文的苏格兰军在塔德卡斯特会合。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率领的东部同盟军约1万人会合,这样议会军及其盟军大有占据北方之势。

查理一世在牛津大本营对北方形势心急如焚,因为他知道,假如约克城沦陷,整个北方就完了,故而必须援助。于是他命令鲁柏特亲王北上解约克之围。7月初,鲁柏特率领的王军1.8万人到达约克西边的马斯顿荒原一带。而当时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与列文率领的议会及苏格兰盟军共2.7万人,恰巧在鲁柏特王军南边不远的塔德卡斯特。论兵力,双方各自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军却只有步兵1.1万人,处于劣势。

7月2日,双方在马斯顿荒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役几乎持续了一整天。议会军及盟军处在南部,地势有利,借助布拉汉山丘,可俯瞰北面上军的部署。

议会军及盟军首先发起攻击,他们走下山丘,开赴战场。中央的王军步兵在大敌到来时,阵容波动,不敢硬拼,于是步步后退,但不久就稳定下来。于是双方开始凶猛厮杀,步兵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整个战役的结束,当然王军步兵以惨败告终。议会军的左翼,即克

^①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92页。

伦威尔的骑兵,极力地冲击王军右翼拜伦的骑兵队伍,拜伦的骑兵抵抗了几个回合;但当克伦威尔发起新的攻势时,拜伦队伍大乱,七零八落,散兵竭力窜逃。

议会军的右翼即费尔法克斯的骑兵,进攻遭到还击,一度被冲散。身处王军背后的克伦威尔看准时机,从王军骑兵背后冲杀过去,王军骑兵伤亡惨重,最后四处逃散。在这次战役中许多王军优秀军事指挥官都葬身荒坡。由于克伦威尔骑兵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显赫功绩,被人誉为“铁骑军”。

鲁柏特亲王看到战局已定,收集了 6000 残余骑兵,退往里士满,旋而退入兰开夏。整个战役,王军伤亡 4000 余人,逃亡更多。7 月 16 日,约克城投降,议会占据了这座北方重镇。

马斯顿荒原战役,议会军胜利的意义在于议会从此完全控制了北方,使议会占据的地区从东南径直伸向北方,而国王查理一世这时龟缩到威尔士、英格兰西部及康沃尔一带。可以说,马斯顿荒原一战是英国内战中议会军的第一次大捷,是议会军由败转胜的转折点。

纳斯比之战(1645 年 6 月 14 日)。马斯顿荒原之战,虽使国王丧失了北方的势力,但是国王在西方及西南方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于是战场开始转向英国南部。1644 年 8 月 21 日和 9 月 2 日在康沃尔的洛斯特威西尔先后进行了两次战斗。8 月 21 日王军 1.6 万人攻占了洛斯特威西尔的门户比肯希尔,议会军约有 1 万被包围。经过激战,9 月 2 日,议会军在洛斯特威西尔附近福伊之道尔堡投降。洛斯特威西尔战役以国王胜利告终。

之后不久,双方又在牛津正南方的纽伯里进行了第二次纽伯里之战(1644 年 10 月 7 日)。查理一世的王军约 9000 人,在此地遭到威廉·沃勒、曼彻斯特等人率领的议会军 1.75 万人的攻击。双方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王军始终没有撤离阵地,王军只是在夜间才撤出阵地,王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坚守一整天,表明了议

会军方面指挥的无能。这次战役促使议会方面改组军队，于是1645年1月，一支新型军队“新模范军”就应运而生了。

1645年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有利于议会军。于是这年4月，费尔法克斯主动发起攻势，直接进逼国王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为摆脱困境，突围北上，只留下威尔·莱格率一支部队死守牛津。王军途经贝克堡、斯东、依登、罗波罗等地，于5月30日攻下了北方重镇莱斯特，并血洗该城。这时王军还与郎代尔的北方骑兵会合，总兵力约在9000至1万人之间。费尔法克斯率军北进，途经吉朋治地、布里克山、西林顿、斯东斯塔福德、吴顿，到达了基斯林伯里，其兵力至少为1.3万人。^①两军于6月初在诺桑普顿郡内相遇。到6月14日，双方军队在纳西比遭遇，一场鏖战从而展开。

当时王军处于正北方，中间是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翼为鲁柏特亲王的骑兵，左为朗代尔指挥的骑兵。阿斯特里背后是霍华德指挥的步兵，再后才是国王亲兵及近卫骑兵。

议会方面，费尔法克斯也采取了平行的序列，骑兵及龙骑兵6500人，步兵7000人，中间为斯基朋的步兵，左翼为依里顿指挥的骑兵，面对王军的鲁柏特骑兵；右翼为克伦威尔的骑兵，面对王军的郎代尔骑兵。

战斗开始于上午10点钟。王军进入了宽广荒原，鲁柏特骑兵首先冲击，重创了依里顿的骑兵，议会军左翼被打乱。

在鲁柏特冲击的时候，中央的双方步兵短兵相接，进行了肉搏战，在决斗中，斯基朋受到了重伤，故面议会军中央步兵开始混乱并向后撤退。但克伦威尔指挥的议会军右翼却迅猛冲杀，郎代尔骑兵被打得步步后退，以致于纷纷逃离战场。

在击退郎代尔之后，克伦威尔立即带领主力，增援议会中央步兵，向失去掩护的王军步兵侧翼猛攻，王军乱作一团。王军官兵丢

① P. R 纽曼：前引书，第73页。

盔弃甲，落荒而逃。查理一世逃得最快，一口气逃到距战场 28 英里之远的莱斯特方才收缰。

纳斯比战役历时 3 个多小时，议会军大获全胜，王军被杀者达 1000 人左右，约有 4000 余人被俘，其中 500 多名是王军各级军官。王军的枪支、弹药、马匹、战车及各式各样的军旗，皆被议会军缴获。有人作过详细记载，王军丧失了 12 门火炮、全部纵列和辎重，此外还有 8000 套兵器、40 桶火药和 120 面军旗。^① 纳斯比战役，使王军主力被歼，从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一切主动权，从此一蹶不振；对于议会军来说，纳西比战役奠定了第一次内战胜利的基础。^②

失去元气的王军，龟缩到了牛津。而议会军则在各地扫荡了王军据点。查理一世在极度恐惧之中，乞求苏格兰人帮助，并逃亡苏格兰。1646 年 6 月，议会军占领了被王军盘踞 4 年之久的牛津，至此第一次内战全面结束。

第二次内战与普雷斯顿战役（1648 年 8 月 17 日—19 日）。1646 年 5 月，查理一世逃到苏格兰，次年 2 月，苏格兰人以 40 万英镑的价钱，将查理一世献给了英国议会，议会将他囚禁于赫姆比城堡。1647 年 6 月 2 日，克伦威尔命令将国王从赫姆比城堡押送至纽马凯特城堡。这时，在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上，议会方面争执不休，军队与议会发生冲突，就是军队内部也有了分化。国王查理一世借机逃往威特岛，并与北方的苏格兰人订立了密约，准备反扑伦敦。英国的王党势力趁机起事，企图东山再起。

第二次内战是从 1648 年 3 月开始的。3 月 23 日驻扎在南威

① 富勒：前引书，第二卷，第 99 页。

② 怀特洛克对议会军的战果记述更详，王军有 20 名骑兵上校及 600 名士兵被杀死，有 6 名上校、8 名中校、8 名尉官、200 名准尉及其他下级军官、1500 名士兵被议会军俘虏。另外，王军丧失 12 门大炮、84 枝火炮、40 桶火药、200 辆辎重车、3 千匹战马、一面王军旗以及步骑兵各种旗帜。

尔士潘布洛克城堡议会军司令、长老派成员的波耶上校公然宣布效忠国王。一时间，威尔士地区的许多要塞如顿比、切普斯托、卡玛塞恩等相继转入王党阵营。

4月28日，郎代尔率领残余王军及苏格兰军在英格兰北方活动，先后占领了伯维克、卡里梭等地。

5月中旬，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内，王党起事，先后占领了罗彻斯特、达特福特等地。驻扎在附近唐恩斯的海军也宣布反对克伦威尔，并与王党合作。停息两年的内战又重新开始。

在这种形势下，克伦威尔被派往威尔士，镇压王党叛乱。经圣法根之战，顿比、切普斯比等被攻下，1648年5月底，克伦威尔到达了威尔士王党大本营潘布洛克。7月11日，潘布洛克被攻下，南威尔士问题基本解决。

与此同时，5月27日，费尔法克斯进攻肯特，30日就到了埃尔塞姆，接着挺进梅德斯通。6月1日，一场激战，打败了诺里季率领的王军。王军企图进军伦敦，但未能得逞。6月4日诺里季率王军到达并占领了科尔切斯特，还与当地王军会合，固守该城，直到8月底。

克伦威尔在荡平威尔士叛乱后，率军北上，8月17日至19日，与郎代尔、汉密尔顿率领的王军及苏格兰王军在普雷斯顿进行了一场血战。王军虽有2万人的优势兵力，^①但行动不果断，各部队不协调。8月17日，议会军出奇制胜，追上正在普雷斯顿的郎代尔步兵后卫，并将其击溃。18日，议会军渡过里布尔河，击溃王军骑兵。19日至21日，在追击途中全歼溃退王军。王军有2000人毙命，8000余人被俘。普雷斯顿战役对第二次内战的结局有决定性影响。从此，王党势力一蹶不振；8月31日，王军在东南的最后据点科尔切斯特投降，标志着第二次内战的结束。

^① 《外国著名战争、战役》下卷，第988页。

第二节 议会军的后勤保障

一、议会军的后勤基地

整个内战期间,议会军的供应主要来自伦敦。

早在16世纪,英国就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对外贸易也以伦敦为基地迅速发展起来。1588年,英国又打败了西班牙,从而树立了海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伦敦的地位也越发重要起来。到革命前,伦敦人口已达近40万,是英国政治经济中心,与之相比,其他城市人口最多不过2万人。当时伦敦还集中了90%的进出口贸易。伦敦有各类对外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等,其贸易活动远至俄、土、印甚至美洲。这些大公司攫取的利润,也都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伦敦。由于商业的发展,伦敦人口不断增多,到革命前夕,其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人口的集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故而伦敦的工业,尤其手工工场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即伦敦集中了大量新兴而富有的资产阶级工厂主、商人。当时的伦敦拥有5万英镑财富的人,根本不被人当作富人看待,若5万以上,方为富人,而同时的荷兰,虽然是个强国,3—5万英镑的拥有者则是大富翁了。^①由此可见伦敦的富有了。议会军在内战时期之所以最后胜利,与这一富有的基地密切相关。

伦敦也是全国政治中心,议会中的议员到了革命前夕,也多半属资产阶级新贵族行列。更为重要的是,议员的一半以上来自于东南部、西南部富有的地区,而西北、南爱尔兰则根本没有议员代表。这些议员除了拥有上万英镑不动产外,每年都有大量收入,据统

^① 威尔逊:《英国的学徒制度(1603—1763年)》朗文书店,1984年伦敦版,第123页。

计,在长期议会的议员中,每年纯收入在1000英镑者为160人,500—1000英镑者为72人,不足500英镑者为110人,不明收入数者为129人;这些人在伦敦银行中有不少存款,在内战期间为议会捐款不少。还有人进一步研究了这些议员在内战期间财富的发展。其中购买教会土地者88人,购买皇室土地者36人,购买保王党土地者67人,其他综合购买者134人。^①这些议员在内战中,以伦敦为基地,源源不断地为议会军提供后勤物资保障。

在议会军后勤保障中,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就是约翰·皮姆,是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表,也一直是查理一世最痛恨的5位议员之一。当查理一世在1642年1月离开伦敦北上后,皮姆这位本属立宪君主制的议员,也坚决起来,号召伦敦及各地人民坚决抗争到底。他劝说议员们时,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话:“如果一个人身患疾病,手有治病之药,但在服药之际,有人手持利剑赶来刺杀,他是弃掉药物,拿起自己的剑,还是吃药而被人杀死呢?”^②于是他决定坚决不能让国王兴兵北方而挥师南下。为此,他立即组织伦敦的民兵,并组织了负责军事后勤以及行政指挥的安全委员会,15个成员有5个是皮姆的朋友。皮姆又利用自己与伦敦市的神秘关系网,不断地从市议会及各类组织中举借钱款,以补充军需。通过这些渠道,在内战前期,伦敦市为议会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皮姆在内战初期的作用极大,他使没有政党、没有纪律法规、没有明确领袖的议会联合在一起,从而巩固了伦敦这个大后方基地。并取得了新贵族、资产阶级、商人、制鞋商、工匠、学徒的支持。当然皮姆利用这些关系也花费不了许多钱财,他死后,议会替他偿还了1万英镑的债务。

① D. 安德当:《普莱德清洗》,艾伦与安温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407页。

② 蒂莫西·欧斯泰斯:《斯图亚特时代的政治家和政客》,麦克米兰1985年版第135页。

1642年7月4日,议会方面成立了以皮姆为首的安全委员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机构看成是议会军的行政管理机关和后勤总部。它由5位贵族、10位下院议员组成,具体负责战争供应,当然还有监督各机关执行议会命令的职能。该组织成立不久,就下令成立一支军队,包括20营步兵,每营1000人,75支马队,每队60匹马,即埃塞克斯指挥的那支议会军。由于安全委员会的努力,取得了海军的支持,保障了大后方的安全。有人这样描述安全委员会的宗旨:决定长期或短期的军事战略,尽力控制地方,监管财政,发展海外关系,从而保证向部队分配各种应需物资。^①一位叫做小亨利·威恩的委员,作为皮姆的助手,他献出了自己2万英镑的存款以供军需。他还为海军装备供应辛勤操劳,他常被皮姆派到伦敦市商量贷款问题,并筹集了大量贷款。^②当然内战一来,伦敦市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管理难度加深,犯罪也剧增,同时经济出现萧条趋势,于是安全委员会极力对付这些棘手问题,从而稳定了大后方。

议会稳定了后方,同时又充分地利用伦敦市的爱国热忱,点燃起反抗专制君主的火炬,争得了伦敦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内战初期,伦敦人民自愿捐钱,捐金银器皿,捐献珠宝,无论什么都捐出来,以装备几个骑兵队。当然议会答应这是借款,并允许将来以8%的利息连本带利付还。^③内战前期,议会军失利之时,伦敦人民焦虑万分。为防止王军攻入伦敦,每天早上,一闻鼓声,就有成群的市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肩并肩地前往街头修筑工事。^④每逢议会军归来或即将出征,伦敦市的妇女们便送去食物、烟酒,给她们的

①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136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基佐;前引书,第182页。

④ 同上,第219页。

儿子、丈夫或其他军队。^① 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后勤支援是对议会军的极大鼓舞。

二、军械与军需品的供应

议会与查理一世冲突时期，议会连卫兵也没有，更谈不上军队、军械、装备与供应。长期议会一召开，议会领袖们就军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除了外兵入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国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因为这是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不相容的。”这实质上是反对维护一支常备军。当时，议会除了几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外，谈不上武装力量，但是根据英国法律的传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令有法律效力。于是，随着冲突的升级，议会便着手组建并装备军队。1641年12月，议会方面就准备招募1万人的义勇队，以对付国王强大的势力。1642年1月3日，查理一世派人到议会控告皮姆兴兵抗拒国王，说皮姆正在招兵置械，要与国王宣战。查理一世出走北方后，议会一方面尽力控制伦敦以及附近各郡的民团，并号召伦敦人民组织强大的巡防队，还把原国王军械库中的武器分配各队，武装起来的组织，也表示要与议会共存亡。当时，议会一方面招募自愿人员入伍，另一方面又征集民兵。但是军饷供应不足，经常拖延；很多人当兵只是为了挣钱，军饷欠发，使议会军缺乏军纪，开小差也是司空见惯之事。^② 埃吉山战役后，议会极力利用伦敦市民的情绪，招募市民入伍，同时征集款项。议会还请学徒们从军，并答应从军时期将作为学艺时期。后来，皮姆认识到军事的胜利决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征收新兵、训练、装备部队都同样重要。议会的志愿军，都是地方武装，不愿出郡界作战，故而王军能钻空子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皮姆决定纠正这一错误，推行了强迫

① 同上，196页。

② 小戴维·佐克：前引书，第67页。

服役,扩大军队并进行训练。^① 在招募征集钱款支援部队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自愿者,有许多富裕市民自愿出钱为议会军供应军装,还有的自愿入伍。其中有一个名叫罗兰·威尔逊的,本是一个大企业的既定继承人,拥有每年2000英镑收入的不动产,也带一营自己招募、自己装备的队伍,投到了埃塞克斯麾下。^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捐助,针对这种情况,议会下达命令,凡是不曾自愿乐捐者,必须按照规定的数目在一定期限内捐献,还要立刻交款。抗捐者要被囚禁在牢里,在整个战争中,人们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征用,议会派人查看城里城外的马厩,凡是合格的马匹都被牵去以供军用。^③

军械问题也是议会军的一大问题。议会一方面从国外购置军械,同时在伦敦也把某些手工工场改做制造滑膛枪、制造弹药、制造火炮的军工厂。战争初期,议会军中的火器很少,所以长弓及弩这些古代武器都被拿来重新使用。长期挂在墙上的盔甲也被取下来,重新擦亮。戴月披星的伦敦郊区的庄稼汉,拿起长矛,当上长矛手,参加了军队,并穿上了铁制帽子和胫甲。年轻的农夫则被配上抢来、购来或新制的卡宾枪、手枪,当上了龙骑兵。^④ 开战初期,双方都竭力地争夺藏有武器的军械库,可幸的是,伦敦塔中的军械全被议会军占有,伦敦郊外金斯顿的军械库,在双方争夺厮杀后也落入议会手中。由于战争的需要,议会还下令把存贮于伦敦塔内的国王金银器皿,熔化变卖,以供军需,有些干脆重新熔化直接制成武器。由于议会方面圣公会派、长老会派、独立派等宗教观点的冲突,故而时常发生破坏对方教堂的现象,圣像人物的胡子、鼻子、手指、

①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138页。

② 基佐:前引书,第233页。

③ 基佐:前引书,第190页。

④ 亨利·史密斯·威廉斯主编:《历史学家的世界史》,1908年伦敦版,英国近代史卷(1642—1791年)。

手臂被打掉,有时头也被带走,教堂里的音乐器材也被破坏。但是,这却充实了部队的军械,那些破碎的金属被拿去重新熔化,又变成了子弹。^①

议会军装备起初相当差,只是由于不断的改进,方日趋完善。起初,军官皆自招兵马,自己解决装备,情况十分糟糕,议会缺发军饷、军粮,军服装备都是自取自足,军队行军中没有野战医院,^②所以艰苦的生活和疾病造成严重减员。战争初期,议会军中,士兵穿着各种不同的服装,募兵者在各种不同的制服店订做衣服,故而每家服装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举例来说,汉普顿的士兵服装是绿色的,布鲁克勋爵的士兵服装是紫红色的,其他还有兰色的、红色的等。但军官们由议会统一规定,皆穿桔红绶带,来表明他是军官。起初,士兵们都穿浅黄牛皮制的紧身上衣(马甲),取代了盔甲。^③到了新模范军成立之时,步兵都穿上了红色军装,即近现代英国的红色军服。骑兵制服,上衣一般为浅黄色牛皮制外衣,身背铁甲,前有胸甲,胸前有交叉的子弹带,右侧子弹带下方有一手枪,即锁火手枪。左边则配一剑,持剑左手配有金属护手。头盔后方是保护性凸缘,面部上方有护面盔,盔下为保护面部,用三道铁格栅围紧全部脸面。^④骑兵的装备确实很好,故而战斗力很强。议会非常重视骑兵,发的兵饷也大大超过步兵,几乎是步兵的3倍多,即骑兵一天8先令,而步兵只有2先令。议会的步兵,一般都带有背囊,但没有水壶,同时装配有可分拆成块的帐幕,步兵的主要口粮是面包和干酪。^⑤

① 亨利·史密斯·威廉斯:前引书,第28页。

② 富勒:前引书,第二卷,第92页。

③ 亨利·史密斯·威廉斯:前引书,第2页。

④ 莫里斯·阿斯利:《英国内战》,1974年伦敦版,第117页。

⑤ 富勒:前引书,第二卷,第2页。

三、财政措施

议会占据了伦敦这一经济潜力雄厚的地区,当然是一种优势,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经济潜力转变成军事后勤力量?战争初期,议会方面,虽然争得了人民及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支持,但依然两手空空,只得不断地举债,以供应前线的兵士。内战初期,议会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军队资金的供应,有许多在北方作战的军队不停地向议会呼吁,要求急需供应钱财,以解决给养。^①在皮姆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保证了议会的收入。1642年3月《四十万镑法令》迈开了税收的第一步。继而又征收了船税,这两项税收为建立第一支议会军部队奠定了财政基础。1643年,议会又规定人们每周(后来是每月)估值财产,然后交纳财产税款。^②

内战开始后,议会又征收了一种新税,也许是仿照荷兰的方式,这种税收实质上是一种内地税,即对在各地出售的货物进行征税,征收面很广,而且不断增加,起初主要项目有:淡色啤酒、啤酒、果汁、烈酒、肉类、粮食、食盐、明矾、蛇麻子、淀粉,无边帽子、藏红色等,还有无数的进口货物。当然议会的税收很重,而且直接与人民的日常用品息息相关,故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一些收税官常被打得鼻青脸肿。^③

1643年7月22日,议会在皮姆的努力下,通过了新的21条《货物税》,将税收扩大到各种啤酒、葡萄酒、白兰地、果酒、烟草、蔗糖、各种肉类、药品、纸张、皮革、玻璃、丝绸,当然也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各种货物,并成立货物税总署,安排8名专员具体负责,并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条款。在21条法令之后,议会还附上了各种货物

①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131页。

②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138页。

③ C. 威尔逊,前引书,第130页。

应交纳款数。例如,国外产烟草加工后的每磅 4 先令税金、英国产烟草每磅 2 先令、零售葡萄酒每吨 6 英镑(个人用则每吨交 3 英镑)、大桶果汁 2 先令;至于啤酒,由于类别不同,一般每桶在 1—2 先令之间。《货物税》还对进口货物作了些规定,如,葡萄干 4 磅交半便士税金,无花果每磅 1/4 便士,无核小葡萄干每磅一便士,各种蔗糖每磅半便士至 1 便士不等,白糖每磅 2 便士,胡椒每磅 2 便士。此外,对进口的丝绸、皮毛、有边帽子、花边饰带、皮带、亚麻、丝线、铁、铜、金属丝都有一定税率。^① 货物税的征收,尤其是在地方的征收,的确为议会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在内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议会在内战初期,就占领了伦敦海关,并很快恢复了往日的海关收入。有人作过统计,内战初期,议会每年从各港口,尤其是伦敦海关中的税收,都在 25 万英镑以上。^② 有人认为,内战期间,议会海关收入非常稳定,收入逐年增加,1643 年纯收入为 14 万英镑,到 1659 年则高达 50.2 万英镑。海关税加上货物税,使议会方面每年收入高达 80 万英镑。^③

还有一项税收叫土地税,即各郡土地每月估价一次,由郡委员会负责征收,这项税收也不是议会新创,而是从查理一世那里直接学来的,这项土地税也是议会的一项大宗收入,尽管内战期间的土地税收入没有详细准确数字,但 1656 年的土地税亦可作为参照,因为该年土地税一项收入就高达 180 万英镑。^④

在讲述税收问题过程中,必须指出的是,地方财政收入,并没有按照议会的规定径直地、完全地送到伦敦,并未完全集中到位于

① 科莱普:《英国经济史文件集(1000—1700)》贝尔图书有限公司,伦敦版,第 370—374 页。

② 富勒:前引书(卷二)第 82 页。

③ C. 威尔逊,前引书,第 132 页。

④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 131 页。

吉尔德大厅的议会财政部；由于地方的混战，地方税收常常支付给了就近的部队。^①到1654年有31个郡被征过税，但是这些地方税收大多用于战争的准备上。有人认为，由于内战各地混战的特点，强大的、独立的地方税收管理，不仅帮助了地方议会势力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流动的议会军能够及时从地方取得财政资助，可以说，这是议会军胜利的原因之一。在地方征税的官员中，有两位克伦威尔的财政官应特地加以提及，一位叫马丁·诺埃尔，另一位叫托马斯·瓦依纳，这两个人不仅负责征收某些货物税，径直提供给新模范军，而且他俩还承包了陆军、海军的食盐供应，克伦威尔特地命令二人主管一些郡的盐场。^②

四、军费其他来源

尽管议会方面征收重税，相当一部分用作军费，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军队，但是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仅仅征收税款，还不能完全满足战争的需要。故而议会方面还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其他渠道，以取得各种物资，供应前线。首先剥夺保王党分子的财产，一直是内战中议会方面重要措施之一。议会制订出法令，宣布剥夺保王党的资产或课以罚金，同时也变卖王室及国教教会的财产。^③没收王党土地是最普遍的权宜之计，尤其在地方各郡最为突出。此外，议会也强占了不少天主教徒的财产。^④许多天主教徒及主教的家产被变卖，所有反对议会法律的牧师，其财产被一律没收。与王党有关的人，也受到了处罚，凡直接或间接支持王党的人，凡为王党做过事的人，凡接纳王党分子进入其住宅的人，凡到国王军队营地有过活动的人，都被视为“罪犯”，予以处罚，处罚的方法一般为交

① 同上，第137页。

② C. 威尔逊：前引书，第132页。

③ C. 威尔逊：前引书，第132页。

④ 蒂莫西·欧斯泰斯：前引书，第138页。

纳相当于此人两年收入价值的款项,被收的罚金一般用于军需。根据基佐的记载,变卖没收“罪犯”的田庄,一度使所有的军队都领到了军饷,使重要市镇都充分地得到了军火。议会并不是对所有贵族都采取剥夺的办法,相反,它也极力地争取他们的支持,使其自愿地向议会交纳军需物资。例如,在萨福克,有一叫巴纳迪斯顿的家族,是一个典型的旧式贵族,势力很大,一直控制着萨福克郡大部分地区,在议会的争取下,这个家族组织力量抵抗王军,并为议会军提供不少援助;该家族首领纳萨聂尔·巴纳迪斯顿的妹夫是伦敦富商,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伦敦最激进的市政领导人。

议会军在运动战中,往往在各地就地取给。战争初期,埃塞克斯、费尔法克斯所率领的军队,都是由伦敦直接拨公款供应。而曼彻斯特、沃勒的军队则是在内地供给,每星期都在地方征用物资。^①克伦威尔在向北方的行军中,军队极为疲劳,缺少军需物资,尤其缺少鞋子,到了莱斯特后,就地解决了3000双鞋子。^②议会军的最后胜利,决不是偶然的,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密不可分。1643年8月至9月的格洛斯特战斗中,王军一连围攻1个月左右,这期间,市民们同议会军同甘共苦,并节省物资以备供应战斗中的议会军。^③乡村富裕家庭甚至一般家庭都成了议会军赖以资助的对象。例如,开战时,萨福克郡东北部的小镇瓦因福就由当地居民贡献出995英镑,在一些更小的村庄中如梅丁汉、南埃尔汉、圣尼古拉斯各自由村也民献出100英镑,以供议会军使用。类似情况在各地都有出现。^④

战利品也是议会军补给来源之一,当然这包括战场上的王军遗留物,也包括议会军在各地的掠夺。至于战利品,前面所述战例

① 基佐:前引书,第255页。

② 亨利·史密斯·威廉斯主编:前引书,第66页。

③ 基佐:前引书,第226页。

④ 安东尼·福来切:《战争的到来》,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版,第32页。

中马斯顿、纳西比王军被击败后,大量的火炮、军需品全武装了议会军。1644年3月,沃勒在几处接连打败王军,除缴获其装备外,沃勒之部还把温切斯特抢劫一空,供军队之用。议会军的盟军苏格兰军也有抢劫行为,当然这都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发生的,例如,约翰·芬威克被认为是全英最杰出的养马家,战争期间,双方都抢劫过其马匹,其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是苏格兰军一下子抢走了价值1.5万英镑的马匹,有些被当成军马使用,有些干脆被牵杀,供士兵食用。

第三节 王军的后勤保障

一、王军后勤基地

1642年王军与议会军在埃吉山发生了第一场血战,王军虽有优势,但由于后勤不济,只得放弃其进军伦敦的计划。当时,国王所经地区,铁匠们都躲避起来,不肯替其马匹打铁掌;当时王军粮食还很短缺,军队一开战便离去三分之一。再加上弹药不足,查理一世只好下令开赴班伯里,进行了补充。10月29日,又开赴牛津,此后几年间,牛津成了王军的大本营,成了王军后勤基地。

牛津从13世纪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大学城,牛津大学的学生一直是全英人民的佼佼者。可是,自从王军住扎以来,情况发生了大变,它不再是一个学究气式的大学城,照美国学者卡尔顿的话说,它已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淫猥下流而又处于军队层层保护之下的一座城市。^① 我们完全可以说,牛津变成了王军的军事基地。

10月29日,王军一开进牛津,就受到当地王党的热烈欢迎,市长在欢迎会上就当面送国王一大袋钱,表示支持国王的事业,竭

^① 查理·卡尔顿:《查理一世:个人统治的君主》,1981年伦敦版,第28页。

力使牛津变成一个王军基地。当天,王军分头住扎在牛津市内市外。查理住进了基督学院,鲁柏特住在圣约翰学院。步兵们住扎在牛津四周,骑兵总部设在阿丙顿,重要官员都住在国王附近。战利品及带回的甲冑、枪支、弹药都被带到并存放在新立学院中的修道院及大塔里,27门重型大炮存放在马吉达伦园林中,粮食则贮存在法律及逻辑学院,饲料贮存在新立学院,各种动物存放在基督学院四方大院之中。在音乐学院及天文学院,成匹的布被裁剪开来,然后再用马运到附近村庄去缝制。位于奥斯尼的工厂被改成王军的弹药工厂,并着手制造新的武器弹药。王军还在纽因霍尔建立起一个造币厂,并把带来的器皿制成金币,然后发给士兵作为军饷。

为了巩固这个基地,查理一世经常视察,他发出命令,规定凡牛津市民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必须每周抽出一天时间修筑牛津的军事工事,否则要被罚12便士。为了使牛津附近的泰晤士河及切威尔河成为天然防御工事,查理一世下令重新挖补;为巩固牛津,避免议会军从北方突袭,查理一世还专门派重兵把守恩斯通、伍德斯托克以及依斯里普。为加强牛津与各地的联系,查理一世还设立通讯兵,以直达各地。为保证牛津军队的后勤供应,查理一世不但派人四处到牛津附近各郡征收新兵,而且命令巴斯总督向牛津运送给养品,命令托马斯·卡姆宾爵士到周围各郡农村寻求粮食、大麻纤维及亚麻布。^①

为了稳固牛津这个军事基地,查理一世还在政治上对议会方面发动攻势。他号召议员们前来牛津,并在牛津重新开设“议会”,这个“议会于1644年1月22日正式在牛津召开,分上下两院,查理一世还进行演说,并大张旗鼓地宣扬平叛以及恢复英国昔日的平静。查理一世还通过这个所谓“议会”发出许多法令。

为稳固牛津军事基地,查理一世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在牛津

^① 查理·卡尔顿:同前引书。第281页。

扎营后不久,在处理军事安排的同时,他命令发行一个周报,并责令利用该报抨击议会的反叛,这份报纸起名为《信使周报》,第一期发行于1643年1月。这份周报在奥里尔学院出版发行,主编叫彼得·海林博士,主笔主要是约翰·伯肯海德,这两位都是劳德的信徒,极其忠实于国王的事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该报甚至还在伦敦发行。共出118期,到1645年9月7日方结束。^①这份报纸,对于稳定牛津起过一定作用。

第一次内战期间,牛津作为王军后勤及军事基地,的确为王军在前期的战斗胜利作过许多准备,起到了后勤基地应有的作用。但是,马斯顿、纳西比战役后,大北方的丧失,使牛津暴露于议会军的进攻之下,从而成为一个过深插入敌境、凸突孤立的军事据点。

二、军械供应

内战之前,国王并没有常备军,但也有一支小规模陆军和海军。当时的陆军既无衣装,粮饷也经常不足,靠抢劫居民为生。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乌合之众。1631年,国王查理一世曾在苏格兰招募一支6000人的军队,前往大陆参加“三十年战争”,旨在帮助自己的姐姐恢复领地。1642年8月,诺丁昂升旗后,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招募军人。之后,他决定从诺丁昂出发,西进希罗普、威尔士以集结兵力。9月13日,他路过德比郡,很多矿工放下工作加入王军;20日,在希鲁斯伯利,许多当地居民步入国王军队,帕特里克·鲁斯文还带领20名训练有素的军官投入王军。23日,在切斯特,涌进王军的不仅有当地人,而且还有从北、南威尔士前来参加王军的人,甚至还有从远处的斯塔福德郡、林肯郡、贝德福来的入。9月份,查理一世曾在希鲁斯伯里停留20天,当时,王军条件极差。国王手头只有6000英镑,这笔钱还是靠卖官换来的。当时

^① 保林·格莱格斯:前引书第371页。

王军步兵大多配有滑膛枪,但仍有 300—400 人仅仅手握棍棒当武器,滑膛枪手很少有剑,长矛兵只有长矛根本没有盔甲。^①

埃吉山战役后,国王率军退居牛津,开始整顿军队,并建立军工厂,制造枪枝弹药,使牛津成为重要枪弹供应中心。国王方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或制造商,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他们也决心与国王共存亡。如苏塞克斯郡的阿希伯恩哈姆家族,是全英优秀的制铁匠,投奔王军后,为王军的枪枝、军械改进出谋献计,并提供不少优质军械。杰出的冶铁家约翰·温特,在迪思森林设有很多铁矿和冶铁厂,并就地取材,设立木材加工地。王军从这里获得了数不胜数的军械及大量后勤物资。这样经一两年的装备,王军的军械基本上与议会军相差无几,步兵分成滑膛枪手,配有长剑,长矛手配有短剑,此外,还有精锐的骑兵及步骑两用的龙骑兵。

王军骑兵的装备,一般有前后胸甲,一顶头盔,其武器为剑及一对手枪;龙骑兵及一般骑兵没有盔甲,只带剑及卡宾枪,或有时只带鸟枪猎枪之类。^②王军步兵的衣着颜色不一,由于各级校官自筹军响,故而出现不统一的军服。但是军官要在头饰上或帽子上带统一的徽志,有时是一个枝条,有时是一片小叶或彩带以此区别于士兵。当时王军步兵滑膛枪射程一般为 400 码,即 375.6 米,每 3 分钟可开一次火,因为装卸药需 2 分多钟,当时滑膛枪手一般发给 12 发子弹。长矛为 18 英尺,即 5 米多长,长矛兵左手拿矛,放置于右脚内侧,矛头对准前方,右手则握剑,准备短兵相接。王军还配有重炮,普通重炮,每小时能打出 10—12 发弹,最大射程约为 3000 码,即 2742 米;普通火炮射程为 1000 码,即 914 米;轻炮射程为 600 多码,即 548.4 米。^③

① 亨利·史密斯·威廉斯主编:前引书,第 7 页。

② A. H. 伯恩纳与扬·皮特:《伟大的内战(1642—1646)》,1959 年伦敦版,第 10 页。

③ A. H. 伯恩纳与扬·皮特:前引书,第 10—12 页。

除国王查理一世责命在自己占领区内制造武器外,王军武器来源,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国外。王后亨利亚塔·玛丽亚是法国公主,内战初期,她就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并乞求大陆各国君主援助查理一世。她穿梭于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极力劝说法国人、荷兰人、爱尔兰人、丹麦人、苏格兰人、瑞典人甚至罗马教皇支持英国王室。王后的活动当然取得了效果。王后在荷兰的一年多时间里,显示了其活动的才能。当时,荷兰是贵族当政,王后的女婿是荷兰执政官,自然全力支援查理一世。由于王后的斡旋,酷爱共和事业的荷兰人竟非常关心英国君主的事业。英国议会也派了沃尔特·斯特里克兰为大使的代表团,前往荷兰,请荷兰联邦记起当年英国人民曾帮助荷兰从西班牙奴役下获得自由。因此,要求荷兰至少保持中立即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查理一世;但是荷兰人全然不听。1643年2月22日,王后带着4条船,装满了军械、火药及武装人员,从荷兰驶入英国的伯林顿港,当时议会曾派巴顿率海军中途拦截,但毫无结果。此后,从欧洲大陆,有许多军械、装备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国王控制区内。据记载,纽卡斯尔是保王党从欧洲购买、运输供给品和军械的重要渠道。^①

三、辎重运输与营具

王军一直作战于地区艰难的北方及西方,故而其运输、驻扎情况也应当是我们研究其后勤保障的主要内容之一。

王军行军中,通常前头有两个骑兵队,紧随的是步兵。国王一般走在中间,这样做目的是保证安全,查理一世通常骑马,左右皆为卫兵,这些卫兵手握战旗,两侧是王军战争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各自都有随身所带的秘书及传令兵。国王之后,是步兵大队,再后是辎重大队。为安全起见,辎重队两侧都安排有滑膛枪手,以便

^① C. 威尔逊:前引书,第127页。

保护。重型大炮都由马匹拉着,随后有大车和四轮马车,上面载着武器和弹药。国王、大臣以及军官们都携带家眷,家眷一般乘坐四轮马车。王军的上上下下人员都带有繁多的个人用品,甚至下级军官也带家属,带全部服装及家庭日常用具。各级秘书随身用四轮马车拉着各种资料、文件、书信以及有关其他书籍。国王还有私人通信专车,国王自己有个人全套服装专车以便在各种不同场合更换。查理一世还允许王军招募军妓,这些军妓一般乘坐马车在军队后边行走。在这种情况下,行军时的王军,是一支不整齐、不均匀的大队伍,前前后后几乎长达5英里。战争前期,这支队伍,常常在北方泥沼中艰难行走。例如,从希鲁斯伯里到班伯里,大约不足100英里,而查理一世的王军却用了10天方才完成这段行军,每天只走8英里左右,有时候还出现首尾分成几段的现象。^①

王军除了使用四轮马车外,还使用二轮大车以运输人员、物资及武器。国王查理一世下令沿途的农场必须资助王军,为王军的运输的人员服务,有时农场主还必须支付赶马车的人一些钱财,以此鼓励他们对于国王事业的忠诚。

战争初期,王军的运输十分艰难,加上北方、西方道路的恶劣,再加上没有足够的马车,王军行军速度极慢。1642年9月,北方一直大雨滂沱,使本来泥沼的北方地带,更加难以运输。据当时记载,王军在过膝的泥水中缓慢地前进。马匹、马车及辎重车,被艰难地拖行在泥沼地之中。一辆辎重大车,需要6—8匹马;王军的一门大炮一般也要用几匹大马前后纵列共拉。重型大炮,则需要12—14匹大马拖曳。^②

查理一世对运输问题也较熟悉,他帮助军械长官詹姆士·外米斯创造出的一套轻型的、更便于运输的炮械。王军所到之处,周围

① 保林·格莱格斯:前引书,第365页。

② 同上,第364页。

的市场、农场中的保王党人极力为国王效劳，到处搜寻马匹，如果没有马匹，便使用公牛拉拖大车，以运输重型炮械。

战争初期，王军尽管缺少人、畜所用的粮食、饲料，但更缺少的是行军随身用具、吃饭用具以及携带干粮的用具。查理一世下令赶制这些用具，结果很快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由此，行军速度也相应提高。为防止行军运输过程中料想不到的各种问题，查理一世命令部队赶制了铲、锹、镐、手推车、绳子、备用物资以及各种修修补补的用具等，为此，王军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铁匠和车轮匠小分队，以备及时服务于部队，该小分队还负责给马蹄上铁掌，给车具修补等。^①

王军在行军中很少带帐篷，也没有扎营用具，故而在行军中，总是到处寻求住宿地，而且常常是在附近农村各家庭居住，查理一世及高级官员总是居住在贵族家里，而其他人员及兵士则分散在附近各农庄，往往散居 10 余英里，战斗起来，有时不易集中。

四、军费来源与其他物资的获得

内战开始后，为了应付军费开支和补给问题，查理一世利用了各种手段，他曾这样告诉纽卡斯尔：“这场叛乱已达到这种程度，我不得不利用所有人手，不论其宗教信仰，不究其是什么民族，只要愿意为国王事业服务即可。”皇族及大贵族，在国王的动员下，把家务变卖以支持国王，据有人统计，内战中，被迫变卖的皇族土地价值高达 350 万英镑，教会土地价值近 250 万英镑；有 700 多万王党分子的土地，价值超过 100 万英镑，都在变卖后，大部分贡献给了国王及王军。

国王带领王军所到之处，都会得到当地大小贵族的资助，保王党人纷纷捐助钱财支持王军，许多保王党人不惜出卖财产甚至农

^① 保林·格莱格斯，同前书，第 365 页。

场。赫伯特勋爵在战争初期危急时期，拿出了2.2万英镑的家产贡献给了国王及王军。仅到1642年7月，保王党人捐助王军的钱不低于10万英镑。^①当然查理一世也到处借钱，以供军需。有一次他向金斯顿伯爵借5000英镑，后者马上送到。当然，有很多保王党人在经济上支持国王是为了换取贵族头衔或某种特殊荣誉。伍斯特伯爵借给国王1万英镑，目的是要换取嘉德勋章。^②

国教徒自然支持国王及王军，甚至天主教徒也全力支持王军，例如，在格洛斯特战役中，当地许多大地主、天主教徒领导该地区很多居民全力以赴地支援王军。在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居民中尤其商人不是清教徒而是国教徒，所以他们一直忠于国王事业，直到1645年末，它一直支持王军，提供装备，提供制造品。除布里斯托尔外，福尔莫斯、切斯特也是如此。

王军的后勤物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抢劫。第一次内战期间，纽瓦克的王军守卫军只有2千人，而将、校军官却有24名之多，仅对他们的供应就吸收了全郡的献款。同时，守卫军常到乡下或小镇抢劫百姓，故而忠诚的保王党人也痛恨守将。王军的抢劫行为是整个内战中常见的事。纳西比战役后，王军败退，在战场上遗留了不少武器、弹药，其中还有刚刚在莱斯特抢劫来的用以武装、供应部队使用的各种物资。抢劫不仅是王军的行为，自然议会军在迫不得已时也行劫，当然比较起来，王军抢劫更普遍、更令居民痛恨。第一次内战中，西南各郡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抢劫，组织了棒民队，到1645年初，棒民竟变成了正式有组织的地方武装，他们同保王党及议会军都有约定，给他们军粮，但不许乱抢。棒民的旗子上这样写道：“你们若抢走我们的牛羊，我们就一定同你们干仗。”后来，王军同棒民矛盾日升，冲突磨擦叠起，故而也破坏了王军的后勤供

① 保林·格莱格斯：前引书，第352页。

② 查理·卡尔顿，同前书，第248页。

应。

王军的后勤供给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似乎一直在支持查理一世。1640年4月,为对付北边入侵,爱尔兰人就给了查理一世3000万英镑的资助。^①1643年9月15日,纽伯里战役前4天,爱尔兰人同意给国王3万英镑,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马匹或牲畜支付。当然这笔交易是奥蒙德从中斡旋成功的,他使爱尔兰人与王军的关系更加密切。故而之后不久,查理一世便封他为贵族。众所周知,议会军最早在内战初期就与苏格兰人联合对付国王,但是这不等于所有的苏格兰人都站在议会一边。苏格兰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保王党人,他们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蒙特罗斯,他不但组织了一支忠于查理一世的苏格兰军队,而且在苏格兰各地到处游击,给予查理一世不少资助。同时,爱尔兰的一支忠于国王的军队1800人到达苏格兰,与蒙特罗斯的2000人军队汇合,从背后攻击与伦敦议会联合的苏格兰军。这支效忠国王的苏、爱联军,到处抢劫,曾抢劫过蒂帕莫尔、珀思、丹迪,所到之处,极为凶残,许多居民被杀,牲畜被抢或被宰杀,房屋被烧,同时破坏与议会联合的苏格兰军队的补给。

小 结

列宁曾经说过,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不能用一般的模式硬套。英国内战,由于处在近代初期,故而不能用现代战争去衡量它。虽然英国内战在流血程度上,颇类似近现代历次大型战争,有人估计内战约有10万人战死沙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英成年男人的10%,但是仅就后勤供应而言,英国内战绝不能与以后历次战争相类比。相比之下,英国内战的后勤

^① 基佐:前引书,第102页。

供应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当时不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后勤供给体制，而且又由于战争的突发性，双方都在匆忙中备战，临时招募军队、匆忙筹集后勤供应物资；第二，当时英国没有常备军，而是民兵制，内战一来，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整顿，组成正式军队，武器供应上，除兵器落后陈旧外，还有自备、自制武器、自筹物资的普遍现象；第三，双方都占有—定地区，并把特定城市作为自己的军事与后勤供应基地。议会军主要靠伦敦，而王军主要靠牛津，两者相比，伦敦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人口上都优于牛津，故而王军失败也是必然的；第四，重要战役甚至小战役交战时间较短，短则几小时，长者一天，而且都有遭遇战的性质，故而不存在类似于近现代历次大战中的战役后勤供应。此外，由于当时没有正规的后勤制度和后勤机构，没有稳定的补给来源，故而双方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后勤保障。议会军除靠捐助、筹措、没收王党财产等方式外，还搞出一套颇具特色的税收制度，以保证财源；而王军除靠贵族资助、就地取给、国外购买及资助外，还到处进行抢劫，有时所到之处抢劫一空。

这场历时 5 年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发生过战斗，几乎分不清前方或后方。几年之后，残忍的内战终于暴君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场内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战争本身，由于议会军的胜利，从而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专政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正是这场战争拉开了近代历史的序幕，从而使人类的历史步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第二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与七年战争之后勤保障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战争,主要是英法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首次进行的较量。卷入这次战争的除英法两国外,还有荷兰、奥地利、德意志和西班牙等国。战争初期,法国取得一些胜利;其后以英国为首的联军连连得胜;1710年以后,由于英国托利党执政,英国退出战争,法国在军事上出现转机。1713——1714年,交战各方相继签订和约,战争遂告结束。在这次战争中,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军的后勤保障优于对手。特别是英军兼荷军统帅马尔巴勒,不仅非常细致地制定和执行作战方案,而且对军队的供应和福利也非常重视。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最后一次全欧性的战争,也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之后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较量。这次战争除了在欧洲进行外,还在北美、印度等地进行,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结束。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充分发挥了其经济的潜在优势,它以大量金钱资助普鲁士为其在欧洲大陆作战,而集中力量在北美同法国较量。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经济上落后,人口较少,并且主要使用一条河流作为主要交通线,结果失败。在欧洲,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使用机动战略威胁敌人的补给线并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

第一节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勤保障

一、战争起因

17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争夺欧洲和海上霸权的斗争十分尖锐。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崛起,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和商业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通过1652—1654年、1664—1667年、1672—1674年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彻底打败了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它在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纽约)。法国在17世纪下半叶正处于君主专制制度的顶峰,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向周边地区扩张,占领了许多城镇和要塞。但到17世纪末,法国向莱茵河地区的扩张遭到了以英荷为首的欧洲国家的共同对抗,结果在1689—1697年的战争中失利,丢掉了以往侵占的大部分地盘。但路易十四不肯善罢干休,他把英国作为争夺欧洲霸权的主要对手,重新积蓄力量,准备与英国一决高下。

17世纪下半期,英法在北美也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1682年,法国殖民者在占有纽芬兰、魁北克、蒙特利尔一带地区的基础上,又沿伊利诺斯河、密西西比河南下,直抵新奥尔良,建立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到90年代,法国又对英国所属的新英格兰地区不断进行侵扰,双方多次发生小的冲突。英法两国都想夺取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地,以便垄断与印第安人的皮货贸易。

英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激化,并最终导致战争。

17世纪前,西班牙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帝国,其领地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到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已日趋衰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连年的战争与宫廷、贵族的挥霍无度,使其经济更

加衰败,军事力量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也一蹶不振。但是,西班牙仍占有许多殖民地。在欧洲占有意大利的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在美洲殖民地更是大得惊人,包括北美的墨西哥、佛罗里达地区,以及除巴西以外的整个中南美大陆,还在西印度群岛保有部分殖民地。西班牙的衰落使英法等国开始抢夺其海外殖民地,到17世纪晚期,这个殖民帝国已岌岌可危。

17世纪晚期,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多病且无子嗣,王位继承人只能从与查理二世有嫡传关系的外国王室成员中选择。当时的人选主要有奥地利大公查理、巴伐利亚选侯的太子约瑟夫·斐迪南、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普等。谁能继承王位,就意味着将承接西班牙本土及其广大殖民地,因而成为欧洲强国异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法王路易十四一心想独吞西班牙这份巨大的遗产,但英国力求维持欧洲的均势,反对西班牙王位落于法国之手,法国最后妥协,于1698年10月同英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规定:法国同意将西班牙王位交给约瑟夫·斐迪南,另有西班牙本土、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等地;法国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法西交界的吉普斯夸省;奥地利大公查理获取米兰和卢森堡。^①

查理二世很快得知此事,遂指定约瑟夫·斐迪南为其全部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以对付法英的阴谋。但是斐迪南于1699年突然病死,死前立下遗嘱,将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普,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完整无缺地接受遗产,否则就将王位继承权转授予奥地利大公查理。

路易十四铤而走险,不仅接受了遗嘱提出的条件,并在1701年初腓力普登上西班牙王位之后,宣布腓力普有法国王位继承权。

^① 转引自《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等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这意味着法国与西班牙将连成一体,因此路易十四得意忘形地说:“比利牛斯山已不复存在了。”随后,路易十四派兵进驻西属尼德兰与米兰公国,并派出足以与英、荷舰队匹敌的舰只前往西属南美殖民地。

欧洲许多国家对法国的行动极为不满,他们把这种行动视为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二、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1701年9月,英、荷、奥地利等国在荷兰的海牙成立了“抗法大同盟”,准备同法国开战。英国绝不容忍法国独霸欧洲和建立世界霸权,议会准备拨款支持对法战争。奥地利当时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邦国,其君主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年)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甘心查理大公失去王位的继承权,^①也准备同法国开战。利奥波德一世还得到神圣罗马帝国实力极强的勃兰登堡和汉诺威选侯的支持。荷兰、丹麦、瑞典等国或者由于受到侵犯,或者害怕法国的扩张,因而均加入反法联盟。站在法国一边的除西班牙外,仅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巴伐利亚和科隆两地选侯。葡萄牙曾于1701年6月与法国结盟,但一年后便转向英国方面。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反法大同盟形成之前就已拉开战幕。1701年5月,尤金率奥地利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实行深远的迂回机动,迷惑敌人。9月,尤金在布里西亚附近的奇阿里打败法军,取得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立足点。

1702年5月,英国对法、西宣战。7月,英国军队兼荷兰军队统帅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1722年)率4万人向法军进攻。法军集结在弗朗德勒地区,构筑了一条从安特卫普到马斯

^① 查理大公系利奥波德一世三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之外甥。

河上于伊城的长达 100 公里的防线,以便在进攻时保障后方的安全。法军一度向下莱茵河流域进军,但被马尔波罗赶了回来。到 1703 年底,法军虽然固守其防线,但马斯河和下莱茵河流域已被英、荷军所控制。

在德意志战场上,德奥联军出师不利,接连遭到失败。到 1703 年秋,法军已越过莱茵河同巴伐利亚军队会合在一起,准备进攻维也纳。奥皇不得不把尤金亲王从意大利召回。

1704 年 5 月,马尔波罗离开荷兰,单独率英军从科隆以西 42 英里处的贝德堡向莱茵河进军,以便与尤金亲王会师,协同作战。8 月,马尔波罗与尤金指挥的英奥联军在布伦海姆会战中打败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歼敌 3.8 万余人。

布伦海姆战役之后,法军退回到莱茵河左岸地区,德意志战场上的军事行动遂停顿下来。1705 年,马尔波罗返回弗兰德尔,协助荷军抵挡法军的进攻。1706 年 5 月,马尔波罗在那慕尔以北 20 公里处的拉米伊打败法军,占领了整个弗兰德尔地区,并夺取了法军防线的全部筑垒工事。同年,大同盟联军在意大利战场也取得重大胜利,尤金亲王于 9 月大败包围都灵的法军,法军被迫撤出意大利。

1708 年 7 月,马尔波罗在尤金亲王的配合下实行战略机动,于奥德纳德(今比利时境内)击败旺多姆统帅的法军。路易十四被追求和,但大同盟方面提出苛刻条件,致使谈判中断,战火重新燃烧起来。1709 年 9 月,联军在法比边界的马尔普拉奎特同法军展开激战。英荷奥联军共计投入 10 万人,法军为 9 万人,联军最后获胜,但损失惨重,共伤亡 2.2 万人,法军伤亡则为 1.2 万人。此后,法军无力再对西属尼德兰广大地区发动进攻,只是筑起一道“特强防线”,阻挡马尔波罗的进攻。

1708—1710 年,联军在西班牙战场也接连得胜,甚至再度

占领了马德里。^①

1711年,局势发生变化。查理大公继承了奥地利王位,旋即召回尤金亲王,以应付调动到莱茵河一线的法军。与此同时,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上台执政,反对继续进行战争,不久便召回马尔波罗,并以盗用公款罪免除其一切职务。英国一方面对法作战,一方面暗中与法国秘密谈判。这样一来,其他国家也无意再战,开始准备议和。

1712年2月,法国与英荷等国在乌特勒支开始和谈,只有奥国继续同法国作战。1713年4月,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勃兰登堡、萨伏依和葡萄牙为一方,签订了《乌特勒支和约》。根据和约,路易十四之孙腓力普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但永远不得兼任法国国王;英国获得原属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米诺卡岛,以及法国在北美的新斯科舍、纽芬兰和哈得孙湾沿岸的地区;荷兰得到了位于比利时境内的一些地区。

1714年3月,法国同德奥缔结了《拉施塔特和约》。根据和约,法国得到斯特拉斯堡和兰道,但让出在莱茵河右岸占领的所有地区;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划归奥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法国受到削弱,英国开始变成海上霸主和强大的殖民帝国。

三、后勤保障概况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被视为一场“有限战争”。交战双方虽然相互征伐长达13年之久,但并不是为了彻底摧毁对方,只是想王位继承和某些领土要求上迫使对方作出妥协和让步。为此,双方都使用有限的军队,力图以尽可能少的耗费来达到其目的。

最少的耗费首先意味着用少量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下作战,避免大量伤亡。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各国广

^① 1706年大同盟联军曾攻占马德里,年底法西联军收复该城。

大臣民对于君主们的政治目的和欲望已毫无热情,已经麻木不仁,只有花费大量金钱才能招募到兵员。同时,招募来的人多是流浪汉、庸人和罪犯等,一般需5年时间才能把他们训练成战斗有素的士兵,其耗费也很可观。因此,除极少数国家外,多数封建君主国均无力招募和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夕,法国的陆军数量最多,达到27.9万人。但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征收捐税以筹措战争经费已十分困难,国库空虚,1700年财政赤字达5000万里弗尔,也无力招募新兵了。英国自1688年以后,常备军的数量受到议会的限制,只有几万人。1710年反法大同盟建立后,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拨款招募4万名陆军和4万名海军,其中1.8万人为英国人,其余为外国人,而由英国供给军饷,^①此外,英国与荷兰还向与之结盟的德意志诸邦提供军费,以供招募军队之用。英国的军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债和各种税收。托利党一直反对英国介入大陆上的战争,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战争使土地税增加,损害了土地贵族的利益。

为了减少耗费,参战国都采取“就食于敌”的办法,即依靠敌国的物资而进行战争。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在其《战争与后勤》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战争“被视为君主之间的个人争斗。一位君主对其邻邦有某种要求或‘宿怨’,就派出一支军队进入邻邦领土,取用其资财维持军队生活,直到邻邦屈服为止。”^②这是一种“吃光”战略,即军队暂时占据的土地在战后有可能永久占有,军队才会注意保护其资源,否则将是无情的掠夺。当时只有在国外无法筹得物资时才从国内运送,此外火炮与弹药需从本国运往战场。1702—1703年法国越过莱茵河向巴伐利亚推进时,便是采取这种办法进行补给的。

① I·F·C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二卷,第115页。

②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中译本,第30~31页。

军队在运动过程中容易解决就地取给问题,即依靠沿途所能找到的一切来维持军需,但一旦在某地驻扎时间较长,特别是围城战超过预计的时间,补给问题就严重起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最困难的后勤问题正是如何在一连串围城战情况下保障军队不致缺乏粮秣。

法国陆军大臣卢弗阿在17世纪后期曾创立了仓库制度,以保障军队在固定条件下作战的供应。他建立了两种类型的仓库,一种用于国土防御,即指定一系列边境城镇和堡垒作为要塞,经常为守军储存6个月的给养和2个月的饲料,以抗击敌人的围攻。另一种是普通仓库,用来保障野战军在法国边界以外发起战局的需要,即保障围城战的需要。但后者所储存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军队所需的10%—12%,仍需就地取给。如1705年法军准备围攻兰道,但因该地区在1703年、1704年两次被军队占领,其物资已不能保障围攻部队和掩护部队之所需,因而作罢。如果全部由后方补给,其补给纵队将长达54英里。^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各国的后勤体制均极不完善,甚至没有专门的后勤机构负责野战条件下军队的给养保障。法国在卢弗阿任陆军大臣期间曾进行了军事行政改革,主要是设立了隶属于陆军大臣的军需部,管理给养的采购和分配。陆军大臣、军需部主要是实施监督,同承包商打交道,签订军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合同。与此同时,陆军监督官也开始制度化,成为地方军事行政官员,卢弗阿设立的两类仓库均置于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的管辖之下,以保障仓库经常有充足的储备。卢弗阿的改革使法国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一个军事行政机构。战场上军队的后勤工作,主要由各方面军的军需总监负责,包括补给和运输,但部队行军过程中的就地取给工作还需部队自己进行。为了避免士兵大量逃亡,指挥官通

^① 《战争与后勤》,第43页。

常采取让承包商进行就地筹措工作。然而承包商也只能保障部队需要的一部分,特别是饲料无力解决,因此军队本身仍需派出粮秣征集队在沿途搜刮。而这种粮秣征集队并非正式的补给队,乃是一些作战小分队临时执行这种任务。

英国陆军人数较少,陆军部只是相当团一级以上的行政和财务管理机构,接受陆军大臣的领导。在战时,国王任命一名全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总司令通过国务大臣接受枢密院(后来的内阁)的指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后勤组织体制。粮秣、军服由财政部提供。军队中主管后勤工作的是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长,这一职务在1689年首次出现在英国陆军组织之中,是总司令部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这时他既是一个行政管理官员,负责军队的野战装备和运输,又是一个指挥官,通常主管一个战斗部门,负责情报和军队的行动,因此并不是专门负责后勤工作的人员。^① 专职的军需人员是粮秣员,17世纪时粮秣员是个附属于军队而与食物供应有密切关系的人,其后逐渐成为隶属于军队参谋机构的人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粮秣员的主要工作是分配食物,至于食物则是通过与商人签订合同而获得的。

在这个时期,交通还是处在中世纪的状态中,道路的条件极差,极大地影响了行军的速度。

四、布伦海姆战役后勤保障

布伦海姆战役是马尔波罗采取间接路线,实行迂回机动迫使敌人接受会战的一次著名战役。

1704年4月,英国安妮女王接到德意志帝国驻英大使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鉴于巴伐利亚选侯已获得法国大量援兵,帝国处境十分困难,请求女王命令马尔波罗公爵迅速率军支援。

^① 伏·鲍勃:《英军在美国的后勤及其失败》,英文版,第20页。

当时,法国与巴伐利亚方面主要兵力部署是:一支兵力由法将维尔罗依率领,驻守在弗兰德尔地区;另一支由塔拉尔德元帅率领,集结在上莱茵河一线,分别驻守在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三支为巴法联军,由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配置在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地区,并准备向维也纳推进。马尔波罗决定率领英军从马斯河向多瑙河转移,寻找战机,打败巴法联军,解除对奥地利的威胁。5月16日兵力集中于贝德堡,5月20日离开该处向多瑙河运动。

经过3周的行军后,马尔波罗于6月10日抵达曼海姆东北65公里处,与尤金亲王以及巴登的路易侯爵会师。7月2日,马尔波罗率领军队攻占施伦堡,迫使巴法联军退到奥格斯堡。马尔波罗率军进入巴伐利亚境内,塔拉尔德率上莱茵河的法军向巴伐利亚运动,增援马尔辛元帅。8月12日,巴法联军进入布伦海姆地区,抢占了有利的阵地,并且在人数上也居于优势,从而认为马尔波罗必然撤退。8月13日,英奥联军对巴法联军突然发动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巴法联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而惨败。此次会战,巴法联军投入6万人,英奥联军为5.6万人,前者伤亡、被俘达3.8万余人,后者死伤1.2万人。

通观布伦海姆战役,由于马尔波罗实行迂回机动战略,并利用战术上惊人的突然性,因而交战双方均无对会战进行充分的后勤准备,然而后勤因素对这次会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后勤保障问题主要存在于军队的运动过程中,特别是马尔波罗的长时间行军,如何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马尔波罗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能够从整体上看待战争”,“非常细致地计划和执行他的作战方案”,并“对兵员的供应和福利同样关心”。^① 马尔波罗指挥的兵力最初为3万人,

^① 小戴维·佐克等著:《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

行军过程中又从后方补充1万人,总计为4万人。其中19个骑兵中队和14个步兵营是由英国士兵组成,余者均为其他国籍的士兵。

马尔波罗的军队“时常是连走3天,有时4天,然后再休息1天。通常总是上午3时开始行军,每天走12——14英里,大约在下午9时到达宿营地”^①从5月20日到6月26日,全军走了350英里,按直线距离计算约有250英里。这个期间的行军,马尔波罗采取了多种方式实行就地取给。

首先,马尔波罗同一位叫所罗门·麦丁那爵士的人订立了合同,由此人负责提供粮食和粮车。麦丁那则通过当地的代理人在周围地区采购。各个连和团也各自同大大小小的随军商人签订合同,用饷银购买。如果就当时的围城战而言,马尔波罗的4万人不算多,这样的人数连一座重要的要塞也攻打不下来。然而仅靠沿途购买粮秣来解决行军中的给养问题,这支人马就显得太大了。因此,统帅又采取了预先派人到沿途城镇进行联系,请求协助军需官筹措给养。例如,马尔波罗在由科布伦茨向美因兹进军之前,就曾给美因兹选帝侯发出信函,信中说:“烦劳殿下……费心,使我们能沿途找到给养,我们将立即付款。如能……让我预先派出军官安排一切,则既有利于军队,又能防止混乱而利于地方……。”^②这种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位军官记载道:“因为我们是在旧盟国中行军,所以有指定的官员为我们人马供应一切的必需品。当我们尚未到达该地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全部预备好了,所以士兵根本无事可做,除了撑帐篷,煮东西以外,就是躺下来休息。……人马均不疲倦。”^③对于拒绝给予协助的地区或城镇,马尔波罗就派出分遣队

①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127页。

② 《战争与后勤》,第34页。

③ 《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127页。

进行搜索,或者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接受他的要求。

在进入巴伐利亚之前,军队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时,马尔波罗没有设立仓库。但他在进军之前曾设想建立仓库,并预先将其配置在战场上,可是荷兰国会没有提供这笔款项,因而没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即使设立了这种仓库,由于运输和保管上的困难,充其量也只能保障军队进行最初的攻击所需要的粮秣。

施伦堡战役之后,打开了通往巴伐利亚的道路。随后进入巴伐利亚。这时,马尔波罗开始考虑建立仓库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军队有时停止运动,如当他进入巴伐利亚的阿依恰时,他从该处写信说:“我们……一直在筹集可能找到的谷物和粮秣,以便建立仓库,因为我们打算在此留下一支守军……。”其后他又在弗里德贝尔格的营地写信说:“我们既然打算在此停留一段时间,请注意建立仓库问题。”^①

另一方面,马尔波罗在积累储备品的同时,又对巴伐利亚进行了无情的洗劫,除一切可能拿走的物品外,一律放火焚烧。其目的是不让巴伐利亚选侯在其本国内得到哪怕是最少的粮食,迫使他前来求和,或者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会战。至此,马尔波罗的战略几乎完全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为出发点了。

马尔波罗在巴伐利亚南部地区虽然烧毁了数百个村庄和所有谷物,但巴伐利亚选侯并不为之所动,还使塔拉尔德有足够的时间把兵力从莱茵河调到巴伐利亚,加强巴法联军。马尔波罗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决定向巴法联军的补给品来源地英戈尔施培特和乌尔姆进军,使对手失去补给而饿垮。7月下旬,马尔波罗率军返回施伦堡附近的多瑙沃尔特,随后写信给尤金亲王,决定派出一支分遣队协助巴登侯爵围攻固戈尔施培特,而他则与尤金会合,掩护巴登侯爵的行动。但是,塔拉尔德与巴伐利亚选侯“不愿继续呆在奥

^① 《战争与后勤》,第35页。

格斯堡眼睁睁看着饥饿的绞索紧紧地套上自己的脖子，”而于8月10日开始向北运动，在霍希斯培德占领强固阵地，阻挡英奥联军。马尔波罗和尤金的处境立刻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不让对方获得补给品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一旦耗尽取自巴伐利亚的给养就要挨饿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尔波罗不得不冒险向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并占领有利阵地的军队发起攻击，打响布伦海姆战役。

马尔波罗从开始向多瑙河进军到打响布伦海姆战役，经历了70多天，他的军队不管是在运动中还是在某地停留时，都得到了充足的给养。虽然打了两次仗，但时间均不超过1天，因此也未发生弹药短缺问题。

第二节 七年战争后勤保障

一、七年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七年战争是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虽然法国受到削弱而英国开始占上风，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未缓和。英国想进一步扫荡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法国则大力发展海军而从英国手中夺取海上霸权，确保海外殖民地。普奥两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之后，军事、政治力量都得到加强。奥地利在对西班牙属地的瓜分中获得很大好处，提高了国际地位；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统治时期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到他在位末期，常备军总数已达8.9万人，居欧洲第四位。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期间（1740——1786年）^①，军国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视军队的利益高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旧译腓特烈二世。

于一切,全部工业都须为军队的需要服务,绝大部分的国家预算用于供养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之后,又把军队扩大了一倍。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死去,公主马丽亚·特利萨继承帝位。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法王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拒绝承认特利萨的继承权,企图分割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于是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站在法普方面的还有西班牙、巴伐利亚、萨克森、那不勒斯、撒丁、瑞典等国,而英国则出面支持奥地利。战争结果,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得到了整个西里西亚^①增加了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0万人口。法国一无所获,海军受到很大损失。

战后,由于普鲁士的迅速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英国为了建立海外殖民大帝国,在欧洲大陆采取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策略。1750年,英国加入早已存在的俄奥防御同盟。1755年,英国同俄国签订了新的“补助金协定”,向俄国提供50万镑补助金,并答应以后每年提供10万镑补助金,俄国则提供军队“保护”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汉诺威。普鲁士担心陷入既与奥地利对抗又与俄国作战的境地。遂向英国靠拢,也提出保证汉诺威安全的建议,以避免来自俄国的威胁。英国鉴于普鲁士日益强大,便欣然同意,于1756年1月签订了威斯特敏斯特协定,规定双方反对任何敌人进攻两国的领土,共同制止敢于入侵德意志领土的任何外国军队。这一协定使俄奥大为震惊,开始向法国靠拢。1756年5月,法国与奥地利缔结了互助条约,双方保证各自提供2.4万人的军队,援助对方反击入侵者。此时,俄国在实际上已废弃了英俄协定,并于1756年3月与奥地利重新缔结了针对普鲁士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俄国提供军队援助奥地利进攻普鲁士,一旦取胜,奥地利收回西里西亚,俄国占领东普鲁士。七年战争爆发后,萨克

^① 今属波兰。

森、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均加入反普同盟。

1756年8月，普鲁士军队先发制人，突然侵入萨克森，七年战争正式爆发。

七年战争的战火遍及欧洲、北美、印度、大西洋、印度洋、加勒比海等广大地区，但欧洲为陆战主战场。

在欧洲战场，普鲁士军队占领萨克森后，于1757年4月进入波希米亚，围攻布拉格。5月，在布拉格之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击败奥军，并向南部推进。6月中旬，普军在捷克的柯林地区遭到道恩元帅所指挥的奥军的打击，损失1.3万人，被迫放弃布拉格，退回萨克森。道恩的胜利鼓舞了各盟国，纷纷出击，普鲁士的处境极其险恶。俄军已进入东普鲁士，法军占领了汉诺威，法奥联军并从西面对柏林构成威胁。

弗里德里希二世急忙调动军队进行抵挡。1757年11月，弗里德里希在波恩东面的罗斯巴赫打败法奥联军。12月，普军又在洛伊滕打败奥军。这两次会战的胜利，使普鲁士转危为安，但也付出很大代价，消耗很大兵力。

1758年初，俄军重新对东普鲁士发动进攻，占领柯尼斯堡。入夏，俄军向普鲁士腹地推进，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拦截。8月25日，双方在佐恩多夫进行会战，伤亡均相当惨重。年底，俄军撤回本土。佐恩多夫会战后，普军掉过头来对付奥军，但于10月14日在德累斯顿以东的霍克尔辛遭到奥军的袭击。尽管如此，普军还是把奥军逐击萨克森和西里西亚。

1759年，俄奥两军计划在奥得河地区会师，然后向普鲁士腹地推进。弗里德里希二世鉴于兵力不足，决定实行各个击破。8月12日，普军与俄军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东面的库讷斯多夫进行了一次会战，结果普军惨败，伤亡达1.9万人。但在西部，法军在汉诺威的明登之战中失利，因此俄军的胜利化为乌有。进入1760年，普军虽然增加了兵力，但人数远逊于俄奥联军，弗里德里希二世为

保障自己的补给而转入战略防御。俄奥军在普军交通线上采取行动,企图迫使普军放弃据守的要塞和城市。10月9日,俄军一部在奥军配合下攻占柏林,但旋即在普军的反击下退走。11月13日,普、奥军在萨克森的托尔高进行激战,奥军失利,但普军伤亡不少于奥军。战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1761年,普鲁士的形势恶化,俄军占领了西里西亚南部,从而割断了与其粮食供应地波兰的联系。但是,普鲁士又绝处逢生。1762年1月,俄国女皇去世,彼得三世继位,奉行亲普鲁士政策。5月,俄普签订和约。随后,瑞典也退出战争。弗里德里希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奥军再度赶出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由于多年的战争已把交战双方弄得精疲力竭,均不想再继续打下去,11月间,普法、普奥相继签订了和约与停战协定。

在海上战场,英、法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1756年5月,法国舰队在地中海梅诺卡岛海战中曾打败英国舰队,但其后便连连失利。1759年8月,法国地中海舰队在北上与大西洋舰队会合的途中,被英国舰队击溃。11月,法国大西洋舰队在西海岸的奎伯隆湾遭到英国舰队的毁灭性打击。至此,海上战斗已见分晓。

在北美和印度,由于法国深陷欧洲战场,以及法国海军主力舰队被消灭,自1758年以后英国开始占上风。英军在攻占杜肯堡(今美国匹兹堡)之后,于1759年6月开始围攻魁北克。9月13日,英军在亚伯拉罕平原与法军展开决战,法军失败,英军随即占领魁北克。1760年9月,英军攻陷蒙特利尔,夺取了整个加拿大。同年,英法在印度的争夺也告一段落,法国几乎丧失了它在印度的全部领地,仅保留了本地治里等五个不设防的城市。

1763年2月,英、葡同法、西签订了《巴黎和约》,普鲁士同奥地利、萨克森签订了《胡贝尔茨堡和约》。《巴黎和约》规定法属加拿大、印度等殖民地归英国所有;《胡贝尔茨堡和约》规定普鲁士重新占有西里西亚。

二、后勤保障概况

七年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同西班牙王位战争没有什么差别，在后勤保障方面遇到的问题因而也基本一样，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战场上更是如此。

由于道路、运输技术的限制，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仍然不超过军队需要量的10%，军队仍需主要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一支6万人的军队，在战局开始后（通常均在每年4月份开始），其粮秣征集队在行军道路两侧5公里的范围内，便可征集到其所需之给养。马匹的饲料征集时略有困难，“每次都必须采取复杂的、全面组织的行动来就地筹集”，但如果不在一地长久停留时，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只是军队在一地长期驻扎或进行围城战时，才会发生给养短缺，而“饲料总是最先耗尽的物资。”

在欧洲大陆战场上，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行动提供了当时后勤保障方面的典型例证。弗里德里希在野战条件下，特别是长途快速行军时，经常甩掉其随军补给车队（辎重队），抓住一切机会，使用其他方法筹措给养，就地取给。例如，1757年8月底他率军从德累斯顿出发，用13天时间走了150英里，到达艾尔富特；罗斯巴赫战役后，14天内行军225英里，从莱比锡到达帕赫维兹；1758年9月的一次行军中一周内走了140英里；1760年，从萨岗向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进军，一周内走了100英里，并打了一次仗。为实施这几次行军，弗里德里希二世甩掉了行李和补给车队，在沿途寻找给养。^①但是，在进行围城战时，则带有大规模的补给车队。如1758年5月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从西里西里侵入摩拉维亚，11日在阿里木次附近占领阵地，随军带有4000辆大车组成的补给车队。后来由于这支补给车队遭到奥军的截击，后方交通线受到威

^① 《战争与后勤》，第32页。

胜,他才被迫停止对阿里木次的围攻。在其后的几次围城战中,他不仅配置大的补给车队,并且使用1——3万人护送其补给车队,免遭敌人的袭击。总的说来,弗里德里希二世是采取机动防御战略,以避免由于围城战引起的“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

从后勤方面来看,普鲁士的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英国在1757年只给予弗里德里希二世16.4万英镑的补助金,但到1758年则增加到120万英镑。尽管如此,普鲁士仍感力不从心。法、俄、奥在各方面均有一定的实力,合起来对付受到英国支持的普鲁士并非难事。三国的军队在欧洲大陆战场上多次吃败仗,均属战略,战术问题,而不是后勤补给问题。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依靠内线作战的优势,运用机动来威胁敌人的补给线,也使他们的作战计划受到影响。三国之中,俄军远离本土作战,后勤组织落后,因而经常出现补给问题。最为明显的一次,是在1757年8月,当时俄军打败一支拦截它的普军。准备向柏林进军,但因缺乏充足的给养而撤回本国。

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军的后勤体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极不完善。

当时,威廉·皮特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1757——1761年),领导陆军部与海军部,掌握对外作战的大权。负有重要军事后勤任务的政府部门主要有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和军械部。在海外作战的部队,除依靠当地供给外,尚须从英国本土运送大量物资。例如,英军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作战,除依靠十三州殖民地供应外,还要从英国船运大量食物、服装、军械等物资。这种任务便落在上面的各部身上。

陆军部承担的任务有限,主要是规定军需品的质量,规格和数量,以及提供医疗品、服装等。财政部的任务比较广泛,除提供军队的勤务费用外,尚须负责提供食品、装具等,但其主要工作是负责签订合同,很少同实际供应有联系。大约从1760年起,开始实行这

种合同制度,即财政部与承包商签订合同,付给其款项,而由承包商负责采购、付货和发放给养。海军部主要负责组织海运,包括运送粮食、饲料、马匹和各种军需品。军械部主要负责供应武器、弹药以及炮兵所需的运输工具等。总之,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后勤是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之一,陆军部、海军部、军械部与财政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财政部的任务最为繁重。^①

英国野战部队中的后勤组织仍然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一样,最大的部门是以陆军军需司令兼军需局长为首的部门,负有极其广泛而多样的任务。第二个大的部门是以粮秣总监为首的粮秣部门,它的职责主要是同作战地区的粮食商签订合同而获得粮食,然后征用磨坊把粮食加工成面粉,最后再烤成面包。粮秣部门还要向部队提供饲料、燃料以及运输工具。七年战争期间,在欧洲、印度和北美的英军中均设立军需与军粮部门,分别置于军需总监和军粮总监的领导之下。

法国军队仍然沿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后勤组织体制,各种机构没有多大变化。当时法国陆军正规部队为27万人,有20万人在国外作战,拥有庞大的辎重队。军需给养除本国供应外,每年还须在国外大量购买,如在荷兰购买武器,在德国购买食物和饲料。1757—1762年间,20万法军每年的费用达2450万里弗尔,法国还须支付津贴给它的盟国,如1756年就支付5500万里弗尔。这对法国的财政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整个陆海军的费用占财政收入的2/3。

三、北美作战英军之后勤保障

英法两国之间虽然在1756年5月正式宣战,但在北美已于1754年就打了起来,不过规模很小。1755年,英国派布拉多克将军

^① D·希金博特姆:《美国革命战争之再考虑》,1978年伦敦版第63页。

率北美英军远征杜肯堡。这支远征军计有正规部队 1400 人,临时部队 600 人,于 6 月间出发。7 月 9 日,英军在接近杜肯堡时遭到伏击,死伤惨重,远征以失败而告终。

1756 年,劳登勋爵被任命为北美英军总司令,但他毫无作为。其后,阿尔贝隆比代替了劳登。

1758 年,威廉·皮特制订了新的作战方针,凭借大西洋的制海权,向北美大量运兵,夺取法属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为此,首先攻占了三个重要战略据点——路易斯堡、提康德罗加和杜肯堡。

1758 年 7 月 26 日,英军攻占圣劳伦斯的门户路易斯堡。11 月 25 日,另一路英军攻占了杜肯堡,打开了从西面进入加拿大的门户。由阿贝克隆比指挥的第三支英军进攻提康法罗加未果,但英军已进驻香普兰湖一带,并摧毁了安大略湖北岸之弗隆特纳克堡,至此,进入加拿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758 年底,威廉·皮特决定从圣劳伦斯河口至伊利湖一线的广大正面上向加拿大进攻。

按照波特的计划,由詹姆士·沃尔夫指挥的英军主力部队在—支强大舰队的支援下,于 1759 年 6 月开始进攻魁北克。法军将领蒙特卡姆鉴于不能得到国内的支援,采取了防御战略,固守魁北克。经过 3 个月的拉锯战,英军于 9 月 12 日在费仑湾偷袭成功,在圣劳伦斯河北岸登陆,并随即沿着一条山间小路进入魁北克后面的亚伯拉罕平原。13 日,蒙特卡姆被迫率守军迎敌,双方在亚伯拉罕平原进行了会战。法军由于指挥不当,很快被英军击溃。此役,英军投入 4800 人,法军为 4000 人;英军伤亡 630 人,法军伤亡数字不详。

英法在北美进行的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英国在军事后勤潜力上远远超过了法国,除了本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外,英属北美殖民地也远较法属北美殖民地繁荣。英法在北美的角逐,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属十三州殖民地除发展农业外,还大力发展工商业,人口较多,1759 年时,居民已达 130 万

人。法属殖民地主要成为向印第安人传教和进行皮毛贸易的场所，移民人数很少，分散在广大的地域中，1759年时仅有8.2万人。

当时，英国在北美的武装力量包括从英国本土派去的正规部队和殖民地的民军两部分，由内阁任命的一名英国将军担当总司令。殖民地民军部队同英国正规军一样，由英国政府出钱供给武器、弹药、帐篷和军粮，但在人力动员、服装和薪饷方面要由殖民地议会供给。各殖民地的总督手中也握有军事和财政大权，是英王在各殖民地的军政代表，但必须服从总司令的领导。英国政府这种做法，不仅使各殖民地在军事上受一个军事长官的统一指挥，而且也迫使各殖民地议会，并为地方部队筹集军费和提供营房等。

但是，英军在北美作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补给问题。英军作战“习惯于有一个设备齐全的供给基地，当部队以从容不迫的速度前进的时候，供给基地可以在一定的距离随之行动。但是，在北美的荒原上，由于没有适当的基地设施，道路崎岖狭窄，甚至根本无路可通，运输条件极为有限”，^①难以及时进行补给。1755年布拉多克远征杜肯堡时便遇到这样的困难。布拉多克带领1000多人从威尔斯河上的坎伯兰堡出发，在出发3天前便派出一支600人的小分队砍伐树木，清除岩石，开辟道路。但是道路修筑得不好，穿山越岭时，需费很大周折才能把满载物资的重车拖上去。结果是车辆七零八落，稀稀拉拉地分散数英里远，易受敌人的袭击。军官们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轻装前进，一切从简，可是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使用大量的马匹和车辆来运送他们的行李、宿营设备和无数的非必需品”^②先头部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翻越两座大山和两山之间的森林。随后得知杜肯堡守备薄弱，并且因天气干旱，河流水位下降，不能通航，敌人的援军和补给品在运输中途受阻，一时无法到

① 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版，第24页。

② 华盛顿·欧文：《华盛顿传》，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62页。

达。因此英军兵分两路,以求赶在敌人援军和补给品运到之前抵达杜肯堡,发起攻击。一路英军携带物资、行李和笨重器材照常行进,另一路英军由最精锐的士兵组成,卸掉一切妨碍迅速前进的多余装备,轻装前进。后者的军粮和必需品都由马运载。尽管如此,英军的行军速度仍然很慢,他们遇山修路,遇水搭桥,耽搁了许多时间。到7月8日,布拉多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才走了110英里,抵达离杜肯堡约15英里的地方。

对于布拉多克的行军,有人认为,“在崎岖弯转、森林复盖的山路上,在没有建立中间站的情况下,一次行军110英里,”“是相当成功的。”^①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山岭仍被厚厚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有时一个在20英里的行程中看不见10码以外的任何东西,布拉多克的部队扛着从英国舰船上卸下来的能发射12磅重炮弹的火炮、诺威奇榴弹炮以及更大的8英寸攻城炮,越过了这些山脉。”^②总之,布拉多克的行军虽然由于道路等原因异常缓慢,但没有错过作战季节和作战时机。

1758年阿贝克隆比统帅的三路大军中,仍属担负夺取杜肯堡的一路英军所遇到的后勤问题最为严重。该路英军由福布斯准将率领,集中于宾夕法尼亚的雷斯敦,计有正规军1500人,殖民地民军4800人。^③但临时征集的一些地方部队“缺乏武器,帐篷,宿营设备,几乎可以说缺少一切必需品。”由乔治·华盛顿指挥的弗吉尼亚团队,得到的军服很少,不得不穿上印第安人的轻便猎装,但这样却能使部队轻装前进。

但是,这次进军并没有走布拉多克将军所开辟的道路。福布斯

① 《美国陆军史》,第25页。

② 《美国陆军史》,第25页。

③ 《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译本第二卷,第231页。另据《华盛顿传》所载,仅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民军部达4800人,此外尚有南卡罗来纳和其他地方部队1500余人,见该书106页。

和手下的军官们把布拉多克的道路视为畏途,对布拉多克在电报中使用的过份夸张的形容深信不疑,唯恐再次“穿过极高极陡的高山和悬崖,还要越过很多险滩和河流”,决定重新开辟一条道路。新路线是从雷斯頓通向杜肯堡,长约 100 英里,派出 1600 名士兵负责修建这条道路。这样,一场远征首先成为一项“沉闷不堪的筑路活动。”9 月中旬,新的军用公路修至罗亚尔汉南,距杜肯堡尚有 50 多英里。率领筑路部队的布凯上校在该处停了下来,修建了一个军事据点和仓库,作为中间补给站。到 11 月 5 日,福布斯的整个部队才集中到罗亚尔汉南,而通向杜肯堡的道路还没有修完。这次远征几乎由于道路问题而贻误战机。后来由于另一路英军摧毁了安大略湖北岸之弗隆特纳克堡(今为金斯顿),使杜肯堡不可能再得到援军和补给品,其守军在军粮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未等英军抵达就炸毁弹药库,烧掉碉堡,乘平底船撤走了。

英军 1759 年在加拿大的作战所遇到的后勤问题就不象前两年那么严峻了,路易斯堡、杜肯堡的陷落,以及弗隆特纳克堡的摧毁,使英军进入加拿大的道路畅通无阻。进攻蒙特利尔和安大略湖地区的两路英军,以奥尔巴尼为补给基地,分别取道香普兰湖和摩霍克河,可以水陆并进,以水路作为运输补给线。沃尔夫率领的主力英军,主要取道海路进入圣劳伦斯河,进攻魁北克。这一路英军的后勤保障具有代表性。

沃尔夫的军事行动以一支巨大的舰队为后盾,凡军队的运送,军需物资的补给,都由这支舰队承担。整个舰队共有 170 艘帆船,1.8 万名水兵。舰队分两批从英国本土出发,于 1759 年 4 月底抵达北美的布列顿角,但因冰冻,不能驶近路易斯堡。直到 5 月 17 日,运输船队在护航之下,才到达路易斯堡。6 月 4 日,舰队分为红、白、兰三个支队又扬帆启程,于 6 月 9 日驶入圣劳伦斯湾。随后沿圣劳伦斯河溯流而上,于 6 月 27 日在奥尔良岛登陆。这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支舰队在这条河流行驶过,

法国人认为由于雾大,舰队的航行是不可能的。奥尔良岛成为英军的作战基地。至此,舰队成功地完成了英军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任务。

英军在到达路易斯堡时,沃尔夫就进行了作战准备,他力图排除各种困难,使他的部队“变成一个完整的战争工具。”他“特别重视兵器的保养,并严格禁止抢劫”,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军纪,“对于教堂,房屋和任何种类的建筑物,若无命令都不准加以焚烧和毁灭。”“凡侮辱妇女者,均应处以死刑。”此外,营地必须保持清洁,一切污物必须深埋,以免影响士兵健康和疫病发生。

在作战过程中,对英军威胁最大的是气候问题。英军航行于圣劳伦斯河上的船只常常遇到大风雨,难以行使。进入9月,秋季风暴降临,天气更加恶劣,舰队准备撤出圣劳伦斯河。这种情形促使英军必须尽快攻取魁北克,后来由于法军防御上的疏忽,英军才得以进入亚伯拉罕平原。然而英军当时仅有几天的给养,其后方交通补给线还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如果亚伯拉罕平原会战不是很快结束的话,英军必将陷入困境。

在北美战场上,法军在后勤方面的最大弱点是依靠圣劳伦斯河作为主要交通线。在英军攻克路易斯堡。杜肯堡和摧毁弗隆特纳克堡之后,这条交通线立即失去了保护,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当英军对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发动攻击时,致命的打击便落到这条交通线上。

法军总司令蒙特卡姆最初并没有料到英军主力会进攻魁北克,只是在香普兰湖和尼亚加拉堡一线进行布防。当他得知英军的计划后,才匆忙赶到魁北克进行布署。他采取防御战略,固守魁北克,一方面考虑到军队数量不足和缺少强大舰队的配合;另一方面则认为英国舰队不敢冒险上溯圣劳伦斯河流到魁北克的西面去,并且英军也不敢从魁北克正南面的水道强渡。这样一来,魁北克既可以通过圣劳伦斯河运进补给品,也可以确保其陆上的补给线。同

时,也可争取时间,只要守到10月份,秋季的风暴和雨雾就足以迫使英国舰队撤走,侵入境内的英国陆军也就会随同离开。

但是,魁北克战役开始后,英国舰队很快掌握了河川控制权,不仅在魁北克下游河段行驶,而且于7月18日有一艘军舰带领少数船只驶过魁北克。9月5日又有一个舰队支队通过了魁北克驶入其上游河段。这个支队在上游来回行驶,寻找登陆地点。蒙特卡姆不得不分散兵力,派一名将领和1500名士兵,监视英舰的活动。法军在河北岸同英舰平行运动,疲惫不堪,甚至连军靴都磨破了。法国政府任命的加拿大总督法德鲁尔同蒙特卡姆素来不和,此时也心急如焚,认为能否保持住这条交通线,事关整个殖民地的安危。

当9月13日英军进入亚伯拉罕平原时,魁北克的法军只有两天的给养份额,蒙特卡姆如果不出城与英军会战,只有挨饿与投降。因为,除了给养问题外,魁北克的城墙也经受不起英军重炮的轰击。

小 结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期间,交战各方总是立足于以尽可能少的耗费来进行战争,达到其有限的政治、经济目的,加之交通运输条件(道路、运输工具等)仍然十分原始,从而使军队主要以就地取给来维持军需,因此说“从后方进行补给的概念完全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违背的。”

军事后勤体制极不完善,军队行军时的补给组织十分简单。后勤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与承包商签订合同,很少直接负责采购或组织生产保障供应。军队里没有建立正规的补给部队,搜集粮秣的小分队都是临时抽调士兵组织起来的,虽然已有仓库、辎重队的建制,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保障围城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加

强军队运动的能力。因此,军队的行程和运动的速度不受仓库或补给车队的束缚,不存在着一条“补给脐带”。

军队在人烟稠密或不太贫困的地区行军与作战,很容易就地取给,而在进行围城战时后勤保障问题较大。围城战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求军队在周围地区物资耗尽之前攻下城镇。

在这一时期,很少因弹药补给问题而对作战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因弹药不足而改变作战计划,仅在攻城期间出现过。

第三章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之后勤保障

1700—1721年,俄国和瑞典持续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战争,史称北方战争。丹麦、萨克森—波兰在一段时间内也参加了战争。

马克思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①沙皇彼得一世就是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同控制波罗的海的瑞典大动干戈,以实现俄国长期梦寐以求的取得出海口的愿望。

为了改变俄国落后面貌,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彼得一世即位之初就实行了改革。这一改革贯穿于整个北方战争过程中,通过改革,加速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建立了新式正规军,确立了新的军事体制,为北方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北方战争初期,俄军作战失利,但彼得一世加强了军队的建设,提高士兵的素质,并努力发展军需工业,重视后勤保障工作,从而迅速扭转局面,使俄军在战场上取得明显的优势。相比之下,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忽视后勤保障问题,结果由强变弱陷入困境。最后,彼得一世利用有利条件,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打败瑞典,取得了北方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北方战争的起因与主要经过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一、北方战争的起因

北方战争之前,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唯一的出海口是阿尔汉格尔斯克,位于北极圈附近的白海岸边,但由于冬季结冰,一年中有几个月不能通航,加之运输工具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其作用不大。

俄国统治者为满足封建农奴主对于领土和劳动力的要求,很早就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且由地域性蚕食政策逐渐发展为世界性扩张政策,力求把内陆国变成濒海国。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曾发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结果被瑞典、丹麦和波兰等国打败,未能得手。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瑞典占领了波罗的海东岸全部土地和南岸大部分地区,几乎把波罗的海变成它的内湖。自此一直到17世纪末,瑞典始终是波罗的海的统治者。俄国统治者也曾谋求黑海出海口,由于黑海控制在土耳其人、鞑靼人手中,在彼得一世之前,也未能实现。

17世纪末,俄国虽然处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十分落后,但俄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西欧国家需要从俄国进口粮食和工业原料,俄国则需要从西欧进口工业品、日用品。一些新兴的大商人、手工场主也对非常狭小的国内市场不满,极力要求夺取通往西方的出海口,发展和扩大贸易。1689年,彼得一世上台执政,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满足新兴商人、工场主和农奴主的要求,一边实行改革,一边对外侵略扩张,夺取出海口。

彼得一世最初企图夺取黑海出海口,先后于1695年1696年亲率军队两次进攻土耳其属国克里木汗国控制的亚速,并一度占领亚速,但未能解决黑海出海口问题。可是,这时西欧出现了新的形势。萨克森、丹麦因同瑞典争夺土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瑞典的盟国法、英、荷等国因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军事和物资上无力帮助瑞典;波兰衰弱不堪,德意志四分五裂,无力与俄国

抗衡,南方的土耳其暂时还不能构成威胁,这种形势,非常有利于俄国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

1699年,俄国先后同萨克森、丹麦签订了反瑞典的北方同盟。^①1700年2—3月,萨克森、丹麦首先对瑞典采取军事行动,北方大战爆发。

二、战争的主要经过

俄国、丹麦、萨克森虽然签订了同盟,但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参战的时间和战略部署先后不一、极不协调。1700年2月,奥古斯特二世首先率萨克森军袭击立窝尼亚,包围里加。3月,丹麦出兵,占领瑞典在欧洲的领地霍尔斯坦因,同时在波罗的海同瑞典军队开战。7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率军在丹麦的西兰岛登陆,包围哥本哈根。丹麦被迫投降,同瑞典签订和约,废除俄丹同盟,退出战争。包围里加的萨克森军队进展也不顺利,在得知丹麦投降的消息后,奥古斯特二世逐率军撤走。

1700年8月30日,俄国在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30年的君士坦丁堡和约之后,正式向瑞典宣战。

北方战争可分三个阶段:1700—1706年;1707—1709年;1710—1721年。^②

在第一阶段初期,俄军失利。俄国政府的目的十分明确,从参战伊始就把力量投入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斗中。俄军打算首先占领纳尔瓦要塞,然后夺取芬兰湾。彼得一世求胜心切,根本没把年仅18岁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放在眼里。1700年9月16日至11月9日,彼得一世调集3.5万俄军、145门火炮,包围了纳尔

① 当时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兼波兰国王,因而亦称与波兰签订同盟。

② 对于北方战争阶段的划分很不一致,有人把1706年2月至9月划为初期阶段的,尚有划为4个阶段者。

瓦要塞。由于俄军决策不当，士兵缺乏训练，武器落后，辎重行进缓慢，弹药、给养供应不足，迟迟不能攻克该要塞。11月30日，查理十二世率援军3.2万人抵达纳尔瓦，一举击溃俄军。此役俄军伤亡近万人，火炮全部损失；瑞典军伤亡约3000人。

查理十二世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俄军已被彻底打败，没有乘胜继续打击俄军，而是调兵南下，进攻波兰。

彼得一世抓住时机，进行军事、经济改革，重建俄军，发展军火工业，开办各种类型手工工场，生产军需品。与此同时，开始筹建波罗的海舰队。此外，彼得一世还展开外交活动，与萨克森——波兰订立新的条约，使之重新加入对瑞典的战争。

1701年，彼得一世向波罗的海东岸发动进攻，重创捷尔普特以南的瑞典军队。1702年至1703年，先后占领诺特堡、尼恩尚茨堡、科波利亚、马连堡。1703年5月，彼得一世下令在涅瓦河口修建彼得堡。1704年7—8月，相继占领捷尔普特、纳尔瓦。俄军在纳尔瓦一役中俘虏瑞军1836人，击毙2500人，缴获火炮623门，俄军伤亡2000人。俄军在捷尔普特和纳尔瓦的胜利是彼得一世最终从瑞典人手中夺取出海口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然而在1706年2月，瑞典人在弗拉乌什塔得却击败了俄国军队和萨克森军队，俄军向基辅撤退。查理十二世乘胜逼迫奥古斯二世特缔结和约并放弃波兰王位、退出反瑞同盟和支付大宗军事赔款。萨克森退出反瑞同盟使俄国陷入外交困境。这期间，瑞典曾出动强大的海军舰队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正在修建中的彼得堡，但始终未能得手。

1707年初，彼得一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俄军撤回，实施诱敌深入、消耗敌军、伺机决战战略，同时下令从普斯科夫到斯摩棱斯克一线构筑工事。这时瑞军在波兰和萨克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得年轻气盛的瑞典国王忘乎所以。他擅自决定放弃从波罗的海进攻彼得堡再深入莫斯科的计划，而采取经过斯摩棱斯克攻打莫斯科的方针。显然，查理十二世这种率军长驱直入进攻俄国腹

地的计划是极其冒险的,因为这时俄军实力已极大地增强,而瑞典军队则是孤军深入,后勤保障极端困难。

1708年6月,瑞军攻击明斯克和莫吉廖夫一线,7月初占领莫吉廖夫。但查理十二不等从里加出发的列文豪普特辎重部队抵达,便于8月初渡过第聂伯河向斯摩棱斯克推进。但不久由于俄军的阻击和粮食供应困难不得不放弃进攻。其后瑞典国王决定向南前进,争取同在乌克兰的亲瑞典人的马泽帕军队会师,以便得到粮食和装备。同年9月底,列文豪普特的辎重部队在列斯那亚村受到俄军袭击,伤亡8000余人,火炮与辎重全部丧失。瑞军同时在西部海上对彼得堡城发动的新的攻击也以失败告终。列斯那亚战役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为俄军在波尔塔瓦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1708年9月中旬,瑞典军队开始向乌克兰运动,10月底、11月初,投靠瑞典人的当地哥萨克首领马泽帕与瑞军会合。马泽帕率领的哥萨克武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只有2000人,因此,瑞典军队不但得不到加强,反而由于乌克兰人民不满意瑞典军队使给养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经过短时间的游移不决以后,查理十二决定继续前进,以期联合南方的克里木汗和土耳其人,幻想冬天局面会有所改变。但彼得一世则抢先一步,俄军出其不意袭击巴图林城,并把瑞军在这里的军需储备全部销毁,这对查理十二世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瑞典国王决定经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图拉攻打莫斯科。在瑞军前进受阻以后,查理十二世又决定首先攻击波尔塔瓦,然后取道哈尔科夫,再北上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俄瑞双方在波尔塔瓦展开激战,这次战斗成为北方大战的转折点。

1709年7月8日,双方军队在波尔塔瓦展开:瑞军投入兵力2.4万人,只有32门火炮;俄军投入4.2万人,拥有102门火炮,另外还有3万卡尔梅克族的军队即将抵达。可见,在双方兵力对比中俄军占有绝对优势。经过激战,瑞典人大败,全军覆没。查理十

二世向第聂伯河方向仓惶逃窜,后来逃入土耳其境内。波尔塔瓦战役后俄军转入攻势,为最终取得北方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710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丹麦、萨克森加入俄国方面对瑞典作战。1710年俄军乘胜出击,相继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列维尔、别尔诺夫、维堡等许多地方,使俄国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最终巩固下来。1713年,彼得一世下令把首都迁往彼得堡。俄军继续前进:1713年在奥得河口击败瑞典军队,占领芬兰湾北部重镇赫尔辛基;1714年8月,在甘右特海岬俄国舰队以50艘舰船的绝对优势兵力全歼瑞典海军一分舰队的10艘军舰,瑞军司令被俘。俄军登陆以后直逼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沿途经过地区被俄军洗劫一空。1720年8月,俄国海军又在阿兰德岛的格连甘姆大败瑞典海军。经过20年的北方大战,瑞典军队最终被俄军击溃,俄国最终夺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1721年9月,俄瑞双方签订了“尼斯塔得和约”,据此,俄国占领了波罗的海西岸的芬兰湾、里加湾和卡累利阿的一部分,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大片土地。长达20年之久的北方大战终于以俄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第二节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后勤保障概况

一 俄国正规军及其领导体制

彼得一世继位时的俄国军队是一支十分落后的军队,军官素质低下,战略战术陈旧落后,兵源不足,训练极差,后勤保障困难,甚至编制也极不统一。依靠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可能使俄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侵略体制的军事强国的,因此,对军队的改革刻不容缓。彼得一世在北方大战前夕就开始着手为建立一支新式的正规军而做准备,而其真正建立前后大约花了10年的时间。

彼得一世自幼年起就酷爱航海和军事,随着他年龄和身材的增长,他的军事知识也与日俱增,他深知要为俄国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就必须战胜瑞典,而瑞典是一个海上强国,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因此,如果俄国没有一支先进的、新式的正规军,特别是海军,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北方大战前夕两次远征亚速和北方大战初期俄军在纳尔瓦的惨败都暴露出旧式俄军的致命弱点,因此他下决心并以极大的胆略开始军事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俄国从老式的军队向近代正规军转变,这也是当时巩固俄国绝对君主制统治、维护农奴制的需要。在他继位之初在同以索非亚为代表的保守派大贵族的斗争过程中,在彼得一世身边已经集结了一批开明的年轻贵族和商人(他们曾是莫斯科郊区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年轻沙皇的“游戏军团”的骨干),正是这些人成为未来俄国正规军的核心人物。他研究了关于组建新式军团的全部资料和报告,包括组建新式军队的方式方法、战斗准备、编制、军火生产、军需供应和军费等问题。为学习新的军事技术和培养新式军官,他在优秀的年轻贵族中挑选出 150 人送到国外去学习。

招募新兵的工作从 1699 年开始,在原来步兵和龙骑兵的基础上进行。新建的正规军由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 4 个兵种组成,以步兵为主,步兵又分为火枪兵和掷弹兵两种;炮兵分为攻城炮兵、野战炮兵、要塞炮兵和团属炮兵 4 种。士兵主要来源是农民,军官则从贵族中挑选。1699 年 11 月,彼得一世发布“关于从解除农奴身份的人中募兵入伍的办法”,规定给每个登记入伍的人每年发放 11 卢布的津贴和口粮费。新兵登记工作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经常派人去各地检查募兵工作的进展情况。到 1700 年底共招募新兵 33234 人,其中 32130 人分到陆军,1104 人分到海军。新兵共编为 27 个团,其中 8 个在莫斯科,9 个在诺夫哥罗德,10 个在其它

各城市。^①自此以后募兵工作每年进行,除了步兵之外,还曾招募2个龙骑兵团,骑兵主要从贵族子弟和有纳税义务者的子弟中招募。由于兵源不足,彼得一世于1704年下令允许从被解雇的原来莫斯科的射击军或其子弟中招募,然后派往斯摩棱斯克充当野战军或驻屯军。1705年3月,彼得一世颁布新的上谕,明确阐述募兵的定义和原则,规定在每20个人中招募1名年龄在20岁的人当兵,由此募兵开始变得经常化和制度化。1711年以后,募兵工作根据参政院的指示进行,同年,俄国开始招募后备役新兵。新兵主要从农奴和国家农民中招募,入伍后他们本人或其子女经过宣誓都可以不再是农奴。军官照例从贵族中招募。

募兵制大大改变了俄军的面貌,一支与过去贵族军队、雇佣制不同的俄国正规军建立起来了(到1711年最后完成)。

步兵在1710年以前计有47个步兵团、5个掷弹兵团,波尔塔瓦战役后确定为2个近卫团、5个掷弹兵团和35个火枪兵团。每个团约有1500人左右。

骑兵团的数量多次变化,1711年为33个团,兵员为43824人,驮马9000匹;龙骑兵在1720年计有33个团,总人数为37815人。在开始招募骑兵时规定应征者自备马匹和饲料,后来鉴于自备的马匹多数不能使用,政府递拨款采购马匹。按照1711年俄国政府的规定,各骑兵团每年可以得到补充马匹所需费用约1000卢布。1720年,确定33个骑兵团之战马为3.4万匹、驮马1万匹,相应增加了补充马匹所需的费用。1717—1720年间,俄国政府在喀山、亚速、基辅、阿斯特拉罕等地增设了马场,并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彼尔姆、西伯利亚的马场改良品种。

俄国炮兵主要有野战炮兵、攻城炮兵和要塞炮兵三种,最高建制单位为团。每个团除了若干炮手连外,尚有1个地雷连、1个舟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23页。

桥大队和 1 个工兵大队。野战炮兵在北方大战期间每团拥有火炮为 108 门至 157 门；攻城炮兵每团拥有攻城炮 172 门，每门炮储备炮弹 500 发。要塞炮兵在北方大战期间极受重视，配有大量的火炮和其他装备。据统计，1713 年 18 个要塞总计配属各种火炮 3684 门，臼炮 492 门，榴弹炮 37 门，其它类型的炮 213 门。当时要塞炮兵归各省省督管辖。

1704 年，成立了炮兵辎重兵部队，负责炮兵勤务。1710 年编制为：宫廷官员 1 人，车队队长 20 人，军士 120 人，驭手 2000 人。到 1714 年，成立了 12 个辎重兵大队，计有士兵 1255 人，军马 1986 匹。^①

北方战争期间，彼得一世还创建了俄国海军舰队。1695 年彼得一世远征亚速失败后，鉴于缺少强大的海军舰队配合陆军进行两栖作战，遂着手筹建亚速海舰队。他下令在沃罗涅什、布良斯克、斯杜宾斯卡亚、霍别尔斯卡亚的造船厂全力建造大中小型各种舰只。到 1796 年 6 月，已建造战舰 46 艘，小船 1300 余只（包括平底船）。其中最大的战舰“科罗贝尔”号，长 126 英尺，宽 27 英尺，装备火炮 60 门。建船所需资金、原料和装备，都是强令世俗地主、教会出资捐助的，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则参加建造。依靠捐助的办法造船持续了 3 年之久，其后改为由国家组织建造，因而开始在塔甘罗格兴建可以建造巨型舰船的船坞。北方战争开始后，塔甘罗格的造船厂陆续有船只下水。到 1711 年，亚速海舰队已拥有各种舰只 215 艘。该舰队基地设在沃罗涅什、亚速和塔甘罗格。

在彼得一世在位时期还创立了里海舰队。他下令尼日格勒、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船厂建造中小型舰只组建里海舰队，所需木材和钢铁全部由乌拉尔提供。到 1721 年共建造帆船 85 艘，1722—1725 年间又有 59 艘舰只编入现役，从 1702 年到 1725 年共有 162

① 别斯克罗夫内：前引书，第 44 页。

艘舰船下水。^①

彼得一世最重视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这是对瑞典战争和最终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关键。由于北方战争开始,俄国陆军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如果没有舰队的支持,陆军的胜利是无法巩固的。适逢 1700 年俄军在纳尔瓦失败以后瑞典转去对付波兰,彼得一世趁机全速武装俄国军队。他命令在拉多加湖区和斯维尔河口建大型船坞并聘请英国、荷兰、丹麦专家建造大型舰只,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大部分都在这里建造。1703 年 8 月,波罗的海舰队第一艘装备 28 门火炮的三桅巡洋舰“军旗号”下水。自 1703 年以后,斯维尔河口船厂、卢加船厂、彼得堡海军委员会船厂、阿尔汉格尔斯克船厂相继建成投产,造船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 1709 年,波罗的海舰队已有 13 艘巡洋舰、5 艘侦察舰、5 艘炮舰、114 艘划桨船、91 艘双桅帆船和 41 艘小帆船。1709 年以前,波罗的海舰队没有战列舰,到 1715 年则拥有战列舰 25 艘,此外尚有 19 艘巡洋舰、4 艘侦察舰、4 艘炮舰以及帆桨船 288 艘。1720 年,该舰队的战列船已达到 31 艘,帆桨船的总数达到 416 艘。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设在彼得堡。在喀琅施塔特设有前沿基地,该基地始建于 1703 年。根据海战的范围,波罗的海舰队在维堡、列维尔等地还设有前沿基地,这些基地于 1710 年建成。此外,1713 年还建成赫尔辛基前沿基地,1714 年建成阿兰德岛前沿基地,这两个基地均为临时性的。1723 年之后,喀琅施塔特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

据统计,在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各船厂共建造大型战列舰 59 艘,巡洋舰 30 艘,其他型号的舰只 118 艘,帆桨船 641 艘,这些舰船均在战争中服过现役。

在俄国正规军的建设中,彼得一世鉴于 1695 年、1696 年两次远征亚速和纳尔瓦战役的教训,感到必须按照西欧军事强国的方

^① 别斯科罗夫内;上引求 109 页。

式,对官兵加强训练,提高其战略战术意识,讲求战术动作,以适应作战的需要。

俄国军队在17世纪初曾制订《步兵、炮兵及其他兵种训练章程》、《步兵战争训练与技巧章程》。这些训练章程不过是规定一整套的机械动作、队列训练等,既谈不到战略意识的训练,也不讲求战术动作,只是供沙皇检阅而已。

为了培养和训练新建立的正规军官兵,在彼得一世亲自主持下编制了一系列军事条例和训练规范,如“战列基础”、“军法条例”等。“军法条例”主要针对1699—1702年间招募的步兵官兵的训练而制订的。“战列基础”是针对炮兵训练而编写的,后经过修改和补充,增加许多口令也适于掷弹兵的训练。此外还制订了“连队步兵军官”、“军人条例”、“简明条例”、“营指挥要点”、“参战规则”、“战斗规程”、“战士,特别是军官战斗行为规范”等等许多文件和通告。这些文件明确了军官的权力和义务、士兵在服役期内和退役后的权力和义务,各兵种的训练程序和规范,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战术原则。1708年最终制订出俄国第一部正规军官兵训练条例“简明常规操练法”,对于俄国正规军的培养和训练,增强官兵的战术意识,提高军人的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规则和条例都是在彼得一世亲自主持下制订的,他每天都花去数小时去过问和检查这些文件。1716年又颁布了“军人条例”,它由三部分组成:“军人条例”、“军法条例”、“论士兵操练”。该条例明确了军队的建制和组织纪律,要求指挥员明确自己的权力和义务,要求士兵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内容包括军队的组织、机构、战斗训练、军事教育、战地勤务、组织纪律等等。

为了加强俄军的战斗准备,彼得一世对军队的训练作了严格的规定。俄军的训练科目包括:瞄准、射击、投入战斗、前进、退却、战线的延长、占领敌人侧翼等等,要完成这些科目训练必须不间断地、紧张地进行才有可能。通过训练使官兵掌握各种战术要点。关

于俄军的训练也曾制订了专门的条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使之逐步完善。训练的程序分为单兵训练和协同训练两种,这与当时西方国家的训练不同,西欧国家对单兵训练并不重视。彼得一世极为重视龙骑兵的训练,由于纳尔瓦战役俄军的失败说明原来这种训练是令人不满意的,他为此亲自下令制订龙骑兵训练条例。

北方战争时期俄国骑兵配备有火枪,自1706年开始,骑兵作战时主要采用手持佩刀快速冲击的战法,如在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国骑兵就采用这种战术。骑兵用火枪射击则不是在马上,而是以步兵的队形进行的。在整个北方战争期间俄国骑兵作战主要是以冷兵器为主进行。

炮兵的训练。原来俄军炮兵训练没有专门的章程和条例,彼得一世亲自下令编制炮手射击训练规程。在射击训练时都有记录,以便检查和总结,射击距离一般在300步到450步之间,据有关资料记载训练时通常命中率的在80%以上。^①

战地勤务训练。俄军对战地勤务,特别是战地侦察予以特殊的注意。1716年的条例对战地勤务,特别是对各种不同地形(如多山地区、渡河)的行军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对于骑兵和步兵的哨兵也十分重视,规定骑兵哨位设在山岗上或开阔地,而步兵哨位则设在山上或多树地带。章程规定俄军营地一般应选择平坦、距水源近而距山较远的地方,队伍扎营时对军营的警戒也有详细规定,例如哨兵在执勤时可独立处理事务,而不必听从任何人其中包括自己的上司。要求枪械不离手,子弹要上膛,如果有人对哨兵拔刀威胁,或指向哨兵,或对之加以其它伤害,或妨碍哨兵执行勤务,哨兵可毫不留情地开枪射击以自卫。这些关于哨兵勤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

彼得一世对军队的训练注重实战,讲求实际,要求士兵训练在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139页。

于掌握军事技能而不是为了检阅,在训练时也很重视海战战术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海战准备状况。作战时通常采用展开队形或方阵,面对敌人时火炮排列阵前,骑兵列阵两翼,步兵则排成两列。在当时的战术原则下,俄军通常把射击看作是拚刺刀的准备,最后决定战斗胜负的是刺刀战。

为了使军队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高昂的士气,彼得一世不但编制各种作为官兵行为规范的条例、法规或通告;而且还制订了各种奖励和惩罚措施。当时规定对于逃兵要处以死刑,因为北方大战时代军中逃兵数目急剧增加,这些人不敢回乡,大多藏匿深山密林之中。按规定逃兵所在连队的军官也要被处以降薪、罚款或其它处分。而逃兵如果被抓住则按其情节分别被处以死刑或服苦役。当时也规定许多的奖励措施,最重要的是设立了许多勋章和奖章。1709年所有参加过波尔塔瓦战役的团都被授予勋章。为了维持军中的良好秩序,对于军队平日的的生活也进行检查。1719年彼得亲自下令检查官兵的笔记、服装以及士兵对自己武器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此后,这种检查成为惯例,每年进行一次。^①

海军的训练和教育。在海军建立之初在序言中他还规定了海军誓词,明确了舰船的组织、权力和义务,确认了军舰的一长制原则,要求舰长对舰船状况、装具、供给、全舰官兵的训练负有全责。“海军章程”规定舰船的主要战斗行动是炮战。为使战斗卓有成效,要求必须在最近距离内开火,然后进行接舷战,要求战斗时军舰彼此帮助并保持密切联系。须战斗到最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使军舰被敌人俘获。凡不执行命令、放弃战斗或泄露军事机密者都将被处以死刑。在刚创建的俄国海军中曾聘请英国、荷兰、丹麦、德国、挪威等许多国家的海军军官,其中很多人是在国内被撤职并后来证明并不称职,但是彼得一世还是从他们以及他派出国学习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146 页。

的军官那里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海军条例。为了明确海军官兵的权力和义务,使之了解自己的行为规范,1710年制订了“俄国舰队军法条例,”还制订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和条例,如“军舰条例”“海军舰队训练章程。”1720年4月还颁布管理海事的“海军章程汇编,”简称“军舰章程”,彼得一世亲自写了序言,指出海军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重要的一部分,同陆军一起构成国君的左右手。

彼得一世军事改革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军队的领导机构,并使之集权化。1700年新成立一个特别机构,并于1701年改组为军务衙门,同时宣布撤销外籍军衙门和雇佣兵衙门。军务衙门专门负责军务,由专门委员负责保障军队的武器供应、装备、资金等项义务。军队的粮草给养供给由1700年专门成立的军粮衙门负责。炮兵(其中包括工兵)事务由炮兵衙门负责。为了便于陆军的领导,1706年又将军务衙门改称近臣会议。1711年俄国政府设立参政院以后,军队领导体制又几经变化,主要由参政院负责军队的协调工作,附设有委员会议,负责军队的开支、军粮和饲料供给、装具和军火等。炮兵事务仍由炮兵衙门主持。1713年迁都彼得堡后,炮兵衙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莫斯科继续称作炮兵衙门,1720年改称炮兵局,1722年改称炮兵办事处。而彼得堡的部分称为炮务局,1722年改称炮兵总局^①。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领导,1718年成立军务部,直属参政院,署理国内全部军务,还负责监督炮兵总局的工作。炮兵总局由炮兵总监负责。军务部在莫斯科设有3个办事机构:炮兵处,军服处和统计处。

军队在地方的领导机构同行省的设置一起建立起来,彼得一世自1702—1714年在全国陆续设立行省。省督不但负责民政事务,而且也负责军务。为协助省督征集军费设有专门的委员。从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50—51页。

1711年开始,省督还奉命检查和视察新兵的招募和入伍情况。军队在地方的领导机构的工作直接归参政院及下属机构管辖。此外,地方机关还负责要塞的保卫和构筑、要塞兵的供给,并负责协调军政、军民关系等项事务,实际上成为参政院和军务部的执行机构。

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中是以团作为部队的基础,因而团成为当时正规军中一种高级的战略单位。团设有团长,由上校担任。团司令部由上校、中校、准少校(介于少校和上尉之间)以及8名团部军官组成。

战时军队的指挥由野战军司令部或总司令部实施。1716年的军法条例规定,军队的首脑是最高统帅,通常应该由元帅或总司令来担任,直接归彼得一世领导。野战军司令或总司令的职权由军需官执行,他手下设有行军局。

特殊兵种的指挥分别由步兵上将、骑兵上将、炮兵总监来负责。军队指挥的特点是元帅或特殊兵种首脑都必须在军事会议上解决一切问题。军事会议全面讨论军事形势,并不改变军队一长制的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协调机关。

由于团是基础单位,因此团的组织异常重要,虽有师和旅的设置,但并没有自己的司令部。师长和旅长通过自己的副官指挥军队,也拥有自己的办公处。师还配备有负责军需事务的官员。

18世纪初以前俄国没有海军舰队的指挥机关。亚速舰队初建时,为了署理舰队事务和管理船厂曾设有符拉基米尔船务衙门,由一位御前大臣负责。1700年改称海军事务衙门,当时一些根本不熟悉海军事务的官员被任命来负责这项工作,其中包括后来名声显赫的缅希科夫将军。1712年成立海军舰队军务局,驻彼得堡。海军在莫斯科的机构称作海军事务衙门。1715年彼得堡又成立海军委员会,莫斯科的机构又改称莫斯科海军办事处,但两者分工并不很明确。这种状况不利于海军指挥,1718年又成立统一的机构海军部。同时成立统一的海军舰队管理机构,下面分设10个办事处

以解决各方面复杂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有时反而使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化。

在俄国正规军的建立和军事改革过程中,彼得一世极端认真地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各国的军事组织和领导机构,结合本国实际而建立了俄国正规军及其领导体制,并非简单地抄袭英国或瑞典军队的模式。无疑,经过军事改革建立起来的正规军真正成为俄国沙皇手中巩固农奴制度、对外战争和维护统治的驯服工具。俄国正规军及其领导体制从建立以后,虽经长期艰苦的战争一直保持到18世纪末而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经过军事改革而确立的俄国军事体制是适合俄国情况的,是强有力的和稳固的,它成为俄国最终打败瑞典取得北方大战的胜利的可靠保证。

二、军火生产与弹药供应

彼得一世即位之初,俄国军事工业极其落后,致使军队装备很差,不仅仍然普遍使用过时的武器,如火枪、臼炮等,而且数量远远不足,不得不从西欧国家进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方战争初期,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这种落后状况和当时整个俄国经济落后是密不可分的。彼得一世上台之后立即仿效西方国家进行了改革,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建立大型兵工厂,制造枪械和弹药,以保障战争的需要。

火炮和炮弹。北方战争以前,由于冶金工业落后,俄国的火炮生产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型号不统一。大部分兵工厂是手工作坊,生产效率低下,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其近郊。这种状况不能满足刚刚组建的正规军和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需要,因此在北方战争之初,彼得一世不得不下令从国外进口。

俄国新建的正规军和海军舰队对火炮的需要量极大。据统计,仅1711年为武装舰队就需新铸火炮832门,1714年则为1006

门。有数字表明,1714年俄国海陆军共拥有各种火炮多达1.3万门。^①因此彼得一世清楚地认识到,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基础工业,特别是冶金业,并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发展军火生产。

在北方大战期间,俄国政府把发展大炮生产放在头等重要地位,除了改建和护建莫斯科的几家老厂外还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许多火炮工厂。战争开始前不久,图拉和阿列克辛的两家冶金工厂转入军火生产。从1707年到1709年生产炸弹15199枚,炮弹295106枚,枪榴弹17210枚,手榴弹180754枚,还铸造火炮74门。到1716年图拉共有15家冶金厂生产武器装备。1704年、1706年,莫斯科的两家炮厂每年生产火炮200门,8年中共生产火炮1003门。谢缅诺夫斯克炮厂1708年生产20个炮连用的火炮和10门臼炮。^②为装备波罗的海舰队和海岸要塞,彼得一世下令在奥伦涅茨建国营铁厂。此后又在奥涅加湖地区建立彼得罗夫斯基、阿列克塞耶夫斯基、巴维涅茨基和昆切泽尔斯基等数家大兵工厂,均由海军委员会管辖。1704年这几家工厂共生产火炮288门。1715年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和巴维涅茨基工厂生产火炮95门、锚107个。1719年彼得罗夫斯基工厂生产火炮230门和大量军火。1713—1717年奥伦涅茨省几家兵工厂共生产火炮1072门、炮弹7380发、手榴弹8900枚,尚有霰弹及各种炮弹128枚。^③1707年俄国兵工厂开始生产曲射炮,1711年开始全部用曲射炮和臼炮武装骑兵部队。1711—1713年在彼得堡兴建铸炮厂,生产火炮直到1725年。为装备南方的亚速海舰队,17世纪末已有波连斯基、科兹明斯基等数家兵工厂生产火炮和炮弹。1710年这些工厂为亚速海舰队

① 别斯科夫内:前引书,93页。

② 同上,第75,78—79页。

③ 同上,第80页。

生产火炮 244 门,1714—1717 年生产各种口径火炮 482 门。这些工厂 1716 年接到火炮订货 312 门;1717 年订货 316 门;1718 年订货 426 门;1719 年火炮订货 244 门,发射铅弹的铣铁炮(又称鹰炮)104 门;1720 年火炮订货 388 门,铣铁炮 100 门。此外在雅罗斯拉夫尔和奥塞列特也新建有兵工厂,后者 1733 年共生产火炮 300 门。^①

在北方战争期间,乌拉尔的数家大兵工厂的投产,对保证火炮供给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从 1701 到 1704 年间就有卡敏斯基、涅维杨斯基和乌克图斯基等数家工厂建成,不但生产铸铁、钢材,还生产大批火炮和炮弹。卡敏斯基工厂自 1701—1718 年间共生产各种火炮 807 门,1703 年、1705—1708 年共生产炮弹、手榴弹等共计 46873 枚;涅维杨斯基工厂 1702—1718 年间共生产炮弹、炸弹和手榴弹总计 908721 枚;乌克图斯基工厂 1704—1718 年间共生产各种炮弹、手榴弹达 11122 枚。到 20 年代,乌拉尔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冶金基地和军火生产基地。^②

彼得一世非常重视火炮生产。他聘请西欧国家专家,提高冶金技术,统一火炮的口径和型号。新型火炮不但质量提高、贮存耐久不易爆裂,而且重量轻、可移动性能好。1702 年彼得一世亲自下令在彼得堡兴建大型军械库,以储备和维修国产武器装备。他还亲自过问火炮生产情况,检查火炮质量,他曾下令将火炮生产中严重渎职者处以死刑,还曾征集外国人办的工厂生产军火,完不成任务者将工厂收归国有。虽然在俄国军事史著述中有关资料缺乏,关于火炮生产只有零星记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由于冶金工业和军工生产的飞速发展,俄国的火炮生产基本上满足了战争的需要。

轻武器生产。轻武器的主要产地是莫斯科、塞尔布霍夫、罗斯

① 同上,第 82 页。

② 见《纪念波尔塔瓦战役 250 周年》,1959 年俄文版 193,196—197 页。

托夫、巴甫洛夫和乌拉尔的军工厂，这些工厂主要生产老式的燧发枪、火枪和冷兵器。战争对轻武器的需要量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 1711 年步兵共需要燧发枪 122600 支，龙骑兵需燧发枪 49800 支，当时国内虽然不断有新的兵工厂投产，但仍满足不了军队的需要，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据统计，1700—1711 年共进口火枪 11194 支。最后一次进口是 1712 年，从荷兰购进火枪 1 万支。有时来不及进口，国内生产又不够分配，就只好用长矛来武装军队。如 1707 年 2 月，彼得一世曾下令莫斯科“尽快”打造 1.5 万支长矛，布梁斯克、斯摩棱斯克打造 2 万支长矛。到 1716 年——1717 年前后用长矛武装军队的现象已基本绝迹。^①

为了应付前线急需，有时边建厂边生产。例如图尔斯基兵工厂尚未建成就奉命开工生产，1713 年给该厂下达的生产任务是 1.5 支带刺刀的燧发枪，2000 支短枪；、1714 年和 1715 年下达的任务是燧发枪 1.8 万支、短枪 4000 支、短火枪 2500 支、长矛 2736 支。这个工厂前两年的生产任务都没有完成，1715 年生产了步兵燧发枪 1.1 万支，龙骑兵燧发枪 7000 支、短枪 4000 支、滑膛枪 250 支。1716 年给该厂下达的生产任务是 9862 支步兵用燧发枪、5000 支龙骑兵燧发枪、2000 支短枪、1209 支长矛和 250 支滑膛枪，此外还奉命生产有来复线的轻式马枪 100 支。图尔斯基工厂 1715 年 9 月 1 日——1719 年 1 月 1 日共生产各种燧发枪、短枪 66354 支、长矛 4830 支、刺刀 3338 把。1719 年扩建以后生产量大大提高，1720 年一年中生产火枪 15720 支，燧发枪 6768 支，短枪 4109 支。1721 年北方大战结束时扩建以后的图尔斯基工厂产量又猛增到步兵用燧发枪 15810 支，龙骑兵用火枪 6486 支，短枪 4062 支。^②此外，里别茨基数家兵工厂自 1707 年生产兵器，1709 年生产火枪 3500 支，

① 别斯科夫内：前引书，第 75—76 页。

② 同上，77 页，86 页。

1720—1724年这些工厂共生产步兵用燧发枪4571支,掷弹兵燧发枪1372支,龙骑兵用燧发枪986支,滑膛枪512支。彼得罗夫斯克的兵工厂1715年共生产燧发枪(带刺刀)7000支,1719年生产4504支,1722年生产6000支。^①

火药生产。北方战争前,俄国火药生产数量较少,国内仅有莫斯科、喀山、乌克兰等地为数不多的厂家生产火药。其中,亚勿兹河的两家皇家火药作坊、克里亚兹马河的别尔库金火药厂、沃尔河的依兹布兰达火药厂、喀山的卡德全夫火药厂等规模较大。北方战争开始后,沙皇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加强火药生产,如兴建大型火药厂、鼓励火药生产等。新建的火药厂有1712年投产的彼得堡火药厂,1715年投产的奥赫塔河上的火药厂等。为鼓励火药生产,俄国政府下令各省为火药及火药生产所需之原料提供免费运输。这项命令曾发到基辅、喀山和亚速省等地。同时,还要求各地增加硝石和硫磺产量,并严禁厂家私自出售火药。

由于沙皇政府采取上述措施,火药生产在北方战争期间逐年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俄国海陆军平均年消耗火药在1.3—3万普特之间。1701—1709年间共生产火药约为22.6万普特,平均每年生产25100普特。此外,在战争期间俄军还缴获瑞典军队火药2.8万普特,因此基本上满足了作战的需要。^②

在火药生产中,彼得一世特别重视距彼得堡较近的沿海要塞的火药储备以及西部重要城市的火药储备。如北方战争开始时,基辅、别列雅斯拉夫等13个城市储备有1.1万普特火药,而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等地的储备还要多一些。1709年,亚速储存10309普特,诺沃波格罗基茨克储存6407普特,纳尔瓦储存1875普特。

^① 同上,第81—82页。

^② 《纪念波尔塔瓦战役250周年》论文集,1959年俄文版,第209页。

但是,北方战争期间俄国生产的火药质量较为低劣,威力不大。例如,填充3佐洛特尼克的火药,子弹的重量就可达到6佐洛特尼克(约25.6克)。装这种火药的子弹,射击时初速度不超过460米/秒,射程不超过220米。

三、粮食和被服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的粮食供应虽然有时不足,但总的说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短缺,有时甚至还很充足。这一方面与俄国是粮食出口国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彼得一世注重粮食储备有重大关系。

1700—1723年间,在俄军驻扎的地区都建有大批专门的军粮仓库,如下诺夫哥罗德、切波克撒拉、杜宾斯克、别洛泽尔斯克、拉多什斯克、克洛辛斯克、特维尔、阿尔汉格尔斯克、活洛格达、特鲁布切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许多地区。^①由于粮食储备充足,在北方战争期间俄军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困难。相比之下俄军的粮食供应比瑞典军队好得多,瑞典军队孤军深入,后勤供应,特别是粮食补给曾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瑞军深入俄国腹地,原来设想得到马泽阳领导的乌克兰武装的支持,可以补充军需品特别是粮食。但由于俄军的封锁,特别是骑兵的骚扰,以及当地居民敌视瑞典军队,把粮食都藏起来,而彼得一世又下令将设在巴杜林的军需品基地粮食全部销毁,使瑞典军队处境极为困难。瑞典军队经常依靠抢劫粮食度日。彼得一世确定的战略方针正是先消耗敌人然后以优势兵力歼灭,事实证明俄军的这一方针是奏效的。

被服的供给。北方大战期间随着俄国正规军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也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被服供给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到波尔塔瓦战役前夕,除驻扎地方的卫戍部队之外,俄国军队总数已达12万人。当时按有关部门规定每个士兵

^①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119页。

每年应供给服装等如下：大衣 1 件，坎肩 1 件，裤子 1 条，矮腰鞋 2 双，袜子 1 双，长筒靴一双，内衣 3 件，帽子 1 顶，领带、手套、斗篷、布袋各 1 件，此外还有武装带、腰带等物品。这些物品在 1708 年总价值大约为 5 卢布 10 阿尔登^① 4 杰尼卡。^② 另外每个士兵每年津贴大约为 10 卢布 31 阿尔登 4 杰尼卡。对于新建的正规军来说，必须用统一的、质地优良的原料制做被服，特别是领口、袖口、裤脚、肩章和许多饰物，需要大量高级丝织品，这些物品均需依赖进口。

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全部依赖进口根本办不到，于是彼得一世下令兴建本国的呢绒工厂。1704 年在沃罗涅升建成了一座呢绒工厂，1705 年在莫斯科建成了一座生产染色呢绒、薄毛织品和绒布工厂。到 1708 年，后者已贮存成品和半成品呢绒、布料达 30058 阿尔申；^③ 1709 年 6 月，该厂又生产呢料及其他织物 42001 阿尔申。为了保护和鼓励本国呢绒生产，俄国政府还发放贷款，成立呢绒公司，颁布法令禁止呢绒出口。此外，还采取措施发展养羊业，并禁止羊毛出口。1718—1724 年间，俄国又陆续有 9 家私营呢绒厂投产。这些厂家主要接受国家订货，而且数量极大。1718 年订购的呢绒为 125500 阿尔申，计划用这些呢绒为步兵缝制大衣 17604 件、斗篷 1350 件；为骑兵缝制坎肩 13992 件。1719 年，上述厂家共生产呢绒 20 万阿尔申。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俄军的需要。据统计，1713 年仅步兵就需要大衣 32250 件、斗篷 24776 件、便帽 23778 顶、掷弹兵帽 2608 顶。生产这些物品，除利用当时国内现有呢绒外，还须进口英国呢绒 25558 阿尔申、大衣衬里用料 131082 阿尔申、斗篷用料 134105 阿尔申、绒布 28031 阿尔申。在此之前，仅 1708 年、1711 年两次就为俄军 23 个团购买各种呢料 111323 阿尔

① 阿尔登为俄国旧铜币，相当于 3 戈比。

② 杰尼卡，俄国旧铜币，相当于 0.5 戈比。

③ 阿尔申，俄国旧时计量单位，相当于 0.71 米。

申,其中从英国进口 42698 阿尔申。

有时由于进口呢绒出现困难,例如外国厂商完不成订货以及其它原因,致使供货不及时或数目不够。例如,1708 年予计供给步兵 15 个团 1.8 万件斗篷,而且允许用不同颜色的呢料制作,但仍由于呢料不够未能完成。直到 1709 年 2 月末供给军队的斗篷只有 10266 件。有时工厂加工力量不足,军需部门便组织工匠加工生产,例如 1710——1712 年间一个 121 人的裁缝班子完成军需大衣共 12552 件、坎肩 9358 件、斗篷 15879 件、便帽 1550 顶。有时军队急需而呢绒又不够,军需部门便不得不利用当地农民或手工匠人织的土呢料来加工,甚至有时在各地采购土呢料运往莫斯科为军队加工服装或其它用品。由于土制呢料是原色的不适于加工军服,军需部门不得不在采购土呢料后再行染色。如 1708 年曾在数个染坊订货,漂染绿色呢料多达 37600 阿尔申。

虽然军需部门千方百计采购呢料,但还是满足不了军需,于是有关部门不得不允许军队用皮革来代替呢绒。俄国地域辽阔,皮革原料充足,这种办法首先从骑兵中开始。1706 年春一次供应骑兵皮大衣 3303 件。同年秋,经有关部门允许开始供应龙骑兵皮制服装,而 1709 年有的步兵也开始利用皮革制的军服。为保证皮革原料的充分供应,有些地方还采取措施,禁止驼鹿、山羊和鹿等数种皮革出口,违反者将皮革没收。例如 1709 年在沃洛格达,一次将待运出口未加工的 15624 张山羊皮(价值 3593 卢布 17 阿尔登 2 杰尼卡)收归国有。1709 年军需部门下令山羊皮购销实行专营,同时在全国各地收购,并同许多经纪人签订收购合同。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军需部门甚至同许多皮革匠人签订合同以供给军需,而且数目极大。如波克罗夫斯克村一位农民和一个雅罗斯拉夫人答应以每条 22 阿尔登 1 杰尼卡的价格向军需部门供应军用皮裤 1 万条。还有一位皮匠以每条价格 31 阿尔登 4 杰尼卡的价格供应军需皮裤 3600 条。

为提高皮革质量,制成合格的军用品,政府还下令禁止用旧法加工皮革。总之,从1707年秋天始用皮制服装供应军队的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仅莫斯科1709年就供应部队皮裤8400条。同时军需部门服装厂里还有驼鹿皮或山羊皮裤1940条,以及大批未加工的山羊皮。

军鞋的供应也主要是利用同私人订货的方式来解决的,有时也直接去市场采购,如1708年8月军需部门在莫斯科采购军官用鞋337双,士兵用高腰鞋4594双,短腰鞋5406双,袜子8972双。1713年从雅罗斯拉夫尔采购629双,从诺夫哥罗德采购469双。为采购军鞋军需部门自1708年至1709年初共耗资39329卢布15阿尔登2杰尼卡。但是最多的还是同承包人定货,特别是在前线急需而储备又没有的时候,由私人供货往往很及时。例如,1708年军需部门接到最大的一宗供应军鞋的任务,数目多达6万双,每双价格不得超过1卢布8阿尔登2杰尼卡。军需部门立即安排同私人承包商订合同,一位叫格里高利的承包者在10—12个月内供应军鞋1万双,另一位纳税人费多特·库兹明在5个月内供货5000双。军鞋作好后统一交军鞋接收处,由当地官员验收。这些承包人一般都能完成任务,如到1709年2月末以前格里高利已完成并上交军鞋5810双,库兹明已上交3200双。到1709年5月30日,军需部门一次上交部队高筒靴、矮腰鞋和袜子各1万双。当然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地说,北方战争时期俄军的军鞋供给解决得十分顺利。

战争期间前线部队还需要大量的麻布、粗麻布和作军服衬里用的手工染织布以及帐篷等。这些产品多是农村手工产品,遍布全国各地,产量很大,但收购有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军需部门也主要是由官方收购原料,然后同私人承包商订供货合同的办法来完成。据统计,仅1704年1月为了供应部队4597顶帐篷,就收购粗麻布50万阿尔申(按每顶帐篷需麻布115.5阿尔申计算),保

证任务顺利完成。1714年还在雅罗斯拉夫尔一次收购粗麻布51500阿尔申,全部用来作军服衬里、帐篷和内衣之用。1709年在莫斯科收购粗麻布和土法染色粗布288467阿尔申,主要用作军服内衣和篷制领带。

除麻布外,俄国正规军军服还需要许多金银镶边及饰物或丝带等,北方大战初期这些东西俄国不能生产,因而必须从国外购买。但随着俄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和许多新工业部门的建立,俄国自己也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并由本国工厂生产。

其它如军帽、扣子、扣环、徽饰、风纪钩、军用水壶等小物品的需要量也相当大,军需部除了派人采购外还开始组织生产。例如,1705年急需10200套军大衣用钮扣和同样数目的坎肩用钮扣,在短时间采购这么多的钮扣是有困难的,军需部门不得不组织生产并自己成立了钮扣工厂,在1705—1706年间仅坎肩用扣子就生产了37543打,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解决急需还必须通过莫斯科商人购买。当时有许多商人供应军用钮扣,如有的商人仅在1708年就供应扣子1.5万打。军需部门1709年为此支付资金6278卢布29阿尔登。

其它物品还有如马刺、马鞍、军鞋附件、风纪钩、武装带等等也主要通过和商人订购货合同采购。有的马鞍承包商一次定货金额达到3万多卢布;有的承包商签定供货合同一次供应军用马鞍1万只。据档案记载,1708—1709年军需部门急需供应部队马鞍2.2万只(包括马鞍附件——金属笼头、皮条及肚带等),这宗定货由7个承包人分别完成,其中3个承包人负责供应1.8万只。1709年军需部门还同另一个叶库兹涅佐夫的商人订合同,以每只5卢布10阿尔登4杰尼卡的价格供应马鞍1万只。有许多商人专门供应马鞍附件,如一位商人签合同供应军需部门全付笼头(其中包括后秋带、马镫皮带等)1000只、马肚带14600条,笼头10738付、缰绳4300条、皮条23267条,总价值达6万多卢布。

总之,在北方大战时期军需被服、服装等物品的供给主要是通过军需部门和私人承包商订合同来完成的,承包人的社会成分不尽相同,他们中有大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和农民。一般地说大都能及时完成供货任务,否则军需部门就拒绝支付货款。这些承包人或自己生产或另行雇人生产,由承包人负责供应原料。而有些军需品所需原料或用数目过多或因原料稀有昂贵(如军服及徽章饰物所需的金、银、铜、锡等)则由军需部门向承包人供应原料。

据统计,步兵军服开支从1708年开始每年大约预计有190211卢布9阿尔登2杰尼卡,骑兵从1710年开始每年为175560卢布。当然实际支出往往达不到这个数目,有时军需部门只好拖欠支付。有人统计,从1708年到1711年共欠支被服款300737卢布22阿尔登9杰尼卡。骑兵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资金不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军队服装和被服就供给不足。如1711年秋有人报告彼得一世说,在波美拉尼亚冬天即将来临,而却有6个龙骑兵团士兵军服已经破烂不堪却得不到供给,彼得一世指示军需部门从莫斯科尽快运去。也有时因军需部门无钱支付定货资金而承包人不能如期供货,如在当时的档案资料中有许多军需品承包商给彼得一世的呈文,诉说他们完成了军需部门的定货但却得不到应付给他们的款项,有的承包商甚至抱怨说他们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得到。当然也有时因承包人供货质量低劣而不能交付军队使用的情况。此外,交通运输不畅,机构不统一,各部门各自为政等状况也都给俄军的后勤保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总的看来,在北方大战时期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运输正常,各项军需品,从火炮、弹药到军服、帐篷和钮扣都基本上得到供给。战时从别尔哥罗德、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科贝斯、奥尔沙、维尔诺、塞别什和奥波赤卡等后方基地和军需品补给基地通往前线的驿站公路上后勤车队络绎不绝。相比之下,俄军的后勤保障比瑞典军队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无疑是俄军取得北方大战最终胜利

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军事费用

北方战争之前,俄国主要是按照传统的“就地养兵”的方式来维持军队的。按照这种传统,在和平时期士兵自行解决给养,在战时由国家供给。北方战争开始后,由于彼得一世一边进行战争一边进行改革,政府的财政开支空前巨大,特别是由于初创陆军正规部队,大力发展海军,以及筹措粮食、武器和各种军需品,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例如,1680年国家总收入150万卢布,军需支出就占去75万卢布;1701年总收入增加到了250万卢布,军费开支也增加到1839600卢布;1705年军费开支占总收入的96%;而到1710年全国总收入为3133879卢布,陆军开支达到2566324卢布,舰队支出433966卢布;1712年军队开支又增加到3356900卢布;而到1720年,军需开预算就有400万卢布。到20年代以后,军需开支更为庞大。从1722年起俄国海军舰队开始独立筹集军需给养,使开支增加,达到1663515卢布。^①由于军需开支增加,又加剧了已经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为了维持庞大的正规军,为了进行已开始的战争,彼得一世的俄国政府就拚命增加税收,残酷压榨和掠夺劳动人民。

北方战争的初期,俄国军队的开支主要依靠向城市居民和农民征收一种特别捐来维持。最初是不定期征收,但不久即变成每年定期征收,并且由初期的实物税发展到后来的货币税,两者兼收。直到北方战争结束之后的1725年,俄国政府才正式下令取消征收实物税而代之货币税,同时设立相应的征税机构,参议院还没有专门机构以负责监督和检查军税的征收。

战时俄国捐税名目繁多,除了特别捐之外主要的是人头税和

^① 别斯克罗夫内:前引书118—119页。

代役租。在招募正规军的初期，政府曾要求土地所有者给士兵提供口粮和被服。被服规格和样式由国家统一规定：原色粗呢大衣每年1件，皮袄2年1件；此外每年尚须缴纳1卢布的捐税作为帽子、手套、矮腰鞋、袜子和衬衫等军需品的费用。所缴纳的军粮，有黑麦粉3俄石，米3俄石。^①实际这些东西只够在新兵驻地和去驻地途中用。到1704年，俄国政府又下令编制低级官吏、作坊主、教会神职人员等的花名册，令其缴纳龙骑兵所需给养。此外如炮兵用马匹，新兵津贴等等，也都以各种名目的捐税来征集，不但征钱而且征实物。为了建立军用粮食储备，曾大量征收实物租，包括粮食、饲料。1708年行政改革全国建8个省、39个省属地区，均由省长和军政长官管辖，这样就可以把国家各种税收转嫁到各省身上，依靠地方财力来维持军队开支。为此，1710年又重新编定户口册，据此向各省确定征收税金数额，分别供给野战军、卫戍部队和海军及炮兵的军需。其办法是按纳税户多少分成若干区，平均一个区大约有5500多个纳税户。由于纳税户分布不均，而且收税办法多被滥用，因此产生很多弊病。随着战争的继续，纳税负担日益加重，加上纳税户应征入伍、逃亡、死亡等原因，使纳税户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减少20%，有的地方甚至减少40%。^②

另外，沙皇政府还试图把各省分成若干区，以解决军队宿营经费。大部分由团的规模决定。供给一个团的给养每年大约需16200卢布，因而一个区大约有21892个登记税丁。供给龙骑兵团的给养大约需每年47945卢布，承担的区大约需有登记税丁60797个。^③在税丁区中心（后来变成该区的行政中心），设有团司令部，兼行使警察职能，掌管诉讼。该团士兵分驻附近各村。

① 俄石，旧容量单位，装散装物体约为209.91升，装液体为3.0748升。

② 别斯克罗夫内：前引书113页。

③ 别斯克罗夫内：前引书114页。

征集军需资金的工作由乡自治会负责。为此 1711 年政府制订了按省分摊军队各团经费办法、使军队从征集资金事务中解脱出来。由于户口数经常变化,致使各省常常不能完成征集任务。1715—1717 年间政府不得不再次重新登记户口。彼得一世曾提出按人或按户征收,参议院提出每人征收 98 戈比,这比原来的税务负担要增加许多。1718 年参议院开始编订纳税户口全册,但由于官员玩忽职守和各地隐匿户口现象严重,由于虚报数字,使应纳税人不纳税而且逃匿征兵。隐匿户口的现象极端严重,例如,彼得堡省、莫斯科、下诺夫格罗德、基辅、阿速夫、斯摩棱斯克等地 1720 年初统计有税丁 2625842 人,而 1721 年却发现遗漏人数 452444 人,而 1723 年又发现纳税册中漏登记的还有 1123056 人,逃税情况可见一斑。再加上征税中的种种困难,到 1722 年每个步兵团的士兵要 35.5 个农民负担,而龙骑兵则由 50 个农民负担。^① 为了保持军队供给,俄国政府曾多次下令严惩逃亡人口,参议院也曾颁布专门法令,甚至派军队下乡清查,对严重隐匿不报者处以极刑。

由此可见,在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军队的开支和后勤补给之所以能够维持,彼得一世所建立起来的这架庞大的军事机器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运转,完全是建立在以军队为支柱的军事统治和残酷榨取农民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节 波尔塔瓦战役俄军后勤保障

一、战役主要经过

1709 年 5 月上旬,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率军包围了波尔塔瓦,企图在该处补充给养,并打开向哈尔科夫、别尔戈罗德进攻的

^① 别斯科夫内:前引书 115—116 页。

道路,继而进军莫斯科。5—6月间,波尔塔瓦俄军卫戍部队和前往支援的骑兵部队多次击退瑞军的进攻。在这一期间,彼得一世在各地调集兵力,准备在波尔塔瓦同瑞军决战。

6月27日,彼得一世在军事会议上作出了进行总决战的决定。7月1日,俄军主力4.2万人移动到沃尔克斯拉河。查理十二世至此才发觉彼得一世准备在波尔塔瓦城外与瑞军进行决战,慌忙于7月2日和3日两度发起猛攻,企图先行攻占波尔塔瓦,但未能得手。7月6日,彼得一世将其部队配置在波尔塔瓦北面的筑垒阵地上,等待瑞典军队的进攻。阵地上筑有10个多面堡,两侧有密林灌木丛掩护。

7月8日凌晨,瑞典军队约2万余人开始向俄军阵地发起攻击。前面是四路步兵纵队,随后是6路骑兵,由伦斯彻尔德将军指挥(查理十二世在6月28日的一次侦察行动中被打伤腿部,躺在担架上观战)。瑞军一度占领2个多面堡,插入俄军阵地,但随后在俄军多面堡交叉火力下被迫退却。上午9时,瑞军重新发动进攻,随后双方进行了一次激烈的白刃战。瑞军曾迫使俄军中央部队退却,但彼得一世随即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第2营进攻反击,将瑞军逐回出发阵地。其后俄军骑兵包围了瑞军两翼,瑞军在俄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查理十二世率数百名骑兵仓惶渡过第聂伯河逃往土耳其;瑞残部在两名将军率领下退到第聂伯河之彼列沃洛奇纳城,但随即被缅希科夫率领的俄军骑追上,于7月11日全部缴械投降。

波尔塔瓦战役俄军大获全胜。此役俄军战死1345人,受伤3209人;瑞军战死9000人,先后被俘1.6万人左右(波尔塔瓦战场上被俘2800人,彼列沃洛奇纳投降1.3万人)。瑞军被俘者当中有1名元帅、10名将军、59名参谋部军官、1100名其他兵种的军官;此外还包括皮伯首相、参议员、秘书、国王侍从、仆役、作家、厨

师、医生、随军神父、药剂师等人。^①

二、俄军后勤保障

波尔塔瓦位于乌克兰的心脏地区，是个交通枢纽，有几条重要道路从该处通过。城内修有大粮仓，贮存了大量的粮食。查理十二世认为攻占这个城市不仅可以获得大批给养，而且可以占领一条通向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道路，有利和土耳其人、鞑靼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俄国。

查理十二世在5月份包围波尔塔瓦时，城内约有4200名守军（卫戍部队）、2500名武装市民、29门火炮。但这座古老城堡的防守工事很差，“土城墙、壕沟和橡木构筑的木桩墙——这就是城防部队赖以守城的全部防御工事。”

在1709年5月以前，彼得一世并没有料及会同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决战。当查理十二世于1708年10月进入乌克兰时，彼得一世避其锋芒，下令坚壁清野，要求各地军民进行游击战，消耗瑞典军的有生力量。1709年春当瑞典军队“冒着咆哮的暴风雪，蹒跚在乌克兰大草原上”之时，彼得一世再次责令他的将领们避免决战，但对于波尔塔瓦和其他乌克兰各要塞，则要求守军坚守，“务必战至最后一人，勿与敌人进行任何妥协，否则处以死刑。如城防司令战死，即由其下属中最高军官接任司令官，余此类推，决不放弃战斗。”

为了防备瑞军的进攻，1709年初，彼得一世开始加强波尔塔瓦的防御力量。如在1月份，俄军在要塞安装了10门火炮，在4月份又送去18门火炮，同时增派了炮手，使炮兵勤务人员达到100人。在4月前该要塞共接受257人，但其中大部分人都被派往野战炮团。到5月初，野战炮团的人数已达362人，拥有各种火炮32

^① 亨利·特鲁瓦亚：《彼得大帝》，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门。每门火炮贮存的炮弹数量如下：发射3磅炮弹的火炮拥有炮弹70枚，8磅火炮拥有70枚，12磅火炮拥有138枚；3磅霰弹炮拥有50枚，8磅霰弹炮拥有50枚，12磅霰弹炮拥有33枚。此外尚有大量的园炮弹、霰弹及火药储备。整个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军拥有的火炮说法各异，大致来说，约有102门，其中炮兵32门，步兵37门，近卫兵团20门，骑兵13门。瑞典军队拥有各种火炮39门（一说为32门），因缺乏弹药只有4门火炮被用于前线，而俄军在第一线配置了68门。

俄军运输勤务由马车运输连担任。每个步兵师都有这样的勤务连。据1709年6月的记载，每个军设有勤务长1人，副长官1人，勤务队长17人，排级军士37人，驭手1143人，军马1882匹。俄军所需军火和给养补给都运到别尔哥罗德市，有些物资甚至要从莫斯科经塞夫斯克千里迢迢运到该市。别尔哥罗德设有俄军炮兵总基地，接收所有供应炮兵的装备然后继续分发。

战地运输和炮兵运输划开区域进行，确切地安排运输的物资、路线和程序。运输时将大车队长姓名，物资名称、数目、运往地点等及时向上级报告，对于迟到或延误者都要进行调查。通过这些周密的措施来保证前线俄军的后勤补给畅通无阻。据一些零星的档案资料记载，1709年1月从塞夫斯克经驿站公路向别尔哥罗德运送3磅重的炸药包计25箱；2月初报告说给野战炮兵运送火药包和100普特的导火索、1000个马蹄铁和6000个马蹄铁钉；3月初又报告说从莫斯科向别尔哥罗德运去40辆驿站马车的物资，其中有25满箱炸药包、手榴弹和雷管等物资；5月初又从莫斯科运来5000枚手榴弹和5100枚雷管、20普特硝石和10普特硫磺；6月初还有人报告说驿站马车运来粗麻布1000阿尔申、10普特硫磺、2普特铅粉、1普特白粉。总之，整个波尔塔瓦战役前后，从各地通往别尔哥罗德以及由此通往前线的驿站公路上运送给养和装备的车辆络绎不绝，别尔哥罗德成为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还有

资料记载,1709年3月末彼得一世曾下令从沃罗涅什向别尔哥罗德运输100普特焦油,6月初又下令运去1000普特火药,6月中旬又运去1000普特火药、2000枚3磅炮弹、400枚1普特的炸弹、300枚半普特炸弹、400枚6磅手榴弹;不久又运去200枚1磅重炸弹、150枚半普特的园形炸弹。此外还运去12磅园炮弹150枚、8磅园炮弹800枚。据不完全统计,从1709年1月初到7月初,从莫斯科、沃罗涅什运给野战炮兵的物资总计有:火枪用火药1000普特,铅300普特,园炮弹(3磅、8磅和12磅)共2950枚,手榴弹(2磅、6磅)8600枚,炸弹1300枚,3磅炮弹箱50个,双轴炮弹车50辆,导火索100普特,麻布1000阿尔申,硫磺、麻絮、铅粉90普特,铁200普特,铜5普特,马蹄铁1000枚,工兵用铁铲2000把,钉子2万枚。还有人统计从1708年12月到1709年7月初,从别尔哥罗运送炮兵军火总计如下:火炮13门,炮弹箱23个,炮弹车30辆,各种口径园炮弹4920枚,霰弹200枚,半普特炸弹100枚,手榴弹4173枚,火枪、火炮使用的火药2416普特,铅2405普特。在波尔塔瓦战役期间,除大批弹药运送到前线外,在别尔哥罗德还有大量储备。据不完全统计,1709年7月初,该处共有火药7788普特,铅1363普特,火炮42门,园炮弹7356枚,炸弹5397枚,霰弹300枚。此外,在塞夫斯克等地也储备了一批军火。

但是,显而易见,上述后勤保障工作多是在波尔塔瓦被围之前进行的。波尔塔瓦被围之后,运输补给工作一度中断。1709年5月下旬,一支900人组成的俄军援兵队,于深夜从沃尔克斯拉河出发,突破瑞军包围圈,冲入波尔塔瓦,给要塞守卫部队送去了枪弹和火药。由于瑞军火炮数量极少,弹药供应不足,并由于长期挨饿和疾病的折磨,战斗力大大减弱,因而多次攻城均被击退。

彼得一世是在权衡波尔塔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考虑到后勤有利条件之后,才作出决战的决定。其后在极短的时间里为决战作准备。俄军的准备约有一周时间,主要是选择战场,构筑工事,布置

军队和火炮,至于给养、弹药等已随俄军主力部队带到。由此可见,波尔塔瓦会战前的后勤准备工作十分仓促,远不及1700年纳尔瓦战役之准备工作。为了发动纳尔瓦战役,彼得一世相继在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建立了巨大的补给基地,在作战地区建立了补给仓库、简易营房,修建了6—7公里长的堡垒攻防线。尽管波尔塔瓦战役俄军在后勤保障上并不充分,但比起瑞军来说却占有极其明显的优势。当时瑞典军队“不具备进行这类包围战的一切必需条件”。^①

小 结

北方战争期间俄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彼得一世在没有充分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万事皆须从头做起。为了改变俄军落后面貌,增强军事后勤潜力,以及建立俄国正规军并建立适合正规军作战需要的后勤补给体制,付出了巨大精力。总的说来,北方战争期间俄军的后勤保障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俄国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在仅仅10年左右的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强大的军事工业,特别是冶金、造船、军火和呢绒工业。俄军军工生产不但建设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且许多部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门类齐全。军事工业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俄军的后勤潜力,在战争中为俄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尽管当时俄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但是彼得一世及其政府利用君主专制集权政府的权力,采取强制手段增加税收,以解决发展军事工业和军费开支所需要的资金,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征集军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粮食、手工产品以供军需。因此,俄国建立军事工业的资金和整个战争的重负都沉重地压在广大农民群众

^① 《彼得大帝传》,第193页。

身上,可以说,俄国北方战争的胜利是完全建立在残暴掠夺和压榨农民的基础之上的;第三,俄军在战争中补给品的生产是以一种典型俄国的方式解决的,这就是国营军工企业生产、军需部门在国内甚至国外市场采购和由军需品承包商供货相结合。其中,军需部门同承包商签供货合同供应军需品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而且大部分是由中小承包商或手工工场承担。战时军需品的这种供货方式说明当时俄国初级的手工工场和商品货币经济都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第四,北方战争时期沙皇彼得一世亲自过问俄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他不但亲自确定后勤补给仓库、后勤基地的地点,而且亲自下令解决他所了解到的俄军后勤保障中的每个细小问题。由于上述原因,虽然在北方战争之初俄军的后勤保障曾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没有多久就迅速扭转了局面,并最终保障这场战争取得胜利。

第四章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勤

1775——1783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发生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史称美国独立战争，亦称美国革命。

在战争过程中，美军（大陆军和各州民兵）的后勤保障一团糟。新建立的后勤机构，体制极不健全，工作效率很低；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士兵和军官的薪饷很低并经常被拖欠；除弹药严重不足外，军队的装具和营地用品也极其缺乏，以致大陆军在1778、1779和1780年三个冬季里遭受冻馁之苦；美军的粮食供应特别是肉类供应严重不足，常常忍饥挨饿行军作战。但他们从事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英军的后勤保障远胜于美军。英军装备优良，弹药充足，沿海一带港口城市和据点的军队食物供应基本上得到了保障。但因其远离本土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后方补给线太长，并常常遭到骚扰，有时也出现供应短缺情况。在战争后期，在南部地区作战的英军遇到的后勤问题较多。

第一节 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一、独立战争的爆发

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侵入北美大陆。1607—1733年，英国殖民者在大西洋沿岸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相继建立

了13个殖民地。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当地原来的居民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幸存者也被赶到西部荒凉的山区。与此同时,大量欧洲移民涌入殖民地。此外,欧洲殖民者还利用罪恶的奴隶贸易从非洲运来大量的黑人奴隶,开垦和耕种大种植园。到独立战争前夕,13个殖民地的人口已接近300万人,其中黑人为50万人。

移民的涌入和辛勤劳动使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起来,特别是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马萨诸塞、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工商业最为发达。南部地区(包括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主要是奴隶制大种植园经济。中部地区(包括宾西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以小农经济为主。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相互联系的加强,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美利坚民族形成了,并产生了民族独立的要求。

英国政府一直把北美殖民地当做发展本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千方百计地限制殖民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严重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1756—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为了转嫁战费支出,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和奴役。1763年英国宣布新并入北美殖民地的西部大片土地为英王私有,不准殖民地人民移居和开垦,引起殖民地各阶层的强烈反对。1764—1767年英国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粮税法”、“印花税法”、“驻兵条例”和“唐森德税法”,加紧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搜刮和镇压。1770年波士顿的英国驻军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开枪,制造了“波士顿惨案”。1774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5项高压法令,使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1774年9月5日,北美12个殖民地的代表(佐治亚缺席)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大陆会议通过《权利宣言》,要求殖民地自治。

1775年4月18日,马萨诸塞总督盖奇派遣一支英军从波士

顿向康科德进发,搜查当地民兵贮藏在军火库中的武器。4月19日,民兵在列克星敦伏击了英军,打死、打伤英军270余人。列克星敦的枪声标志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二、战争第一阶段(1775—1778年)

列克星敦的战斗发生后,殖民地纷纷响应,人们拿起武器,组织民兵队伍。几天之内,汇集在波士顿的民兵就达2万多人。

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鉴于斗争的新形势,第二届大陆会议发表了使用武力进行反英斗争的宣言,并于6月14日决定建立各殖民地联合武装力量——大陆军。6月15日,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1775年6月17日发生了著名的般克山战斗。^①新英格兰地区的民兵一天之内击退英军3次进攻,打死英军228人,打伤826人。民兵死100人,伤271人。般克山之战表明,由民兵组织起来的队伍完全可以与英国正规军匹敌。

般克山战斗之后,乔治·华盛顿到达大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坎布里奇,正式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华盛顿整顿了部队的纪律,提拔了有才干的军官,并写信给大陆会议要求加强军火供应。

1776年2月,华盛顿第4次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进攻波士顿英军的计划。3月2日,大陆军开始炮击英军。3月4日晚,大陆军占领多彻斯特高地,使波士顿的英军完全处于大陆军的炮火之下。3月17日,豪将军率英军仓惶退出波士顿,取道海路撤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北美殖民地军民经过长期的围困,终于收复了波士顿。

1776年6月下旬,英军得到增援,兵力达到3.2万人(包括德

^① 般克山位于波士顿的查尔斯顿区,是该地最高一座山,但激烈战斗主要发生在与它相邻的布里德山。

国雇佣军),重新对北美十三州人民进行镇压。豪将军在海军的支援下率军离开哈利法克斯南下,准备夺取纽约和哈得孙河谷,迫使大陆军决战。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组成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的斗志。

为了保卫纽约,大陆军主力在格林将军率领下进驻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8月22日英军在长岛登陆。27日,对布鲁克林高地发动攻击。美军因指挥不当和缺乏战斗经验而遭到惨重损失。29日,华盛顿率军突围,据守曼哈顿高地。9月中旬,华盛顿率军撤离纽约,至10月下旬,美军退到新泽西。12月上旬,英军占领特伦顿,华盛顿率军渡过特拉华河与英军隔河对峙。

1776年12月25日,华盛顿乘英军防守懈怠之机,夜渡特拉华河,对驻守特伦顿的德国雇佣军和一支英军轻骑兵进行袭击。26日上午8时战斗打响,英军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这次战斗美军一举俘敌948人,击毙敌人22人,获得辉煌胜利。^①

1777年1月初,华盛顿又率军奇袭普林斯顿,歼敌400余人。随后,美军离开普林斯顿,前往莫里斯顿进行冬季休整。奇袭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胜利,重振了士气,提高了华盛顿的威望。

同年5月,华盛顿率军离开莫里斯顿转移到距英军驻地布伦瑞克10英里的米德布洛克,全部兵力约为7300人。6月初,英军也调兵遣将。豪将军率领8000英军从纽约来到布伦瑞克与华盛顿对阵;伯戈因将军从加拿大的圣·劳伦斯率8000人南下,企图经由提康德罗加打过来。华盛顿避免与英军决战,并派兵北上支援提康德罗加的守军。

7月6日,英军占领提康德罗加。其后伯戈因继续率军南进,企图夺取阿尔巴尼。豪将军并未北上接应,而是向南运动,夺取费

^① 余志森:《华盛顿评传》,第122页。

城。9月11日,美军与英军在费城附近的布兰德温打了一场遭遇战,美军失利,损失1100余人。9月26日,英军进入费城。

豪将军攻占费城时,伯戈因正率军向阿尔巴尼进发,但遭到当地民兵和正规军的堵击。10月9日,伯戈因被围困在萨拉托加。10月17日,伯戈因率英军投降。萨拉托加战役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萨拉托加战役之后,豪将军率英军龟缩费城;华盛顿率美军主力到费城西北的福吉谷建立冬营。普鲁士军事专家应邀来到福吉谷对美军进行军事训练,美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

美军取得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1778年2月,法国出于利己的动机,同美国签订了《美法通商条约》与《美法同盟条约》。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并在军事上援助美国。随后,英国对法宣战。西班牙、荷兰对英宣战。俄国、瑞典、普鲁士宣布“武装中立”。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法美联盟的建立,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778年5月,亨利·克林顿到费达城,接替了威廉·豪的总司令之职。鉴于战场上的不利形势,克林顿于6月18日率领1.6万英军撤出费城,集中力量确保纽约。华盛顿指挥美军对英军进行追击。6月27日,双方在蒙默思进行了一场苦战。英军不敌,连夜撤走,取道水路退入纽约。至此,独立战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三、战争第二阶段(1779—1781年)

英军困守纽约后,英国当局决定把战争重心转向南部。因为南部亲英分子(“效忠派”)的势力很大,可以利用。同时,英军占有海上优势,可以乘美军主力在北部之机,使用舰只迅速将英军运到南部,控制南部后,又可以依托南部沿海要地港口和北部的纽约来遏制北部。

1778年11月,克林顿派兵前往佐治亚。12月29日,英军占领

萨凡纳,到1779年2月,英军征服了整个佐治亚。入夏,南部陆上战斗陷入停顿状态,只有在切萨皮克湾水域一带英军在海军的掩护下乘船进行一些袭击和骚扰性活动。

1779年10月,南部美军统帅本杰明·林肯会同德斯坦率领的法国海军围攻萨凡纳,^①但被英军击退。鉴于英军准备大规模从纽约向南部运送军队,华盛顿派出北卡罗来纳旅于11月向查理斯顿进军。

克林顿经过充分准备后,同其副手康沃利斯将军一道于1779年12月26日率领8500人乘90艘运输船驶向南卡罗来纳。1780年2月11日,克林顿在查理斯顿南面的约翰岛登陆。3月底,英军开始围攻查理斯顿,此时英军已有1万余人。驻守查理斯顿的是本杰明·林肯指挥的部队,约有5600余人。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和保存有生力量,华盛顿力主守军应迅速撤出该城。但林肯将军却组织增援部队进行死守,结果被围无法冲出。5月12日,查理斯顿陷落,守军全部投降。这是独立战争中美军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查理斯顿陷落后,克林顿认为已控制了整个南卡罗来纳,遂留下康沃利斯指挥8000余名英军镇守南部,他自己则率部分英军于6月初返回纽约。

大陆会议在得到查理斯顿惨败的消息之后,在不征询华盛顿意见的情况下,立即任命盖茨为南部军队的统帅(南方军司令)。7月15日,盖茨率3000人向南卡罗来纳的坎登英军据点进军。康沃利斯率军增援坎登的英军,到达坎登时他率领的3000人因酷暑倒毙了800余人。8月16日,双方在坎登交战,美军大败,伤亡900余人,被俘1000余人,损失了全部火炮、辎重和给养。盖茨抛下正

^① 德斯坦的舰队载有6000名法军,于1777年9月4日从西印度群岛出发,9月中旬到达佐治亚海岸。

规军混在一部分民兵中逃跑了,4天之内溃逃200英里。^①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会议不得不将盖茨撤职,由华盛顿指派的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接替。

在格林将军尚未到南部就职时,南部的民兵就已到处掀起游击战,不断袭击和疲惫英军。康沃利斯幻想把美国南方军驱赶到弗吉尼亚,聚而歼之。为此目的,康沃利斯于1780年9月率军北上,并很快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境内的夏洛特。但其先头部队由于遭到民兵的袭击,于10月6日退到金斯山。10月7日,由绰号叫“沼泽狐”的弗朗西斯·马里恩率领的1000余名民兵,切断了英军的退路,并迅速发动进攻。结果这股1100人的英军先头部队全部被歼。

金斯山战斗之后,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的民兵纷纷揭竿而起,康沃利斯不得不率军后退。12月初,格林将军到达夏洛特,偕同丹尼尔·摩根一道指挥南方军和民兵进行游击战。

1781年1月初,康沃利斯派塔尔顿率1000名英军前往金斯山一带围剿摩根的队伍。1月17日,双方在考彭斯相遇,英军大败,死伤近300人,被俘达600余人。2月初,康沃利斯率军继续北进,格林将军调动兵力进行追击。3月15日,双方在北卡罗来纳的吉尔福德发生会战,英军遭到重大损失。康沃利斯决定放弃内地,率军撤入威尔明顿。格林利用这一时机,回到南卡罗来纳,恢复对该州的控制。

在考彭斯、吉尔福德交战期间,克林顿先后派出两支英军进入弗吉尼亚,对康沃利斯进行支援。华盛顿将军为防止英军在南部会师,立即派遣拉斐特将军率领一支大陆军向弗吉尼亚进军。^②1781年4月下旬,康沃利斯经过休整和补充之后,率领6000英军从威

①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中文版,第98页。

② 拉斐特(1757—1834)法国人,贵族出身,1777年赴美参加独立战争。

尔明顿出发向弗吉尼亚运动。5月20日,康沃利斯到达彼得斯堡,此时拉斐特已在里士满监视康沃利斯的行动。6月,康利沃斯进入威廉斯堡。7月,在拉斐特的追击下,康沃利斯又率军渡过詹姆斯河退向朴茨茅斯。8月,康沃利斯把他的军队由朴茨茅斯运到约克敦。

华盛顿非常清楚海战与陆战的关系,他看到取得法国海军的支持对于独立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1780年7月由罗尚博率领的5000余名法国远征军抵达美国,但并没有解决海军的支援问题。1781年7月,美法联军在纽约附近集结,准备对纽约英军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这时由格拉斯率领的法国海军舰队正准备从西印度群岛返回法国,华盛顿遂写信给格拉斯请求他尽速率舰队驶往纽约湾协同作战。8月14日,法国海军将领巴拉斯写信给华盛顿,说明格拉斯已于8月3日率29艘军舰和3200人从西印度群岛向切萨皮克湾进发,不能前去纽约湾了。而在这时华盛顿又得悉康沃利斯已退守弗吉尼亚的约克敦,遂当机立断,改变作战计划,选定弗吉尼亚为决战战场,围攻约克敦的英军。

1781年8月30日,格拉斯的舰队抵达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克河河口。9月5日,格雷夫斯率领英国海军舰队赶到切萨皮克湾,双方进行了一场海战,英军伤亡较大。其后由于巴拉斯率另一支法国海军赶到,英军海军舰队被迫返回纽约。

9月8日,美法联军进入威廉斯堡。28日,美法联军向约克敦挺进。10月14日,联军发起总攻。17日,康沃利斯在企图从格洛斯特逃走失败后,率8000英军投降,美国独立战争至此基本结束。1783年9月,美英于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第二节 美军后勤保障概况

一、后勤体制与组织机构

从独立战争爆发到 1781 年“邦联条例”生效，第二届大陆会议一直起着常设的中央政府的作用。它虽然权力有限，甚至软弱无力，但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美国的革命战争是在大陆会议的直接监督下，以中央政府负责军事事务的方式进行的。”^① 美军的后勤体制和组织机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各州害怕出现克伦威尔的那样军事独裁统治局面，在战争前期反对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中央机构。因此在 1775—1776 年 6 月之前，大陆会议只设立了若干特别军事委员会指挥军事活动，“每当一个新问题出现时，一个新的委员会也就随之出现，从未考虑建立陆军部问题。”

1776 年 6 月 12 日，在华盛顿的紧急呼吁下，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军事与军械委员会”，做为一个常设的中央机构对军队进行行政管理。这个委员会最初由 5 名委员组成，均系大陆会议的成员。1777 年大陆会议曾对它进行一次改组，由 3 名非大陆会议成员组成。随即又增补 2 名委员。一年之后，鉴于上面的一些成员有的不能到职，又增补了 2 名大陆会议成员。该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处理大陆会议同战争直接有关的来往行文”外，主要负责军队的动员、装备、调动等事项。而实际上主要是对大陆军最急需的供应品做出估计，清点现有的供应品，筹建兵工厂等，使军队拥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等。^② 由此不难看出，军事与军械委员会虽属陆军行政管理机构，但仍不能与陆军部等同看待，其主要职责是后勤供应。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5 页。

② 同前引书，第 51 页。

1781年2月7日,大陆会议创立了陆军部,接收了军事与军械委员会的全部资料档案,承担了其联络职能,负责传达和贯彻国会的军事法令,以及承担美军的供应、薪饷、人事、情报和征兵工作。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又设立了海军部与财政部。新任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控制了美军的军需、粮食、医药等方面的财务大权,负责供应合同的签订工作。

在军队方面,1775年6月16日大陆会议通过了陆军指挥系统和参谋机关的组织计划,“确定在华盛顿领导下,任命2名少将、8名准将,设立一个副官署,并设立军粮处、军需处和薪饷处。”^①军粮处、军需处和薪饷处是美国陆军中最早的后勤供应机构。同年7月,设立了军粮主任和军需主任之职,分别主管军粮处与军需处。^②军粮主任负责向军队提供粮秣、食品和各种给养;军需主任负责向军队提供各类物资和用品,如营具、服装、餐具、背包等等,还需负责提供车辆、马匹以及关照租用、建造和保养船只等。军粮、军需主任皆根据华盛顿编制的陆军师的数目,把其所属的部门划分成相应的单位,分别向自己所配属的野战师提供物品。军粮、军需主任还有副手,称助理军粮主任与助理军需主任。1776年7月9日,大陆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规定军粮、军需主任有任命其副手(代理人)的权力。但有一段时间大陆会议又掌握了任命副职的权力,结果造成军粮、军需主任无法监督其副手的工作,而出现副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和牟取暴利的现象(副手是真正从事收购和分配给养、物资的人)。^③后来,在大陆会议认为必要的地区如纽约州、弗吉尼亚州设立了隶属于军粮主任的特别军粮官。在军队中营一级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51页。

② 军需主任(The quartermaster general)与军粮主任(The commissary)的译文各书不一,对其主管的机构的译文也很不一致。

③ 罗伯特·米德尔考夫:《光辉的事业:美国革命1763--1789》,英文版,第415页。

以上的单位均设有军粮官和军需官。

1776年底,大陆会议为减轻军需主任的负担,又设立了被服处,专门负责军服的供应。其主管者是被服主任(亦译被服总监)。1777年夏,大陆会议对军粮部门进行了改组,分别成立了军粮收购处与军粮分配处,原军粮主任只担任军粮收购主任,另设一名军粮分配主任。此外,在军需处又设立了饲料征集处和马车总部。

在大陆会议最初设立的军事后勤机构中,还有军医署。

各州州议会、州政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负责为本州的民兵、志愿人员提供粮饷等。在独立战争爆发时,大陆会议曾直接请求各州为大陆会议指挥的民兵提供给养、运输工具等。1780年,由于财政困难,大陆会议还制定了向各州征收军粮和饲料的制度。

二、武器、弹药的供应

独立战争爆发前,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战争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仅仅依靠个人手中的一些武器准备战斗。战争爆发后,民兵们首先遇到的便是武器、弹药问题。

战争开始后,民兵和大陆军手中的枪支主要是各种牌号的滑膛枪和一小部分来复枪(线膛枪)。这些枪支的来源不一,有的是七年战争结束后留在民兵手中的;有的是由于地处边疆,很多人手中早就有武器。总之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储备,民兵和大陆军使用的枪支都是临时搜集起来的,因而在1775—1776年美军没有足够的枪支。其中,1776年纽约战役前夕枪支短缺较为严重。当时大陆会议决定调遣1.38万民兵增援纽约的美军,民兵手中的武器非常简陋,很多人甚至没有武器,只随身带一把铁锹、铁镐或一把弄直后绑在木杆上的镰刀。1776年以后,从法国购买了一些滑膛枪。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小规模武器制造业也制造了一些枪支,主要是标准的步兵滑膛枪。此外,武装民船捕获了大批枪支,还从英军手中缴获了大量枪支。这样,在战争后期尽管枪支牌号较杂,但足够

美军使用。

战争爆发时美军几乎没有什么火炮。但是到 1775 年底,波士顿周围的大陆军已拥有 51 门火炮,其中发射 18—24 磅炮弹的有 11 门,轻型炮 25 门,迫击炮 7 门,榴弹炮 8 门。^①也正是在这时美军创建了炮兵连队。1777 年之前,大陆军炮兵拥有的火炮有些是七年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有些是从英军手中缴获的。后者的数量较大,如 1776 年 1 月就从提康德罗加运来缴获的火炮 59—66 门左右。但有时大陆军损失火炮的情形也极为严重,如 1776 年在华盛顿的战斗中就损失了 114 门火炮。因此美军炮兵的火炮时多时少,供应极不稳定,使用也都是一些杂牌火炮。1777 年之后,美国也可以制造自己的火炮了,出现了最早的炮厂——斯普林菲尔德镇的“大陆炮兵武器铸造厂”。由于美军的轻型炮较多,便于随军队机动,炮手射击技术又较英军强,因而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

弹药供应不足是大陆军在战争初期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般克山战斗时,在英军炮火猛烈轰击的情况下,大陆军只能偶尔回敬一发炮弹。1776 年 2 月华盛顿准备对波士顿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他发现如果向每个士兵发 24 发子弹,陆军库存的弹药则所剩无几。他在 1776 年 3 月末的一封信中写道:“……每个士兵所有不足 30 发子弹(说来令人难以相信),而且缺乏火药,不得不听任敌军炮火肆其威虐,而把我们所有这一点点弹药留在手与所及的射程内作为回击之用。”^②大陆军最初只能靠武装民船缴获的弹药战斗。

弹药不足主要在于缺乏黑色火药。在战争的第 1 年(1775 年),大陆军所使用的火药绝大部分也是七年战争后留存下来的,北美殖民地原有为数不多的火药工场已在七年战争中被法军摧毁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 68 页。

② 《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 70 页。

了。民兵和大陆军在 1775 年大约搜集了 8 万磅火药,其中 7 万磅是从马萨诸塞、弗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地的要塞、仓库中获得的,有 1.27 万磅火药是从该年 7 月一支靠岸的英王船队中夺取的。

为了解决火药严重短缺问题,大陆会议和各州一方面恢复火药作坊的生产,利用本国出产的硝石制造火药;一方面从国外进口硝石和火药。1776—1777 年,共利用本国硝石生产了 115000 磅火药,利用进口的 478250 磅硝石生产了 698245 磅火药,进口火药 1454210 磅。各州进口的硝石和火药的数量如下:

	硝石(磅)	火药(磅)
马萨诸塞	21750	193980
新罕布什尔		138200
康涅狄格	14500	90480
罗得岛		48000
纽约		53300
新泽西	48000	56000
宾夕法尼亚	394000	604975
马里兰		170725
弗吉尼亚		62000
北卡罗来纳		12845
南卡罗来纳		23705
总计	478250	1454210 ^①

进口火药主要是从法国经西印度群岛运到美国。由于实行上述办法,美军的弹药供应迅速好转。但在萨拉托加战役之前,美军的弹药供应仍不如英军那样充足。只是在 1778 年以后,在继续得到法国的援助和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弹药的供应才真正充裕起来。

① W·斯蒂芬逊:《1776 年的火药供应》,载《美国历史评论》1925 年第 30 期。

三、粮食、给养与被装

独立战争期间,美军的粮食、给养、被装供应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

1775年11月,大陆会议为大陆军制订了一个定量配给标准:“兹决定,军队的定量供应由以下食品和份量构成:每人每天1磅牛肉,或3/4磅猪肉,或1磅咸鱼;每天1磅面包或面粉;……每周每人3品脱豆类,或者相当于3品脱豆类的蔬菜;……每人每天1品脱牛奶;每人每周1/2品脱大米,或1品脱印第安麦片;每人每天1夸脱云杉酒或苹果酒,或每周为100个人的连队提供9加仑的糖浆;对于卫兵,每周向每百人提供3磅蜡烛;此外,每周向每百人提供24磅软肥皂,或8磅硬肥皂。”^①

大陆会议规定的这个标准不仅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而且它维持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这个标准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在波士顿周围的大陆军当中达到了。其后,不仅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且大陆军还经常处于严重缺乏给养的困境中。

1776年下半年,大陆军的给养供应尚属正常。当时的军粮主任约瑟夫·特朗布尔被授权可以直接购买他认为下一个战役必需的大量粮食给养,并有权进口食盐用于腌肉。^②为了解决蔬菜供应问题,还规定在军队驻地周围种植马铃薯、萝卜等,所需之劳动力可以通过雇佣的办法来解决。

第一任军需主任托马斯·米夫林最初计划把波士顿周围身着各式各样服装的大陆军变成一支全着统一军服的军队,但华盛顿为了节省开支主张部队上身穿猎衫,下身穿长马裤或紧身裤,大陆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58页。

② 埃德蒙C·伯内特:《大陆会议与农业供应品》,载梭伦J·布科主编:《农业史》卷2,1928年英文版,第119页。

会议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而也就没有统一的服装标准。^①大陆会议沿袭了雇佣军留下来的传统,规定士兵必须出钱购买军装,即从士兵的薪饷中逐月扣除。用做军服的布疋一开始就十分紧缺,不得不从法国进口,或购买武装民船(私掠船)得来的战利品,从围困波士顿到1776年纽约战役开始之前,大陆军的着装虽然远不能与英军相比,但还不算太坏。

但是,大陆军的营房用品特别是帐篷和毛毯奇缺。1775年冬,驻扎在波士顿周围的部队在帐篷短缺的情况下建造了简陋的棚屋,“有的用木板建成,有的用船帆搭就,有的一部分用木板,一部分用船帆拼凑而成。其他人有的用石头、草皮垒屋,有的用白桦或灌木搭棚。一些棚屋匆匆忙忙建造起来,但是看来并不顶用,达不到起码的需要。其他棚屋门窗做得怪模怪样,有的用环圈做门,有的用条框做窗子。”^②

1777年初,美军的供应开始进入困难时期,从粮食到日用品均出现短缺。大陆军在莫里斯顿营地,“宿营条件很差,服装单薄破旧,伙食很坏”。发生这样情况的原因,首先是纽约战役后大陆军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马匹和车辆,不得不放弃大量的行李、储备物资和军粮。其次,由于军队连续迅速撤退,打乱了原来的给养储备工作,致使在秋末冬初屠宰一批牲畜,然后加工处理,从而供冬春食用的计划难以实现。再者,当时接替特朗布尔任军粮主任的卡彭特·沃顿既不称职,又很腐败,从而加剧了军粮供应的困难。到临近季冬宿营结束时,由于粮食短缺,华盛顿不得不向大陆会议声称,如果不将食品迅速运到营地,军队将分散开来自行搜集粮食。

从大陆军离开莫里斯顿到1777年9月费城战役期间,情况依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57页。

② 同上,第58页。

然如故。按规定,每个士兵应有2天的备用口粮,以便随时行动,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然而由于缺乏口粮,常常使作战计划落空,多次丧失有利战机。几个月来,“士兵们几乎没有尝过任何种类的蔬菜”,酒类也“很少见到”。至于日用必需品如鞋、袜、衬衣和毯子等,供应也少得可怜。华盛顿于9月22日费城被英军占领前,曾写信给其副官亚历山大·议密尔顿中校,要求他前往费城取得当地居民的支持,“按照各自的能力,献出毯子、被服及其它我们需要的物资。”因为,“从公家的仓库里已不能获得供应品。”^①

1777年9月英军占领费城后,大西洋沿岸各地之间的食品运输以及海外运输均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一度中断。同时,由于英军控制了切萨皮克湾,从南部运进粮食的工作也受到阻碍。此外,1777年冬英军又控制了中部各州,使牛肉的大量供应出现了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1777年12月至1778年5月的“福吉谷饥饿时期”。

在华盛顿率军到达福吉谷时,粮食、肉类就已消耗殆尽。华盛顿不得不一方面派遣轻装小队监视敌军,一方面把士兵分成小队,一批批派出,按不同道路去征集粮秣,并搜集各种车辆将粮秣运回营地。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遇到几个坏天气,军队就得断粮。

1778年1月,大陆军第一次断粮。“随后运进了一小批粮食,士兵们只能一口一口地分吃。他们从来也不敢确信第二天清晨有早餐可食。在进入1778年2月的第二个星期之后,来了一场暴风雪,道路被封,军队又第二次断粮。”^②士兵们只好把少许的面粉加上冷水调成浆糊,然后烤成薄饼来吃。曾在福吉谷服役的军医阿尔比金斯·沃尔多博士的日记记载当时士兵的情况:“早餐是烧饼和冷水!午餐又是烧饼和冷水!晚餐还是烧饼和冷水!难道上帝派

① 《华盛顿选集》,第111页。

② 拉塞尔·弗格利:前引书,第61页。

军粮收购主任来到人间,就是让我们靠吃烧饼和冷水过日子!”^①

营地的居住条件也很坏。没有足够的帐篷,房屋须临时建造。大陆军士兵们用树木和泥土建造了一排排木屋,用油纸贴住窗口。由于木屋建造缓慢,直到1778年1月初士兵们才住进去,在这之前,许多人只能在露天燃起篝火取暖。

在福吉谷,大陆军的被装五花八门而且少得可怜。由于长期辗转作战,来往行军,士兵们的衣服和鞋子均已破烂不堪。华盛顿在1777年12月23日致大陆会议议长的信中说:“……因衬衣超过一件的寥寥无几,许多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全的衬衣,有的连一件也没有。此外,根据今天的统计报告,营中现有2898人,由于赤脚或其他部分裸露,不宜担任勤务(因缺鞋住在医院或农家的尚未计算在内)。”^②当时同华盛顿一起到福吉谷的拉斐特描述说:“这些‘不幸’的士兵,需要每一样东西,他们既没有棉衣、帽子、衬衣,也没有鞋子;他们的腿和脚都冻得发黑,常常只好截肢!”^③大陆军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福吉谷度过了半年时间。

造成上述美军供应困难固然有种种原因,如前面提到的运输条件不利等,但从1777年至1778年春这一期间来看,其主要原因是大陆会议不懂得如何处理后勤问题和后勤工作人员不称职。

就粮食供应而言,1778年之前除局部地区因坏天气造成减产外,农民确是生产了足够的粮食可供军队和居民之用。其主要问题是克服运输方面的困难。^④鉴于部队征用的车辆和马匹不足,大陆会议于1777年初推行了一种特殊的雇用私人车辆和车主的制度,即规定在战时雇用私人车辆或车队运输军队的补给品,其费用要

① 同上书,第61页。

② 《华盛顿选集》,第119页。

③ 转引自余志森:前引书,第147页。

④ J·T·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① 结果在车辆、马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私人车主们不愿受雇，使供应受到损害。此外，一些并不紧缺的生活用品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供应不足。为此，大陆会议受到谴责。大陆会议另一个问题是对后勤部门的“愚蠢的监督”。如干预军粮处副手的任命，使军粮主任无法控制其下属。再如 1777 年 6 月大陆会议对军粮处进行改组时，取消了特朗布尔及其副手们薪饷制，造成副手们纷纷辞职，使该部门一度陷于混乱。

军粮处与军需处的首脑特朗布尔·米夫林在 1777 年下半年工作十分不得力。特朗布尔身体很坏，一直为此而苦恼，因此很少考虑部队的当前供应与过冬问题。其下属多是新手，且由于职责权限不明确，因而工作效率很差。直到 1778 年 4 月，特朗布尔的职务才由非常能干的杰里迈亚·沃兹沃思接替。军需主任米夫林一直忙于征兵或其他事务，忽略了其作为军需主任的职责。运输方面出现的问题，他负有一定的责任。譬如，当衣着破烂、鞋子严重缺乏的大陆军士兵向福吉谷行军时，“大批的鞋袜、衣服都搁在沿路各地点的树林里，由于没有马匹或没有钱支付马夫而烂掉。”^② 米夫林同特朗布尔一样，遭到了批评并于 1777 年底辞职。1778 年 3 月纳撒尔·格林被说服而接替了他。

由于沃兹沃思和格林的努力，大陆军的供应在 1778 年 5 月之后，有所好转。沃兹沃思尽力消除军粮部门的混乱状况，制止盗用、浸吞和欺诈行为。格林改善了运输系统，千方百计购买车辆，维修旧车，征召车夫。他还说服各州，取消了雇用和征用私人车辆方面的限制。

但是从 1779 年冬开始，“大陆军的供应又象一年前那样处于绝望的困境中”。大陆军“在各地的军粮库已经彻底空虚，军粮员没

① 罗伯特·米德尔考夫：前引书第 516 页。

② 转引自查尔斯·奈德编制的《华盛顿传》，第 484 页。

有一点金钱去购进粮食”。大陆军在莫里斯顿营地不仅经历了比福吉谷更糟的冬天,而且到1780年5月春暖花开之时情况仍不见好转。1780年5月的饥饿,“导致两个康涅狄格团的公开造反。”

《华盛顿传》的作者华盛顿·欧文指出,严寒的冬天同军队的实际困难有很大关系,^①但是祸根在于货币贬值。”独立战争以来,因大陆会议没有直接征税的权力,只能依靠发行纸币的办法筹措军费。1775—1779年,发行大陆币达2.41亿美元(同时期,各州还发行了总额为2.09亿美元的纸币),^②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到1779年末,1美元纸币只能兑换2美分硬币,农民和商人根本不愿按纸币计价出售粮食和日用品。这样,军粮官们“很难购买补给品来满足军队的紧急需要,而且根本无法事先购置补给品”。

为了保障军队的供应,1779年12月初,大陆会议实行了征收“特别给养”的办法,即把以前对各州的征款折合成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军需品,各州按规定的数额提供给由本州派出的部队。随后,一些州设置了购买供应品的代理人,强制收购供应品。这种办法实行到1781年初,效果不佳,弊多利少。有的州可以给军队很多东西,如牛肉、面粉、饲料和服装等。有的州提供的补给品则很少。而有的州则什么东西也不提供。在执行这一规定时,南部一些州还存在运输上的困难。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军队之间的待遇不平衡,而且使部队的供应变得更加不可靠了。当时华盛顿曾抱怨说,大陆会议没有通过这场战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管理办法。

因此,整个1780年大陆军的供应仍然很糟,几乎是靠强制征用给养和补给品度日的。年初到职的军粮购买主任伊弗雷姆·布莱恩毫无作为,既没有对他直接领导下的部门进行任何监督,也没

① 1779年冬一场空前的暴风雪切断了莫里斯顿驻军同外界的联系,天气寒冷到了极点。参见《美国陆军史》,第62页。

②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1981年版,第147页。

有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格林因大陆会议缩小了他的工作班子(撤掉了两名得力的助手)和报酬出奇的低微,于1780年7月愤而辞职,蒂莫西·皮克林接替了军需主任之职,但也未取得什么成效。1780年底至1781年初,因寒冷、饥饿以及微薄的津贴待遇,又引起了莫里斯顿营地的宾夕法尼亚部队6个团的兵变和驻扎在庞普顿的新泽西部队的兵变。与此同时,南部的大陆军也在遭受苦难,“人人饥寒交迫,没有帐篷和宿营设备。弗吉尼亚战线上的士兵简直是赤身露体”。^①

1781年2月罗伯特·莫里斯主管财政后,废除了向各州征用军需品的制度。大陆会议赋予他同承包商签订供应合同的权力,通过供应合同获取补给品。用以制做被装、军鞋的原料由莫里斯提供,大部分原料是使用法国的贷款购买的。但军队中的军粮与军需官并没有被免除,照常履行其职责。在紧急的情况下,华盛顿仍命令军粮、军需官们采取强制征用的手段。不管怎样,到约克顿战役时,美军的供应状况已大大好转。

四、医疗卫生

独立战争期间,美军的医疗卫生勤务十分落后。独立前,北美殖民地的医学水平很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很少。战争爆发后,大陆会议对于军队的医疗救护问题并未立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直到大陆军建立一个多月之后(1775年7月底),大陆会议才开始着手它一无所知的卫生组织工作。^② 随后,设立了军医署,并号召团的医生和总医院大力支持。然而团的医生和总医院当时都不清楚应该做哪些工作。

卫生署的第一任卫生总监兼主任医师是本杰明·丘奇。在大

^①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96页。

^② 罗伯特·米德尔考夫:前引书,第520页。

陆军建立之前,丘奇负责管理波士顿周围的新英格兰军队的卫生勤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出任卫生总监后,没有把工作搞好,其下属部门的职责不明确,纠葛颇多。1775年10月,大陆会议委派约翰·摩根接替丘奇。摩根于12月初到任,但立即陷入不必要的纠葛中,不能集中精力去改善部队的卫生状况。1777年1月,摩根去职,其后的几位卫生总监,只有约翰·科克伦较好地履行了其职责。团的军医们对卫生总监的工作不予密切配合,敬而远之,这是几任卫生总监不能大力开展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摩根任职时起,大陆会议授权卫生总监或他的参谋视察团的医院,以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转移伤员。摩根在华盛顿的支持下,还通过考查的办法确定团的军医及其助手是否合格。战争开始时美国约有3500名医生,包括江湖医生、高明的医生以及大量受训不多的人,其中只有将近400人有医学学位。^①团的军医通常由团长或州议会提名,都是相当有名望的人。

团的医院与总医院之间也不够协调。团的军医总希望把总医院当做一个供应场所,即能向他们提供食物、器具、药品和绷带等。团的医院大小不一,但离部队较近,士兵们宁愿到团医院而不去总医院。

美军的卫生勤务远远不能满足士兵的需要。长期缺乏内服药、绷带和食品,护士也很少。水平较高的医生很少,许多人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经验,有的根本就是外行。美军当中常见的疾病是痢疾、疟疾、伤寒、肺炎,此外还有天花病流行肆虐。许多医生在内服药缺乏的情况下,只是采用清洗、发汗等方法治疗这些常见病。这种办法对于治疗天花有一定效果,而对于其他疾病则收效甚微,死亡率很高。关于治疗天花,华盛顿于1777年6月有一段记载:“军队中一位最好的医生曾经告诉我说:许多行医的人号称对治疗此

① 同上书,第522页。

种疾病有非凡的本领,并称治疗此种病人必须医道十分高明;凡此种种,纯属欺人之谈。一般说来,接种天花时,任何老妇都可取得和名医一样的功效。整个诀窍在于使病人吃规定的食品,并且降低体温,发烧时尤应如此。……如能做到这点,通过天花接种(而非自然感染),病人即可安然脱险。他又说,如出现并发症或其他不常见的病象,可能需要医生;一般情况无需医药。少量泻药,如白胡桃树皮及乡间出产的许多其他植物,即可顶事。我完全相信他的说法,我的士兵患此病者为数不下二、三百人,按照上述方法,均顺利治愈,即为明证。”^① 为了防止天花在全军中蔓延,华盛顿于1777年春决定在全军接种牛痘疫苗。许多地方专门腾出房子供接种牛痘之用。

整个战争期间,痢疾一直困扰着美军。大陆军中的绝大部分士兵来自农村,不注意保持营房卫生。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也没有编印有关指导手册,引导士兵们如何保持卫生健康。士兵们随意在营房周围乱扔食物碎屑、腐烂的东西和各种垃圾。他们使用的厕所也极不卫生,实际上是一排排的沟形土坑。此外,由于许多人挤在一个房屋中,空气也很污浊。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大多数场合都是士兵自己做吃的,做出来的食物诸如面包之类都很不干净。这一切,造成了痢疾普遍流行。华盛顿曾针对这种情况,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建立了关于卫生设备、食物、洗澡以及净化室内空气的制度。

第三节 英军后勤保障概况

一、后勤组织机构与供应体制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它在北美的英军提供了远胜

^① 《华盛顿选集》,第105页。

于美军的勤务保障。与美国不同,英国有一整套在七年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行政和后勤管理机构。在向来不是特别受到重视的陆军中,特别是在北美的英军中,继七年战争之后,后勤组织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英国军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一切有关军事政策、重大战略及后勤计划均由内阁制定。同过去一样,陆军部的职权有限,仍然只对团一级的单位进行行政和财务管理。^①

供应军队的任务仍然主要由财政部承担。它负责订购食品、服装、用具;同军械部协作安排运输;同陆军部协作承办医疗用品;提供北美英军所需费用。

军械部照例负责武装、弹药的供应,还包括供应炮兵和工程兵所必需的装备。

战争初期,海军部负责提供船只运送营房设备、服装、马匹及其他物品。1779年5月,它又从财政部手中接管了食品、饲料等运输工作。^②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决定在北美保持一支常驻陆军部队,其参谋人员与勤务人员便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后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美英军的后勤部门主要有四大部分:军需、军粮、营房和工程兵处。

军需部门是北美英军中最大的勤务部门,其首脑是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但其职责已与七年战争时期有所不同,即停止了指挥权,仅保留了后勤职能。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部门的任务极其广泛,^③它负责军需品的订购和分配,营房

① 有关详情见七年战争一章。

② R·阿瑟·鲍勒:《后勤与英军在美洲的失败》(1775—1783),英文版,1975年,第19页。

③ 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部门,原文为 The QMG department,以下简称军需部门。

的管理和维修,军队的野战装备。此外,还曾为纽约和费城的驻军维修道路桥梁、信号灯,以及经营一些大菜园,提供新鲜蔬菜等。

但是,该军需部门最广泛的工作是为英军提供陆路运输勤务。1776年12月之前英军采取临时租用政策,从当地居民手中临时租用所需之车辆、马匹。运输勤务控制着大量的马匹、车辆,负责食物、储备品和战斗期间特别装备的运输。除陆路运输外,军需部门也承担了沿岸地区的水路运输任务。它雇用了船队,还建造了一些船只。

英军第二个大的后勤部门是军粮部门,主管该部门的是军粮总监。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军粮总监的主要职责是提供食物,并且基本上是负责供应面包,但也提供饲料。战争爆发后,由于从英国运来大量的粮食和饲料,军粮部门又担负起对这些补给品的接收、贮存和分配工作。^①从1777年起,军粮部门还按照合同供应英军狂饮的朗姆酒(其数量每年超过50万加仑)和云杉酒。军粮部门除军粮总监外,还有28名代理人和助理军粮员,并雇用各种人员500余人。军粮部门还雇用一定数量的船只。

北美英军中第三个重要的后勤部门是营房总监主管的部门。^②在英国国内,营房属于军械部的职权范围,在北美,营房总监部门产生于1765年的驻兵法。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由于武装力量的增加,营房部门的工作任务加重了。该部门不仅负责管理常设军营,获得军营补给品,而且还接受和分配营房用具和床上用品。当英军在冬季移入常设军营时,营房部门还负责鉴定、分配营房,并负责提供取暖用的木头。1778—1779年冬春之际,4万英军使用了4900个房间,需要的取暖木材达448万立方英尺。营房部门也供应营房用的蜡烛。每周每个房间供应1磅蜡烛。

① 此处所说的军粮部门原文为 The commissary general's office.

② 原文为 The barrackmaster general department.

北美英军勤务部门中的工程兵处，^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工程兵并不是一支部队，而是类似属于军械部的专业勤务组织，和平时从事永久性的军事设施的建筑工程，战时被派遣到野战部队负责设计和建筑防御工事等。1775年，该组织从上校总工程师到一般工作人员，仅有47人。该部门雇用的人员，按其活动的规模大小而定。1778年，其薪饷名册上为258人，但在一年之后，即防守纽约时，雇用的人员已达921人。^②该部门在建筑工作中还经常使用士兵，士兵可得到一定的报酬。工程兵部门的费用由政府的军事经费中支出，所需之运输工具由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提供。

二、粮食与给养品

美国独立战争爆前，北美英军的粮食和其他给养品基本由当地解决。1775年5月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十三个殖民地不可能继续容忍把补给品运给波士顿的英军”，北美英军所需要的大量食物必须开始由英国供应。

然而由于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缺乏准备，在战争开始时还不能立即从英国运送大量的补给品。在1775年夏季和秋初，财政部才开始着手安排运送补给品事项。到秋末，财政部总算安排妥当，给养开始从英国向北美运送。英军有可能在波士顿度过一个舒适的冬天，并为1776年春季的作战作好准备。但是，秋季的风暴威胁着海上运输，特别是美国的武装民船的袭击活动对运输船队威胁更大。在1775年10月到1776年3月期间，至少有9艘从英国出发载有给养的船只被捕获。华盛顿装备的“汉纳”号纵帆船，以及随同的其他10艘袭击船，从1775年11月到1776年11月，共捕获了23条英国船。其中，7艘是来自英国的给养船，还有7艘是来自

① 原文为 The Department of Engineers。

② R·阿瑟·鲍勃：前引书第37页。

加拿大新斯科舍的补给品船。^①

英国财政部于1776年采取了保护措施,雇用了大量武装船只,结果减少了运输给养品船队的损失。

战争第一年英军在给养供应方面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给养品的质量低劣。1775年秋在波士顿交付的5船面粉总计达150万磅,但6995桶中有4956桶是发霉的,有966桶仅适于短期食用,只有1069桶是好的。^②这样,原来可供1.2万人食用165天的面粉,现仅够57天之用。1776年秋收到的5200桶面粉大部分是陈腐的。尽管财政部要求承包商今后保证提供合格的食物,但直到战争结束,质量事故仍不断出现。

由英国运到的食物不仅经常不符合质量标准,而且普遍地短缺份量。如军粮官于1777年11月报告说,他收到的每桶面粉几乎都短缺份量,全部船运面粉的短缺量高达5%—6%。他曾对4船货物作过一次检查,结果发现装210磅的牛肉桶,每桶普遍短少15—20磅;装208磅的猪肉桶,每桶短少8—10磅。^③

1777年对于英军的补给是战争期间最好的一年,食物的贮存平均达到可供3—6个月的食用,1778年出现给养不足的情形,特别是1778—1779年冬春季节,发生了给养危机。口粮份额严重不足,食物供应达到最低点,有时甚至用变质的燕麦片代替面包。

1778—1779年英军给养危机的原因,除了给养质量差、短缺份量外,主要是由于财政部和军队的军粮官管理不善。1776—1777年冬春之际,领取口粮的英军约有3.7万人,而当时的军粮总监丹尼尔·夏米尔疏于职守,他于1777年3月9日向财政部报告领取口粮的人数为3万人。两周后,夏米尔又向财政部报告,领取给养

① 同前引书,第95—96页。

② 同前引书,第98—99页。原文总数6995桶似应为6991桶。一桶等于法定的36加仑。

③ 同前引书,第102页。

口粮的人数为 3.6 万人。不久,夏米尔被免职,由丹尼尔·威尔接替。威尔接替之初,也未能弄清领取口粮的准确人数,军队人数增加了,但他却在夏米尔的错误统计数字基础上请求运送粮食、给养品。直到 1777 年 10 月,威尔才发现他供应的不是 3.6 万人,而至少是 41794 人,并把这个数字通知给财政部。但财政部估计,北美英军贮存的给养至少能供应 4.5 万人用到 1778 年 12 月底。1778 年 4 月 26 日,威尔进一步向财政部报告,他提供的口粮份额已达到 45455 份,并且说明当时英军仅有 64 天的面包储备和 90 天的猪肉储备。财政部于 6 月 12 日才接到这个报告,感到焦虑,命令承包商尽速供应当年的全部给养。但财政部于 1778 年仅是针对威尔的 3.6 万人而提供 3.1 万人的给养,而于 1779 年 5 月底针对威尔的 45455 人提供 4 万人的给养。由此,发生了 1778—1779 年的给养危机。^①

1779 年 5 月海军部接管了食品运输任务后,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海军舰队从来没有从设在科克的补给基地运送超过几个月的补给品。^② 1780 年 7 月—10 月,几乎没有一支船队到达北美,纽约的英军不得不在当地筹措粮食。10 月下旬,英军贮存的给养仅够 13 天之用。11 月,英国的船队虽然到达,但运到的食物甚少。1781 年 4 月之后,英军的给养供应趋于好转,其储备从未少于 9 个月。

在战争第一年,财政部曾试图解决新鲜食物问题,如 1775 年 10 月和 11 月曾组织承包商装载了 500 吨土豆、60 吨洋葱、50 吨防风根、40 吨胡萝卜、20 吨葡萄干以及数千头猪和羊,由英国运往北美。但运输船队到达波士顿时,仅有 200 吨土豆可以食用,大部

① 同前引书,第 111—117 页。

② 科克海港城市位于爱尔兰,当时英国各地的补给品集中到该处,然后船运到北美。

分土豆和全部洋葱都烂掉了,牲畜也大量死亡,这样,财政部只能负责从英国运送粮食、食盐、腌制的肉类以及其他防腐食品,新鲜食品以及牲畜的饲料主要由英军就地取给。

英军于 1775—1776 年曾一度试图依靠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和魁北克两省提供新鲜食物和饲料。但是从 1775 年 6 月到 1776 年 3 月,仅运到价值 7285 英镑的物品,其中大部分是干草。1775 年 7 月到 11 月,从魁北克约收集到 400 头羊、200 头陶牛、2600 蒲式耳小麦和数千蒲式耳燕麦。其后由于战局的变化,英军也无法指望这两个省提供什么了。

1776 年 9 月至 12 月,由于英军进入纽约和控制了新泽西,供应状况得到改善,每周至少可以有 2 天左右的新鲜给养。但由于华盛顿取得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斗的胜利,结束了英军对新泽西的控制,英军的新鲜食物逐渐减少。军粮部门虽然付给高昂的价格购买新鲜的牛肉,但仍不能得到所需之数量,甚至不能满足医院之需。

为了解决新鲜蔬菜不足问题,英军于 1777 年开始在罗得岛和纽约的一些公园、草地和小岛上种植菜类。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部份地满足了英军的需要。1777 年秋英军控制宾夕法尼亚东部地区期间,几乎每隔一天都可从当地的农场中得到新鲜食物。10 月末,军粮总监报告说,他已搜集到 1800 吨干草。但到 11 月底,宾夕法尼亚一带的海岸受到封锁,费城周围的地区也被美军控制,英军不得不出动军队到处抢劫粮食和饲料。这就是说,除了新鲜食物和饲料外,英军所需之粮食有时也须就地取给。譬如,1778 年 12 月纽约英军发生粮食短缺时,克林顿曾派遣一支 2.5 万人的分遣队到长岛东部去搜寻粮秣。开始的一个月颇有收获,但随后的几个月分遣队几乎自身难保,英军“像一群乞丐游荡在长岛的东部”。

当战争重心转向南部之后,克林顿于 1780 年 2 月建立了一个

征粮队(The commissary of capture),并指定3名粮秣员专门负责战役期间在农村采办给养工作。这几名粮秣员在下级工作人员和一个较有影响的代表团的协助下进行工作。他们随同部队一道前进,或者从当地效忠于英军的分子那里收购粮食和肉类,或者没收“反叛者”的物品。自从采取这种办法之后,到1780年8月,已有50万份鲜肉和2万份其他食品被粮秣收缴机构发放给军队。此外,尚有大量马匹和饲料提供给英军。

克林顿返回纽约后,康沃利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接管种植园的机构(The commissary of Sequestered estate),接管了100多个种植园。种植园的产品提供给南卡罗来纳、萨凡纳和查理斯顿的英军。但是,在南部游击队的袭击之下,到1781年中期,这些种植园大部分瓦解了,只有查理斯顿周围的几个种植园勉强维持着。

总之,从1775—1781年,北美英军的粮食、食品和马匹和饲料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充足的,只是有时或持续一段时间其既定的口粮份额被削减,尚谈不到像大陆军那样忍饥挨饿的情况。从1775年4月到1781年10月总共79个月中,有28个月的时间其给养储备达到3—6个月,有8个月时间其储备降到2—3个月,有11个月其储备降到30—60天,有5个月其储备少于30天。^①

三、武器、弹药的供应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在北美的正规军由8000人增至5.6万人,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一般说来是充足的,虽然偶尔也出现过短缺的情形,却从未象美军那样严重。

战争爆发时英军使用的枪支弹药全部是七年战争结束后留下来的,步兵使用的多是0.75口径的“布朗·贝斯”滑膛枪,骑兵多是卡宾枪,炮兵多是发射24—32磅炮弹的火炮,但在储备数量上

^① 同前引书,第95页。

均不大。

1775年7月,波士顿的英军已由5000人增至1万人左右,并新运到一部分武器。当时原北卡罗来纳的总督马丁要求用武器弹药装备当地一支效忠分子的武装力量,但盖奇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所掌握的枪支弹药储备仅够波士顿的英军之用。11月间,美国武装民船截获了一艘装有军械和其他物品的运输船(由军械部提供的)。该船的军械品中有2000件轻武器,10万枚燧石,3万发弹药和32吨滑膛枪子弹。此后直到1776年3月英军退往哈利法克斯待援,其武器弹药的供应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豪将军总是以武器缺乏等为由,按兵不动。北卡罗来纳的效忠分子武装,也由于缺乏武器而没能很好组织起来。

1776年6月,经过增援的英军已达到3.2万人。与此同时,从英国到达北美的370艘运输船装载了12.7万吨作战物资,英军的枪支弹药得到了补充。9月份的纽约战役中,英军又俘获美军火炮146门,炮弹1.2万发,滑膛枪2800支,子弹40万发。总之,从1776年夏到1777年底,英军主力部队的枪支、弹药是相当充足的。

战争重心转入南部后,1780—1781年,英军的军火储备不足,火药和轻武器甚至出现短缺。火药短缺与运输和保管不善有很大关系。1777年前后,从英国运送大量火药,但其包装均使用木箱或薄铁桶。木箱在运输途中损坏较大,致使大量火药受潮块结而不能使用。薄铁桶在运输和仓库贮存期间不断受潮生锈,也使火药大量块结。1780年3月,炮兵指挥官帕蒂森将军曾与本国承包商签订了一个火药供应合同,但时至10月,订货仍没有到达。克林顿诉苦说,他几乎连鸣礼炮或供部队射击训练用的火药都没有。克林顿于该年的夏季和秋季常常按兵不动,虽然主要是由于给养不足,但短缺火药,也是一个原因。

轻武器的短缺主要是发生于南部。克林顿占领查理斯顿后,开

始推行大力武装当地亲英分子的政策，企图依靠这些人控制南卡罗来纳。但英国政府和克林顿事先并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武器、弹药和装具均感不足。直到这时，克林顿才提出增加轻武器储备的要求。克林顿订购的2万套武器直到一年之后即1781年5月才开始陆续到达北美，但为时已晚。

在1780年5月至1781年5月这一期间，克林顿最初曾把在查理斯顿等处缴获的武器分发给亲英分子和被迫宣誓“效忠”的人，但后者纷纷加人为独立而战的南部民兵队伍。其后又通过雇佣的办法组织亲英的地方武装来防守南部的军事据点，以防止民兵的袭击，但因缺乏武器而收效甚微。到1781年初，又因缺乏枪支，迫使康沃利斯放弃进一步召集地方武装的计划。

1780年秋，英军火炮的贮存量也大幅度下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补充。此外，还存在滑膛枪燧石问题。一块好的燧石可以击发60发子弹，而供英军使用的燧石仅仅能持续击发6发子弹。当时无论是英军或美军，其基本战法都是首先进行排枪射击，然后逼近敌人，以刺刀和枪托展开肉搏战。在这种情况下，燧石的质量似乎对战斗影响尚不是十分严重。但在小股部队或巡逻队与敌人发生遭遇时，能否多次连续击发便十分重要，即单兵的火力是至关重要的了。相比之下，美军的燧石质量较英军的要好得多。由于燧石质量差，对于英军的作战和士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一名团长伤心地说，由于质量糟透的“小卵石”，使得他的士兵的勇敢成为徒劳。

四、营房设备、服装

在战争的头两年，英军同样遇到了营房设备不足的问题。英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不愿拨出款项大量储备营具，诸如帐篷、床、床上用品、火炉、提灯、锅和其他用具。战争爆发后，波士顿的英军各团队纷纷要求提供充分的设营装备，特别是需要大量帐篷，但一些于

1775年底到达波士顿的团队，只能使用陈旧的、质量非常差的甚至是用坏了的帐篷。由于住房不足，许多英军不得不在这种破旧的帐篷里过冬。

对于1775年要求的营具原定于1776年战役期间提供。当豪将军于1776年6月底由哈利法克斯向纽约进发时，所需之营房设备仍没有到达。豪将军于7月3日占领斯塔腾岛，月底克林顿率后续部队到达，本打算立即对纽约发动进攻，但考虑到缺乏营房设备而没有立即行动。直到8月中旬，才从英国运来一部分装备，营具仍然不足。纽约战役后，一些德国雇佣军不得不住在漏洞百出的帐篷里过冬。南部萨凡纳的英军由于缺乏饭锅，难以成炊。

在营房设备供应方面暴露出英军后勤管理上的缺陷。通常陆军部承担营具、军服和医疗用品的提供工作，但需北美英军有关部门提出申请。通常是在每年的秋天进行一次调查，统计所需之营具、服装的数量，然后向陆军大臣申报。然而北美英军的军需部门在战争最初的几年中并没有这样做，似乎与其职责无关。因而在1779年之前，仅仅是陆军大臣根据他的推测来订购所需之营房设备。1779年，陆军大臣乔治·杰曼就再次出现的营具不足问题，向克林顿提出质问，但直到1780年3月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不得不向回国的军官询问有关情况。1780年8月，克林顿提出了一份关于1781年军队更换、补充营具的清单，但一直到年底陆军部与财政部才着手协商这个问题。^①

服装及其他营房用品的供应情况同营具的供应情况相近，战争的前两年，英军的服装经常出现短缺。其原因既有美国武装船队截掠问题，也有管理不善问题。譬如，1776年春季到达北美的两个德国团队，经过两个夏季战役后仍然没有更换服装。直到1777年冬在费城挨冻的一个月后，才得到新的军服，其原因是由于军需部

^① 同前引书，第148页。

门没能成功地从纽约把新到的军服运往费城。1777年初，一艘载运可供8个团用的军装被美国海军舰只“阿尔弗雷德”号截获，使数千名英军没有替换之物。1779年，从英国运到的被装出现了质量问题。2800条毛毯已经腐坏，其中大部分一经抖动便成为碎片；大量亚麻布衬衣质量极其粗劣、脆弱，根本不能穿；军鞋也是最坏的一种，许多鞋已腐烂不堪，即使没有腐烂的也不能穿。^①

在服装短缺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英军常常依靠财政部提供衣料制做军服。这就是说，北美英军自己动手组织人力来制做军服，因而只有少量的部队愿意这样做。当各种衣料均缺乏时，英军还使用旧帐篷缝制军装。

提供营房用品也是财政部的职责之一。在战争前夕，波士顿的英军营房总部曾通过波士顿的厂商订购了各类营房用品，但1775年初该厂商在伦敦的代理人报告，他们已无法履行所订立的合同，从而财政部不得不承担订购的任务。财政部订购的物品包括每个营房用的铁炊事锅、斧子、火炉和铁的防火设备，还有较难筹措的床上用品。每张床容纳两个士兵，供给一张草垫子、两张床单、两条毛毯和一条行军用小毛毯。营房用的燃料更难弄到。战争初期曾试图从英国运送煤炭，后因船只紧张，不得不就地取给。营房所需之蜡烛由英国供应，每年约提供63吨左右。

五、运输勤务

陆地运输是北美英军后勤保障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从战争爆到1776年底，北美英军没有建立车辆纵队，仅是在当地向居民租用或强迫征用所需之马匹和车辆。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中，英军就是依靠这样临时租用的车队保障运输的。但是，一旦战役结束，英军转入冬季营地时，这些租用的车队便都遣散了。结

^① 同前引书，第149页。

果在美军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一片混乱,大量补给品、装备甚至伤员,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抛弃。

英国财政部于1776年6月开始向北美派遣车辆纵队。10月底,车辆纵队到达纽约,但载运的845匹马在登陆时仅幸存478匹;而处在当地的恶劣条件下,到1777年2月,又有165匹马死亡。鉴于上述情况,英军司令豪将军下令建立可靠的车辆勤务。这一任务由军需司令兼军需局局长厄斯金承担起来。新的车辆纵队是通过长期性的雇佣合同而组织起来的,雇佣了大量车辆、马匹和驭手。车辆和马匹由所有主负责保养,并随时随地提供运输,包括运输给养和肉畜。一支车队应经常保持充分供给一支野战部队3周之所需。车队的马匹和车辆并不固定,最少时约有500辆车和1500匹马,最多时达到1376辆车和3100余匹马,平均为730辆车和2100匹马。一般说来,当时一支2万人的部队在一次战役中除士兵携带自己的口粮外,每天至少需要33辆车和132匹马运送给养(按一辆标准的四匹马马车载运1吨食物计算),这尚且不包括运送军官们的行李。

在沿海一带作战的部队,也要求建立水路运输船队。1778年建立了水路运输船队,也是采用租用合同的办法建立的。租用的船只数量也是经常变化不定,最少时为30只船,最多时为120只。

第四节 重大战役之后勤保障

一、萨拉托加战役后勤保障

战役主要经过。1776年12月,豪提出了1777年作战计划。但到1777年2月,英王和陆军大臣乔治·杰曼又制定一项新的作战计划,规定伯戈因率7000英军和一些加拿大人、印第安人由加拿大南下占领提康德罗加,然后向奥尔巴尼进军;豪派出一支军队从

纽约北上,同伯戈因在奥尔巴尼会师,控制哈得孙河,切断华盛顿大陆军同新英格兰地区的联系,最后集中力量攻取费城。为保证伯戈因顺利进军,还规定一支由圣莱杰中校率领的加拿大分遣队,在奥斯威戈登岸,进入摩霍克河地区,对大陆军进行牵制性活动,然后与伯戈因在奥尔巴尼会师。但是,杰曼仅把这个计划的副本交给了伯戈因,却因疏忽在草签给豪将军的训令时忘记了签字,随后便去度假,结果该训令未被发给豪将军。

1777年5月,伯戈因由英国抵达加拿大。6月,伯戈因集结了8200人,其中除英军外,尚有千余名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这支远征军除配备大量各种枪支外,还携带火炮44门。^①6月16日,伯戈因率领水陆两栖部队离开圣约翰沿香普兰湖向提康德罗加进军。7月1日,该军到达提康德罗加北面4英里的地方。守卫提康德罗加的美军约有3500人,由圣克莱尔将军指挥。7月6日,英军占领了美军疏于设防的制高点糖山,圣克莱尔不得不率军撤出提康德罗加。英军追击前进,相继攻占了哈巴德顿、卡斯尔顿和斯基恩斯博罗,美军撤到爱德华堡。

华盛顿立即派兵增援爱德华堡,并写信给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州西部地区的民兵指挥官,要求他们带领民兵开赴萨拉托加待命。北方战线司令斯凯勒将军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华盛顿深表同意,于是斯凯勒下令美军撤出爱德华堡,并派出一支部队进驻佛蒙特山区,当伯戈因向前推进时深入其后方或侧翼,以牵制其行动。7月24日英军主力部队进入安堡,30日到达爱德华堡,斯凯勒率军退到斯蒂尔沃特。

在伯戈因向爱德华堡进军时,豪将军却率军乘船驶离纽约向切萨皮克湾进发,准备攻取费城。8月15日,已进入切萨皮克湾的

^① 富勒:《西方世界决定性的战斗》,英文版,第284页。另,据埃德温·P·霍伊特:《美洲的战争和军事概览》(纽约,1987年)一书第81页所载,火炮的数目是130门。

豪将军才含糊地通知驻守在纽约的克林顿将军策应伯戈因。8月25日,他又收到了杰曼于5月18日写的信,于是再给克林顿写信,仅要求克林顿对美军进行一个牵制性的行动,以利于伯戈因向奥尔巴尼的进军。由圣莱杰率领的另一路远征军在奥斯威戈登岸后,于7月25日向摩霍克河谷推进,8月3日包围了斯坦维克斯堡。但因缺少火炮和美军迅速增援,圣莱杰被迫率军撤走,从而未能达到与伯戈因会师的目的。

伯戈因在整个8月份都为向奥尔巴尼进军做准备,直到9月13日才率军渡过哈得孙河,向斯蒂尔沃德进军。9月19日,英军在萨拉托加和斯蒂尔沃德之间的自由人农场与美军发生激战。美军处于有利地位,但新任北方军司令盖茨将军在战斗高潮时未能把预备队全部投入,结果仅歼敌600余人。此后,伯戈因固守阵地,美军围而不攻。9月下旬,克林顿率3000英军从纽约出发,10月5日,克林顿到达距奥尔巴尼90英里的皮克斯基尔。伯戈因焦急地等待与克林顿会合。10月7日,伯戈因率1500人出击,但又被美军打败,死伤430人。10月8日晚,伯戈因开始撤退。12月,英军被围困在萨拉托加。10月14日,伯戈因鉴于走投无路决定投降。17日,伯戈因在投降书上签字,5000余名英军放下了武器。

英军的后勤保障。早在1777年初英军后勤部门就开始了伯戈因作战的后勤准备工作,在圣约翰着手贮存粮食和给养。到5月初给养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开始用船只向香普兰湖南部运送。伯戈因到加拿大时还带来大量装备,到7月初这些装备的大部分随同军队一道被运到圣约翰,并开始装船南运。英军经过冬季宿营后,精神非常饱满,身体健康。伯戈因要求“士兵必须保持清洁,脚和靴鞋要涂油,使用各种办法恢复精力,以准备长途行军。”^①“凡属服装不符合要求的,必须立即加以更换”,“在营地周围雨水严重危害士

① ②转引自富勒:前引书,第286页。

兵健康时,必须排干雨水,……雇用工匠使用各种材料铺设营房地面,以保持干燥。”^②作战的英军士兵装具齐全,包括一个背包,一条毛毯、一个干粮袋、一把水壶、一只手斧和属于士兵个人的宿营用具。此外,每个士兵还须携带枪支和 60 发弹药,连同装具在一起,总重量约为 60 磅。德国雇佣兵还配戴头盔和刀剑,仅此两件东西的重量就相当于英军全部装备的重量,其行军速度大受影响。

英军后勤准备工作中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组织好陆路运输。没有足够的马匹拖曳火炮,直到 6 月初才租用 400 匹马用来拖炮。车辆情况也是如此,到英军出发前 3 周才急忙使用尚未干燥的木料赶制 500 辆双辆马车,以供部队陆路运输之用。

在作战过程中,运输和给养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军。首先伯戈因在选择进军路线上犯了致命错误,造成运输困难,导致作战失败。7 月 10 日伯戈因在斯基恩斯波罗集结军队后,他本应返回提康德罗加,从水路经过圣乔治湖而到达乔治堡,然后再沿着一条现成的道路占领爱德华堡。如果这样,他既可以在乔治堡得到大量双轮、四轮运货车及挽牛,又可提前 10—12 天占领爱德华堡,从而能够在美军集结足够兵力之前赶到奥尔巴尼。^① 由于伯戈因决定从斯基恩斯博罗直接向爱德华堡进军,他不得不在斯基恩斯博罗等待给养和帐篷的到达。从圣约翰出发经陆路行进的运输车队直到 7 月中旬之后才到达提康德罗加;从圣约翰装船的给养,到 7 月 10 日时仍未到达斯基恩斯博罗。伯戈因在 7 月 10 日写到:“军队非常的疲惫,多数人已经有两天没有得到给养,几乎全部的帐篷和行李都未到达。”到 7 月 24 日才集聚足够的给养。

在斯基恩斯博罗停留期间,除收集给养外,还须为进军开辟道路。从斯基恩斯博罗至爱德华堡是一片荒原,到处是沼泽和溪流,能够通行的地方都被美军在撤退时用砍倒树木堵住了。英军士兵

① ③同前引书,第 289 页。

一边清除障碍物一边修桥，先后修建了 40 余座桥梁，有一座桥是架在 2 英里宽的沼泽地上面。此外，还须把 80—100 只小木船由乔治湖送到爱德华堡，这些小船要用来架设浮桥，并在哈得孙河上运送给养、行李和弹药。为此，必须组成一定数量的四轮马车队运送船只，并须用大量马匹驮运原有船只所承运的补给品。每只小木船所运载的补给品必须使用 6 匹以上的马才能将其驮走。然而英军在乔治湖以南的地区根本找不到牛和马，它们早已被美军在撤退时牵走了。

英军在爱德华堡停留 40 余天，其主要原因还是运输和给养问题。原有的 500 辆马车仅能载运英军 14 天的给养，而伯戈因要求无论何时都要备有 30 天的给养，因而当运输车队到达乔治堡时，军需官想方设法租用或购买任何能够见到的车辆、马匹，但仅得到 30 辆双轮牛车。当英军运输车队从乔治堡到达爱德华堡时，由于道路极差，大多数车辆都损坏了，只剩下 180 辆。马匹也被驱赶到几乎垮下来的程度。所承运的给养仅够英军每天之用，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多余的储备了。

英军的马匹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还经常缺乏饲料。在爱德华堡总共只有一车燕麦，分量不超过 800 磅。伯戈因深知英军在北美作战将会遇到运输、补给等问题，然而由于这次作战所需之马匹、车辆、燕麦和干草数量很大，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远征军所经之处就地取给上（包括在加拿大筹集）。为了节省马匹、车辆，他在远征军从加拿大出发之前就命令军官们减少其个人行李到所剩无几的程度，这种做法在整个十八世纪则是罕见的。

在英军集聚给养期间，美军逐渐恢复了元气，北方战线的实力得到增强。8 月 16 日，华盛顿派遣莫根上校率 500 名来复枪手北上。这是当时美军中最精锐的轻步兵，行动快速，射击准确，在两次自由人农场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军在 9 月 13 日离开爱德华堡和渡过哈得孙河时，已聚集了 5 周的给养，这些给养都是从加拿大

的魁北克分别由水陆两路运到的。但自此以后,这个给养来源便断绝了。9月18日,美军夺回了提康德罗加的糖山,并捕获了英军留在香普兰湖上的大部分补给船。随后,美军又夺回爱德华堡,英军的后方交通线完全被切断了。到10月初,伯戈因只有4周的给养了,这些给养绝大部分装在处于哈得孙河上随军行进的运输船上。但是到了10月10日,哈得孙河上的英军运粮船遭到美军的炮击,一些船被夺走,英军于是冒着炮火向岸上抢运军粮。因此,到伯戈因投降时,英军即使缩减配给量,其口粮也难以维持3天以上。

在整个萨拉托加战役过程中,英军的弹药供应尚未出现严重短缺的情形。

二、约克敦战役后勤保障

战役主要经过。约克敦位于弗吉尼亚约克河口一个台地上,东面濒临切萨皮克湾。西面和西北面是一片沼泽地,有一条通往威廉斯堡的道路。南面是一块略微隆起的高地,有一条通往汉普顿的道路。康沃利斯修建了两条防线。其外围防线由3—4个多面堡和星阵地组成,距约克顿约有1200码。里面的一条防线蜿蜒曲折,一部分堑壕、多面堡和炮兵阵地尚未完工。在失去海上保护的情况下,约克顿是不利于防御的。

9月28日美法联军向约克敦进军时,康沃利斯收到克林顿的一封信,通知他纽约5000英军将于10月5日启程沿海路南下予以支援,康沃利斯遂放弃了外围防线,集中兵力防守第二道防线。10月1日,美法联军开始缩小包围圈,并在阵地上修筑多面堡。10月3日,联军切断了位于约克敦对面的格洛斯特镇同其他地区的陆上联系。10月6日至9日,联军掘成第一条距英军阵地600码的平行堑壕并安置了火炮。10月9日,联军开始炮击,并开掘第二条平行堑壕。12日该堑壕完成,仅距敌人主阵地300码远。14日晚,联军对敌人两个重要堡垒进行攻击,并迅速攻克。至此,联军已

完全控制了战场，康沃利斯不愿不战而降，于 15 日夜派出一支 400 人的突击队袭击联军第二塹壕。在打坏联军 6 门炮之后又退回防线。16 日晚，康沃利斯用 16 条船企图把英军摆渡过约克河到格洛斯特，然后从海上逃走。但由于突然刮起风暴，吹散了一部分船只，中断了撤退工作。17 日，康沃利斯不得不向联军投降。此役英军投降人数为 8077 人，死伤 482 人；美法联军死 75 人，伤 199 人。

美法联军后勤保障。约克敦战役主要是由美、法正规军实施的（美正规军为 5600 人，法军为 7800 人，另有弗吉尼亚民兵 3200 人），有周密的作战计划和较为充分的后勤保障。

约克敦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华盛顿和一部分军官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制定的。1781 年 7 月 20 日罗尚博要求华盛顿确定一个具体的战役计划，当时华盛顿只是提出三种设想：如果克林顿增援康沃利斯，应攻击纽约；如果康沃利斯增援克林顿，则应攻击弗吉尼亚；如果条件有利，则围攻查理斯顿。但他主要倾向进攻纽约。如前所述，直到 8 月 14 日华盛顿才决定围攻约克敦，但此时他已有了大的行动轮廓。其后，华盛顿迅速拟定了具体计划，包括进军路线、运输工具、马匹与车辆集中地点、给养的输送等等。这个计划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制订的，并采取了迷惑性行动，在进入费城前，克林顿一直以为华盛顿进攻的目标是纽约。

美法联军于 8 月 19 日分别由各自的营地向国王渡口行动。在启程前，已聚集了大量的给养和弹药，车辆供应也得到满足并集中在指定地点，同时建立了贮存面粉、牛肉和朗姆酒的流动仓库。为了加快行军的速度，已准备好车辆运送士兵的包裹。运送营具、帐篷的车辆严禁军官们把行李堆放进去，否则就要被扔掉。另一方面，华盛顿还写信给格拉斯，当联军到达埃尔克河口时，请他派运输船只接运部队。

8 月 20 日，美法联军在西点以南 12 英里的国王渡口渡过了

哈得孙河,开始了长途行军。8月底美法联军相继抵达费城,作了短暂的停留。在费城由莫里斯担保,华盛顿从罗尚博手中得到2万元硬币的贷款,发给那些长时间没有得到薪饷的士兵。与此同时,驻法公使约翰·劳伦斯带回了250万利弗尔现款(法王路易十六答应贷款的一部分),缓解了军费紧缺的局面,而在这之前华盛顿甚至在征集到军粮后无钱支付运输费用。9月5日美法联军抵达埃尔克岬,大部分军需品包括各旅的火炮、弹药、行李和给养也抵达该处。到这时为止,由于天气晴朗,道路条件较好,华盛顿的进军一直很顺利。

在埃尔克岬美法联军遇到了运输问题,耽搁了下来。该地没有足够的船只把全部军队迅速运走,格拉斯的运输船队直到9月中旬才前来接应。这样,美法联军从埃尔克岬上船经切萨皮克湾最后在威廉斯堡附近登陆,大约用了两周以上的时间。在切萨皮克湾渡运期间,淡水的供应得到满足。

在另一方面,从里士满到威廉斯堡,形成了一条陆路与水路衔接的补给线。弗吉尼亚州征集的补给品主要集中在里士满,拉斐特将军自5月以来,就担负监视英军的活动,保护在那里所收集到的补给品。拉斐特进入威廉斯堡附近的营地时,大量补给品也随之运到。参加围攻约克敦的弗吉尼亚民兵,均自带武器弹药和给养。在法国海军方面,巴拉斯于9月上旬到达时,带来了攻城炮和大量补给品。

从威廉斯堡向约克敦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大量马匹拖曳火炮和驮运弹药,马匹数量显得不足。10月9日联军开始炮击之前,大量弹药、给养已前送到联军在第一道堑壕附近修建的贮存库中。联军的弹药供应相当充分,如10月9日晚“美军从右而发射24磅和18磅的炮弹,彻夜不停。10日晨,法军炮兵从左面轰击,持续7个小时。”康沃利斯虽然精心贮存了大量弹药,并于11日撤掉对射击的限制,进行猛烈还击,但终究不敌美法联军的强大火力。在战斗

期间,联军的给养供应始终是充足的,英军的给养虽然没有用完,但士兵自从9月初以来一直在吃“腐败的肉和虫蛀的饼干”。坏的食物和不清洁的饮用水,使上百名英军失去战斗力。自被围困之初,英军马匹便开始缺乏草料,不得不杀掉许多马匹。

约克敦战役美法联军的后勤保障是非常成功的。华盛顿在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集中了大量兵力、弹药、车辆和给养,并且迅速而巧妙地运送到作战地区。其中,法国海军舰队在运送军队方面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小 结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它与已往的王朝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在后勤保障上也呈现出许多特点。

运输与给养供应是这场战争后勤保障中最主要的问题。从英国方面来说,英军是在远离本土数千英里的地方作战,但不能像七年战争期间那样主要在美洲就地取给,特别是根本不能指望在它未占领的地区得到补给品,一切补给品基本上必须由英国运送到北美。自1776年以后,英军在北美十三州的人数经常为3.5万人以上,还有4000多匹马,每天要消耗30吨粮食和16吨燕麦,每年为13500吨粮食和58400吨燕麦。按当时每只船平均载运200吨来计算,需要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来承担这项任务,这对英国政府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从英国到北美还形成一条前所未有的漫长补给线。这条补给线除了受到美国武装民船的袭击外,还受着天气、风力的影响。这种情形常使英军不能储备足够的给养来进行一次战役。

后勤问题对英军作战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英军撤离波士顿和选择纽约为基地都基于后勤考虑;伯戈因向奥尔巴尼进军,孤

军深入 200 英里,4 个月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搜罗马匹、车辆,改善道路状况,补充给养,非战斗减员和疲惫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克林顿由于缺乏可靠的给养保障,常常按兵不动;康沃利斯的军队由于民兵对其补给线的破坏而被迫进入北卡罗来纳,最后在吉尔福德县府进行一场血战,损失惨重。总之,英军一旦离开海岸必须携带足够数量的给养才能自由行动,一旦给养用完,或者去寻找给养,或者挨饿,这就无力继续作战。

但是在战争的头两年,英军面临的严重后勤问题并未被英国政府乃至北美英军将领们普遍的认识。英国政府不仅战前缺乏准备,战争开始后也未能迅速作出相应的安排。豪将军曾设想战争头两年依靠来自英国的给养供应是暂时现象,1776 年他在新泽西境内建立了许多据点,企图形成一个从下纽约到新泽西的后勤基地,但由于华盛顿打破常规的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斗,使其计划失败了。

美军遇到的后勤问题较英军严重得多,包括运输、装具、给养、弹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和纸币、强制征集战费和军需品交织在一起。美军极其缺乏运输工具,农村虽有大量粮食、食物,但因运输工具不足而常常无法运到营地。由于缺少现金无力支付运费,更加重了运输困难。此外,泥泞的道路、冰雪的冬季,也造成给养供应的困难。由于原料不足和财政困难,服装、营具也严重不足。弹药供应一度短缺,影响了战斗。但美军所遇到的这些后勤问题在性质上与英军不同,可以克服。美军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独立而战,有高度的爱国热情,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他们衣衫破烂,甚至赤足在冬季行军作战;他们在冬营里一连度过几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困苦的季节。

美国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人民的战争,美军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除大陆会议和各州规定的征款和征收物资外,美国人民还捐献出大量钱物。在军需品短缺时,民兵自己携带武器和粮食奔赴战

场。一支美军随时可能得到给养，“在战败时可以消失在后面的农村中，而一支英军在同样情况下就可能被消灭。”

美国独立革命事业也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还成功地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取得了法国的军事援助，战争期间法国向美国提供了数百万利弗尔的贷款，运送了2万套军服、3万支滑膛枪和100万吨火药。

在后勤管理方面，英国对于如何维持一支海外武装力量有长期的经验，在七年战中并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在这次战争中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未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各有关部门之间存在管理权限不清和履行职责不够明确的问题。在战争前期财政部，承担了军需供应的协调、指导工作，并直接进入庞大的补给事务中，但其人员没有得到扩充，专门技术人员更其缺乏。对于战争前期的补给不力，财政部负有一定责任。美军在后勤行政管理上远不能同英军相比，中央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不健全，军队中的勤务部门工作不力，甚至存在腐败现象。尽管如此，美军后勤体制毕竟是从无到有，并得到发展。

第五章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军 之后勤保障

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大革命,震动了整个欧洲。从1793年至1815年,欧洲一些国家先后7次组成反法联盟以对抗法国,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欧洲性战争。拿破仑参加了整个战争过程,并且在战争中处于中心地位,扮演了主要角色,所以这场历时20年左右的战争被冠以“拿破仑战争”的称号。近代欧洲也就出现了所谓“拿破仑战争”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很短暂,可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后来历史的影响都是巨大和深远的。

拿破仑靠战争发迹,又在战争中覆亡,他的政权是与战争相始终的。他一生中指挥了大大小小60多个战役,其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他留给后人许多军事思想上的精华,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拿破仑在军事后勤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由于他进行了战争艺术上的革命,改变了以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作战方针,把摧毁敌军战斗力作为基本目标,因此形成了与其“歼灭战略”相适应的后勤供应体制。因而,他所统领的数十万之众的大部队能顺利机动,驰骋欧洲战场,以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总的说来,在他指挥的从意大利战役到滑铁卢战役的数次战役中,他不仅有战略战术上的详尽部署和天才指挥,还有保障庞大部队运动的后勤周密考虑。他的后勤补给体制在1812年对俄战争之前,一直是成功的。

第一节 拿破仑的军事后勤体制

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给拿破仑创造了一个施展雄才的客观环境，“革命的战争创造了象拿破仑这样的人物”^①。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他在军事上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②

1789年，法国开始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革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1793年初，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以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撒丁和那不勒斯等国家，随即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开始干涉法国革命。到这一年的夏秋之交，外有干涉军的不断入侵，内有王党分子的叛乱活动，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局势。当时掌权的雅各宾派为了应付这种形势，于8月23日颁布了全国征兵法令，很快就组织起了42万人的军队。这是一支焕发了革命热情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广大群众，特别是摆脱了封建枷索的农民纷纷参军参战，掀起了保卫革命果实，保卫祖国的革命战争，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794年，法国国内政局发生了转折。大资产阶级发动了“热月

① 恩格斯：《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页。

②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

政变”^①，杀害了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导人，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建立起了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的统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此基本结束。但是，热月党乃至后来成立的督政府的统治并不稳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历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扭转这种局面，这就为拿破仑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法国最高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出生在科西嘉岛一个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法国的布里埃纳军校和巴黎军校，毕业获炮兵少尉军衔。1786年正式在炮兵部队接任军官职务。此后，他不但学习和阅读军事方面的书籍，而且还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尤其信奉卢梭的思想。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他成了雅各宾派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动荡岁月中，拿破仑的命运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1795年10月5日(共和历葡月13日)，巴黎发生了反督政府的叛乱活动。在巴黎武装部队总司令巴拉斯的推荐下，拿破仑被派去组织镇压这次叛乱。他开创了在城市里以火炮轰击的手段镇压街头叛乱的先例，并取得了成功。这次成功，开创了他通向英雄之路的坦途。他被任命为巴黎卫戍部队司令，意大利方面军的总司令。拿破仑从此不仅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也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

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18日)，在督政府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拿破仑从埃及返回巴黎，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执政府，一跃成为法国最高统治者。1804年，他加冕为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成为法国最高统治者之后，对内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对外仍然同欧洲反法联盟作战。

^① 热月，共和历计月名称，即公历7月。热月政变发生在1794年7月27日。

拿破仑利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妄图征服整个欧洲。与此同时,拿破仑的战争也就逐渐由反对欧洲武装干涉的革命战争转向了非正义的霸权主义的战争。

法国在同七次反法联盟的战争中,前五次都是以法国的胜利载入史册,而最后两次则皆以拿破仑败北为结束。

二、拿破仑的军事后勤体制

“拿破仑不仅是位战略战术天才,而且是位擅长于物资的计划和适时供应的天才。”^①从拿破仑初次接管军队到横扫欧洲的大规模征战中,法军的后勤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拿破仑所运用的军事工具是在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虽然这是一支具有很高热情的军队,但由于财政的困难和传统的影响,后勤工作从组织机构到具体细节都存在许多问题。拿破仑初接管军队时,发现军队“缺衣少食,困难重重”。到他称帝后的1805年,军队后勤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不很完善。当时,所有的后勤问题都归陆军部管辖,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和运输工具的配备,但其职权仅限于法国边境以内。战场上的补给和运输等后勤事务,另由军队的军需总监负责。陆军军需总监手下有4个兵站监督以及补给部门的首脑:他们是粮食提调、肉类提调、饲料提调和运输辎重总管。拿破仑并不墨守陈规,为了弥补后勤组织上的不协调以适应战役的需要,他总是越过这些中央机构直接向他的军长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军司令部设有副官,其职责是根据帝国总司令部军需总监的原则指示领导军的补给工作。每个师司令部均有兵站官,他既接受军副官的命令,也接受其直接上司——师长的命令。拿破仑的这套后勤

^① (美)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207页

组织机构还是很有成效的，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但也有不足之处。尽管后勤组织与物质补给在补给线的两端都有妥善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后勤地带和利用这一地带的资源。这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拿破仑通常作出专门的安排。可他通常是让那些战绩不佳，或是他不满意的指挥官在此负责。说明这一组织工作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

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1807年，拿破仑采取了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性的措施：除随军车辆外，第一次给大军团配备了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它不再是由征发和雇用的车辆与驭手，而是由完全军事化的人员和装备组成。这一措施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运输勤务。

比起十八世纪的战争，拿破仑的后勤供应体制（供应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十八世纪的战争主要是围城战，所以相应产生了补给仓库体系。但在实践中，仓库所储存的，以及它能够储存的，充其量不过是军队需要的一部分。如果所需补给品全部从后方前送，那么，由此而加给运输系统的负担就会大得使整个战争根本不可能进行，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要依靠就地取给。但在当时，就地取给不是由专门的机构去有组织的进行，而是靠部队自己去解决，这就造成了逃亡、抢劫等现象的发生。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指挥官们通常同意让承包商来进行就地筹措工作。但承包商的盘剥也会使部队深受其害。

拿破仑全面改革了18世纪战争中依赖仓库的后勤供应体制，不断完善就地取给和后方前送相结合的供应体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他利用庞大兵力，尽量绕过各种要塞，防止部队停顿下来而出现的后勤困难，他总是力图直接从战略行军投入决战，然后转入追击，从而避免围城战，充分利用就地取给保证部队的运动。

拿破仑以战养战，就地取给的艺术可以说超过他的前人。他有

一句名言,叫作“食则分散,战则集中”。他实行将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这样较容易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他的师级部队常常驻扎在城镇和乡村,那里的居民必须为部队提供食品。每个士兵自身携带 4 天的食物定量,部队后面的补给车队也负责运载 4 天的食物,这 8 天的食物定量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动用,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天的食物均通过向当地居民征用和索要的办法获取。

军副官和师兵站官是拿破仑进行就地征发的后勤机构的代表。为了不影响军队的士气和纪律,拿破仑尽量避免采取“直接”征发的方式。他或者先筹集补给品,或者征收特别税,然后再购买补给品。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他都付给收据,并记下账目,甚至在敌国也是如此。他的打算是战后再向可能已打败的敌人算账。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 1805 年 15 万人聚集在乌尔姆地区期间,拿破仑才实行“直接征发”。

拿破仑也是非常重视正规补给的。他的军需物资贮存在军队的主要基地和中转仓库。他要求通过运输勤务,特别是 1807 年组成了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以后,实施后方前送补给品。中转仓库是跟着部队向前移动的。所以有人总结说,“法军从来都不能在完全没有仓库的情况下行动,至于其运动的快速性,应当更多归功于没有笨重的行李。”^① 例如 1807 年在同普鲁士的战役中“法军的辎重仅相当于其对手的 1/8”^②。

战争的实践虽然有其规律性,但毕竟不是事先彩排的艺术。如何根据主客观的实际情况实施部队的后勤保障,以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这还需要指挥官的临战指挥才能。

① (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著:《战争与后勤》,第 81 页。

② 阿彻·琼斯:《西半球的军事艺术》,芝加哥 1987 年英文版,第 342 页。

第二节 意大利战役至奥斯特里茨战役法军之后勤保障

一、意大利战役后勤保障

1796年,为了防止反法同盟的再次进攻,督政府决定对奥地利实行有力的打击,并把维也纳作为攻占的首要目标。

法国决定把主力集中于莱茵河一线,预期以巴登、符登堡和巴伐利亚地区作为主要战场。这时,拿破仑提出了一个由法国南部进入北意大利的作战计划。督政府最后采纳了这个计划,同意使用一部分兵力进军北意大利,以牵制奥军。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并于4月5日率远征军出发。

4月9日,拿破仑率军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进入皮埃蒙特境内。当时,除了守卫山隘和保护交通线的部队外,拿破仑有4万1千野战军,奥撒(丁)联军共有5万3千人。

法军进入敌境之后,在山地和皮埃蒙特平原同奥撒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拿破仑旗开得胜,在头15天里,连续取得6次战斗的胜利。4月28日,撒丁王国请求停战,双方在都灵以南33英里的凯拉斯特签订了停战协定。意大利战役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拿破仑为下一步进攻奥军取得了一块可靠的跳板。随后,法军便渡过波河追击奥军,向米兰挺进。

在向米兰进军过程中,5月10日发生了有名的洛迪战役。双方在阿达河上的洛迪桥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拿破仑取得洛迪之战的胜利之后,于5月15日进入伦巴底首府米兰。随后,法军又相继占领了里沃诺、布洛尼、莫德纳、托斯卡纳等一些城镇,解除了

继续进军的后顾之忧。7月间,法军包围了曼图亚要塞,双方开始了曼图亚要塞的争夺战。

曼图亚要塞是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它的存亡对奥地利影响很大,所以奥地利接连派出大军去增援曼图亚要塞,结果均被拿破仑击败。曼图亚要塞被围半年多,奥军解围失败,城内弹尽粮绝,以维尔姆泽为首的守军于1797年2月投降。

拿破仑在取得意大利战役胜利以后,控制了意大利的北部地区。1797年春,拿破仑又把战争推进到奥地利境内。4月初,双方大战于维也纳西南的纽马克,奥军大败而被迫求和,法奥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① 条约规定:奥国把比利时、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法国;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建立的两个共和国。至此,第一次反法联盟便由于奥军的战败而瓦解了。

拿破仑率领数万之众的部队,长驱直入意大利,无论是部队出发时的装备给养,还是在敌国领上作战的后勤补给,困难都是很多的。在没有正规的可以保证的后方补给的情况下,拿破仑将战略行动与后勤补给有机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成功。

拿破仑开始他的战略行动时,由于督政府把重点放到了莱茵军团,再加上国库空虚,不能给意大利军团以充足的或者说是正常的后勤补给。拿破仑接任时,发现这是一支装备极差,缺吃少穿,拖欠军饷,纪律松弛的部队。指望政府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督政府在3月2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意大利军团应在敌国补给而且也必须靠敌国补给,它的一切需要都应最大限度地取自敌国的资源。必须大量地向占领地人民征收特别税,其中一半用以维持部队的各项开支,另一半用以支付部队的薪饷。”^②

接任意大利军团司令职务之后,拿破仑一边整顿部队的纪律,

① 和约在意大利北部的坎波——福米奥签订,故名。

② (英)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著:《拿破仑》,第42-43页。

一边进行后勤准备工作。“他从当地一个银行家那里弄到了钱，把过去长期拖欠的军饷补发了一部分。”部队的肉食配给量也增加了一倍。他还通过迅速改组兵站部和有关的后勤部门，解决了士兵们的其他不满问题。为了渡河，他命令炮兵组建一支舟桥中队。拉炮的骡马准备用船运到瓦多港。各弹药场都加紧储运并建立了运输分队。在物资准备的同时，拿破仑还进行了政治宣传和鼓动，声称要带部队到一个富饶的地方，到那里可以获得荣誉、名声和财富。

尽管如此，拿破仑军队的装备给养依然很差，必须在作战过程中就地取得补给。

拿破仑本来是要先打败皮埃蒙特的撒丁军队，以便取得补给，但由于预先到热那亚筹措贷款而遭到拒绝，他派了一支部队前去施加压力，使奥军迫不及待地出动了。结果拿破仑先击溃了分散的奥军，而后才进军皮埃蒙特。法军到达皮埃蒙特以后，缺衣少食的士兵又开始了大肆抢劫，拿破仑又整顿了部队的组织和纪律，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与撒丁王国签订和约以后，拿破仑利用从皮埃蒙特勒索来的资财发放了军饷并装备了部队，此外还组建了运输分队和一个舟桥中队，尔后向东挺进。负责掩护舟桥中队的炮兵也是沿途收集船只来组织渡河的。

为了解决向米兰进军的军需，拿破仑破坏了帕尔马公国的中立，向帕尔马公爵勒索了8万英镑的罚金，还没收了许多实物，甚至许多艺术珍品也在没收之列。

到达米兰之后，法军停留了一周进行休整，对部队重新进行了装备。给部队换了装，用从意大利的兵工厂中掳来的火炮装备了炮兵。法军还从当地居民中勒索了80万英镑的巨款，用现金给部队发放了薪饷，其后拿破仑才挥师去围攻曼图亚要塞。但是，曼图亚要塞有1.4万奥军防守，城池坚固，并且事先又准备了一定的弹药、粮秣，外部又有奥军的增援部队。显而易见，要攻陷曼图亚，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当时，拿破仑手下的4万多人和78门

火炮的兵力,只够执行以下任务:守住阿达河一线,封锁曼图亚和保证意大利方面军与法国本土交通线的畅通。围困曼图亚用去了1万人(有时只有5千人),所以拿破仑的机动部队只有3万多人。由于与本土的交通线遥远且国库空虚,由于通往米兰的交通线也会受到奥军的打击,所以从后勤的角度看,法军不能进行长久的围城战。

在奥军的增援部队还未到达之前,拿破仑为了执行督政府命令,也为了充实自己的部队并解除下一步进军奥地利的后顾之忧,从6月中旬开始,奔赴意大利的中部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劫掠。拿破仑不仅从波伦亚和斐拉拉等地索取了大量金钱和物资,还逼迫教皇交出了1550万法郎的赔款和法军征用的牲口等物资,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从教皇国得到的现金与实物;总价达3470万法郎。^①对托斯卡纳等地也进行了大肆的劫掠。

7月底,奥军增援部队到达。尽管拿破仑的部队增加了补给,但正面有兵力大于己的增援奥军,背后有曼图亚的奥军守城部队,并且布里西区已失守,通往米兰的交通线被切断,法军处境危急。拿破仑审时度势,放弃了围城战,调出了围城的兵力和火炮,趁奥军增援部队还未集中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打败了奥军的几次进攻。曼图亚守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只得投降。拿破仑取得了这场围城打援战役的胜利。

曼图亚之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拿破仑为了扭转围城战造成的补给上的困难,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求战并取得胜利的典型战例。

二、乌尔姆战役后勤保障

乌尔姆战役是1805年期间,法奥两国军队在德意志境内乌尔

^① (英)约翰·霍兰·罗斯著:《拿破仑一世传》,七卷,第116页。

姆城进行的一次战役。

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随即集军政权于一身，为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作准备。

1805年8月，正当拿破仑积极准备进攻英国本土时，英、奥、俄、瑞典和那不勒斯等国组织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准备进攻法国。拿破仑决定调军东进，赶在俄军与奥军会合之前，先攻入奥地利并占领维也纳。

奥军按传统战略思想，将其主力集结于意大利和提罗尔，对法军采取攻势；其多瑙河军团开进巴伐利亚，采取守势，等待俄军来援。俄军在8月下旬从乌克兰出发，向奥地利推进。

拿破仑为了全力突袭奥军，迅速把当时集结在加来海岸的布伦军营的17.6万大军，东调疾进。8月25日，法军开始秘密向东运动。经过20余天的强行军，走了约600多公里，进至斯特拉斯堡至曼海姆一线。9月17日，法军主力莱茵方面军开始东渡莱茵河。9月25—28日，主力渡过莱茵河后推进至内凯河一线。与此同时，法美因兹方面军也经维尔茨堡向魏森堡推进。10月6日，法军主力贝尔纳多特军、马尔蒙军、巴伐利亚军进至乌尔姆以北、以东的多瑙河左岸地区，迂回包抄奥军。10月7日至8日，法军主力渡过多瑙河，并击溃前来拦截的奥军一部。随后，为防止俄军西进增援，法军一部向慕尼黑推进。

10月15日，法军完成了对乌尔姆地区的包围，奥军突围失败。10月20日，奥军主帅麦克率3万余人投降，乌尔姆战役至此结束。

乌尔姆战役是拿破仑旨在切断敌人与其后方联系并迫使敌人转换正面作战面实施大纵深迂回机动的范例，然而这次作战行动是在后勤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的，并在作战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

自1802年以来，拿破仑就一直准备入侵英国本土。然而，法军

一旦渡过海峡,就不能指望来自欧洲大陆的正规补给。法军只能依靠在英国本土就地取给。所以当时集结在加来海峡岸边的法军除了随身携带的给养之外,并无充分的物资准备。这样,当1805年战局来临的时候,要挥师东进,保证作战的突然性,首先就面临着保证庞大法军运动的物资准备的任务。陆军部和陆军军需部要在数周内为17万法军拼凑全部的运输机构和补给机构。而拿破仑又把部队的动员和展开压缩为一次性综合行动,整个部队马上处在了向展开地域(莱因河)的运动之中。加上在军队展开之际还要进行8万新兵的编组工作,就更增加了后勤补给工作的困难。

1805年8月23日决定对奥作战后,拿破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的部队准备通过法国本土开往莱因河的展开地域,然后再向多瑙河挺进,共计为20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286门野战炮,17.6万人。

在拿破仑的8个军中,有两个军(由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指挥)分别来自荷兰和汉诺威,构成法军的左翼,首先应至哥丁根集中,然后到维尔茨堡。其余各军按最初计划展开于从哈格瑞往北经斯特拉斯堡至谢列斯塔特,绵延约50英里一线。除了新组建的第6军外,其中有5个军要自西向东横越整个法兰西。这样,在向展开地域行军时,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协调和补给工作。

进军的命令是8月25日由参谋长贝蒂埃下达的。按着顺序,骑兵师首先离开海峡,向莱因河平行开进,构成了大军团的前卫,随后是各步兵军平行前进。在法国境内行进的各军,按照拿破仑的指示,由陆军部的补给机关在沿途县长、市长等地方长官的配合下组织实施。给养每隔2—3天分送一次(出发时携带4天干粮)。马尔蒙军被告知沿途“就地取给维持军需”。最北面的贝尔纳多特军则要求携带7—8日份饼干,以“避免加重”黑森——卡塞尔中立国的“负担”。在沿途就地取给的总规定下,各军军长都先期派出自己的副官和兵站官去做预先的具体安排。

在向展开地域的行进中,虽然各军都多少出现些困难,诸如被迫露天宿营、补给临时中断、战士“临时性开小差”等问题,但总的看,由于是在本上和友好国家领土上行进,所经之地都比较富庶,而且恰好秋收刚刚结束,无论补给和纪律都很好。战士们虽然很疲劳,但没有挨饿。严重的问题是马匹问题,它们因道路坏、多雨和饲料短缺而大吃苦头。骑兵部队由于军饷短缺和饲料征集运输的困难,当到达展开地域时,马匹已在挨饿。这充分说明,给马匹提供饲料和保持其健壮,比对士兵提供给养保障要困难得多。

当拿破仑构思其作战计划和监督其军队实施大规模的展开与集中行动时,同时命令对德意志境内做详细侦察并在展开地域进行后勤准备工作。

8月25日,拿破仑就派缪拉对巴登、巴伐利亚和黑森林作一次快速侦察,并就道路的情况和河川的宽度提出报告。工程兵高级军官贝特朗将军也被派往上述地区,对那里的一切桥梁、渡口以及徒涉场作更详细的侦察,特别注意了解多瑙河、因河、莱希河和伊萨尔河河岸的性质。另外一名参谋萨瓦里将军则被派往符登堡境内作类似的侦察。

在展开地域的物资准备工作,从8月23日拿破仑决定对奥作战时就开始了。拿破仑命令陆军部长德让25天内在斯特拉斯堡准备50万日份的饼干,在美因茨准备20万日份。同时照会巴伐利亚选帝侯,要他准备不少于100万日份的饼干,平均分配在维尔茨堡和乌尔姆两地。集中于展开地域的70万日份口粮可供大军团主体11万6千人(除去马尔蒙军、贝尔纳多特军和奥热罗军,后者不参加初期作战)食用6天,再加上携带的4天面包,可以毫无困难地保障军队吃到巴伐利亚。到巴伐利亚后,则另有4日份给养积存在乌尔姆等待军用。最北部各军的给养准备工作同样是大规模的。除通常的4日份面包外,要安排5.5万人(包括2万巴伐利亚部队)食用9天的粮食。总之,要为军队筹措整整两周的给养。这样,即

使完全不搞就地征发，也能保障部队到达巴伐利亚。

拿破仑的后勤准备计划虽然很周密，但实际上却远远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在展开地域内至9月26日止，只准备了38万日份饼干，刚刚超过预定数量的一半。在后方准备了另外30万日份，但因行动已经开始，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巴伐利亚人无论在乌尔姆或是在维尔茨堡都未准备任何粮食。实践表明，即使在乌尔姆准备了也毫无意义，因为奥军不久就进占了该地。9月15日，法军请求巴伐利亚人至少在维尔茨堡准备30万日份饼干，巴伐利亚人回答很难办到。一则价钱太高，二则面包师不会做饼干。所以当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到达维尔茨堡时，那里只准备了少量的饼干。^①

不仅筹措给养的工作落后于原来的计划，而且拿破仑关于给部队提供足够运输工具的指示也没有完全实现。由于没有时间建立正规的辎重队，拿破仑只得暂时凑集运输车辆。拿破仑原计划准备4650辆大车。包括：(1)从布伦带出150辆；(2)由布累德公司提供近1000辆，5月份即已同该公司签订合同；(3)在法国莱茵河沿岸各县征发3500辆^②。马尔蒙和贝尔纳多特两军被告之自筹运输工具，所以这4650辆大车要伴随11.6万人的部队前进。除了炮兵占去2500辆以外，剩下的车辆足以运载11天的给养。可是计划准备的车辆只实现了一部分。来自布伦的大车，由于指挥失误，被送错了地点；布累德公司的大车只按时准备了约1/5；从莱茵河沿岸强迫征来的大车的驭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开小差，有的将他们的马匹带走了。

8月末，拿破仑意识到给养和运输工具的准备不能按原计划实行，如果前往巴伐利亚的途中不依靠就地征发的方式维护军需，将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在8月30日，拿破仑下令改变军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54—55页。

② 同前引书，第55页。

队的展开地域,将其向北推移 60 公里,以重兵集结于左翼。在此之前,除了派出萨瓦里对内卡河上的渡口进行侦察外,对给养的准备计划也做了修改。他命令原定在斯特拉斯堡积累的 50 万日份给养分配给 3 个城市,即斯特拉斯堡、兰斯和斯派累斯。取消了在美因兹准备 20 万日份给养的计划。

按照新的部署,拿破仑大部分部队的行军路线将通过巴登和符登堡的富饶地区,而不是经过贫困的黑森林地区。

在大部队即将到达展开地域时,后勤困难明显表现出来了。9 月 22 日,苏尔特通知缪拉说:“不管军需总监会说什么,他的部队在兰道面临短粮的危险,而周围地区也无粮买。”^① 达乌军的运输工具尤其短缺,现有的车辆只勉强够运部队的弹药。马尔蒙也不得不将其 40% 的弹药沿莱茵河实施水运,可到达美因兹后,发现美因河水浅,驳船不能继续驶往维尔茨堡,致使该军进军时减去了许多弹药和重炮。

9 月 17 日(有说 20 日),拿破仑命令各军于 9 月 25—26 日渡过莱茵河。为了迷惑奥地利人,拿破仑本人直到 9 月 24 日清晨才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然后具体部署渡河后的行军和给养供应工作。拿破仑命令各军在渡河行动中携带 4 日份面包和 4 日份饼干,后者作为预备品,仅在紧急情况下方可动用。尽管这一数量较原来的计划大大减少,但几乎没有哪位军长能够办到。苏尔特曾责备达乌靠损害他的利益建立了 7—8 天的储备,但就连达乌也在埋怨储备不足。最北面的贝尔纳多特军奉命在安斯巴赫穿越中立的普鲁士领土。他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普鲁士人原本同意法军借路 38 天,中途突然变卦,致使贝尔纳多特军的重辐重未能跟上大部队而滞留在汉诺威。

渡过莱茵河后,拿破仑命令各军保持较大的间隔,除最南边的

^① 同前引书,第 58 页。

一个军外,所有其他各军均在其左侧地区就地取给。这样安排是为了使各军在筹措粮秣时不致发生摩擦,可也造成了某些困难。他们寻找宿营的房舍要比通常走得更远了。在各军解决给养的具体办法中,内伊军可能是最好的。他们的士兵连同自己的马匹都住在地方居民家中。士兵和军士的口粮规定为每天1磅半面包、半磅肉、1盎司大米(或2盎司干果),做饭用的木柴也由不情愿的房东提供。^①军官的口粮标准没有严格规定,只是确定要让他们吃到与其军队相适应的象样的伙食,但不得对居民提出“过份的要求”。如果一旦军的部队过于密集,使得这一办法行不通,即由军副官负责从邻近地区征用给养。军副官和师兵站官将需保障的人马数量通知当地政府,提出对每一地方政府的要求,并规定给养送达地点。动用物品均付给收据,以便以后由法国国库同地方政府结算。尽管内伊告诫士兵们对待当地居民要象对待法国人一样,尽管动用的物品都付给了收据,但具体的筹措办法,免不了要带有很大强迫性。

部队渡过莱因河后,拿破仑于9月29日发布命令,封闭河上桥梁,建立以斯派累斯为枢纽的交通线(补给线)。斯派累斯由林瓦尔德将军驻守。每隔5—6里格(1里格等于3英里)设置一个驿站。整个交通线由巴登陆军辅助部队和宪兵旅维持治安。最初的交通线就是从斯派累斯到内尔特林根的道路。但10月5日斯派累斯城防司令被指定负责整个莱因河右岸地区,并奉命监督所有前送后送运输车辆经过海尔布隆。在这一阶段,交通线仍以内尔特林根为终点。该城成了一个前进基地,由此再向各军分送补给品。

拿破仑建立交通线的命令是英明的,这也是法军组织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但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交通运输工具的普遍缺乏。各军筹集的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马匹和大车,都留作

① 同上,第59页。

己用，致使维持前后方交通的勤务部门严重缺乏大车和马匹，甚至造成10月11日不能同国内保持正常的信使联系的情况出现。拿破仑只得为此亲自出面干涉，命令各军交出多余的运输工具。

渡过莱茵河后，各军在沿100英里宽度的正面上依靠就地取给行进。从整体上来说，全军的情况在最初的10天里相当好的。苏尔特、拉纳、内伊军都征发了大量的给养。达乌军靠就地取给不仅过得很好，而且除跟随其2.5万部队的20万日份饼干外，他又建立了6—9天的储备。各军的副官们逐渐掌握了征发工作的艺术，加上秋收刚过，他们得以从沿途城镇和乡村筹集大量的补给品。例如海尔布隆及其周围地区总共只有1.5万—1.6万人口，但苏尔特却迫使该地交出多达8.5万日份的面包，2.4万磅盐，3600蒲式耳干草，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蒲式耳稻草，100辆4套大车。哈耳镇和哈耳区大概只有8000居民，但却被迫交出6万日份面包，3.5万磅肉（70头牛），400品脱葡萄酒，10万捆干草和稻草，50辆4套大车和100辆其他大车，以及200匹带挽具的马。甚至小的地方也能提供数量惊人的物资。例如马尔蒙及其1.2万人的部队曾在普夫赫尔村（40户，600居民）驻留5天，居然“一切需要均不短缺”。^①

在这10天中，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尽管规定的各军行进的并列距离很宽阔，但由于贝蒂埃指挥失误，各军在行进中发生了交叉，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如贝尔纳多特的行军路线原来包括法兰克福市，但事到临头又叫他另走别路，但只得绕道前往维尔茨堡，致使部队过度疲劳，不得不答应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休息3天；二是由于炮兵部队走在最后，其给养补给遇到了困难，只得从斯派累斯向该部派出补给车队。由于在维尔茨堡制作饼干的计划未完全实现，使北部两军的给养不甚充足。尤其是普鲁士人拒绝给通过他们

^① 以上数字见前引书，第62页。

国土的贝尔纳多特部队出售任何给养,而贝蒂埃又命令就地取给,使贝尔纳多特的困难更大些。

当部队接近多瑙河时,情况开始恶化。此时,由于已接近敌人,因而不可能预先在前面准备给养。征发工作不再是集中组织,而下放给了师兵站官,有的甚至下放到团。这样便出现了各自为政难以统一管理的局面。例如跑在前头的骑兵,他们占住原来指定步兵宿营的村落,使后来的步兵几乎完全弄不到给养。另外,大军团的行动地域已经比较狭窄,到10月6日,已由原来的100英里收缩到只有45英里了。

尽管法军遇到了诸多的困难,但拿破仑还是较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大部队的战略运动。

乌尔姆虽为奥军据守,但到10月8日左右,法军已在乌尔姆北部到达或跨越了多瑙河,占据了奥军交通线的两侧。“尽管战斗还未打响,法军实际上已赢得了这次战役。”

法军在跨越多瑙河的过程中,还在后勤保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在梅明根、弗里德贝格、奥格斯堡、多瑙华斯和萨尔德门真,缴获了奥地利的一大批储备物资。各军还建立了一定的饲料储备。

从10月9日—12日起,在拿破仑的亲自指挥下,法军已包围并准备进攻乌尔姆。到14日,法军已歼灭和驱逐了乌尔姆周围的奥军,乌尔姆被围得水泄不通。但是,停止运动以包围乌尔姆或在慕尼黑与达豪构成战略拦障的法军,这时出现了许多困难。“缺少大炮,弹药不多,而且几乎是完全就地筹粮”,“如果奥军狠狠打击法军的交通线,法军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①。尽管麦克没有进攻法军的交通线而龟缩在乌尔姆城中,尽管这时法军“使整个补给系统得以在更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尽管对增援的俄奥军队已

^① 约翰·霍兰·罗斯:前引书,下卷,第21页。

有防御准备,但如果不能尽快拿下乌尔姆,法军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10月16日,法军炮轰乌尔姆并向麦克招降。拿破仑威胁说,奥军若拒绝投降,就会落到雅法土耳其守军那样的下场。“拿破仑其实非常急于结束战斗,因为这时他的给养已完全用光了。”^①在拿破仑的攻击和威胁下,麦克于20日正式放下武器投降。

拿破仑以轻微的代价取得了乌尔姆大捷。这场胜利“不是靠刺刀赢得的,而是靠士兵的双腿赢得的”。拿破仑的后勤补给体制经受住了这场大规模战略机动的考验。

三、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勤保障

乌尔姆大捷后,拿破仑随即率军向进至因河一线的俄国进击。库图佐夫感到自己兵力不足,决定东撤,法军紧追不舍。在法军追击下,库图佐夫在摩特沦附近渡过多瑙河向东北退却,置维也纳于不顾。缪拉骑兵等见俄军渡河北逃,遂放弃追击而攻击维也纳,贻误了战机,受到拿破仑的斥责。随后拿破仑同意攻城,法军于11月13日占领了维也纳。守城奥军北撤,于11月17日与库图佐夫率领之俄军会合。

11月下旬,俄奥联军辗转到达奥洛穆茨,占领阵地。随后,俄国的援军到达,俄奥联军兵力增至8.7万人。拿破仑率法军追击到布尔纳后停止前进,并抓紧时机调集兵力。

11月27日至12月1日,俄奥联军分5路前进,占领奥斯特里茨西南狄尔尼兹至北方劳斯尼兹一线。拿破仑不仅面对优势兵力的俄奥联军,而且由于普鲁士决定参加联军方面对法作战,即将有10万大军进入战场,法军将处于腹背受敌境地。拿破仑一方面假意同对方谈判,一方面调兵遣将,选择有利地形准备阵地,决定在普军开到之前迅速击败俄奥联军。

^① (英)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前引书,第161页。

12月1日,法军放弃普拉钦高地,诱使联军分兵迂回法军。12月2日晨,联军全面发起攻击,主力部队从南面迂回法军。拿破仑利用有利地形以少量兵力阻击联军主力的进攻,而将法军主力集中于中央和左翼,夺回普拉钦高地,完成中央突破,并向敌军主力侧后实行猛攻,一举击溃联军,取得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重大胜利。亲临前线指挥的俄皇与奥皇仓惶逃跑,联军总司令负伤险些被俘。此役法军伤亡8000余人,打死打伤联军1.2万人,俘虏1.5万人,缴获火炮180余门。

奥斯特里茨战役虽然是拿破仑在乌尔姆战役之后紧接着进行的一次战役,但其打击的主要敌人已不是驻守不动的奥军,而是一直在退却逃跑的俄军,因此,法军在进军的道路、方向上都不能事先作出决定并充分准备,这就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为了追击俄军和占领维也纳,拿破仑在进军前夕命令在奥格斯堡附近建立基地,并在两周内集中足够全军食用18天的粮食。与此同时,各军也正在从慕尼黑、英戈尔施塔特、兰茨胡特、兰茨贝格诸城拖运给养。经过这些努力,最差的内伊军也筹措了12天的给养。给养的运输工具,一是靠布累德公司应允提供的车辆,同时依靠正在奥格斯堡组织的一支驳船队。

于此同时,同法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也大大扩展了。从斯特拉斯堡到奥格斯堡的路线被分成17段,每段有60辆4套大车往返进行运输。如果每辆大车每天能走一个来回,每天的总运输量就是60—120吨,载运的物资主要是被服和弹药。这样一个正规的补给与运输系统,这么多的车辆,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拿破仑组织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

关于弹药的补给,由于不能在战区筹措,拿破仑同他的前人一样,总是在出发时携带整个战局期间所需弹药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拿破仑准备用于炮兵的2500辆大车也装载步兵弹药的2/3。一个8000人的标准师,每炮带炮弹147—300发,步兵弹

药除每人携带的 60—80 发外,总共只带 9.7 万发。为了保障弹药的供应,乌尔姆战役以后,拿破仑立即在海尔布隆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军械仓库。每天有 7.5 万—10 万发弹药经由此处运往前方。^①

拿破仑的持续弹药补充和前文提到的驿站勤务的作法是战争后勤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后来的军队后勤补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大军团于 10 月 26 日,即乌尔姆投降一周后开始东进。出发前,拿破仑命令各军在巴伐利亚筹措 8 天的面包和饼干。整个部队分成 3 路纵队,以 40 英里的间隔,渡过了伊萨尔河。缪拉、达乌、苏尔特为中路,构成 50 英里长的行军纵队,左是拉纳军,右是贝尔纳多特军。马尔蒙和内伊军担任右侧卫,奥热罗则在交通线上担任后卫。到 11 月 6 日,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军即第 8 军,由莫蒂埃元帅指挥,内含一个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该军奉命过河抵达林兹附近多瑙河左岸以构成一个左侧卫。

按计划,法军准备在最初的储备用完后再次采取有秩序的征发行动来保障各军的给养。征发工作由军副官负责,尽管是在敌国领土,仍以收据支付。为此,拿破仑曾经尝试给每一个军规定粮秣筹措地域。例如达乌奉命不触动右侧地区,留给随后到来的苏尔特利用。马尔蒙军随贝尔纳多特军之后行进,为了能在贝尔纳多特军刚刚通过的地区弄到给养,被告之向其右侧“需走多远就走多远”。达乌、拉纳和苏尔特军还有来自慕尼黑的补给车队尾随在后。但是由于道路拥挤且有冰雪覆盖,补给车队很难赶上快速行进的部队。

在实际运动中,法军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行军,从后勤角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到达因河以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居民热情很高,但由于这是森林密布的极端贫困地区,部队通过时只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65 页。

能耗用在巴伐利亚居民中征发的给养。从因河到恩斯河的阶段，乡村开阔起来，有可能征发较多的物资。同时，由于因河流域曾经是麦克军队的最初集结地域。在布劳瑙、阿尔特海姆和林茨设有奥军的仓库，大批补给品和弹药都落入法军之手。这一阶段，法军大部的给养供应都是依靠军副官正规组织就地征发，基本没有发生严重短缺，有的师还颇有富裕。有的甚至将多余的给养卖掉或扔掉。最后从恩斯河到维也纳的一周行军，是产生严重困难的阶段。产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从恩斯河到维也纳只有一条道路。4—5个军拥挤在一条道路上，即使拿破仑的补给制度再好也免不了要出现困难。要解决这一困难，只有让一部分部队渡过多瑙河，沿两岸同时进军。但这又是一种危险的作法，因为河上的桥梁被撤退的俄军焚毁^①北岸的部队有可能孤立地遭到敌人的袭击。莫蒂埃的第8军被派往北岸，由于缪拉快速进军维也纳，没有使用船队与莫蒂埃保持密切的联系，结果于11月11日，莫蒂埃的一个师在杜恩斯坦峡谷遭到库图佐夫的伏击，几乎全部被歼。为此，拿破仑言词尖刻地训斥他的妹夫没有咬住俄军，“一个劲乱冲乱闯象个疯子”^②。

为了对付俄军的抵抗，拿破仑对法军的补给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早在10月29日，就下达了在哈格建立中间仓库的命令，同时还指示在布劳瑙建立兵站，任务是每天烤制5万——6万日份口粮。当预期的战斗没有发生时，就决定将布劳瑙改为前方补给中心。集中可制作300万日份口粮的面粉，并以每天10万日份的速度烤制面包，沿水旱两路同时前送。与此同时还以相当于奥俄联军3个师的兵力担任交通线的警卫。人们在总结莫蒂埃一个师被歼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是拿破仑为了具体安排后勤补给而影响了作战指挥造成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拿破仑对后勤补给的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67页。

②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前引书，第163页。

重视。

这些补给措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主要因为库图佐夫没有正面抵抗,没有掩护维也纳而渡过多瑙河向东北撤退。由于缪拉的前卫也没有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追击俄军而快速挺进维也纳,致使其补给线不起作用。幸好此刻维也纳已近在眼前了。“使大军团在这方面的困难一举得到了解决”。

法军于 11 月 14 日进入维也纳,奥皇及其朝臣逃到了摩拉维亚的首都布尔诺。法军在帝国仓库中发现了 1 万担面粉和 1.3 万蒲式耳饲料。这个 25 万人口的城市要给 8 万人提供 3 周的给养,一天须交付 7.5 万磅面包,2.5 万磅肉,20 万磅燕麦,28 万磅干草和 375 桶葡萄酒。另外,“拿破仑命令不必从法国国内输送枪炮弹药,因为他在奥地利军火库里已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①

法国在维也纳休整 3 天后,进入摩拉维亚,继续追击俄奥军队,虽然又出现了后勤补给的困难,但奥俄联军的补给更糟,不能再撤退。结果拿破仑却以劣势兵力取得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巨大胜利。

拿破仑的大部队从加来海峡的布伦军营经长途奔袭到达奥斯特里茨,并连续取得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大规模胜利。他的军事机器,包括其行政勤务和后方勤务经受住了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不仅说明了他本人具有随时处理复杂情况和军事组织以及指挥的天才,也说明了他的战争机器的灵活和有效。1805 年的后勤补给实践,一度作为经验而为以后的战役所效仿。

① 同上,第 164 页。

第三节 耶拿战役至瓦格拉姆 战役法军之后勤保障

一、战争进程与战役主要经过

1805年法奥《普雷斯堡和约》签订以后，欧洲大陆暂时沉寂下来，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拿破仑在巴黎一方面从事其政治和王朝的设计，一方面密切注视欧洲的动向。

1806年7月，拿破仑组成了“莱茵联邦”，计有16个邦加入（后来又有5个邦加入）。拿破仑在“莱茵联邦”推行法国资产阶级制度和原则，使之成为一个与奥地利、普鲁士相抗衡的政治、军事实体。法国19.2万大军驻扎在莱茵河两岸，控制着德意志西南部。普鲁士对此感到惊恐不安，要求法军撤出德意志。9月，英、俄、普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联盟，准备与拿破仑作战。随后，普军与法军相继进行动员。

1806年10月14日，法军与普军在耶拿进行会战，法军一举击溃霍恩洛埃指挥的5万普军。同日，达乌指挥的2.6万法军在奥韦斯塔特击败了普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5万普军。法军长驱直入，于10月27日占领柏林。

耶拿——奥韦斯塔特战役之后，普法一度议和，但因拿破仑提出苛刻的条件，和谈失败，普军退入东部地区。此时俄军10余万人（一说为7.3万人）已开入普属波兰。

拿破仑为了打击英国，在柏林颁布了“大陆封锁令”。之后，便挥师东进，于12月中旬进入波兰，连挫俄军。1807年2月，法军与俄普联军在艾劳进行一场激战，联军败退，双方损失都极为严重。6

月14日,双方在弗里德兰进行会战,联军惨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求和,于7月9日同拿破仑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至此,第四次反法联盟瓦解。

1807—1808年,拿破仑为了有效实施大陆封锁政策,先后发动了侵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争,结果使20万法军陷进伊比利亚半岛,困苦不堪。法军的处境使奥地利又重新振作起来,决心重整军备,同法国一决高下。在查理大公的主持下,奥军进行了改革和扩编。到1808年,奥军已达34—36万人。奥国的备战活动得到英国的支持,1809年春,英奥签订协定,组成了第五次反法联盟。查理大公原拟采取守势,但因财政困难,不能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故决定采取攻势。奥军准备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意大利、波兰和萨克森的法军,而以主力部队攻击德意志境内的法军。

法军在德意志境内原来只有9万人,得知奥国备战后,拿破仑也调兵遣将,提前征集适龄青年入伍,并调整在各地的兵力。到1809年春,法军在德意志境内已增至20万人,以多瑙沃尔特为中心,分布在多瑙河两侧。拿破仑决定采取“防御攻势”战略,伺机出击。

1809年4月9日,查理大公率14万大军在帕绍和布劳瑙之间越过因河边境线,向法军进攻。4月13日,拿破仑离开巴黎,于17日到达多瑙沃尔特指挥作战。4月19—23日,法军在累根斯堡地区的连续战斗中均打败奥军。拿破仑率军乘胜追击,于5月13日占领维也纳。奥军11.5万人退到多瑙河左岸。5月18日,法军占领洛鲍岛,随即架桥强渡多瑙河。5月21—22日,双方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交战,法军战败,被困于洛鲍岛。

经过6周的准备之后,法军于7月4日渡河向奥军重新发动进攻。7月5—6日,双方在瓦格拉姆进行会战,奥军溃败。此役,奥军死伤、被俘3万余人,法军伤亡2万余人。

7月11日,奥皇求和。拿破仑鉴于奥军尚有很大实力,法军自

开战以来损失也很大,并顾及西班牙战争和国内政局不稳,遂同意讲和。10月14日,法奥签订了《维也纳和约》,1809年的法奥战争至此结束。

二、法军后勤保障概况

耶拿——奥韦斯塔特战役前,由于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邦”,不仅得到2.5万兵员的援助,而且拥有了良好的作战补给基地。驻扎在南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法军还可由当地负担给养,因而有恃无恐。

在1806年8月间,法军已对班堡、柏林大道、易北河、萨勒河、埃尔斯特尔河等地区的河川险隘侦察清楚,^①对于如何进军作战,早已心中有数。到10月初,法军已集结完毕,部署在美因兹、维尔茨堡、法兰克福、安斯巴赫、班堡、安堡一带。法军大本营设在班堡,交通运输线为斯特拉斯堡——曼海姆——美因兹——维尔茨堡。前进基地设在福希海姆和维尔茨堡。

为保障战役期间的给养供应,拿破仑于10月初命令在班堡修建一座能为8万人提供4天口粮的面包房。随后,法军通过人烟稀少的图林根山林北进。“每人携带4天的口粮,而各军设在维尔茨堡、班堡和福希海姆的面包房还为每人准备了10多天的干粮。”^②

拿破仑的“三路大军,队伍密集,进军路线相隔很近,还要穿过山峦起伏的地区,困难很大。”尽管如此,法军在拿破仑指挥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快速行军。在逼近耶拿时,炮兵和车辆通过一条又窄又陡的小路时出现困难,拿破仑命工兵连夜拓宽道路,并亲自手持提灯巡视,直到第一辆炮车通过后才回营休息。^③

① 谢国良:《拿破仑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②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前引书,第186页。

③ 约翰·霍兰·罗斯:前引书,下卷,第84页。

耶拿之战,法军在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后勤保障和士气等各方面都居于压倒优势。“当时凡是洞察底细的人都知道,还未打响第一枪,普鲁士的跨台就已成定局。”^①

耶拿——奥韦施塔特战役之后,法军的给养供应便由普鲁士来承担了。法军“在魏玛、埃尔福特、莱比锡和科斯钦等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征发”。拿破仑颁布敕令,规定柏林城和每一个普鲁士属国诸如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应缴纳一定数量的战争特别税。“大军团的军需总监达律奉命在普鲁士各主要城市制作 28 万件大衣和 25 万双军靴;组建 6 座总医院,其中包括治疗疥疮和性病的特种医院;在柏林制作 6000 只医用床垫,并将 1.2 万顶普鲁士帐篷裁开,制成 9000 件医用床单。”^②拿破仑对普鲁士各城市的大量征发,“使军队在 1806 年 10 月至 12 月简直是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是,到了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法军为追击俄军而进入波兰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法军不仅进入了贫困地区,而且还遇到了当地居民的相当严重的反抗和游击活动。再加上天公发难,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人陷过膝,马陷及腹,车隐过轴”。“食物奇缺,……饮水混浊不堪,没有面包和猪牛同栏而宿。”士兵哀怨之声不绝于耳。由于很难在当地筹到所需物资,必须从萨克森起建立正规的补给线,并在前方建立补给基地。进入波兰以后,法军最初的补给基地是设在华沙。

天气和道路情况使军事行动很难进行。拿破仑打算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华沙和埃尔平一线宿营,休整过冬。但内伊的行动打乱了他的计划。内伊发现他的驻扎地吉根堡人烟稀少,很难供养部队,于是在元月第一周率部向北突袭,想占据东普鲁士较富裕的地区,结果被普军莱斯托克军挡回。这一行动使俄军以为法军要进

① 同上,第 93 页。

②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前引书,第 204 页。

攻,于是大军西进,准备反攻。这样,不仅威胁了第1军和第6军的补给基地索恩,而且法军左翼也暴露在南来的攻击之下。这种形势迫使拿破仑在元月27日决定主动出击。他命令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后撤,大军团其余兵力北上以切断敌军退路。

作战计划的这种突然变化打乱了法军的运输和供应体系。拿破仑将主要基地从华沙移至索恩,使法军获得一条通往柏林的较为近便的交通线。同时他还恢复了仓库补给系统。2月2日,他从纽伦堡给在柏林的军需总监达律写信说:“形势急迫,使我不得不恢复仓库系统。柏林送来的大衣和军靴毫无用处。莱比锡送来的大衣短得可笑,有些仅及膝部……军靴,尤其是柏林送来的,质量极差。”^①

法军也利用水路进行补给,包括哈韦尔河、斯善里河、奥德河、瓦尔塔河、涅兹河、布隆贝格运河、维斯杜拉河。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满足需要,因此,1807年3月26日拿破仑下达了建立军事辎重部队的命令。军事辎重部队当时由7个运输营组成,每营拥有600辆大车。^②这是拿破仑第一次给大军团配备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这种勤务机构不再是由征召和雇用的车辆与驭手组成,而是由完全军事化的人员和装备组成。

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拿破仑于6月又恢复了作战(此时天气已变暖),终于取得弗里德兰战役的胜利。

1809年的对奥战争,总的来说奥地利军队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而拿破仑是在发觉奥军的作战准备之后才急忙着手准备的。从拿破仑1809年3月30日在巴黎给总参谋长贝蒂埃的命令来看,法军的后勤准备工作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拿破仑下达的命令极为详细,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大量的。

① 同上,第207—208页。

②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70页。

按拿破仑的后勤保障计划,主要补给基地设在斯特拉斯堡,前进基地设在奥格斯堡,乌尔姆为重要的中间转运站。

“……我命令工兵司令和军需官在4月1日以前到达斯特拉斯堡,他们要在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之间建立兵站,每站准备60辆大车,以便把必需运输的军队运往乌耳姆,特别是……弹药和6000支火枪,必须储存在乌耳姆的炮库中;还要运送2000件普通土木工具,这是工兵所必需的;还要运送医院财物和靴鞋,这些东西现存斯特拉斯堡。我命令军需官除上述事项以外,还要在斯特拉斯堡准备10万双鞋子,在乌耳姆准备5万双,在奥格斯堡准备5万双。要注意鞋子质量必须合规格,在这方面不容许有蒙混欺骗行为。”^①

拿破仑还命令财政大臣在斯特拉斯堡储存300万法郎,其中200万法郎由军需官掌握。他要求军需官“携带20万金法郎和80万钞票,……购买100万份干粮。这些干粮只在全军集合时候才准动用。”驻扎在的乌尔姆和奥格斯堡的巴伐利亚军“也必须准备2万份干粮”。^②此外,他还要求“巴伐利亚人准备100万份面包干。”

拿破仑准备把大本营设在累根斯堡,但如果奥军先发制人,大本营就设在多瑙沃尔特;其后,当军队向前推进时,大本营再移往累根斯堡。对于这两个地方的供应,拿破仑也作了安排。如:要求“军需官注意”在多瑙沃尔特烤制200万份面包干”;所有在多瑙河左岸制出的面包干,视军队进展情况或送往多瑙沃尔特或送往累根斯堡。军粮局要在奥格斯堡和多瑙沃尔特建筑大批仓库和面包房,以便每天烤制3—4万份干面包。^③

关于运输问题,拿破仑也作出安排。他特别注意充分利用多瑙

① 《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80页。

河的水路作用,如命令组织运输船队,“保证有可能利用多瑙河上一切运输工具”。在陆路运输方面,拿破仑准备了5个辎重营和600辆马车,他认为“这已经够用了”。

炮兵和工兵所用之一切储备品都运往乌尔姆,然后再从该处装上船,沿多瑙河跟着部队行进。^①步兵所有的各种枪支、物资也同样从斯特拉斯堡运往乌尔姆,其中包括步枪6000支、刺刀6000把、备用步枪6000支、供三种兵使用的马刀2000把、手枪2000支、火门针2万根和抽弹器1000件。^②

军队总医院设在乌尔姆、奥格斯堡和多瑙沃尔特。在军队发动进攻时,各野战医院应集中在安堡、因戈尔施塔特和帕绍。

战事开始后,拿破仑的后勤计划是否全部实现了尚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说明,特别是拿破仑为了争取时间突袭敌人,往往不待后勤准备就绪,就向敌人发动进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拿破仑在击败奥军前卫部队后,曾命令部队携带8天的口粮,快速向前挺进。^③由于法军推进速度较快,并在3周之内就占领了维也纳,后勤保障跟不上战事发展的需要是很可能的。

在占领维也纳后,法军的补给显然得到改善。但当法军决定北渡多瑙河,消灭奥军主力时,却遇到架桥的困难。由于奥军撤退时破坏了多瑙河上的桥梁,拿破仑下令在普雷斯堡(今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和维也纳之间架设桥梁。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不仅缺乏器材,又值洪水泛滥时期,而且对面还有强大的奥军,可拿破仑仍要这样做。经过侦察,拿破仑决定在维也纳下游6英里处架桥,这里有一个被称为洛鲍的江心岛把多瑙河分成主侧两个航道,为部

① 拿破仑要求每个军团配备一套架设浮桥工具、两连工兵和6000件土木工具。见前引书,第384页。

② 同上,第385—386页。

③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认为携带12日份口粮,其余者为就地取给,见《战争与后勤》,第70页。

队架桥和集结提供了便利条件。炮兵和工兵从维也纳搞到木料、绳缆和船只。由于缺乏浮舟和锚链，他们便将炮弹箱系在缆索上沉入河中，于5月19日在主航道上架起了第一座浮桥。在侧航道上，法军又用虏获的奥军浮船也架起了浮桥。

奥军已有准备，欲在法军半渡之际给予沉重打击。由于洪水骤至，河水猛涨，湍急的河水将主桥的锚链扯断，浮舟被洪水卷走。结果渡过河的3万法军得不到增援和弹药补充，受到奥军的沉重打击。当法军拼死将桥修好后，又遭受到了奥军从上游放下的满载石头和燃烧着的木材的火船的冲击，主桥再次被冲断。拿破仑只得命令左岸的部队撤退到岛上。这次战斗，法军伤亡4万余人，这是拿破仑平生所遭受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如不能进攻，必然陷入后勤困难。大部队退到岛上，严重缺乏给养，有人提出放弃进攻，但拿破仑却仍坚持不放弃这一机会，想通过决战来解决所处的困境。幸而奥军没有贸然进攻，维也纳距此不远，部队的补给很快得到解决。拿破仑一边等待增援，一边重新制定了渡河计划。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以后，拿破仑终于在7月4日夜间将15万大军连同其战马、火炮和弹药送过了欧洲最大的一条河流。

拿破仑1809年同奥地利的战争，是在较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后勤保障并不十分理想，但却取得了成功。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指挥天才和应变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他的后勤供应体系，他的补给方式，还是适应当时他所进行的战争的。

第四节 莱比锡战役至滑铁卢战役 法军之后勤保障

一、战争进程与战役主要经过

1812年拿破仑对俄战争失败后，欧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法国极其不利。

沙皇亚历山大野心勃勃，极力主张继续打击法国，以便在欧洲扩展其势力。但他又感到孤掌难鸣，不足以对抗拿破仑，于是便大力拉拢普奥等国，重新组织反法联盟。与此同时，沙皇对华沙大公国采取了行动，于1813年2月出兵占领华沙。普王威廉三世经过一段犹豫之后于1813年2月底同俄国签订了盟约，共同对法作战。3月16日，普鲁士宣布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奥地利同法国的关系也发生变化，表面上充当法俄之间的调停者，持中立态度，暗中与英俄接近，并在国内征兵，准备对法作战。英国在拉拢奥国的同时，又同瑞典密谈，以支持瑞典占领挪威为条件，换取瑞典出兵3万人援助俄国。3月下旬，瑞典对法宣战。至此，第六次反法联盟形成。

拿破仑不甘示弱，重新扩编军队。他原准备编成一支30万人的大军，但在达到22万人时战事便迫在眉睫了。1813年3月中旬，俄普联军围攻德意志境内法军各据点，法军被逼放弃德累斯顿，退到萨勒河以西。

拿破仑原想向普鲁士腹地进军，远离奥地利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向莱比锡进军，然后在德累斯顿同俄普联军决战。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巴黎，率法军主力美因兹军同从马格德堡南下萨勒河畔的易北军（尤金指挥）会合。5月2日，法军主力与俄普联军在吕岑发生激战，联军失利，经德累斯顿退往包岑。与此同时，易北军占领莱比锡。5月8日，法军全力进入德累斯顿。5月21日，法军对包岑之敌军发动攻击，联军受创后东撤，渡过西里西亚的魏斯特里茨河。此后双方暂时休战。

8月，俄、普、瑞编成三个方面军，重启战端，联军主力向德累

斯顿北进。8月26日,双方在德累斯顿城下展开会战,经过2天激战,联军溃败,伤亡5万余人。但是,东进西里西亚之法军在卡茨巴赫河交战中失利;北攻柏林之法军在大比伦败退;追击联军主力之法军一部在库尔姆险遭全军覆没。此后,各路联军复向法军进逼,拿破仑率法军极力与之周旋,疲惫不堪,渐趋被动。

10月12日,拿破仑放弃北进柏林计划,率军回防莱比锡。14日,拿破仑到达莱比锡,但联军已形成对法军夹击之势。16日至18日,双方展开会战,法军惨败。此役法军伤亡、被俘达5.5万至6万人左右;联军亦损失惨重,与法军大致相当。

莱比锡之战后,欧洲局势为之一变,掀起了反对拿破仑的高潮。1814年初,第六次反法联盟军将战争推至法国本土。拿破仑虽然取得一些小胜,但手下许多将领不愿再战,被迫于4月6日宣布退位。28日,被流放地中海之厄尔巴岛。

1815年3月,拿破仑东山再起,重返巴黎。正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的同盟各国,立即停止争论,于3月25日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重新调集大军向法国进攻。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反法联军约有70—100万兵力,法军仅有30余万人。

拿破仑争取主动,迅速向比利时进兵,以击溃兵力分散之英普联军。6月15日进入沙勒罗瓦,16—17日在林尼击退普军。18日法军向退至滑铁卢之英军发起攻击。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普军3万余人投入战场,法军腹背受敌。19日,法军全线溃退。21日,拿破仑再次宣布退位,拿破仑战争至此结束。

二、法军后勤保障概况

拿破仑于1813年春重整旗鼓准备同第六次反法联盟军作战时,在后勤上所遇到困难是多方面的。但他仍然信心十足,以其充沛的精力指导一切工作。

当时最使拿破仑感到难办的是财政问题。由于连年的战争,国

内经济活动已陷于瘫痪,信用动摇,金币不但价格上涨,而且都被收藏起来。财政大臣编制的1813年预算支出为10亿法郎,而收入为9.06亿。为解决军费不足,拿破仑“捐出了他价值8000万的私人财宝;他把村社公产换成地租券,以出售地租券的收入作保证,发行了1.31亿债券。他颁发了成百上千的特许证,并批准出口商自由进行转口输入,但需纳税6%。”^①

在补充大炮、枪支、装备和车辆方面,拿破仑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除新制造一部分外,各地尚有大量储备。但缺少马匹,一时之间难以补充上万匹马供骑兵使用。又由于新马鞍和恶劣的调马术使许多新补充的马匹丧失了服役能力。此外,新补充的青年骑兵缺乏训练,素质较差。由于这些原因,骑兵严重缺编,仅仅有6000—7000人能够在战场上作战。这不仅影响了大部队的运动,而且对于侦察敌情也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部队的勤务工作也比较混乱。拿破仑4月17日抵达美因兹,逗留了一周时间,视察了部队的后方勤务工作。美因兹是法军主力部队的主要补给基地,但该地勤务部门的财务制度“完全乱套了”,拿破仑花了很大精力才理顺了财务制度。他发现美因军团和易北军团竟然没有自己的军需军官,为此他严厉斥责了财政大臣莫林伯爵,并健全了其军需机构。到4月底,法军的后勤准备和整顿工作告一段落,除马匹不足外,其他物资基本准备就绪。进军德累斯顿的道路、桥梁也事先做了准备。

5月2日在吕岑的战斗中,由于后勤保障上的问题使法军未能实施强有力的追击。主要是骑兵数量不足(缺乏马匹所致)、后方补给车队尚未到达;指挥左翼易北军的尤金亲王违背拿破仑的后勤思想(轻装前进),先头部队辎重过多,致使行军速度太慢。吕岑战斗中法军共发射了3.9万炮弹,但有1/3未能爆炸,气得拿破仑

^①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第320页。

严厉斥责陆军大臣，并要枪决炮兵总监。

法军占领德累斯顿之后，立即以其作为前进基地，进行整顿和补充，主要是收集马匹补充骑兵。其后方交通运输线由美因兹至魏马，然后分为两路，一路经耶拿和阿尔登堡至德累斯顿，一路经瑞姆堡至莱比锡。

有人认为拿破仑的夏季休战是他“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给了敌人以喘息之机。实际上并非如此，拿破仑当时写给陆军大臣克拉克将军的信中说他决定休战有两点理由：一是缺乏骑兵，难以作大规模攻击；二是顾忌奥国对法宣战。但除此之外，还有后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快速行军、连续作战和天气不好，法军除伤亡过重外尚有9万多人生病，并且大多数士兵也疲惫不堪，急需休整。其次，由于多次作战，弹药消耗甚大，枪支、火炮损失也很严重，补给纵列一时供应不上。第三，后方交通线时常受到骚扰，给养供应不足，就地取给又极其困难，法军已处于饥饿状态，士兵每天只能得到半磅面包，根本见不到肉类。^①这一切，都使拿破仑无法实现其“歼灭战略”。

秋季战役开始后，拿破仑军队虽然得到补充和改善了后勤供应，但敌人在数量上占了明显的优势。经过补充的法军已达44.2万人，火炮增至1280门。另有要塞部队和后备部队13万人。

8月下旬德累斯顿战役后，拿破仑对北进攻取柏林犹豫不决，多次反复，主要是考虑怕丧失其主要补给基地德累斯顿。结果最后影响了集中兵力实施莱比锡会战。8月底、9月初，法军的元帅麦克唐纳、乌迪诺、内伊和范达米相继在战斗中败北。这表明，没有拿破仑本人对作战行动的积极控制，他的整个指挥系统就会彻底瘫痪。

拿破仑的后勤补给本来就困难重重，德累斯顿会战前的一个意外事件又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送给大

^① 乔治·勒费弗尔：前引书，第328页。

军团作为贡礼的两个轻骑兵团，途中携带全部武器、马匹和团运输工具投敌。另外，乌迪诺、麦克唐纳和范达米等造成的人员和火炮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奥热罗的第9军，守卫着通过巴伐利亚的交通线，根本抽调不出来。因此，9月中旬以前，大军团一直采取守势。

拿破仑尽管赢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但他没有打垮联军的主力。大军团不可能在敌国长期驻扎下去，况且冬季就要到了。从战术角度讲，易北河一冰封冻，哥萨克骑兵和普鲁士轻骑兵可以畅行无阻了，有可能切断法军的布防。从后勤角度讲，联军的资源远比他丰富，另外德累斯顿东部地区的补给日益短缺，难以维持部队的正常生活。法军的口粮减少到每人每天仅8盎司面包、8盎司肉和3盎司大米（1盎司=28.35克=0.567市两）。^①9月23日拿破仑写信给庶务总监说：“军中无可食之物，要找点东西出来简直是幻想。”^②

为了克服大军团后勤保障上的困难，拿破仑考虑撤到供应状况较好的莱比锡去。

就在拿破仑犹豫不定的时候，联军已经开始了攻击，拿破仑决定在莱比锡进行会战。但联军的行动要快于法军，集中了30万兵力向莱比锡围来。19万人的法军从德累斯顿撤到莱比锡时已是饥饿难忍，疲惫不堪，被围在狭小的圈子里毫无机动的余地。

莱比锡战役的失败，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拿破仑没能在此之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溃联军的主力；他本人以及他手下的元帅们已丧失了当年那样的作战指挥的活力等。但后勤因素也是很关键的，如马匹缺乏，骑兵不足限制了部队的机动；弹药缺乏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补给线过长不仅使给养弹药供应困难，而且还

① 詹姆斯·马歇尔—库沃尔：前引书，第304页。

② 詹姆斯·马歇尔—库沃尔：前引书，第304页。

牵制了一部分兵力；德累斯顿地区补给困难使依靠就地取给的后勤体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财政混乱分散了拿破仑指挥作战的精力。另一方面，“歼灭战略”不能实现，反过来又加重了法军后勤补给上的困难，二者恶性循环。此外，联军方面人员众多，运动艺术较以前大大提高，“他们已经吸取了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某些经验。”

1815年的战役，拿破仑虽然一扫1812和1813年时军事指挥上的暮气，又焕发了当年的活力，并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他的战争机器经过几次失败后毕竟不如当年那么灵活了。他的敌人愈来愈多，由革命而焕发出来的法军的战斗精神也几乎消失殆尽。

拿破仑从莱比锡战场上带回的5.6万名残兵败将，大部分丧失了武器装备。经过多年征战，国库已经空虚，而且立法院也不愿多拨款去扩充军备。

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重整旗鼓，准备与第七次反法联盟做再次决战的时候，尽管有广大士兵和农民的拥护，有他自己的必胜信念，但从整个力量对比来看，法国难以战胜强大的欧洲联合了。“因为欧洲刚刚才开始施展自己的一切力量，而拿破仑的力量和军事后备已经山穷水尽了。”^①

至1815年6月，拿破仑在采取了一系列取悦民心的措施之后，组建了有19.8万人的军队，还有20万人的国民军。但20万人的国民军其中半数没有军服，1/3的人没有武器。预计经过陆军大臣达乌的努力，还可征集22万人左右的后备部队。当时部队比较分散，拿破仑手中只控制了12.8万人和340多门火炮。

在波旁王朝统治的10个月中，由于经济原因，军队大幅度裁减，大批军队只付给一半薪水，武器弹药的储备也消耗殆尽。拿破仑为了迅速装备他扩充起来的军队，于3月23日下令立即生产15万支1777年型步枪，要求蒂尔和凡尔赛兵工厂的产量在原来

^①（苏）叶·维·塔尔列著：《拿破仑传》，第363页。

基础上再增加两倍。他还授权立即向英国或瑞士购买 20 万支步枪。3 月底,达乌又受命将骑兵扩充至 3.45 万人。

法军 6 月 15 日开始行动时,每个人携带 50 发子弹、4 天的面包和半磅米。在林尼村与布吕歇尔发生一场激战中普军败退,但未被全歼;内伊军也未完成占领夸塔里——布拉斯村这个交通要地的任务,使威灵顿得以安全撤退并重新布防。

6 月 18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滑铁卢战役打响。也许后勤上的困难并没有影响法军作战。拿破仑的进攻使威灵顿难以支持。但布吕歇尔的普军却赶来支援,而格鲁布却没有来得及增援拿破仑。当拿破仑将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战斗仍未取得成效时,他的失败已成定局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以拿破仑的失败告终。他随后宣布退位。

两次战役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使拿破仑的战略行动由主动变为被动。这不仅刺激了他的情绪致使他指挥失误,而且后勤补给困难也接踵而来。拿破仑首先派格鲁布率近 1/3 的兵力去侦察布吕歇尔的行踪,“犯了整个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性的战略错误”。他自己率军向滑铁卢方向追击威灵顿。17 日晚,法军在距威灵顿的前沿约两英里的勒凯卢农庄过夜。当时,天不作美,正遇雷暴雨大作,士兵犹如落汤之鸡,苦不堪言。由于道路难行,运输队远远掉在后面,吃的也没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天气转晴,运输队还没有把给养运上来,致使部队在准备进攻前无米下锅。

对于滑铁卢战役的失败,人们往往从拿破仑的战略战术的指挥不当抑或双方力量的对比中去寻找,很少考虑后勤保障对这场战役的影响。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材料很少,也许具体的后勤供应对这场战役和莱比锡战役的胜负影响确实不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后勤供应体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当整个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当对手也已能够同他一样实行灵活的战略机动时,当他的战略战术指挥上出现失误时,后勤体制相

应出现困难,而不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

小 结

拿破仑战争构成了一个时代,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军事后勤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拿破仑改变了“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了“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关系”,摆脱了18世纪的围城战,形成了“歼灭战略”的新体系,并找到了实现这种新战体系的后勤保障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拿破仑在1805年乌尔姆战役中就采用了这种补给方式。这也是他在曼图亚围城战(拿破仑一生中两次围城战中的一次)中遇到给养供应困难后,吸取经验教训而总结出来的。

在后勤领域中,拿破仑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1807年第一次给大军团配备了正规的辎重勤务机构。这种辎重勤务完全由军事化人员和装备组成,因而比17、18世纪由非军事化的雇用驭手和车辆组成的辎重队前进了一大步。

为了便于就地取给,拿破仑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设立了负责就地征发的专门机构,其代表是军副官和师兵站官,“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①

在进行战局的后勤准备时,拿破仑还注重保障作战的突然性,甚至要求作战部队不带行李辎重。

然而,拿破仑军队的后勤体制仍很不完善,还“没有在一个头头的领导之下,作为实施战争的一个大分支机构组织起来,以便分析战争的种种需要,并对预定的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②

① 马丁·方·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84页。

② 《理论后勤学》,第29页。

在依赖就地取给时，“拿破仑的部队同其 18 世纪的前辈们一样，每当在某一特定地区停留过长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后勤困难。”^①

拿破仑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后勤方面的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指出：“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地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②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85 页。

② 恩格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72 页。

第六章 1812 年法俄战争之后勤

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后,拿破仑称霸欧洲的野心日益膨胀,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1812年,拿破仑统率60万大军,渡过涅曼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俄战争,企图一举打垮俄国,进而制服英国,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

战前,拿破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筹划,聚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建立了许多储备仓库,扩充了辎重队,改善了军队后勤系统。

战争开始后,拿破仑大军兵分三路,分进合击,先后经过斯摩棱斯克之战、博罗迪诺之战,长驱直入,占领了莫斯科。但法军未能击溃俄军主力,没有完成既定的战略任务。鉴于政治、军事和后勤军方面的不利因素,拿破仑被迫从莫斯科撤军。

法军的入侵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争,破坏法军的交通线,袭击其粮秣征集队乃至野战分队。他们还实行坚壁清野,拒绝供应法军任何物品。俄军主力经过休整和补充,实力大增,积极反攻和对法军进行追击。法军在撤退过程中,军纪荡然无存,后勤补给系统混乱不堪,已经不起作用。士兵陷入饥寒交迫的境遇中,非战斗减员剧增,极大的影响了军队的战力。

在俄国军民的打击下,法军损失惨重,60万大军仅存数万人,侵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节 法、俄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一、法俄矛盾加剧与战争开始

1807年7月,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了《提尔西特和约》,达成了“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的瓜分世界的协定,法俄暂时结成联盟。

但是,这个联盟极不巩固,亚历山大一世利用提尔西特和约,于1808—1809年相继入侵芬兰和瑞典,吞并了芬兰。与此同时,俄国又在南方谋求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上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1811年,俄国挑起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打败土耳其,获得了比萨拉比亚,俄国的南部国界扩展到普鲁特河与多瑙河口。因此,引起拿破仑的不满。此外,1809年拿破仑攻打奥国,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应当出兵相助,但沙皇只出兵到波兰,而不去进攻奥国,拿破仑认为俄国背信弃义。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一世也不甘心让法国任意支配德国和波兰,他曾要求拿破仑作出承诺,决不重建波兰王国,但拿破仑指望一旦俄法爆发战争,可得到波兰的支持,因而拒绝了俄国这一要求。

法俄矛盾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提尔西特和约迫使俄国参加了大陆封锁体系,但这对俄国异常不利,影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直接损害了俄国地主、贵族和商人的利益。俄国采取了破坏封锁的对策,暗中与英国贸易往来。到1810年底,俄国声称不再受大陆封锁体制的约束,并决定从1811年起,实行新关税法,提高对法国商品的进口税,停止对丝绒、酒类等物品的订货。这不仅破坏了大陆封锁政策,还导致法国商品外销的危机。对此,拿破仑更为愤怒,决心伺机进行报复。沙皇俄国的腐败落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库空虚,给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拿破仑依仗臣服于他的欧洲大片领土,决心打垮这个大帝国。

法俄双方均意识到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准备。

1812年初,战争气氛包围着欧洲。4月5日,俄国同瑞典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允许瑞典合并挪威作为代价,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使俄国有可能把保卫西北国境的军队调出,以加强对首都彼得堡的保卫。随后以归还多瑙河两公国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城市为条件,与土耳其议和,使俄军得以从土耳其战场上摆脱出来。拿破仑凭借其威力,于1812年2月—3月间,缔结了法普、法奥条约,争得了普、奥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

1812年3月,拿破仑正式编成征俄大军,5月下旬大军开始向东开进。1812年4月—5月间,俄国正式编成对法作战部队。尽管双方紧张地调动和部署军队,但外交谈判并未停止。4月30日,俄国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拿破仑不从东部一带撤军,即中止外交谈判。拿破仑采取狡诈手段,一方面派人谒见沙皇,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一方面率法军继续东进,向维斯瓦河与涅曼河地区集结。6月22日,拿破仑在立陶宛前沿阵地发布向俄国进军的命令,号召法军“渡过涅曼河,把战争带到俄国领土上去”。这个命令被认为是正式宣战书。23日,拿破仑察看了部队的部署和进攻准备。24日拂晓前,拿破仑大军迅速通过涅曼河上的3座浮桥,进入俄国领土,1812年俄法战争正式打响了。

二、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从1811年初开始,拿破仑即着手征集征俄大军。1812年初完成征召工作,并进行了训练。60万人之中,法军为20万人,意大利军8万人,“莱茵联邦”军14.7万人,波兰军6万人,荷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等11万人。另外还包括1812年2—3月间从普鲁士和奥地利调集的5万人。^①拿破仑亲任大元帅,柏蒂埃为总参谋长。全军分为10个集团军,1个近卫军团和4个骑兵军团。

^① 谢国良编著:《拿破仑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这期间,拿破仑的对俄作战总计划也形成了。最初,即在1811年8月,他对大臣们谈了对俄作战总计划的轮廓,开战后他又先后对手下的将领们谈及作战计划。由于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没有保留下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事先根本没有制订完整的作战计划),因而只能从他的言论和实际军事行动来推测他的战略方针。大致看来,拿破仑是采取歼灭战略,迅速消灭俄军主力,占领莫斯科,迫使沙皇求和。

拿破仑在进攻之前已获悉俄军分为两支,一支俄军在维尔纳附近,另一支在普里皮亚特河的沼泽地带前面。于是他决定渡过涅曼河中段,迅速冲入两支俄军之间的地区,然后将其分别歼灭。^①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拿破仑以华沙大公国为基地,把一线部队45万人分成3路。

左路:系法军主力,计有23万人,由拿破仑亲自指挥,携火炮527门。此路军队由第一、二、三军团和骑兵一、二军团和近卫军团组成,集结在托伦一带,准备经由科夫诺向维尔纳推进,袭击俄军一军团。

中路:计有8万人,火炮218门,包括第四、六军团和第三骑兵军团,由意大利的尤金亲王指挥。此路军位于普洛茨克、拉斯特堡附近,拟向哥罗德诺与科夫诺中间地区进攻,分割俄第一军团与第二军团的联系。

右路:计有8万人,火炮218门,包括第五、七、八军团,第四骑兵军团以及奥地利军团,由热罗姆·波拿巴指挥。此路军配置在华沙附近,拟向哥罗德诺方向运动,牵制俄第二军团,确保法军主力和后方的安全。

除了一线部队外,还有3支支援部队,计有8.3万人。战争开

^① 约翰·霍兰·罗斯:《拿破仑一世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下卷第224页。

始后,又补充了 20 万人,总计兵力为 64 万人,火炮 1372 门。

枪支和士兵的装具也很齐全,特别是法军主力部队更为齐备。1812 年以前,拿破仑的军队计有 138 个步兵团。1812 年又组建了几个新团,其成员多是过去逃避兵役的人。每个步兵团有 1 个仓库营,其余为野战营。每个连队均有掷弹手和优秀射手,配备轻便的改进型武器;其他士兵则配备燧发滑膛枪,中士班长则携带一种特殊的卡宾枪。坑道工兵使用短筒的滑膛枪或卡宾枪。所有的枪支都安装三棱形刺刀。掷弹手和工兵们除了枪支以外,还配备短马刀。

步兵的装具,包括武器弹药、个人生活用品和野营所需的物品,这些东西和个人携带的口粮加在一起,总重量约有 50 英磅。

正规骑兵包括胸甲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以及卡宾枪手、滑膛枪手等。每个骑兵团都有 1 个骑兵供应中队,负责骑兵的补给。胸甲骑兵的着装主要是钢盔和胸甲,用来保护头部和胸、背,共约重 15 磅。胸甲可以抵挡 40 英尺射程的子弹。胸甲骑兵每人装备 1 支长刺刀和 1 支手枪。重骑兵配有 1 支卡宾枪或 1 支后装滑膛枪。轻骑兵配有 1 支卡宾枪、1 支手枪和 1 支弯马刀。但是在一个骑兵军团中约有 2/3 的人装备长矛、马刀和 1 支手枪,只有担负战斗任务的人才以卡宾枪代替长矛。骑兵所用的马匹多是德国马,容易受惊,步伐也小。

拿破仑吸取了过去作战的经验,发挥自己的所长,在对俄战争之前大量增加了野战炮兵。他还作了改革的尝试,为每个步兵团配备了 2—4 门轻型火炮,可发射 4 磅重的炮弹。其后为了弥补其机动性差的缺陷,又组建了预备骑炮兵连。

一个野战炮兵连配备有各种口径的榴弹炮和火炮,通常为 4—6 门火炮、2 门榴弹炮。更重要的是对炮兵的训练,法国的炮兵训练有素,动作熟练,射击准确,炮兵军官多为职业军官,有专门的知识 and 一定的研究能力。

法军工兵属技术兵种,军官都有很高的水平,士兵具有吃苦精神,他们在恶劣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建造出最好的工程。

在拿破仑的全部军事活动中,1812年对俄战争所集结的人力、物力是最多的一次,也是以往任何战争无法与之相比的。因面对的敌人相当强大,拿破仑作了充分的准备,“采取的措施超过了卢弗阿所能梦想的程度”。^①

拿破仑为做好其大量而周密的后勤准备工作,“早在1811年4月他就命令陆军署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关于俄国的情报”,提供有关俄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他熟知北方大战的历史,清楚地知道查理十二进入俄国时曾面对人烟稀少的土地难以就地取给。他还研究俄国经济状况,派人调查里加、维尔纳等战地情况,搜集兵要地志、气象资料,还编译、复制俄国地图。

到1811年底,拿破仑开始着手在波兰采取改善军队后勤系统的措施,并相应地扩大了其辐重勤务的规模。同时,鉴于只有在俄国南部黑海沿岸地区盛产粮食,而向俄国中部进军很难就地取给,因而决定大力筹措粮秣,由军队携带和通过涅曼河进行补给。为此,1812年初拿破仑下达了在但泽储备给养的命令,要求在3月1日以前于该地集中可供40万人和5万匹马食用50天的粮秣。此外,在奥得河上还要建立更多的储备。^②大量的给养,牲畜是从被占领国征集的。如仅在普鲁士就征粮6000万公斤,其中2/3是小麦,1/3是黑麦。^③此外还在该地征集了20余万匹马、4万多头牛和7万余瓶酒。^④

为了补充长期作战的消耗,在但泽的主要兵站还储备了其他的军需品。其中,一大部分斗篷和军靴是从英国购买的,因为先前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中译本,第71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1812年卫国战争》条。

③ 谢国良编著:前引书,第158页。

实行大陆封锁政策,欧洲大陆的工业及其资源无力全部供应这支庞大的东征大军,如仅军靴一项,就需赶制 200 万双。^①

为储存和前送军需物资,拿破仑在但泽、格鲁琼次、英德林、华沙等地设置了大型仓库,并计划随着法军深入俄境,而在科夫诺、维尔纳、维帖布斯克、明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等地建立仓库。

“运输是按最大的规模组织的”,法军先后准备了数万辆运输车和大量马匹,供运送粮秣、弹药之用。法军辎重队经过扩充后达到 26 个营,其中 4 个营各配备 600 辆轻型运输车,每辆载重 600 公斤;4 个营配备 600 辆牛车,载重为 1 吨;其他各营配备 252 辆 4 匹马拉大车,载重为 1.5 吨。使用重型大车显然不能适应俄罗斯的农村小道,但比使用更多的轻型大车节省马匹,从而减少饲养方面的困难。马匹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大军中包括炮车和弹药车在内,每三人至少有一头牲口。”^② 总的用于运输车辆的马匹有 15 万匹,用于拖曳大炮的马匹有 1.8 万匹。另有 2 艘巨型运输船装载饼干等各种耐久性食品。^③

在战前一个月,拿破仑在但泽、科斯钦、什切青、格沃古夫和马格德堡储备了大量弹药。这些地点都是沿河市镇或港口,运输极为方便,可利用海路、内河进行储运,然后再把弹药运往战场。1812 年 5 月 1 日的一份记载提供了上述各地弹药储备的数量:

但泽——火炮 59 门,24 磅炮弹 82612 发

格沃古夫——火炮 34 门,20 磅炮弹 32804 发

科斯钦——火炮 330 门,12 磅炮弹 226568 发

什切青——火炮 69 门,8 磅炮弹 53835 发

① 罗斯:前引书,下卷,第 225 页。

② G·C·索普:《理论后勤学》,中译本,第 21 页。

③ 谢国良编著:前引书,第 73 页。

马格德堡——火炮 314 门,6 磅炮弹 365982 发

这些火炮尚不包括攻城炮在内,数量已相当不少。同时还可以看出,多数火炮每门均有 670—1100 发炮弹,数量之大,“就是同 100 年后的工业化和高度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炮兵相比较,也是很可观的。”^①

法军士兵的服装种类繁冗,没有英国士兵那样严格和精细。有些服装的虚饰过多,常常引起士兵的不安和尴尬,不利于作战。士兵制服的颜色也不一,步兵和胸甲骑兵的上衣是兰色的,重骑兵则是绿色的制服,并配有各种颜色的领章。因此有人说,拿破仑军队的服装“是带有许多梢的服装展览”。

总之,在战前拿破仑军队的后勤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拿破仑本人也事无巨细花费很大精力过问运输和补给问题。尽管如此,对于 60 万大军来说,如果全部军需品都从后方补给基地运往前线,其补给车队仍然是不够用的。马丁·万·克列威尔德认为,拿破仑仅“依靠马车进行补给,不论组织得多么好,总是不可能保障全军从涅曼河走到莫斯科的。”他经过计算后指出,就算拿破仑的 60 万大军只有三分之一到达莫斯科,而所用的时间假定为 60 天(实际上是 82 天),那么,“仅士兵的给养消耗总量就达 1.8 万吨,几乎是他的补给车队总载重能力的 2 倍。”至于到达莫斯科后,“士兵每天的给养消耗量可达 300 吨,要在离基地 600 英里的距离上保障这样大的消耗量,即使补给车队运行很快,每天走 20 英里,也需要有 1.8 万吨载重量的运输车辆。所以,不管他是把车队作为移动仓库,还是用来在国境与军队之间实行往返运输(通过驿站),总之,在向莫斯科进军时要靠这种方式保障军队给养是绝不可能的。”^② 拿破仑对此一定也是很清楚的,他可能是准备在与俄军主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72 页。

②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72—73 页。

力决战后，“由被征服者来供应了。这是拿破仑的惯常做法。”^①

三、俄军的作战计划与后勤准备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一直没有放松对法国的戒备，他同样预感将有一场大战要发生，因此也一直在暗中备战。1811年，俄国沿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在里加、德里萨、波布洛斯克和基辅等地，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和野战阵地。在德维纳堡设补给基地。^②

但是，在战略上如何对付强大的法军，亚历山大一世却绞尽了脑汁。当时，沙皇及其大臣们曾研究了三种作战方针。其一是沙皇聘请的战略顾问斯坦因（曾任普鲁士首相），提出来的西班牙民众抗法的游击战方式；其二是俄国陆军大臣巴克莱提出的持久战方针，即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军民向内地撤退，保存实力，实行坚壁清野，等待时机进行反攻。其三是沙皇的首席军事顾问冯·法尔将军提出的防御战方针。冯·法尔原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军官，1806年耶拿战役后转到俄军服务，后被提升为中将。法尔是一个“侈谈战略的人”，“死抱着一些抽象的原则去制定作战计划”。他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取决于防御阵地的正确选择和防御军队的适当部署；必须有两支防御部队和一个坚固的要塞，一支在要塞附近或通往要塞的防线上抗击入侵之敌，另一支则必须在敌人背后或侧翼迂回运动作战；要塞必须设在扼守一条或多条交通要道的地方。^③ 其具体部署是：在德维纳河畔的德里萨设防，守卫涅曼河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两条道路；俄军主力坚守该地以迎击入侵之法军，另一支俄军则骚扰法军的侧翼和背后，威胁其交通

① 同上。

② 谢国良编著：前引书，第158页。

③ 罗斯：前引书，下卷，第223页。

线,配合主力军的正面作战,从而使法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退却。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敢完全采用斯坦因的作战方针,又认为巴克莱的计划消极退避,损失太大,故倾向于法尔的计划,战争开始时,率俄军主力向德里萨撤退,准备实行阵地防御,正面抗击。后来沙皇感到问题严重,又采用巴克莱的退却战略,伺机反攻。库图佐夫接替巴克莱任俄军总指挥后,实行了以战略防御为主,避免不利的决战,同时开展“小战争”袭击和骚扰敌人,消耗敌军实力,改变力量对比,在有利时机进行反攻、歼灭敌人的方针。

俄国在1812年4--5月间正式编成对法作战部队,共有23万余人,988门火炮。俄军编3个军团,统称西线军团,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任大元帅,巴克莱任总司令。第一军团有兵力11.6万人,火炮550门,是俄军主力部队,由巴克莱兼司令,部署在科夫诺、维尔纳一线。第二军团由巴格拉齐昂指挥,约有4.5万人,270门火炮,在涅曼河与布格河之间执行任务。第三军团有4.6万人,168门火炮,由托尔马索夫指挥,部署在乌克兰地区的卢茨克一带,属后备机动部队,主要掩护基辅一带的安全。^①此外,在彼得堡方向还有支独立军,约2万人。还有哥萨克骑兵1万人。这都是增援部队。

1812年俄国军队的装备,就其步兵来说,与英法当时的步兵相当。大部份士兵都配有新型的滑膛枪,但部分士兵由于武器不足仍然使用1807年用的老式武器,子弹比法国滑膛枪的子弹要重得多。在这次战争中,俄军由于武器笨重造成很大损失。

俄军炮兵力量较强,正规炮兵有44个重型炮连、58个轻型炮连和22个骑兵炮连,另外还有29个补充炮连。重型炮连平均为240人,使用发射18磅重炮弹的榴弹炮和12磅重炮弹的火炮。轻

^① 参见别斯科洛夫:《19世纪俄国战争史》,莫斯科1974年版,第95页。

型炮兵连平均为 160 人,每连配备 12 门榴弹炮和火炮,发射 9 磅重的榴弹和 6 磅重的火炮炮弹。此外还有警卫炮兵,由两个重型炮兵连和两个轻型炮兵连组成,各有 16 门火炮和榴弹炮。还有两个骑兵炮兵连,配有 8 门火炮和榴弹炮。

俄军的炮车已不用士兵拉曳,而是用许多轻便的平板车载运,用于炮车的马匹数量也较多,移动速度较快,在作战中很少丢弃或被俘。

俄军骑兵的装备要比拿破仑的骑兵轻便一些。胸甲骑兵只有护胸甲胄和头盔,既实用又轻便。俄军骑兵在训练上不及法国的骑兵。非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军纪较差,但作战勇敢。

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在军队的动员和编成方面迟于拿破仑,但备战工作并不比拿破仑下手晚。1807 年,他实行了军事改革,采用征兵制,规定每 500 人抽 2—5 人,到 1812 年达到 500 人抽 10 人。应征年龄由 19—37 岁延长为 18—40 岁,服役期限仍为 25 年,这就扩大了兵源。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又恢复了民军制度,适龄者定期接受军事训练,并发给武器,但不能带回家中。1812 年对法战争中,有 30 万民军参战,起了很大作用。对军事领导机构也进行了整顿,恢复了总参谋部,提高了参谋军官的地位。积极提倡新的作战技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为此先后颁布了《步兵勤务条令》、《步兵军官作战规范》、《炮兵野战规则》、《骑兵条令》等。

战前,俄国加紧了军火生产。俄国的主要军火工厂有:莫斯科火炮铸造厂(1584 年建)、彼得堡火炮铸造厂(1712 年建)、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1721 年建,1724 年投产)、图拉兵工厂、布良斯克军械厂、卡明斯克兵工厂以及亚历山得罗夫兵工厂等。战前,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和图拉兵工厂年产燧发滑膛枪 15—17 万支(前者还生产手枪、火药等),布良斯克、卡明斯克、亚历山得罗夫等工厂年产火炮 800 门。一些私人工厂也开始铸造炮弹,1811—1813 年间,仅乌拉尔地区就提供炮弹 76.5 万普特(约合 12.5 万

吨)。但总的来说,这些兵工厂生产的枪支、炮火和炮弹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俄国除了战前在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沿岸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外,还建立了兵营,并把德维纳堡作为补给基地。从西部边境到明斯克一带,设置了大量仓库,储备了可供西线3个军团食用半年的粮食。^①其后,随着战争的发展,俄军又把给养和各种储备物资设置在莫斯科至斯摩棱斯克的沿途上,这含有为保卫莫斯科而设储备之意。^②

1812年的俄国,政治、经济相当落后。西欧早已衰落的封建农奴制,在俄国还相当盛行,结果造成生产力低下,国家极其穷困。同时,又受到大陆封锁体系的冲击,使俄国的财政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税收减少,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政府根本无力提供充足的战争经费和军饷。另一方面,由于上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工业停滞和商业不景气,对军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也造成不良影响,如当时的被服厂很少且落后,满足不了部队对军服的要求,士兵所需之各种装具储备也不充足。

俄军的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俄国地广人稀,东部大部分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西部地区有2万多平方英里的沼泽地,当时只有3条道路从沼泽地中穿越;中部地区沙丘、河流较多,一些河流经过变迁,成了弯弯曲曲或深或浅的沟渠,而桥梁较少,从而给俄军的调动和运输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在军事行动的地区,道路修建的较少,质量也很差,加之缺乏良好的保养和维修,雨季泥泞不堪,封冻季节坑凹不平,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长途行军。此外,也缺少供作战用的交叉道路。

1812年以前,仅在俄军野战指挥部设立由辎重总监领导的专

① 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第171页。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卷二,第664页。

门机构,负责部队供应物资的运输,军用道路的使用、维修和保养。1812年,在新制定的《大型作战部队指挥机关守则》中,开始把担负这种工作的机构称为“军事交通勤务部”。

总之,俄国在1812年战争之前的准备工作远不及法国。但俄国是在本土作战,可以利用天时、地利和民心等有利因素弥补后勤准备不足的缺陷。特别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恶劣的交通条件,给法军造成的极大的困难,成为战事中又一大敌人。

第二节 战争前期法、俄军队的 后勤保障

一、维尔纳至斯摩棱斯克战役期间的法军后勤保障

6月23—26日,法军主力在未遇到俄军阻击的情况下,顺利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境内,指向俄第一军团的中央指挥阵地维尔纳。28日,法军左翼占领维尔纳,拿破仑随即把大本营移往该处。其后,法军最左翼的麦克唐纳第十军团从提尔西特渡过涅曼河向东挺进;法军中央尤金所部第四、六军团相继于6月29日、30日在科夫诺以南的皮罗拉渡过涅曼河;热罗姆指挥的法军右翼于7月1日—2日在格罗德诺渡过涅曼河。

俄军在拿破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全线撤退。由亚历山大一世和巴克莱率领的俄军主力,按照法尔的防御计划,从维尔纳北边向东北方向的德里萨筑垒阵地撤退。同时,又命令巴格拉齐昂的第二军团和哥萨克骑兵军团北撤至苏叶卡里,准备与第一军团在德里萨会合,等待时机与法军决战。

但是,俄军未能实现其计划。俄第二军团被达乌军团阻截,被

迫向东撤退。拿破仑判断俄第二军团仍企图北撤向德里萨靠拢，遂命令达乌军团与热罗姆右路大军对巴格拉齐昂军团进行夹击，一举将其围歼。7月8日，达乌军团占领明斯克，形成对法军有利态势。但因热罗姆行动迟缓，达乌临阵不果断，致使俄第二军团逃脱，经里耶维斯克撤向波洛兹克。

俄第一军团于7月10日撤至德里萨筑垒地带，拿破仑随即部署兵力，对俄军主力进行迂回包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此时发现德里萨不适于作为俄军大本营，遂决定撤出该地，放弃了法尔的作战计划，授命巴克莱全权指挥。7月16日，俄第一军团开始从德里萨退往维帖布斯克，以便与东撤的第二军团会合，然后与法军决战。但当他得知达乌军团占领了莫吉廖夫、俄第二军团受阻的消息时，便改变原计划，继续向东撤退。8月2日，俄第一集团军退至斯摩棱斯克；4日，俄第二军团也抵达此地。

拿破仑率法军主力于7月28日进入维帖布斯克，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打速决战，在斯摩棱斯克与俄军一决高下。为此，拿破仑制定了围歼斯摩棱斯克俄军计划。法军于8月8日开始行动，从西、西南及西北迫近斯摩棱斯克。8月13日，法军主力向洛沙斯纳附近的第聂伯河渡河地点集结，右路之第五、八军团也向该处推进。14日，法军击退俄军护河师团，渡过第聂伯河，直趋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之俄军曾一度西进迎击法军，但在法军两路纵队压迫下，不得不退守斯摩棱斯克城。巴克莱指挥第一军团凭借城墙据守街市，巴格拉齐昂率第二军团守护通往莫斯科的道路。8月17日，法军发起进攻。拿破仑过于轻敌，不待炮兵摧垮敌人的城堡和守军，便使用步兵发起冲锋，结果遭到俄军猛烈炮火的轰击，损失很大。其后，城内俄军在法军的炮击下，也受到重大损失，于17日夜焚毁军械和弹药库后，撤出斯摩棱斯克。为防止法军追击，俄军撤退时破坏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

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都非常重视后勤保障问

题，双方的作战计划都是以后勤考虑为出发点和主要依据而制定的。俄军总司令法尔曾认为，拿破仑可能携带 9 日份给养渡过涅曼河，而法军进至德里萨另外还需 9 日份的给养，但法军只能在一个面积 2500 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征粮。要满足每天 25 万份口粮的消耗，该地域的每个居民必须交付 50 份口粮，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数字。^①拿破仑的后勤计划是士兵每人携带 4 天的面包，团队粮车装载 4 天的给养，另由辎重营运送 16 天的给养，总共为 24 天的份额。这就是说，拿破仑“设想的是一场持续 3 周左右的战争（他在多瑙河谷进行的前两次战局都是这样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可能已经深入俄国 200 英里以上，有极大的希望追上沙皇的军队，并求得决战。在此以后，胜利者所需的给养就要由被征服者来供应了。这是拿破仑的惯常做法。^②但是，战争开始后，双方的打算都落空了，特别是拿破仑的后勤计划完全失败了。

征俄大军从科夫诺出发向维尔纳推进，主要是考虑到利用涅曼河输送军队的补给品。可是，当法军主力部队渡过涅曼河两天后，就发生了左翼部队“急需给养”的问题，使得拿破仑怒不可遏，责令贝蒂埃（法军总参谋长）向该部队渡河地点提尔西特运送粮食。法军占领维尔纳后，拿破仑及其主力部队竟因补给问题而在该地耽搁了 17 天。^③“当时拿破仑如能随同达乌和近卫军从维尔纳进军明斯克，他肯定能拦截住巴格拉齐昂，并在热罗姆的协助之下，……打败巴格拉齐昂。或者假如拿破仑亲自统率的这一路大军向巴克莱进击，与近卫军尤金及达乌一起，在 12 天内就能到达波洛兹克，而把巴克莱抛在后面的里加，这就可以结束战役。”^④其后，法军又因辎重营未能与之协同运动而在维帖布斯克耽搁 2 周。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前引书，第 74 页。

② 同上书，第 73 页。

③ 索普：前引书，第 26 页。

④ 同上。

这一阶段法军出现补给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运输方面的问题。拿破仑原来设想,法军占领维尔纳后便在该地建立一个仓库,储备给养和其他军需物资,供应向前推进的部队,但是,由于溯涅曼河与维尔纳附近的维尔尼亚河面上的船运工作没有组织就绪,以及河水太少、河道过浅,致使装货的驳船难以通过,结果当军需物资源源不断涌进柯尼斯堡时而无法通过水路及时前送到维尔纳。正是由于运输大量面粉的船队没有按期到达维尔纳,才使拿破仑在该地耽搁了很长时间。

在运输方面不仅水路运输出了故障,法军的辎重车队也由于俄国糟透了的道路而行动缓慢,跟不上作战部队推进的速度。特别是夏季来临,连日遇雨,道路更加泥泞难行,法军的辎重车辆显得更加笨重,因而远离作战部队派不上用场,所运物资多半成了车队人员的享用品。

运输方面的问题,与后勤部门没能给军队各级指挥官准备好可用的地图也有关系。达乌将军说,在战事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军团才得到7幅匆忙绘制的草图。就连拿破仑本人用的地图也极为简单,缺少诸如交叉路、乡村、森林等细节的标志。地理环境不熟悉,大大影响了指挥官们对军队给养的供应和部署。

法军除了运输方面的诸多不利外,他们纪律很差,特别是俄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使法军筹措给养更为困难。在战争头两个月,“大军团部队在斯摩棱斯克、维帖布斯克和维尔纳等地一再碰到储备充足的仓库,饥饿的士兵每次都冲向粮仓,进行抢夺,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无法进行有秩序的分配。”^①由于纪律松弛,士兵胡作非为,激起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慨,不是纷纷逃跑,就是拒绝提供任何物品。此时正规部队驻地,如能安排宪兵维持秩序,将可避免混乱,保证给养不致匮乏。例如法军在立陶宛就因没有做到这一点,

① 索普:前引书,第22—23页。

老百姓转而与法军发生强烈的对立,结果便是给养难济。当时拿破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由于符腾堡人的行为,在波兰是一片恐怖和荒凉。”^①当法军占领维帖布斯克时,原以为在城内一定会找到大批给养,但实际上是俄军在撤退时几乎把粮仓焚烧殆尽,除士兵抢夺到的一部分粮食外,大批人马不得不依靠地里的青苗充饥。为此,拿破仑在该地不得不用两周的时间组织补给,并等待后方前送给养。

为解决给养问题,拿破仑想了许多办法。他曾下令在部队的宿营地准备大锅,由士兵们自己作饭,用的是俄国当地出产的裸麦和其他杂粮,经加工磨成面粉后再做成面食,士兵们对这种质量低劣的面食极不适应。有的部队的口粮只有黑麦粒,因没有磨坊加工碾碎,只好把黑麦粒当做大米,同肉类搅在一起煮食。即使如此,这种口粮每人每天也只能得到1磅左右,远未达到士兵口粮规定的份额(按规定,士兵每人每天供应28盎司面包、4盎司蔬菜和10盎司肉)。随军驱赶的牛群,由于饲料短缺和疫病,死亡很多,肉类供应也极不充足。

由于燕麦不足,只好给骡马喂黑麦,结果军马大量死亡,造成挽曳火炮的骡马严重缺乏,法军被迫抛弃了100门火炮和500辆弹药车。

法军的饮用水方面也出现了困难。在一些地方只能饮用沼泽内的水,由于汲水太多,使水浑浊不堪,士兵饮用后常常发生腹泻。

在医疗卫生方面,法军军医有高明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但他们主要为高级军官医病。同时,在药品和各种设施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这些人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此外,由于在野战条件下对伤病员施行医疗救护和专科治疗的野战医院不足,设备较差,伤病员的

^① 同上书

死亡率很高。^①

总之,由于后勤保障不力,部队非战斗减员和牲畜死亡异常严重。自渡过涅曼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因疾病、气候恶劣、饥饿而减员13万余人,8万匹马死亡。据估计,大约在20公里内,死亡的马匹就达1240匹。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军说,法军如果这样下去,再行军一周就没有骑兵作战了。法军从涅曼河到德维纳河,每天掉队的士兵相当于圣西尔军校(建于1808年)减少一个营。到斯摩棱斯克战役开始时,法军仅因病号和掉队损失的兵员就占主力部队的1/3。

二、博罗迪诺会战至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的后勤保障

俄军放弃斯摩棱斯克之后,沿着通向莫斯科的道路撤退。按巴克莱的计划,准备于8月29日驻扎在查利沃——扎米舍地区,并与法国再次进行会战,但情况的变化使这一计划告吹。因为俄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改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8月中旬撤掉了巴克莱总司令之职,由老将库图佐夫接任。8月29日,库图佐夫抵达前线,抛弃了巴克莱的作战计划。

库图佐夫上任后,并不反对战略退却的方针,他认为在俄国广阔的地区同敌人周旋,完全可以用这种战略拖垮敌军,但他有自己的作战方案。他的方案是:力阻法军向莫斯科靠近;退却时必须摆脱敌人,依托南方基地(卡卢加、图拉、布良斯克等)重新武装军队,并组建后备队,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各路军协调作战,切实担负起自己的作战任务;“大打”与“小战”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使敌人腹背受敌,不得安宁,最后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一方案充分体现了库图佐夫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库图佐夫放弃了巴克莱所选择的阵

^① 爱德华·福德:《1812年拿破仑对俄战争》,第二章,第27页。

地,而另选了其东部偏北的博罗迪诺作为战场。博罗迪诺位于莫斯科西南 120 公里处之科洛查河左岸,距科洛查河与莫斯科河汇合处 2 英里,附近有斯摩棱斯克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俄军可利用后面的 2 座小山及其谷地和小溪构成作战阵地。然而这个阵地的选择是错误的,它把俄军夹在莫斯科河与科洛查河之间的口袋里,异常危险。俄军在阵地中央构筑了不完整的多面堡,后面修筑了钝角堡,形成了 9000 米的防线。守军计有 13 万人,除步兵外,尚有 3 万骑兵和 1 万民兵,配置火炮 640 门。俄第一军团守卫右翼和中央阵地,第二军团守住左翼。

9 月 5 日,法军开始接近俄军,参战部队约有 13.5 万人,略多于俄军。由于兵力不足,拿破仑决定包抄、攻击俄军薄弱的左翼。9 月 7 日晨法军开始炮击,战斗打响。拿破仑亲自指挥法军主力打击俄军左翼,但经过一天的激战,互有胜负。由于拿破仑没有及早包抄俄军左翼,一直采用正面攻击,并在关键时刻没有动用其核心力量近卫军团,结果使俄军得以从容撤出阵地,错过了消灭俄军主力的机会。博罗迪诺之战,双方损失均十分惨重,法军死伤 4.7 万人,俄军伤亡 4.4 万人。

俄军于 9 月 8 日全线撤退,法军骑兵先头部队紧追不舍。双方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多次小有接触,均有伤亡。法军用了许多兵力才攻下通往莫斯科的莫扎伊斯克。库图佐夫原打算在该处进行会战,但因征集兵员、军火、粮秣均无进展,不得不放弃会战的念头,随即退入莫斯科。

俄国统治集团包括军队的统帅们对于莫斯科弃守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沙皇宫廷的达官贵族们和参谋部里的一些人,出于维护“荣誉”和种种私心,表示决不能放弃莫斯科,而库图佐夫根据当时欧洲的政局和俄军所处的境地,认为应当退出莫斯科,以便保存实力、休整部队和聚集必要的人力、物力。9 月 14 日,俄军统帅部下达了撤离命令。俄军动员大量车船抢运物资,销毁了军火库和没有

运走的粮食。

库图佐夫率领俄军沿着梁赞大道东撤，以迷惑法军。随后在博罗夫斯克渡口渡过莫斯科河，向莫斯科西南的塔鲁季诺运动。

随着俄军的撤退，当天傍晚，法军的先头部队就进驻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城内仅有3万人，其中包括少数居民、一些外籍侨民和一部分受伤的俄军士兵。当天夜间，就有几处起火，渐渐烧成全城大火，一直到19日才开始熄灭。城内木结构房屋烧毁殆尽，仅存下300幢（一说是500幢）石头结构的房屋，如一些寺院和修道院，克里姆林宫也还尚完好。法军士兵起初还在救火，抢救出许多战备和民用物资，但很快这种抢救变成了抢劫行为，军官也参与了。因为当时给养供应不上来，军官开始放松军纪要求，有的军官对士兵抢来的东西征税。随之而来的是胡作非为，法军警卫队为此颁布了严格的命令，但收效不大，官兵肆意抢劫屡禁不止。

法俄军队在博罗迪诺交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拿破仑向士兵们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战争胜利将给我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营房和尽快返回祖国。”这个动员讲话与其说是激励士气，不如说是要求官兵要克服困难。说明了这次战役中法军后勤供应不景气。物资匮乏的严酷事实，使法军不得不节衣缩食。拿破仑询问士兵能否吃饱饭时，还特别命令给近卫军士兵分发3份米饭和面包干。^①在战争激烈时，食品供应不上，士兵们仍然挨饿。战斗结束后，活着的士兵不顾忌一切，去摸死者的口袋，寻找面包干。大批受伤的马匹，由于缺少草料和医治都相继死去。骑兵急剧减弱，只有警卫骑兵还能应付作战。

战场上的医疗条件很差，克罗茨基寺院成了临时医院，牧师们为伤兵员服务。这里又缺少各种医疗手段，寺院内躺满了伤员，没有病床，也没有供伤员铺地用的干草，食物和取暖设备都没有。一

^① 布拉金：《库图佐夫》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159页。

些军官可以从护送队那里用高价买些食物,分文皆无的士兵只有挨饿。其他一些医疗点也缺乏应有的卫生设备,许多伤员死于伤口感染。传染病在病员中蔓延,食品供应时断时续。^①

战斗中弹药供应不充足,在博罗迪诺战斗第5次和第7次围攻时,发射了近9万发炮弹,步兵打了上百万发子弹。在这急需补充弹药的关键时刻,运输车辆无法保障,影响了法军再次发动攻势。

俄军的后勤供应也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俄军在修筑博罗迪诺阵地工事花了很大力气,该地是沙质土地,构筑工事比较困难,工兵原来都是缺少经验的民兵,又缺少挖壕工具,可想而知工作是如何艰难。库图佐夫一再提出往前线运输锹和镐,却被莫斯科总督忽略了,没有认真去执行,拖延了工期。直到博罗迪诺会战结束前,这些挖壕工具才运到前线。在阵地右翼的马斯洛沃村,由于库图佐夫的督促与监督,修筑了土质的多面堡和眼镜堡,在中央阵地修筑了炮兵工事,在左翼修筑了钝角堡,在前沿阵地修筑了多面堡,这些堡垒在作战中都发挥了作用。

俄军的后勤供应不力,主要原因是俄国专制制度政治腐败造成的。官员不负责任,运输不能保证,粮秣、兵员的筹办都十分困难。

法军进入莫斯科后,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物资多数是弹药、面粉、布疋等,尚有许多其他制做服装的原料。据估计,如果当时组织生产,整个法军的着装都可以更换一次,但由于人力等种种条件的限期,没有付诸实施。从克里姆林宫的贮存室里取出大量的食品、白酒以及其他物品,加上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面粉等,多少缓解了法军食品的紧张状况。因而在进入莫斯科的头两周内,法军饱尝了一些精美的食品。但驻守在城外的法军特种兵部队第四团,口粮供

^① 爱德华·福德:前引书,第8章,第230—232页。

应就很糟糕。吃的是粗食烂饭，难以下咽。军马的饲料也无法解决，马厩也极其缺乏，因此马匹死了不少。^①

拿破仑在莫斯科大火熄灭后就开始考虑部队的供应问题。鉴于当时俄国的道路条件和法军运输能力，拿破仑极力想通过就地取给的办法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他下令建立交易市场，劝说莫斯科郊区的农民把他们的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售，法军用一种临时性的纸卢布支付货款。但这一做法收效甚微，大多数俄国农民拒绝出售自己的产品。法军只好在周围的农村进行征集，把搜罗到的食物和饲料集中起来，然后再分发给莫斯科城内的驻军和郊区的部队。但法军的征粮队一旦离开莫斯科数公里，就会遭到俄国游击队的袭击。

除就地取给外，法军还依靠后方运输车队进行补给。往来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的运输车队不断遭到俄国游击队和哥萨克骑兵的骚扰、袭击。如在10月9日，法军的一个大运粮队就遭到2个团的哥萨克骑兵的截击，造成很大的损失。一位负责运输的法国军官说，他的运粮护送队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到了莫斯科。拿破仑为此下达命令，任何运输车队若无1500人的军队护送，均不得从斯摩棱斯克启程。

法军的弹药主要是靠缴获俄军的弹药来补充。拿破仑对炮兵总指挥说，从俄国人那里得了30万磅的弹药及相同数量的硫磺和硝石，还有200万发子弹和大量炮弹。此外，还缴获了许多大炮，但其中一些大炮已陈旧不堪，没有使用价值了。缴获的弹药足够打4个博罗迪诺战役之用。

^① 爱德华·福德：前引书，第8章，第234页。

第三节 战争后期法、俄军队的 后勤保障

一、俄军战略反攻的准备

1812年9月下旬,库图佐夫率军撤入塔鲁季诺,完成了战略撤退行动。塔鲁季诺地处纳拉河畔,老卡卢加大道在该地通过。老卡卢加大道是莫斯科与南郊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因而在塔鲁季诺扎营便于军事调动,可以保障俄军主力部队与第三军团、多瑙河军团的联系,形成从南方对莫斯科法军的威胁,并伺机实行战略反攻。

为了准备实行战略反攻,库图佐夫首先对俄军进行了整编和补充。俄军第二军团合并于第一军团,并重新组建了后备部队。为补充新兵,进行了广泛的征兵活动,到10月下旬,库图佐夫的主力部队增加了3.5万人,总数已达12万人,其中步兵10.5万人,骑兵1.2万人。此外,还有2万名哥萨克骑兵。经过整编的俄军,共拥有650门火炮。

库图佐夫接受了已往的教训,把新兵分散到各个团队,并加强训练。对正规骑兵也加强了训练,配备强壮的马匹。为了进行战略反攻,库图佐夫在莫斯科周围和莫斯科至斯摩棱斯科一线重新布置了军队。他本人率主力部队陈兵于莫斯科以南的地区,威特根施泰因率5万俄军驻扎北线波罗兹克附近,奇恰戈夫指挥的多瑙河军团、第三军团驻扎卢茨克。此外,各地还有30万游击队和民兵,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库图佐夫很重视发挥民兵和哥萨克骑兵的作用,把游击战看成是正规战争的补充和继续。游击队经常破坏法军

交通线,截获法军给养、物资。游击队用缴获的武器壮大自己的队伍,建立骑兵队。

农民游击队活动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以及通向莫斯科的各条道路上,他们都接受库图佐夫领导。事实证明,哥萨克骑兵和民兵游击队增加了俄国军队的力量,对于俄军由防御退却转入战略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俄军占据塔鲁季诺,可阻截法军从图拉、卡卢加、布良斯克等地取得武器补给的可能,也便于袭击斯摩棱斯克的运输线。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在此可利用南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补充给养和装备。到达塔鲁季诺的第二天,库图佐夫就为部队调来了短皮大衣和运粮辎重车队。当地的人民给军队以巨大的支持,附近农民提供了面包干、干草饲料、衣服、毡靴和手套等物品。到此参观军营的一个商人说:那里得到了从来未有用过的东西。但是,马匹的饲料仍然不足,给军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士兵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搬运,有的村庄农民把盖房子用的草拆下来做为军马的草料。

设在卡卢加、图拉、布良斯克军火工场和仓库,可以供应俄军的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兵工场加紧赶制武器,图拉兵工场平时每月可造 8000 支枪,而在 8—9 月份,每月能造 1 万—1.2 万支枪。总之,到 10 月下旬俄军已作好了反攻的准备。

二、法军退却过程中后勤保障概况

拿破仑的军队在莫斯科住了 35 天,面对这座空城和扑捉不到的俄军,已陷入求战不得、求和不成的窘境。拿破仑考虑到严寒降临、供应紧缺以及国内政局不稳等情况,决定忍痛退兵,撤出莫斯科。法军如何撤退呢?当时有几种方案,其中两个方案都是从后勤补给考虑问题的,“1812 年,拿破仑始终不能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就是由于给养问题,假设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失败可能

来得更早而且更为肯定。”^① 拿破仑最后选择的是：先经南方的卡卢加等没受战争破坏的地区撤退，这在供给给养方面能有保证，然后西撤到涅门河回国。

10月18日，拿破仑军队开始撤离莫斯科。队伍庞大而臃肿，军官们几乎每人都有一辆马车，装载着掠夺来的财物。拿破仑军队的士兵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干粮袋及行军袋中不是装着行军必需品，而是塞满了抢劫来的东西。拿破仑本人也派兵护送掠夺来的金银块和古物。在撤退的队伍中还有数千名伤员、法国侨民、妓女和一些与法国有关的俄国上层人士。^② 这支庞杂的行军队伍，绵延在30公里的大道上，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状况。

10月24日法军在塔鲁季诺西南的一个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与俄军遭遇，发生激战。双方都投入了几乎相等的兵力，相互争夺8次之多，均损失惨重。法军虽然占领该地，但由此继续南进的道路却被俄军截断，不得已只好转向西北，经过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继续撤退。

库图佐夫布置俄军实行多路平行追击敌人，从南北两翼向法军主力必经之别列津纳河逼进，使法军处于受截击、包围的状态。法军从莫斯科撤出后不到半个月，被歼人数已达万余人。在俄军的袭击、骚扰下，法军被迫遗弃许多伤员，甩掉了许多满载战利品的运输车辆。被迫在两天内炸毁了100多辆炮弹车，还有近100辆炮弹车由于俄军追击迅速而丢弃在路上。11月6日，冬天第一场暴风雪降临，加重了法军撤退的困难。各种部队、辎重车队互相混杂，拥挤在一起，以致每过一道山崖、河流和桥梁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全军秩序大乱，整营整营的瓦解。

饥饿困扰着法军，就地取给几乎不可能。“当时能够获得最好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447页。

② 爱德华·福德：前引书，第九章，第252页。

的食物是马肉。饥饿的人群就冲上去，与徘徊在行军路线附近的狗群狼群争夺死马。”马匹大量死亡，一是由于沿途缺乏饲料（只能用房草、落叶充作饲料）和过度劳累造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事先没有象俄军那样在马蹄上加钉防滑钉，以致战马在越过冰冻的江河湖沼时，常常摔断马腿而导致死亡。

由于医疗条件极差，大量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医院中活人和死人挤在同一房间。同时，到处肮脏不堪，瘟疫蔓延。在撤退过程中，拿破仑曾下令每一辆辎重车或其他物资车辆都必须安置1—2名伤员，命令表面上是被接受了，但这些伤员很快便在夜间被辎重兵或军需官扔到车轮与马蹄下面的泥泞的路上。

11月9日，拿破仑到达斯摩棱斯克，大军团的余部到13日也相继到达。此时法军只剩下5万余人，骑兵的战马已寥寥无几，丢弃火炮200门。

拿破仑原计划在斯摩棱斯克休整部队，补充给养。斯摩棱斯克本是法军交通线上的一个主要兵站，储存了大量面粉、稻米、谷物，还有一些饼干、干菜和白兰地酒等。但是拿破仑大军团撤到这里时，上述储备已所剩无几了。主要是看守基地医院和补给仓库的维克托军团驻扎此地达两个月之久，消耗了大部分存粮。^①同时，许多部队路过这里，未经许可就擅抢粮食。此外，此地的军需官也曾奉拿破仑的命令把部分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这些粮食多在中途被俄国游击队截获了。拿破仑决定把仅存的粮食分给近卫军，每个士兵得到15天的口粮份额，然而城外其他部队的士兵则陷入饥饿境地，饥饿难忍的士兵们，一夜之间就吃掉了215匹战马。次日，城外的士兵冲进城里，抢劫了仓库和酒窖。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补充给养的计划落空了。

^①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拿破仑》，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11月14日拿破仑率军离开斯摩棱斯克,准备退往明斯克,以便获得给养和援军。11月19日,法军在通往明斯克的途中到达奥尔沙。拿破仑立即着手整顿秩序,下达严格的命令,要求所有掉队的士兵归队。在奥尔沙,拿破仑的军队得到够几天吃的粮食,还补充了火炮和枪支。当时总共有50门火炮、几百匹马和60艘平底船的辎重物资。拿破仑新组建了6个炮兵连,每个连配备6门火炮。为了减轻行军的负担和加强炮兵的力量,拿破仑连续颁布命令,丢掉多余的马车,规定每个将军只能使用一辆车,并禁止士兵使用马车和马匹驮运私人物品。然而在减少辎重的同时,一些必备物资如建桥的器材和船只也被丢弃了。法军埃布莱指挥的部队原有15辆辎重车,结果只剩下2辆修筑工事的工具车、2车木炭和6车工具。

鉴于身后有超过自己3倍的俄军的追击,拿破仑率领近卫军于22日抵达托洛钦。托洛钦有许多仓库,法军得到一些补充。24小时之后,拿破仑即率军离开,准备向明斯克退却。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保卫明斯克的法军留守部队并未认识到该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俄军奇恰戈夫军团的攻击下,未作坚决的抵抗就放弃了该地。俄军在明斯克夺获了大量的粮食,据估计足够20万人之用。与此同时,明斯克东北的鲍里索夫也被俄军攻占,并烧毁了别列津河上的唯一的一座桥梁。但奇恰戈夫在法军的反击下,未能占领别列津纳河的东岸地区。

拿破仑得知俄军占领明斯克和鲍里索夫渡桥被焚毁的消息之后,异常震惊。他立即决定避开俄军的主力,在别列津纳河的上游选择渡河地点。经过视察,选定了在别列津纳河上游距鲍里索夫18公里处的斯图甸卡村渡河。该处河宽21米,加上两岸淤泥地带,约有64—69米宽。但当时天气寒冷,淤泥变硬,完全可以把辎重和炮车运送到河的对岸。斯图甸卡又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村中有大量木材可以架桥。同时该村地势较高,可按置大炮控制河对面

的低岸。此外，离对岸1英里处，有鲍里索夫——塞姆宾公路通过，可经塞姆宾抵达维尔纳。因此，斯图甸卡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渡河地点。

为了顺利架桥和渡河，拿破仑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当时在别列津纳河下游、鲍里索夫以南还有一个渡口未被俄军占领，拿破仑于是派兵到那里佯动，吸引奇恰戈夫的兵力。与此同时，调集工兵配属乌迪诺军团，负责架桥。

法军士兵和工兵是在齐腰深的寒冷冰水中作业的，而且还要克服木材不足、工具和器材缺乏的困难。除少量工兵外，大多数士兵都没有受过训练，缺乏架桥的知识。但是炮兵将军埃布勒富有架桥经验，曾为瓦格拉姆会战成功地完成在多瑙河上架桥的任务。架桥士兵们每隔15分钟轮换一次，有时甚至在水深及颈的情况下作业。拿破仑亲临视察，见到这种情景也深为感动，甚至亲自倒白兰地酒给这些士兵们喝，并给予特殊奖赏。由于天气寒冷和过度劳累，架桥士兵死亡过半。^①经过一昼夜的艰苦工作，26日早8时架好了两座便桥。两桥相距200码，每座桥上有21套栈架。右边的便桥质量较差，由于缺乏合适的木材，工兵们只好把薄木板钉在一起当做桥面，然后把灌木和粗树枝铺在上面以减轻压力，桥面几乎与水面平行。因此，这座桥只能用于士兵徒步通过。左面的桥比较坚固，桥面用粗圆木铺成，用来通过炮兵和辎重车辆。车辆通过时虽然颠簸很厉害，但不致发生什么意外。工兵们还制作了3个小木筏，运送400名士兵先行过河，执行保护桥头的任务。由于座桥上，不到4小时就有3个栈架断裂，架桥工兵立即进行抢修，用了3个小时才修好。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工兵们都尽力而为，表现出极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11月26日法军开始渡河。在渡河之前，拿破仑曾下达简短的

^① 有的书记载6个人中有5个人死亡。

命令：“必须减少辎重。所有将领和参谋军官凡有几辆辎重车的应烧去一半，将马匹送到停炮场，交炮兵使用。”^①但是这个命令没有被认真执行，“桥上竟被一群乱哄哄的男女和骡马车辆挤得水泄不通”。27日，俄军发现法军真正渡河地点，从三面发起进攻，加剧了桥上的混乱。然而当天大部分法军均到达对岸，仅剩下一部分骑兵、少量辎重车和一些掉队的士兵在等待过桥。29日上午8时30分法军被迫焚毁渡桥，约有1万多后续掉队人员未能过桥。

别列津纳渡河之战是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被众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其中，迅速抢修两座渡桥是保障这次军事行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2月6日，拿破仑把指挥权交给缪拉元帅，自己带领少数近臣先行回国。法军残部于12月8日退至维尔纳。在维尔纳发现尚存有4000万份饼干、360万份肉和大量的面粉、谷物。同时还储存着大量服装和武器，包括3万双靴子、2.7万支滑膛枪。这些给养、物资根本没有前送给作战的士兵，而此时对法军已不那么重要了，极度疲惫的士兵们更为需要的是休息。12月11日，法军退到科夫诺。从维尔纳至科夫诺的路途中，有数英里长的斜坡由于积冰而陡滑难行，20匹马才能拖曳一辆辎重车，结果又丢弃了许多车辆和火炮。其中一辆车装着1000万法郎的军饷，也被扔掉了。12月19日，疲惫不堪的法军渡过涅曼河，完全退出俄国领土。只有2.5万法军到达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

小 结

拿破仑发动的1812年侵俄战争，历时170余天。赳赳64万征俄武夫，长驱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盛极一时的法兰西皇帝不

^①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前引书，第279—280页。

仅挥师鏖战俄军,而且其利剑直插俄国统治心脏莫斯科。但是结局竟是拿破仑陷入四面楚歌,草木皆兵,溃不成军,仅余不足3万残兵败将退回涅曼河。这次惨败成了拿破仑作战史上最为暗淡的一页。俄军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笑在最后,取得战争胜利。

俄法此战,经验教训颇多。其中最重要的毋宁说就是后勤供应问题。交战双方,从制定作战方针开始,凡会战地址,行军路线,守与弃莫斯科等等,每个细节,无不考虑如何保证后勤供应。战争的胜负与后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战争不仅是人员与武器的格斗,也是物资保障的大较量。

拿破仑作为法军的最高统帅,一向重视后勤供应和要塞储备库的布局。此时他提出在法军中建立后勤机构已有5年之久,其间颇见成效,也有一定经验,初步形成了一套后勤体系。对俄作战前,他首先制定了后方前送的补给方针。后来鉴于彼国的特殊情况,又要求“对部队提供给养的手段未达到完善之前,部队要以较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军俄罗斯,才能首尾(指军队与后勤的连系)兼顾。”^①根据他的有关部署,法军渡河后,数十万士兵所需要的辎重粮秣,先后搬运到俄国土地上,这一行动很了不起,可谓后勤史上的一椿奇迹。

然而,征俄法军真正到达俄国腹地,他们的后勤供应并不是万事大吉。恰恰相反,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有法军后勤体制的缺点和经验的不足,也有辎重勤务人员的责任感不强。而不可忽视的是俄国的客观条件,这是法军所未遇到过的。惯于在富庶而范围狭小的欧洲征战的拿破仑,碰到如此人烟稀少的广阔天地,加上道路恶劣,天气严寒,历时又久,因粮于敌不可能,自带给养难以为继,于是他麾下的法军后勤陷入严重困境,直接影响了作战计划的进行。法军如果在维尔纳以及维帖布斯克不滞留,情况或许会好些。由于

^① 索普:前引书,30页。

给养的困顿,饥饿的士兵便不顾军纪而去抢劫,如此岂但是削弱了战斗力,实际是恶化了后勤供应。对此,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真正战败的各种症候就会逐渐增加。”^①此论为1812年法俄之战的法军实践所验证,千真万确。

在战争后期,法军自莫斯科撤退后,情况更惨,本已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士兵,遭到了俄军的剩勇追击,为了死里求生,到处抢掠,甚至连军马也被他们宰杀了。后勤补给一片混乱,完完全全失去正常运作。

俄国虽是被侵略的一方,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这场战争不是没有任何准备,无论是军事制度还是物资储备,总的来说,都有一定改进。俄国有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尽管沙皇专制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对后勤作用发挥极为不利,但是广大人民因有外来侵略而同仇敌忾,情愿支援俄军,添补了沙皇统治影响所造成的不足,最终从俄罗斯的土地上把法国侵略军驱逐出去。

^① 克劳塞维茨:前引书,第453页。

第七章 1812——1814 年美英 战争之后勤

1812——1814 年,美国为了反对英国阻挠和破坏它的经济、政治独立自主的发展,并谋求对外扩大领地,同英国进行了一场历时 2 年零 6 个月的战争,史称第二次美英战争或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这场战争主要在美国领土和加拿大边境一带进行。双方不仅在陆上而且在海上和内湖展开了激战。在战争前期,由于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一直忽视正规陆军的建设,军事指挥机构软弱无力,后勤体制混乱,加之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消极对待战争甚至进行背叛活动,结果除大湖区外,其它各地美军接连失利,首都华盛顿一度陷落并遭到破坏。

英军的暴行和美军的失败,激起美国人民的义愤,各阶层民众展开了爱国运动;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了军事力量。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英国已疲惫不堪,而英军在进攻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时受挫,加深了士兵厌战情绪,于是促使英国进行和谈,结束了战争。

第一节 战争的爆发与美军的 后勤体制

一、1812 年美英战争的爆发

美国独立后,英国统治阶级一直耿耿于怀,力图恢复对美国的控制,并利用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阻挠美国向西部扩张。

从杰斐逊当政起,美国政府就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领土。1803年,利用拿破仑同反法联盟作战处境困难之机,以1500万美元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半。1810年,美国又利用拿破仑侵入西班牙和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爆发民族解放运动之机,强占了西属佛罗里达的西部。

美国领土的扩张,引起英国的不满,并担心美国进一步向加拿大扩张。为此,英国采取打击美国经济力量的措施,从1804年起,开始对法国和中立国实行海上封锁政策。1807年,英国政府又颁布敕令,宣布凡与法国或其同盟国通商的船只均行搜查,阻挠美国同欧洲大陆的商业贸易。与此同时,英国海军还拦截美国船只,以船上的水手是英国人为借口,强行带走,来补充自己的力量。从1803年至1812年,英国共截获917艘美国船只(法国也截获了美国大量船只),劫持船上的水手6000多名。其间,最为严重的事件,乃是1807年6月22日英舰“豹”号突然袭击美舰“切萨皮克”号,使美国海员6人死亡,12人受伤,并有4人被押上英船。此外,英国派兵驻扎在美国西北边境,封锁美国大西洋海岸,以及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新奥尔良港。

为了保障本国船只的安全和对抗英国的封锁政策,杰斐逊政府于1807年12月宣布实行禁运法。法令规定,禁止任何商品输出国外;各类船只不得离开美国港口,以免遭到损害。实行禁运法的结果,美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失去了5000万美元的贸易。航运业一落千丈,仅在1808年新英格兰就有15万工人、水手失业。农产品特别是烟草、棉花和粮食堆满仓库,无法出口。航运集团和农民强烈要求撤销禁运法,新英格兰甚至叫喊要退出联邦。接任杰斐

逊的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宣布取消禁运法而签署了《停止通商法案》。法案规定实行远洋航运封锁,美国商人不许与英、法两国通商贸易,但仍可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停止通商法案生效后,英国一度表示停止对美国的封锁,美国政府因而也一度撤销了停止通商法。但不久英国就背弃了诺言,颁布新的法令,加紧对美国实行封锁。结果激起美国各阶层的愤怒,不断掀起抗议浪潮。1811年3月,美国又重新禁止对英贸易,并与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英国策动印第安人在美国西北部边疆挑起战端;英舰“战斗”号在纽约港口的美国商船上逮捕了一名美籍水兵,导致双方船只交火。

1812年6月18日,美国以英国封锁美国、劫夺美国海员及船只、支持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等为理由,对英国宣战。

二、美军实力及其后勤体制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时,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虽然比独立战争时期大得多,但它的军事实力、军事管理机构和后勤体制,却同1775年相差无几。

自独立战争结束后,联邦国会鉴于财政上的困难和政治问题,一直反对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在杰斐逊任总统时,根据1802年的法案,陆军已减至3000人左右,军官减为172人。1808年,由于美英关系紧张,杰斐逊曾建议国会授权,把正规军的人数增至1万人。但是直到战争爆发,陆军的兵力只有6744人,到1813年,才达到3.5万人。美国政府一直热衷于民兵的建设,1792年通过了一部民兵法,规定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白人男性公民必须加入其所在州的民兵队伍。民兵法规定武器装备由民兵个人负责,由州政府组织实施。当民兵被召集起来进行训练或参加战斗时,必须装备“一支滑膛枪或明火枪,一把锋利的刺刀,一条腰带,两块备用的燧石,一个军用背包和一个皮制子弹袋,……20粒弹

丸和四分之一磅火药。”^①从战争爆发到1813年底,服役期1—2年的志愿民兵约有3.5万人,短期服役的各州民兵10余万人。

美国海军力量也很软弱,战前只有11艘大型巡洋舰、8艘小型巡洋舰、170艘炮艇,水兵5000人。而英国拥有各类船只800余艘,其中230艘大型巡洋舰,每只都比美国的巡洋舰大。服役的水兵约15万人。当然,它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欧洲战场,同拿破仑作战。1813年,美国国会先后批准建造4艘74门炮的战列舰、6艘44门炮的快速舰和6艘单桅海岸炮舰。战争中美国尚有500艘私掠船。单桅海岸炮舰和私掠船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美国国会有“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之权,其中包括召集各州民兵为联邦服役。但另一方面,军队指挥权不在国会,而由总统掌握,即由总统任合众国陆、海军和为联邦服役的民兵之总司令。总统有权任命军官,但需征得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由于国会负责供给军需,在军事拨款方面须经国会批准。^②1789年以后,新建的陆军部继续发挥原有的职能,但陆军部长已不是直接向国会负责,而是向总统负责。总之,“新宪法使军队既服从和依赖于国会,又服从和依赖于总统。”^③

在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和国会恢复了陆军部一些参谋机构(后勤行政管理机构),如军需局、采购局等(这些机构自独立战争结束后,时存时亡)。但对其职责的规定界限不清,如军需局长的职责是“采购军需品、营房设备和部队所需的其他物品”,而采购局长的职责也是“为美国军队采购和供应所有武器、军需品、服装以及一切供应品”。与此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军械部,设军械总监,军械部平时的职责是监督建造军械车辆和器材,检查军械,以及将现有的军

① 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陆军史》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04页。

② 拉塞尔·F·韦格利:前引书,第96页。

③ 拉塞尔·F·韦格利:前引书,第97页。

械登记造册,这些职责显然与其他军需官并无矛盾。但在战时,军械部的职责还应参与采购军械弹药,“这就介入了军需局长和采购局长的职权范围”。这是一种相互重叠和矛盾的管理体制^①。

此外,陆军部及其军需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极其有限,仅够和平时期之用。例如,1785年,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需、军粮、医疗、海运、被服等5个部门,被国会撤销了,而将这些机构的职能交由陆军部长手下的两名专员负责。其后一名专员辞去了军需之职责,军需之职责几乎由陆军部长一个人承担。直至战前,陆军部办公室只有几名文书。当恢复军需局、采购局和建立军械局时,国会仍然没有批准政府关于增加陆军部秘书人员的要求。

陆军部由于“管理体制松散马虎”,曾在1809至1810年造成一次灾难性的事件。当时驻扎在新奥尔良由威尔金森将军率领的2000人,因营房里缺乏卫生设备,有800多人患病。而威尔金森不听从陆军部长尤斯蒂斯的命令,非但没有撤往上游干燥的营地,反而移到下游位于丛林和沼泽之中的营房里。结果大雨来临,河水上涨,营区一片泥泞,蚊虫密集。士兵吃的又是变质的面包、发臭的猪肉和牛肉,因而病号剧增。当地医院又不足,医药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前任陆军部长迪尔伯恩声称,不经华盛顿事先批准,每笔开支不得超过50美元。新任陆军部长尤斯蒂斯则十分吝啬,认为给病号买新鲜水果等是奢侈品。结果到1810年1月,2000多人的队伍仅剩1000多人,834人病死,166人逃亡,尚有40余名军官病死或辞职。陆军部这种后勤管理状况直到战争爆发时依然如故。整个陆军部在1812年战争之前,也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1811年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国会对于麦迪逊总统要求给志愿民兵团拨款300万美元时(在此之前,这位总统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国会只同意拨款100万美元。这不是说国会考虑财政的困难,而是

^① 同上书,第126页。

由于它“对军事问题仍然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①

直到 1813 年 3 月,经过陆军部长阿姆斯特朗的努力,美国国会才通过一次法案,设立总参谋部以协助陆军部长工作。这是美国法律上首次作出这种规定,这种作为陆军部的行政机关的总参谋部存在约一个世纪之久。鉴于原来只有几名文书协助陆军部长工作,这一机构的设立,便使陆军部长可以委任:1 名人事行政和监察主任(及其 2 名助手即监察长和助理副官长),1 名军需局长,1 名军械采购局长(及其 2 名副职和 1 名助手),1 名军需官,1 名助理测绘工程师。这些官员与以前有类似头衔的官员不同,他们固定在华盛顿,作为陆军部永久性行政机构的人员。^②显然,总参谋部的设立,是美国陆军后勤体制上一次重大的改进,有力地促进了 1812 年对英战争的美军后勤保障工作。

海军部成立于 1798 年。当时鉴于海上部队的发展,陆军部长的负担太重,因而设立了海军部。自海军部成立后,一直是由一位文职部长在一些职员协助下指挥海军的行动。^③ 1812 年的战争中,海军部在管理上也是一片混乱,对于物资的管理和储存,舰只的建造和维修,武器的配备和舰只的供应等,都缺乏专门的分工。1815 年曾设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为海军部长提供技术上的协助。直到 1842 年才形成真正的后勤行政管理机构,即设立了 5 个局。

第二节 战争期间美军之后勤保障

① 同上书,第 126 页。

② 同上书,第 134 页。

③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基合著:《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6—117 页。

一、战争主要经过

美国宣战后,进攻目标首先指向加拿大,以消灭敌军,安定北方边境。在美国与加拿大相接壤的漫长的边境线上兵力薄弱,大约由4500名英国正规军把守。驻加拿大的英军总司令乔治·普雷沃斯特勋爵还征召了一支由法国、美国移民组成的民兵部队,但这支民兵部队是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缺乏装备,没有纪律。”不过,英国部队尚可得到印第安人的支援。美国在北方边境的兵力,从战略上来说,美军应沿着历史上传统的进军路线对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发动进攻,控制从魁北克到苏必利尔湖一线,夺取加拿大。但是,新英格兰地区对这场战争缺乏热情,无法实行这项计划。而西北部边疆的居民却坚决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要求从大湖地区发动进攻。

1812年7月中旬,美国密歇根(密执安)地区民政总督威廉·赫尔将军,率1000名士兵从底特律进入加拿大,企图一举攻占莫尔登堡,但美军后勤供应遇到麻烦。英军控制着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阻截了美军的水上运输。印第安人打伏击又切断了陆上的供应线。美军因后勤供应等原因旋即退回底特律。7月17日伊萨克·布罗克将军指挥的英军占领了密执安湖北岸的麦基诺堡。8月16日,布罗克将军率领1300名英军(包括正规军、民兵和印第安人)向底特律发动进攻。美国赫尔将军的部队总计约有2500人,但未经抵抗即向英军投降。在赫尔投降的前一天,驻守芝加哥迪尔伯恩堡的美国守军奉赫尔之命撤离了该要塞,但美军撤退途中遭到印第安人的伏击,结果全军被屠杀。这样美军从底特律进攻的计划破产。

美军从大湖地区发动进攻的第二路军队配置在尼亚加拉一线。美军在该线集结了6000余人,由毫无作战经验的斯蒂芬·冯·伦赛勒指挥。10月12日晚,约3000名美国正规军和民兵越过

尼亚加拉河，攻击了昆斯顿。布罗克立即率军支援，进行反攻，结果美军大败。

香普兰湖地区的第三路美军按计划直接向蒙特利尔进军。但是亨利·迪尔伯恩将军直到 11 月份才慢吞吞地向加拿大边境进发，由于美国民兵不愿越过国境作战，迪尔伯恩感到力量不足，于是又返回越冬营地。至此，美军对加拿大的三路进军均告失败。

1812 年，海上也发生了战斗，这些战斗都是各舰只单独进行的。如：美舰“宪法”号摧毁了英舰“战斗”号；“合众国”号俘获了英舰“马其顿”号；“宪法”号打败英舰“爪哇”号等。这些战斗的胜利起到了激发美军士气的作用。

尽管 1812 年美军在陆战中遭到失败，但在进入 1813 年时，仍采取了进攻战略。美军继续从大湖地区进攻加拿大。

赫尔投降后，哈里森将军被派往五大湖区。他最初试图在冬季发动一场战役，重新夺回底特律，但遭到英军突然袭击，美军前卫部队损失一半人马，战役半途而废。1813 年 5 月，哈里森将军的部队在有拥有 18 门炮的方帆双桅船“奥奈达”号的协助下，向多伦多发动进攻。但由于美国舰艇落后，支援不力，战事陷于停顿状态。但在 1813 年秋伊利湖的战斗中，美国舰队却获得重大胜利。当时英军一支由 6 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控制着伊利湖，指挥官是罗伯特·巴克莱，9 月 10 日，美国刚刚建造好的 5 艘战舰与原有的 10 艘舰只，组成一个小舰队，在海军军官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的指挥下，同英舰展开激战。经过长达 4 小时的战斗，将英国的 2 艘军舰、2 艘双桅船、1 艘纵帆船和 1 艘海岸炮舰全部俘获。

伊利湖之战的胜利，为美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交通线，迫使驻莫尔登的英军与美国哈里森军队交战。英军不支，在哈里森的追击下，英军经底特律撤退。10 月 5 日，哈里森的 3500 名追兵在安大略的泰晤士河畔莫拉维亚镇，与英军、印第安人 1600 余人进行激战。英军大败，印第安人杰出的首领特库姆塞被杀。哈里森的胜利，

达到了美国瓦解印第安人与英国联盟的目的。

在尼亚加拉一线,美军于 1813 年 4 月底重新发动进攻,相继攻克了乔治堡、奇普瓦和伊利堡。但不久形势就发生变化,迪尔伯恩在追击撤退的英军时,被英军转回身来反击,结果大败而归。其后,英军向乔治堡挺进,迫使美军放弃了奇普瓦和伊利堡。10 月下旬,接任迪尔伯恩之职的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向蒙特利尔进军。结果于 11 月 19 日在克莱斯特农场之战中失利。12 月 10 日,美军撤离了乔治堡。12 月 19 日,英军重新控制了尼亚加拉堡,该线的战事处于僵持状态。

1814 年春,美军再次准备发动尼亚加拉战役。温菲尔德·斯科特上校受命建立一个训练营,从 3 月——6 月训练了 3000 余名正规军。此时,战胜拿破仑的英国正从欧洲向北美增派部队,计划从加拿大、切萨皮克湾和新奥尔良向美军发动进攻。就在英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美军于 7 月初向尼亚加拉一线发动了进攻。美军在攻下伊利堡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同正在南下的英军在奇普瓦遭遇。7 月 5 日,斯科特率领的正规军向英军发起攻击,重创英军,美军亦受到重大损失。7 月 25 日,双方又在隆迪交战,美军遭受重创,撤回伊利堡。年底,在英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美军退回布法罗。

当尼亚加拉河一线激烈交锋时,英军 1.5 万人取道香普兰湖的传统路线,向里奇留河(流入香普兰湖)的下游推进,并由一支小舰队支援。9 月 11 日,英舰驶入普拉茨堡湾,同该处之美国海军分舰队遭遇,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水战。结果美舰获胜,全歼英国小舰队。英国步兵在失去对香普兰湖控制权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英军入侵计划破产。

为了配合从加拿大的入侵,8 月间,英国一支海军舰队驶入切萨皮克湾。随后,英舰上的 4000 名士兵登陆,向华盛顿推进。8 月 24 日,英军在距华盛顿 6 英里处的布拉登斯堡打败仓促集合起来的美国民兵,闯入华盛顿。英军在纵火烧毁国会大厦、白宫和其他

政府建筑物之后,又退回到船上。9月,英军对巴尔的摩进行袭击。当地美国民兵奋起抵抗,英军未能得手。随后又对麦亨利堡实施炮击,也未达到预期目的。9月中旬,英舰撤走,在牙买加休整后转到了新奥尔良。

为了赶在英军的前面,一直对印第安人作战的美国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于1814年12月1日率军进入新奥尔良。从12月底到1815年1月上旬,双方多次交战,未分胜负。1月9日,最后一场战斗打响。美军在胸墙后面对开阔地上英军猛烈射出,结果2000余名英军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而美军仅伤亡70余人。但在新奥尔良战役刚刚开始时,即1814年12月24日,美、英两国政府已在比利时的根特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双方恢复战前状态,归还各自侵占的领土。

二、美军后勤保障

对于1812—1814年的战争,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异常缺乏战前准备,甚至被认为两国都是“勉勉强强地走向战争的”。^①从后勤保障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长期以来,英国虽然咄咄逼人,企图恢复对美国的控制,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但在这场战争爆发时,它正在同拿破仑“殊死作战”,因而无力大规模地准备对美作战。在美国,尽管在战前6年中几乎一直同英国处于紧张状态,而且主战派言词激烈,但美国政府一直谋求通过外交途径或经济制裁来解决双方的争端,因而只进行了极其有限的战争准备。然而美国缺乏战争准备还不止于此,国内对战争态度的不一致也严重影响了战备,在美国最富庶的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占统治地位,是传统的亲英派,力主帮助英国而反对法国。他们担心中断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会使该地区的经济

^① 阿伦·米利特等:前引书,第101页。

陷于崩溃,因此,在国会表决时,他们反对美国对英宣战。此外,美国政府对军事问题的漫不经心的态度,相互矛盾的军事政策,也影响了战备工作。

备战活动几乎是和宣战同时进行的,而且是疲疲沓沓的。^①首先,麦迪逊政府未能为战争提供充足的军费。麦迪逊就任时,曾宣布以建立所谓的小型廉洁政府、压缩正规军和反对国债三原则为依据来治理国家,但战争打破了这些原则,要求迅速采取适应战争需要的政策,然而麦迪逊未能及时调整政策,特别是未能建成一套充分的税收制度。例如,在1810年以前,联邦政府关税的收入仅是用以支付一般管理费用,因而很少征收直接税和消费税(1798年开始征收直接税,1791年开始征收消费税)。1810年,军事支出开始增加,而关税与消费税的收入却都下降了,到1812年战争爆发,消费税才有所增加。税收不敷使用,使“政府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走向了战争,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武装部队的后勤供给短缺。”^②

为了解决战费问题,共和党政府不得不出售债券和发行国库券。政府共发行了4000万美元的国债。最富的新英格兰各州只购买了3000万美元,他们拒绝为“麦迪逊先生的战争”提供资助。甚至在1815年初,美英媾和消息传来的前夕,新英格兰诸州还派出代表到华盛顿,要求“保障居民不受战时赋税及军事动员之侵扰”。

其次,在开辟兵源、保障征兵计划及时完成方面,麦迪逊政府也很不得力。1812年初,国会曾制定法律,把正规军的编制扩大到3.5万人,并批准征召3万联邦志愿兵,尔后于4月10日又要求各州准备8万民兵供联邦征召。可是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这项计

① 同上书,第101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划。尽管国会批准给予正规军应召人员以 40 美元的奖金,额外预支 3 个月的薪饷以及服役期满后分给 160 英亩的土地,但到 1812 年底,正规陆军只增加到 1.5 万人。至于民兵的动员,则受到联邦党人占优势的各州的抵制。根据宪法规定,只能为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征召民兵为国家服役,“但州长们坚持说,是各州州长,而不是总统有权决定是否已处于关键时刻,而现在并不存在着什么关键时刻。”^① 同时,对于民兵能否出国作战也有争执。这些州的州长们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民兵可以出国作战,仅是为了“镇压叛乱,以及击退入侵之敌”。因此,在联邦军队对加拿大发动进攻时,没有得到新英格兰民兵的增援。

第三,战前联邦政府没有拟定出周密的作战方案和后勤保障计划。前面提到,从战略上来说,美军的主要打击方向是圣劳伦斯河上的蒙特利尔与魁北克,而进军作战的最佳路线是沿香普兰湖北上直趋蒙特利尔,然后顺流而下攻占魁北克。结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改为从底特律、尼亚加拉、香普兰湖兵分三路的进攻计划。即使如此,如果作出周密安排,使三路军队互相配合,同时发动进攻,也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物力(敌人原来就是兵力不足,民兵的装备很差),而达到置敌于死地的目的。然而连这点也未能作到,加之指挥不利、民兵拒绝出境作战等原因,三路军连遭失利。

作战计划也缺乏可靠的后勤保障。在大量征召军队的情况下,后勤机构不健全,人手太少;给养储备不足,服装短缺;交通运输工具特别是道路准备极差,公路系统多是由农场通往附近村镇的乡村公路组成,多属质量不高,在很多地区同森林中开辟出来的小道差不多。战前在后勤准备上,枪支弹药尚较充分,1810 年,仅按新

① 同上书,第 102 页。

方法制造出的毛瑟枪就达 1 万支。^① 国会没有费多大力气就为新征集的志愿兵提供了武器装备。

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和充分的后勤准备,战争初期的供应工作组织得很糟。战争初期担当军需供应主要工作的是军需局长摩根·刘易斯准将,他宁愿担任部队指挥官而不肯尽心尽力来搞好他的本职工作。他把自己应该作决定的问题推给陆军部长,凡事都请求陆军部长作指示。这种现象和政府长期冷落军事行政工作、部队指挥官轻视后勤工作人员有直接关系。军需局的下属人员也缺乏主动精神,抱怨刘易斯指示的太少。在这种互相推托、等待的情况下,各战区的军需物资迟迟不能运到,又引起指挥官们一片抱怨和不满之声。指挥官们抱怨什么东西都缺乏(他们也习惯如此),特别是感到车辆、马匹不足。当物品运到时,又发现质量不好。最为突出的问题,乃是士兵的军服供应不及时,“直到 10 月份,加拿大边境的正规军还未收到冬季服装,士兵们仍穿着麻布衣服在风暴和寒冷中放哨。”^②

军队的给养供应,仍然是依靠私人承包商从农民手中收购的方式来保障。而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但自独立战争以来已司空见惯,无人过问。“伙食一成不变,除了煎肉外,别无花样。”^③

1812 年 7 月威廉·赫尔率军从底特律进入加拿大后旋即退回,主要是后勤保障不力造成的。当时英军控制着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美军船只甚少,无法通过水路运送给养。陆路运输线本来就十分脆弱,又被印第安人切断,加之又听说敌军正在攻击密执安湖北岸的麦基诺堡,不得不退回。

1812 年 12 月,在国会的猛烈批评下,陆军部长尤斯蒂斯辞

① 吉尔伯特·C·菲特等合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2、259 页。

② 拉塞尔·F·韦格利:前引书,第 130 页。

③ 同上书。

职，阿姆斯特朗接任。尽管这位陆军部长任职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玩弄阴谋诡计上”，“没有能力行使指挥机关的正当职责”，甚至亲临前线瞎指挥，“打乱了指挥系统”，^①但在设立后勤机构上做了一件好事。如前所述，他促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设立了总参谋部。1813年3月，阿姆斯特朗任命纽约民兵前上校罗伯特·斯沃特沃特接替了摩根·刘易斯之职。他的职权虽然扩大了，但面对一系列供应和运输问题却无能为力。在军费上，联邦政府仍未把陆军当作国防柱石，拨给的款项远不能满足购买军需物资的需要。在尼亚加拉作战的雅各布·布朗少将对此极端不满。他指出，战场上伤亡1人而后方要病倒5人，其原因在于当局的政策，即认为士兵所能够忍受各种气候变化，而不需要什么营房和卧具。”^②

战区的范围很大，从新奥尔良延伸到普拉茨堡，而交通运输十分落后，造成军需物资运输上的困难。水路运输主要依靠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及其支流。基本运输工具是木筏、平底船和驳船。汽船刚刚出现，尚未正式投入使用。陆路运输主要依靠马拉货车，由于道路不好，行程缓慢，而且费用很高。如联邦政府在大西洋沿岸为军队马匹购买燕麦，每蒲式耳购价30—40美分，而运到在西北部边疆的军队，运费要付60美元。^③斯沃特沃特只把供应工作集中在加拿大边境，而忽视南部战线。

1813—1814年，美军的服装供应仍然十分困难。当时，美军的纺织与服装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1813年刚刚引进动力织布机，从而把动力纺纱与织布连结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但这种工厂的数目很少。与其相应发展的服装工业，虽然在封锁和战争条件下加紧生产，但仍供不应求。“军装的质量低劣，准确地说，当时是有

① 同上书，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③ 赫伯特·C·菲特：前引书，273页。

什么就发什么。”^①军鞋的质量也很糟,有些皮靴是用“象海绵那样多孔的皮子做成的。”但是,新英格兰的“贪财而又通敌的”商人却在供应英军。

美军的武器主要由本国的军工厂和铸造厂来提供。其中,军队经营的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轻武器,包括各类枪支和弹药,还有炮车,但原料依靠私人承包商供应。私人承包商也供应武器,但只有价格比兵工厂生产的低廉时,才被政府采购。政府通过预付款的办法从军火承包商那里订购武器,特别是火炮。在整个战争期间,武器供应的数量尚较充足,然而质量上出入很大,特别是有些枪支已年久失修,而修理工具又供应不足。有时士兵手中的武器“杂乱无章”,弹药难以供应,不得不派士兵自行制造子弹。火药失效之事也时有发生。

各州对民兵的装备与供应也不尽相同,边疆地区和南部的民兵情况较差,特别是在作战期间生活较苦,给养常常供应不上。

总之,1812——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美军后勤保障工作极不得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作战。

小 结

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实际上是一场有限战争,并未倾其全力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对于美国来说,战争的目的要复杂一些,既包括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也想达到结束印第安人的抵抗和夺取加拿大的目的。通过战争,美国实现了前两者。

然而,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后勤保障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它忽视正规军的建设,而把民兵作为重要依靠力量,

^① 拉塞尔·F·韦格利:前引书,第135页。

结果事与愿违。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新英格兰各州束手无策,使民兵成为其保护州权的工具,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它给后勤保障也造成了很多困难,浪费了大量财物。因为,本来可以使用 1.5 万名正规军即可取得战争的胜利,结果却动用了 52 万余人以各种方式参加了战争。

尽管设立了总参谋部,但后勤体制仍很不健全,甚至未超过独立战争后期的水平。在管理上仍是职权界限不清,人力不足,且不能尽职尽责。在后勤保障方式和手段上还是十分落后,给养供应仍然依靠承包商,运输工具与道路都很原始。

但是,美军陆战的多次失利,其决定性因素还是指挥不当与军队缺乏训练。当然,新英格兰各州的破坏性作用也不容忽视。总之,由于共和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正规的、不系统的军事政策”,使美国“打了一场原始的、几乎无计划的战争。”^①

^① 同上书,第 128 页。

第八章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之后勤

1810—1826年,长期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人民掀起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推翻了殖民统治,建立了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810—1815年为第一阶段,1816—1826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墨西哥、南美大陆北部与南部地区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欧洲形势的变化,西班牙殖民者增派殖民军相继扼杀了殖民地的起义。在第二阶段,各地的独立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并相继取得胜利。

在这场独立战争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领导者,诸如米格尔·伊达尔戈·圣马丁、玻利瓦尔等。他们动员群众,组织革命军队;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出钱出物,支援前线。各地的起义军在极其困难、缺乏充分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艰苦奋斗,终于打败殖民军,争得了民族独立。

第一节 独立战争第一阶段之后勤保障

一、独立战争的爆发与第一阶段战况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和征服。到16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相继征服了除巴西外的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智利的拉丁美洲广大地区。

西班牙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国王任

命的总督是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到 18 世纪,共设立了四大总督区,即新西班牙总督区(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美国西南部的大片地区)、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秘鲁总督区(包括今秘鲁和智利)、拉普拉塔总督区(包括今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总督握有殖民地民政、军事和财政大权,西班牙大贵族和上层官吏以及天主教会控制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封建大地产制即大庄园土地制是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此外,在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还盛行种植园奴隶制。广大印第安人原是拉丁美洲的主人,被征服后绝大多数沦为农奴,部分人沦为奴隶或债奴。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完全成为种植园的奴隶。

到独立战争前夕,西属拉美居民已达 1600 万人,殖民地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即土生白人大多数是地主和中下级官吏,他们逐渐与直接来自西班牙的高级官员、大贵族地主、大商人和高级僧侣在政治、经济上发生矛盾,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这些人成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还有人数众多的混血种人,他们多是手工业者、小商人、下层神父和自由牧民,遭受歧视和剥削,生活不稳定,毫无保障,是独立战争中的重要力量,广大印第安人和黑人约占殖民地人口的半数,他们痛恨剥削制度,要求彻底推翻殖民统治,是革命军队的主力。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海地人民于 1791 年掀起了武装起义,经过浴血斗争,于 1804 年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海地革命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1808 年,拿破仑军队侵入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被迫退位,西班牙人民掀起了反抗斗争。1810 年,法军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国土,西属拉美殖民地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政府机构陷入瘫痪,土生白人地主阶级利用大好时机,纷纷发动起义,西属拉丁美洲独立革

命战争爆发了。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10—1815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除秘鲁等少数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起义。

在新西班牙总督区,独立运动以墨西哥为中心而发展起来。

1810年9月16日,教区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1753—1811)在多洛雷斯镇率领600名印第安人发动了武装起义,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夺回三百年前被西班牙人抢去的土地。起义者高呼“绞死西班牙强盗!”“独立万岁!”“打倒坏政府!”等口号。这就是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它标志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开始。

9月28日,起义军攻克了墨西哥中部重镇瓜那华托城,起义队伍已发展到2.5万人。10月下旬,伊达尔戈率起义军南下,直逼总督府所在地墨西哥城。此时起义队伍已壮大到8万余人。10月30日,起义军在通往墨西哥城的十字架山隘口经过9小时激战,击败殖民军,墨西哥城岌岌可危。但伊达尔戈对敌情判断错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下令停止进攻,并立即撤退。结果丧失了攻占墨西哥城的良好战机。11月26日,伊达尔戈率起义军一部进入西部的瓜达拉哈拉城,建立了起义根据地。但由阿连德率领的起义军主力于11月24日在瓜那华托被殖民军击溃,只有少数部队逃了出来,与伊达尔戈会合。

1811年1月中旬,殖民军主力进逼瓜达拉哈拉。17日,双方主力展开激战。起义军的弹药车被击中爆炸,并引起熊熊大火。结果在大火包围和敌人猛攻下,惨遭失败。此后,伊达尔戈率残部2000余人北撤。同年3月,伊达尔戈等人遭叛徒伏击被俘。7月,伊达尔戈被杀害。

伊达尔戈牺牲后,在起义之初被伊达尔戈派往南部发动起义的莫雷洛斯(1765—1815),继续坚持斗争。莫雷洛斯在奇尔潘兴戈镇建立了起义根据地。1812年1月,莫雷洛斯曾率军包围墨西哥

城,使敌人极度恐慌。2月,莫雷洛斯率军占领库阿乌特城。敌军围城50余天未能攻下,最后起义军被迫突围,安然出走。到1813年夏,莫雷洛斯的起义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墨西哥南部,随即在奇尔潘兴戈召开了革命者代表会议,制定了宪法,并于11月6日通过了《独立文告》。

1813年11月7日,莫雷洛斯率6000人离开奇尔潘兴戈北上,夺取战略重镇瓦利阿多利德。12月,莫雷洛斯在该地被偷袭,损失惨重,不得不返回奇尔潘兴戈。1815年11月,莫雷洛斯在战斗中被俘。12月,殖民者杀害了莫雷洛斯。起义军余部一直坚持到1821年墨西哥独立。

在新格拉纳达地区,独立运动主要是以委内瑞拉为中心展开的。

1810年4月19日,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市民赶走了西班牙官吏,成立了“最高执行委员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民卫团”。各地爱国力量纷纷夺取地方政权,宣布支持最高委员会。1811年7月,委内瑞拉宣布独立,成立了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国。

1812年4月,西班牙殖民当局调集大批军队向加拉加斯反扑。革命军队寡不敌众,于7月底撤离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失败。

从加拉加斯撤出的爱国军官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他在沿海小城卡塔赫纳组织了一支650人的队伍,^①于1813年2月向委内瑞拉突进。8月初,一举收复加拉加斯,成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由于玻利瓦尔没有采取革命措施动员群众,1814年6月,第二共和国又遭失败。玻利瓦尔再度流亡国外。1815年,哥伦比亚等地的革命斗争也遭到失败。

在拉普拉塔地区,独立战争主要是以阿根廷为中心进行的。

^① 吉利尔莫·莫隆:《委内瑞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页。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居民举行起义，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加强政权建设。为防止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反扑，临时政府组织了一支1150人的远征军。于8月向上秘鲁进发。11月7日，远征军在苏伊帕查附近击溃当地殖民军主力，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上秘鲁地区。但革命政权内部发生分歧，保守势力占了上风，并对军队产生了不良影响。1811年6月20日，远征军在上秘鲁被殖民军打败，被迫撤走。

1811年9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三人执政府”，取代了临时政府，并采取了打击反动势力的措施。新政权加强了军队的建设，任命曾被保守势力迫害的贝尔格拉诺为北方军司令。1812年9月24日，1500名北方军与3000名殖民军在图库曼城下展开战斗，大获全胜。此役击毙敌军450人，俘虏700人，解除来自北面的威胁。1813年4月，贝尔格拉诺率领5000人向上秘鲁进军，10—11月间，北方军作战失利，残部1000余人退回图库曼。

1814年初，三人执政府解除贝尔格拉诺的职务，任命何塞·圣马丁(1778—1850)为北方军司令。

圣马丁任职后，立即采取措施，整训军队，提高作战能力，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改北上为西进，先消灭盘踞在智利的殖民军，然后再经海路攻入秘鲁，消灭西班牙殖民军主力，从而结束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为此，他辞去了北方军司令之职，担任了库约省的军事长官，集中精力准备向智利和秘鲁的进军工作。

在阿根廷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南美大陆南部其他区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如，1810年智利圣地亚哥人民举行起义，1811年巴拉圭爱国者举行起义，以及乌拉圭的起义等。但到1814年，只有阿根廷和巴拉圭坚持斗争，其他地区的起义暂告失败。

二、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勤保障

轰轰烈烈的墨西哥独立战争在揭开战幕之前，起义者的准备既不充分，也不周密。

伊达尔戈原计划依靠各城镇的土生白人军官争取殖民者起义，因而起义前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这方面的工作。起义原计划为1810年10月1日，由于走漏消息，而提前到9月15日。这样，起义的准备就更加仓促了。伊达尔戈是在1803年开始担任多洛雷斯教区的牧师，到起义前，他教会印第安人养蜂、酿酒和养蚕；建立了工场，使印第安人学会鞣制皮革；还建立了炼铁工场、车间。因此，在起义前夕，他让印第安人秘密打制了一些长矛、砍刀和匕首。起义时，印第安人也是使用这些东西作为武器。只有加入起义的民团才有少量的火器。在到达瓜那华托之前，起义者在沿途“夺取大农庄的粮食和牲口”，还有些人“扛着抢来的画、椅子、衣服等物品。

瓜那华托是一个重要的矿业中心，有6.5万人。在城中心有一座外表象堡垒的谷仓，殖民者把珍贵的财物都集中在那里，等待援军。起义者攻占了这个谷仓，才首次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充作军需。由于当时尚无军纪可言，起义者在该城还抢劫了许多物品。^①因此，在起义初，起义军虽已有6万余人，除缺少武器、弹药外，给养及其他用品尚不缺乏。

起义军在进军墨西哥城前夕，在阿坎巴罗进行了正规整编，建立了步兵团和骑兵团。但起义军除了有些火枪之外，尚未见过大炮。同时缺乏训练，军纪仍然很差。伊达尔戈之所以放弃攻击墨西哥城，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当然也由于他不知道所面对的是一座防守极其薄弱的城市，不堪一击。

伊达尔戈在瓜达拉哈拉致力于根据地的建设时，多是从政治

^① 鲍勃·简·扬：《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0—131页。

方面着手的。伊达尔戈组织了革命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废除人头税,取消殖民政府对烟草、火药、印花纸等商品的专卖权,归还被夺去的印第安村社的土地。这些措施都有利于革命战争,但是部队的装备仍然很差。“每10个人只有1支火器,其他人只有长矛、投石器、弓箭、砍刀等武器。”^①在这种情况下,伊达尔戈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置起义军的装备、训练和弹药补给极差等条件于不顾,同敌人进行阵地战,拒绝手下将领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建议。结果起义军遭受惨重损失,8万人溃散,仅存1000余人,伊达尔戈也被解除了军队指挥权。

莫雷洛斯在墨西哥南部领导的独立运动则与伊达尔戈有很大不同。莫雷洛斯认识到这一斗争是长期而又艰苦的,他注重建立小型但有训练、有纪律的军队,“不再是集结一些穿着棉织物、只有刀子和投石器的印第安人”,“而是征集骑兵,装备有枪支和大刀、能够对西班牙人采取攻势的队伍。”^②他“不再让未经训练的起义军与殖民军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而是避开强大敌人的正面进攻,进行游击战。”到1811年底,莫雷洛斯已集合了一支近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军队,并且装备有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包括枪支和大炮。在1812年以前,莫雷洛斯主要是进行游击战,以此来打击敌人并取得补给品。游击队到处活动,分割、包围殖民军据点,切断其交通运输线,夺取殖民者的运银车和军火。

莫雷洛斯部队的粮食、食物及用品,或是从敌军手中夺取,或是通过没收西班牙人及其支持者的财物的方式而取得。被服很大一部分是在根据地工厂制作的,如在齐塔库亚罗就建立了军需工厂,在1812年1月失守之前,该厂为部队生产了一大批被服和其他军需品。莫雷洛斯禁止随意抢劫或没收土生白人的财产。1811

① 同上,第133页。

② 帕克斯:《墨西哥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6页。

年10月13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规定：只有经过革命当局和他本人的批准，才可以没收西班牙殖民者及其追随者的财产，不得因为他们很富有就任意侵犯其财产。^①

在运动战、游击战过程中，起义军很少短缺食物，但在围城战或死守某一城市时，给养、弹药就往往无力保障。例如，1812年2月莫雷洛斯为避免同西班牙殖民军主力正面交锋，选择奇尔潘兴戈至墨西哥城中间的库阿乌特拉城伏兵等待时机期间，就出现了给养短缺情况。当时莫雷洛斯估计到敌军将会围城，但该城的一边是坚固的城墙，另一边紧靠河流，两端有高耸的教堂，易守难攻，并且他还估计到雨季即将来临，殖民军将会因经受不住雨季的气候和疾病而无法长期围困。但是，当年气候反常，久旱不雨，这不仅使敌人得以长期围城，而且造成起义军后勤保障上的莫大困难。在3个月的围困中，起义军的粮食、饮水都成了问题，最后不得不用狗肉、猫肉、老鼠、蜥蜴、树皮来充饥。^②当然，起义军有时在行军过程中也会遇到给养短缺问题。如1811年起义军一部从萨尔蒂略向南转移时，由于所经之地都有殖民军驻守，且又十分贫瘠，结果往往只好用仙人掌汁来解渴充饥。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起义军也取得很大成就。莫雷洛斯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组织了政权机构，委派了地方官员，维持治安，征收赋税，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分配村社土地给印第安农民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在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莫雷洛斯还着手从事全国革命政权的建设，以便推动独立战争的进行。从1813年9月召开的奇尔潘兴戈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和颁布的宪法中可以看出，独

^① 金重远等：《多洛雷斯的呼声——拉美民族解放风云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第64页。

立战争的领导者们把革命政权的建设同推进独立战争的胜利紧密联系起来。例如：会议决定每个城镇都要尽力动员争取半数成年男子参加独立战争；没收西班牙殖民者及其追随者的财产，半数充作政府和起义军的费用，半数分给贫民；把教会和大庄园主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农民，等等。

三、南美大陆军事行动之后勤保障

南美大陆独立运动两个中心地区的情况在战争第一阶段与墨西哥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无论是委内瑞拉或者阿根廷都是在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土生白人领导下发动起义的，并且迅速建立了地方政权乃至全国政权。因此，革命领导者可以凭借政权，利用现有的人力、物资组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但委内瑞拉第一与第二共和国的领袖们没有很好运用这个权威，广泛发动群众，结果遭到失败，阿根廷的情况却好得多，在组建军队和后勤保障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功。下面分别叙述这两个地区军事后勤保障情况。

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开始后，政权很快转入以土生白人为主的革命“洪达”（委员会）手中。但是，革命政权内部形成激进和保守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争论不休，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和实际措施。它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派遣西蒙·玻利瓦尔赴英国寻求财政资助。玻利瓦尔虽然未能完成这项使命，但使英国答应了卖给一些武器、弹药。

直到1811年7月，委内瑞拉才宣布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制定了一部宪法。宪法中有关军事的条款主要是规定政府“在维护国家的自由、完整和独立所必需的情况下，招募和供养军队”，并“征收出于这些目的或其他为了便于维护共同安全、安宁和幸福所必不

可少的税收”。^①根据宪法的规定,革命政府建立了许多民卫部队,由国库发饷。然而这种非正规军的民卫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弊病:一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强;二是人数众多,耗光了有限的国库资金;三是迫使大量农牧民离开土地家园,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引起亲人的不满。^②

由于国库枯竭,政府又滥发纸币,造成经济恐慌,引起新的不满。玻利瓦尔在总结第一共和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人们认为使用纸币,“自己就失去了具有真正价值的硬币”,“纸币使内地愚蠢的居民极其不满,以致要求西班牙军队的司令回来,把他们从他们认为比奴役更可怕的纸币中解放出来。”^③总之,共和国政府组建和维持武装力量的措施不当。当时应当组织一支精悍的正规军,辅之以志愿军或民兵,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同心同德支援革命战争。

此外,由于实行联邦制,“各省我行我素”,也难以调动一切力量来打胜这场革命战争。

在共和国异常困难之际,1812年3月委内瑞拉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这场地震“毁坏了几乎半个国家,而这正发生在爱国者控制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加拉加斯、拉瓜伊拉、迈克蒂亚、梅里达和圣费利佩等城市完全遭到破坏。巴伦西亚、拉维多利亚、巴基西梅托和其它城市受到巨大损失。”^④由于地震当天是个宗教节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教堂里,因此死亡人数异常惊人。在兵营和住宅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埋在瓦砾堆下。仅加拉加斯一个城市就死亡近万人。许多受伤较重的人,由于得不到医疗,在随后的几天内也都死去。当时驻守西基梅托的爱国派将领哈隆正准备率领军队去攻打保皇派,结果发生地震,营房倒塌,大部分军队都被埋在废

① 吉利尔莫·莫隆,前引书,第163页。

② 参见奥吉斯托·米哈雷斯:《解放者》,中译本,第221页。

③ 同上,第222页。

④ 同上,第223页。

墟下,哈隆本人也受了重伤。

1812年的地震给革命政府的军事后勤和其他工作都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困难。在敌对分子发动叛乱和殖民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人心惶惶,士无斗志。西班牙殖民军与保皇派在向内地推进的过程中,许多爱国军将领叛变投敌,致使有的城市在敌人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即被占领。1812年6月,由于叛徒交出了卡贝略港要塞,爱国军几乎丧失了全部武器弹药(爱国军的武器弹药主要存放在这个要塞里),造成了几乎无力保卫共和国的局面。

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期间,军队后勤保障所居的地位比第一共和国期间重要得多。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发展和失败始终没有离开武装斗争,而且是在极其艰苦和险恶的条件下进行的。

玻利瓦尔最初仅仅得到新格拉纳总督辖区的卡塔赫(位于今哥伦比亚境内)爱国洪达的有限帮助,当时他只有200名黑人士兵,“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军装,仅仅有一些木制长矛当武器。”其后,他又得到波哥大爱国洪达的一些资助,又招募了一批黑人士兵。他只是在奇里瓜纳一役中缴获了4艘满载武器装备的船只时,才较好地武装了他的部队(500人)。在他重新收复加拉加斯、建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时,部队也仅有1000人,仍缺少武器弹药。为了夺取武器弹药,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没有停留多久便率军包围卡贝略港,但卡贝略要塞的敌人已经得到从西班牙开到的1200名老兵的增援,围攻没能得手。

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一连串激烈而极其残酷的对外战争和内战。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共和国政府实行了军权和政权的分离,行政权属于三人执政委员会,玻利瓦尔被任命为共和国军总司令,实际是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玻利瓦尔和他手下的将领们率军浴血奋战,“把夺到手的土地称作共和国”,但忽略了解决农牧民的土地问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因而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动员广大农牧民参军参战,或以其物产支援玻利瓦尔领导的爱国军。

而保皇派则利用了这一点,以答应分配牧民土地为诱饵,组织了大量骑兵,到处烧杀抢掠,使爱国军难以立足。双方仅在1813年年底,就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什么地方遭遇就在什么地方厮杀。失败的一方几乎总是全军覆没,而胜利者也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①到处是一片残破荒凉的景象,爱国军不仅缺乏枪支弹药,就连给养也常常难以就地取给。由于后勤保障上的困难,爱国军主要是使用骑兵作战,因为骑兵机动灵活,并可以用长矛、梭镖作战,“有时干脆就用削尖和烤硬的木棍进行厮杀”。

在第二共和国期间,革命军队很少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英国甚至不允许共和派从其加勒比的殖民地购买武器。例如,玻利瓦尔曾向巴巴多斯岛的英国总督发出一封求援信,要求获得2000支步枪,但被拒绝。玻利瓦尔“作了许多努力以获得武器,只有一次成功:向一艘瑞典帆船购得200支步枪、40支手枪和79把战刀。”^②爱国军主要是靠从敌人手中掠夺武器进行补给。收获较大的一次是1814年4月卡拉博博战役中一举歼敌2000余人,缴获步枪500支和大量弹药。

爱国军也得到它所控制的地区的群众大力支援。例如,1814年7月敌军进攻加拉加斯时,城内和周围的居民响应玻利瓦尔的号召,带着他们的武器、钱物、粮食、牲畜到军队报到,誓死保卫共和国首都。

在南美大陆南部的拉普拉塔地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国洪达政府建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军事措施,以推动独立革命事业的发展。

爱国政府改组了行政机构,任命一批拥护新制度的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降低关税,发展对外贸易;通过了新的移民法令,

①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前引书,第281页。

② 同上,第293页。

号召愿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外国人在国内自由居住,赋予他们与本国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发展畜牧业,禁止滥肆宰杀牲畜;禁止高利贷者向农民收取超过6%的债务利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拨发建设新学校的资金,提高教师的薪金,等等。上述一系列措施,为夺取独立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队建设方面,爱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军队和实行军队民主化的措施。规定,凡年满18岁和未满40岁的无一定职业、未曾服过兵役的男子,一律征召入伍。在军队中进一步实行种族平等,印第安人军官可编入土生白人军队任职。成立北方远征军(占领尚未被爱国洪达控制的科尔多瓦和北方诸省),人员主要由志愿兵组成;军队的经费靠居民的自愿输捐和预定为支付西班牙官吏薪金用的款项来维持。^①爱国政府的军事措施,把正规部队与志愿部队结合起来,并置于切实可行的后勤保障基础上。

在独立战争第一阶段,阿根廷革命军队主要是同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军作战(也曾向巴拉圭派出军事远征队)。尽管北方军一度控制了上秘鲁,掌握了该地区贵金属开采中心波托西及其全部经济资源、造币厂等,但仍然出现了给养供应上的困难。这主要是通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漫长供应线维持远征军是困难的。自1811年6月20日爱国军在瓦克战役失败后,西班牙殖民军不断南下。虽然贝耳格兰诺将军在1813年2月在萨尔塔附近的战斗中迫使3000西班牙军队投降,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和装备补充了自己,但远征军再也无力北上,退守在图库曼附近与敌人进行拉锯战。北方军由于给养困难和作战失利,使“图库曼整个城市几乎成为一所大医院,到处挤满了饿得半死不活的伤员和士气十分低落的士兵,这些士兵一小批一小批的设法往回走,想逃避在北方玻利

^① 叶尔莫拉耶夫:《阿根廷史纲》,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42页。

维亚战场上遭到彻底失败。”^①

圣马丁担任北方军司令(1814年1月29日)之后,清楚认识到从阿根廷经过那么遥远的路程保证部队的给养,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秘鲁的西班牙军队可以很容易地从海上不断获得补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使用高乔人的部队和两连富有战斗经验的骑兵在北方地区进行防御战争,^②而使用正规部队通过智利进攻秘鲁的计划。

第二节 独立战争第二阶段之后勤保障

一、第二阶段战况

独立战争第二阶段开始于1816年,这一阶段的所有重要战役都发生在南美大陆。在南美大陆北部战区,玻利瓦尔率少量部队于1816年12月在委内瑞拉北部巴塞洛纳登陆,会合了那里的马里尼奥指挥的爱国军。他总结了以往战斗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避开加拉加斯等大城市,南下到奥里诺科河农村地区,与在那里坚持战斗的皮亚尔部队会合。1817年7月,爱国军解放重镇安戈斯图拉。被玻利瓦尔任命为海军司令的布里昂率领14艘船只,在奥里诺科河的出海口击败保王派的30艘船只,控制了出海口和奥里诺科河。1817年10月,在安戈斯图拉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1817年底,控制着阿普雷平原的向塞·安东尼奥·派斯(1790—1873)即率2000人马加入了玻利瓦尔的军队。至此,爱国军已经巩固了对委内瑞拉东部的占领;在南方,他们控制着瓜亚

^① 鲍勃·简·扬:前引书,第49页。

^② 高乔人(gauchos),南美畜牧地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善于骑射。

纳。于是,形成一个对委内瑞拉中部地区的弓形包围圈。可是,玻利瓦尔企图进军加拉加斯的计划却于1818年3月在卡拉博索城附近的战斗中受到挫折。1819年5月,玻利瓦尔决定实施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暂时避开驻扎在加拉加斯的强大敌军,翻越安第斯山去攻打在哥伦比亚的西班牙军队,然后再挥师东征,解放委内瑞拉;派斯在这一期间则率军攻打库库塔城,牵制哥伦比亚北部的4000名保皇军,然后返回奥里诺科河,防御委内瑞拉沿海的保皇军对共和国政府所在地的袭击。玻利瓦尔率1000余名步兵和800名骑兵,包括英国志愿兵,取道被洪水淹没的奥里诺科河上游盆地西进。

6月11日,先锋师到达安第斯山脚下的达塔美,玻利瓦尔所辖的1800人因桑坦德带来的1200人而大大加强。1819年6月,开始翻越海拔4000米的安第斯山,7月6日到达通哈省的索查村。7月25日,在巴尔加斯沼泽地击败敌军,迫使其向波哥大方向退却。

8月7日,爱国部队在博亚卡歼灭敌军1600人。随后,玻利瓦尔挥师南下,于8月10日进入波哥大,哥伦比亚获得解放。1819年12月17日,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建立。

哥伦比亚解放后,玻利瓦尔返回委内瑞拉,于1820年11月与西班牙将领莫里略达成停战半年的协议。玻利瓦尔利用停战的机会进一步装备自己的部队,准备决战;同时在1821年春派哥伦比亚将军苏克雷(1795—1830)率领700名战士去攻占厄瓜多尔。1821年5月,玻利瓦尔派军队从东面攻打加拉加斯,迫使西班牙军分兵援救;又从西面佯攻卡贝略港,使敌人向该港增兵。从而使敌军暴露了由卡拉博博向北通往加拉加斯道路上的主要阵地。6月24日,5000人西班牙军队与玻利瓦尔指挥的6300人会战于卡拉博博平原。结果西班牙殖民军败阵溃散。卡拉博博战役后,加拉

加斯光复，委内瑞拉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

与此同时，玻利瓦尔的部将苏克雷由海路攻占了厄瓜多尔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并继续北上向基多进军。1822年5月24日，苏克雷指挥的2000爱国军在基多市北皮钦查山重创敌军，随即占领基多。至此，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国土全部获得解放。

在南美大陆南部，拉普拉塔地区国民代表会议于1816年3月24日在图库曼召开，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1816年夏，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成立“安第斯山军”，圣马丁被任命为总司令。安第斯山军的任务是把南美洲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817年1月，圣马丁统率5500安第斯山军同时从洛斯帕托斯、乌斯帕利亚塔和拉普兰查隘口越过安第斯山。2月8日，圣马丁的两支主力部队在智利会师。此时，一部分西班牙军队驻在恰卡布科城的附近，西班牙的后备部队也正迅速地从圣地亚哥开来同这股力量会合。

为了赶在这两支西班牙部队会合前占领恰卡布科，圣马丁命令连夜强行军。2月12日凌晨，圣马丁军队与2000敌人在恰卡布科交锋。激战至中午，西班牙军溃散，死亡与被俘达1100人。两天后圣马丁进入圣地亚哥，他的副手智利人贝尔纳多·沃伊金斯被推举为智利最高执政（国家元首）。

恰卡布科战役之后，溃散的殖民军在南部康塞普西翁附近重新集结。秘鲁总督乃决定重新征服智利，于12月9日派遣一支远征军，与智利的殖民军残部会合，兵力达到4612人，包括150门火炮和886名骑兵。3月19日，两军在坎查拉亚达接触，爱国军力战不支，圣马丁组织了有秩序的退却。4月5日晨，西班牙军进入位于圣地亚哥西南6英里的迈普。5日上午，圣马丁率军向敌发起进攻。到下午，西班牙军队沿迈普河右岸仓惶撤退，大约2000人阵亡，3000被俘，几乎全部辎重被缴获。

迈普之战的胜利使智利获得完全独立,阿根廷的自由有了保障,并且在军事上为圣马丁攻入秘鲁扫清了道路。迈普战役胜利后,圣马丁在智利政府的支持下,花了两年时间,组织了一支4500人的解放秘鲁军,还建设了一支拥有1600人的拉丁美洲第一支海军,掌握了东太平洋的制海权。

1820年8月20日,圣马丁率领由8艘战舰和16艘运输船组成的远征舰队,带着5000兵力起锚登程。远征队于9月8日在秘鲁的皮斯科登陆,随即对利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围困。1821年7月,秘鲁殖民总督带着军队向安第斯山撤离。7月9日,利马的爱国者集队迎候圣马丁入城。7月28日,秘鲁正式宣布独立。

然而,殖民总督尚有2万余兵力盘踞在秘鲁内陆。为了彻底消灭西班牙保存下来的殖民军主力,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822年7月,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在瓜亚基尔举行了会谈。俩人在秘鲁独立后应采取何种政体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几天后,圣马丁乘船返回利马,决定隐退,让玻利瓦尔来完成秘鲁的最后解放。

玻利瓦尔从哥伦比亚共和国调来援军,与圣马丁的旧部汇合,组成一支约1万人的解放秘鲁联军。1824年7月初,他挥师进剿盘踞在内地的殖民军。8月6日,在胡宁与殖民军会战,歼敌千余,殖民军败走库斯科。胡宁战役后,玻利瓦尔率领部分军队向海岸开进,防止秘鲁总督拉塞纳尔突围,其余的部队在苏克雷指挥下向库斯科方向前进。

1824年12月7日,双方在阿亚库乔大草原相遇。苏克雷在战场的东部扎营;殖民军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占据了他们的阵地,以便充分发挥其炮兵火力。这种布置在战术上致命缺陷是骑兵部队无法大规模展开,实际上根本没有退却的路线。12月9日,5780名爱国者与9310名殖民军展开会战。^①经过半日激战,殖民军覆没,

^① 马尔科·赫尔穆特:《世界历史之战役》莱比锡1978年版,第286页。

1800 人死亡,1060 被俘,其中包括殖民总督拉塞尔纳、4 个元帅和 10 个将军。2500 件轻兵器和全部大炮被缴获。拉塞尔纳被迫签署投降书,命令所有在秘鲁的约 2 万殖民军投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阿亚库乔战役,称之为“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洲独立的会战。”^①

1826 年 1 月 23 日,被围困一年之久的 400 名保王军在最后一个据点卡亚俄投降。西班牙南美洲殖民地全部解放。

二、南美大陆北部军事行动之后勤

1816 年玻利瓦尔为重新建立委内瑞拉共和国和解放整个新格拉纳达地区而再次开始斗争时,他所面临的形势仍是极为严峻的。在经历了 6 年的战争和灾难性的地震之后,委内瑞拉有 1/4 的居民丧失了生命,经济急剧衰退,贸易停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西班牙殖民军控制着加拉加斯等沿海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起义者仅在马加里塔岛和奥里诺科河保有几处据点。

但是,玻利瓦尔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战略,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措施,以确保革命战争的进行。

玻利瓦尔避实就虚,在偏僻的奥里诺科河盆地建立了根据地。在这个地区,起义军以安戈斯图拉为中心展开活动。安戈斯图拉远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中心加拉加斯,“中间又隔着荒僻无路的热带森林和纵横交错的河道”,殖民军难以进攻,而起义军可以聚集力量。玻利瓦尔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得到草原牧民的人力、物力支援,才使爱国军发展壮大起来。到 1817 年 8 月,爱国军已由最初的一小群人发展到 4300 人。爱国部队的兵员主要来自被解放的奴隶和混血种人。

玻利瓦尔于 1816 年 2 月在委内瑞拉北部登陆后,就颁布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2 页。

项解放奴隶的法令,但同时规定:凡属 14 岁到 60 岁的获得解放的男子,必须在 24 小时内参军,否则他们及其 14 岁以下的子女,妻室和双亲就将失去他们获得的自由。7 月 6 日在奥库马雷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其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现在起,在委内瑞拉只有一个阶级,大家都是公民”。玻利瓦尔还声明胜利后给参加独立战争的人分配土地。大批黑人和混血种人积极参加爱国军。他们作战勇敢,成为爱国军的主力。

参加爱国部队的还有被称为草原人的草原牧民,他们曾一度受骗,追随过西班牙殖民者。1818 年 1 月,他们的首领派斯率 2000 人与爱国军共同作战。草原人部队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开始没有火器,使用长矛。作战时士兵骑马,带上自备武器和数天干粮,速战速决。西班牙军对他们十分畏惧,说他们“长矛如林,风驰电掣”。^① 利用行军或战斗的间歇,脱缰放牧,不需后勤。

此外,在玻利瓦尔军中作战的还有英国志愿兵。拿破仑在欧洲失败后,成千上万的士兵被遣散,无数英国和爱尔兰的士兵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爱国者乘机到伦敦等地公开招募这些人编成营或团。

爱国军的武器最初是依靠海地总统佩蒂翁的援助。^② 建立根据地后,他们就用自己占领区出产的牲畜、牛肉和巴里纳斯的烟草通过奥里诺科河换得武器和其他急需的物资。爱国军财政困难,尽管把输出物品的全部款项分文不剩地用于购买军火,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商人们冒险运来军火,却因为爱国军无力付款而只好原封拿回去。爱国军的武器供应在 1818 年以后大为好转。例如,在 1818 年 8 月 12 日,玻利瓦尔任命桑坦德担任新格拉纳达的卡萨纳雷省省长(接应他远征新格拉纳达)时,一次就给了他 1000 支

①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前引书,第 359 页。

② 佩蒂翁总统慷慨支援了玻利瓦尔,具体数目不详。玻利瓦尔在一封信中曾谈到有 2000 人“足够打 7 年的武器弹药”,但普遍认为这只是宣传手法。

步枪外加弹药和其他装备。

部队的衣食供给则是困难的,玻利瓦尔本人在行军中经常穿着磨破的衣服和鞋子。很多士兵平时“甚至光着脚,全身只穿着一条短裤衩。”^①伙食经常是香蕉、木薯和牲畜肉。同共和国军一起作战的意大利军官卡洛斯·卡斯特利在日记中写道,1817年他和他的部队“在巴塞洛纳靠雨水和驴肉为生。”^②面包只供给英国志愿兵。有一次,部队勉强从一艘来自美国的船上 赊到 400 桶面粉,分给了奥里诺科河畔 13 个要塞。共和国也没有现金付军饷。据卡斯特利记载,他从军 3 年后,才于 1819 年头一次领到了 16 比索的军饷。西班牙军队虽然无力进攻,但加强了封锁,避免决战,想把爱国军拖垮。一些战士开始开小差。玻利瓦尔有一次痛苦地对派斯说:“如果有什么去处,我自己也会开小差。”^③

人民群众对爱国派的支持使部队坚持下来。在平原人根据地阿普雷地区,每当西班牙军队前来扫荡,占领某个村庄时人民便随同爱国军转移,“只有几条因为瘸腿才没有跟着撤走的狗来迎接他们”。该地爱国军艰苦奋战而不溃散,终于在 1819 年 4 月击溃殖民国,歼敌 400 余,使其撤出阿普雷河上的圣费尔南多,扭转了形势。

玻利瓦尔作出远征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地区)的战略决策,除了避开强敌击其薄弱部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勤问题。1818 年 5 月,随着爱国军不断壮大,与西班牙殖民军决战的时机日益成熟。但当时热带的夏季已经结束,冬季即雨季开始到来,整个委内瑞拉中部平原成为一片巨大的泥潭,交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西班牙军队呆在沿海城市养精蓄锐,等待雨季一过,重新对爱国军根据地进行扫荡。人数众多的爱国军,如果在被洪水淹没的平原

① (美)鲍勃·简·扬:前引书第 96 页。

②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前引书,第 364 页。

③ (美)鲍勃·简·扬:前引书,第 96 页。

上度过几个月的时间,饥饿和疾病将使部队大量减员。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玻利瓦尔才作出了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

远征哥伦比亚,最困难的是道路问题。从安戈斯图拉到阿普雷平原西部的曼特卡尔约有 600 公里,从曼特卡尔到安第斯山脚下的波雷也有 600 多公里,整个进军路程超过 1200 公里。^① 进军途中的道路几乎全被洪水淹没,部队几乎是“在齐腰深的水里行进,碰到水还没有淹着的地方就在那里宿营”。“每个士兵带的铺盖只是一条破毯子,但就连这样一条毯子,他们都舍不得自己盖,他们一心想着要保护好步枪和子弹。”

运输和给养更其严重。部队只带有少量马匹和一部分小船以供载运军需物资,根本没有后方交通运输线。玻利瓦尔计划由派斯将军在中途向库库塔运动,一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一是利用在该处的缴获来为主力部队提供毛毯、衣服、马匹和枪支弹药。但派斯没有执行这一命令。

部队行军最困难的一段是翻越安第斯山脉。在前一段行程中,即从曼特卡尔到波雷的路途上,士兵们经过 600 公里的艰苦行军,已经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并且大量减员。与此同时,战士们还要承担马匹死亡后留下来的驮运物资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去翻越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其困难可想而知。玻利瓦尔原计划穿越高山的两处隘口,都有重兵把守,只有西班牙人认为无法通过的海拔 4000 米的皮斯巴山口没有设防,因而爱国军只有选择这条路可走,这又增加了一重困难。在翻越该山口的前一天,每个士兵发了足够 4 天吃的肉和蔬菜作为口粮(可够越过山口之用),但士兵随身带一支步枪,攀登悬崖峭壁或随时可能坍塌的道路已十分吃力,许多人因而把口粮都扔掉了。这也是因为幸存下来的马匹在翻山的第一天便全部死掉了。已没有任何运输工具载运士兵的

^① 金重运等:前引书,第 356 页。

口粮了。长期涉水爬山,士兵们的衣服已残破得不能再穿,又得不到新的来更换,“几乎是赤身裸体”,因而在第二天许多人便“死于刺骨的寒风中”。由于高山病,使“许多士兵在行军路上突然发病倒下,几分钟以后就死了。”^① 这支部队只是在越过皮斯巴山口到达通哈省的索查村才得到当地爱国群众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援。许多妇女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士兵做衬衣、短裤和上装”。“把家里所有的一切统统拿出来”支持玻利瓦尔的队伍。

在随后的日子里,玻利瓦尔派人找回了大部分路上丢掉的装备;他的兵员也大大得到补充。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的军队仍然是衣不蔽体,没有鞋穿。新补充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手执长矛、棍棒、和干草叉作战。然而凭他们的果敢精神打胜了博亚卡河畔的会战,并靠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而重新装备起来。其后,攻克了波哥大,缴获了殖民总督萨马诺未来得及带走的50万比索现金和价值近10万比索的金条,部队的供应状况才大有好转。

直至解放整个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爱国武装力量控制了两国18个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之后,步兵才充分装备起来,并以大规模的作战代替了游击式的活动,从而为解放整个南美大陆北部和南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南美大陆南部军事行动之后勤

南美大陆南部军事行动之后勤保障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安第斯山军作战期间(包括战前准备)的后勤保障和联军作战期间的后勤保障。

安第斯山军的后勤准备工作,早在1816年8月阿根廷(拉普拉塔联合省)国民议会批准成立安第斯山军之前,便在圣马丁主持下于门多萨市着手进行了。

^①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前引书,第399页。

圣马丁于1814年9月初接任库约省省长之职后，便在省会门多萨市一方组建和训练军队，一方面为进军安第斯山进行后勤准备。在当时的条件下，圣马丁主要从军需物资的生产、粮饷的筹措和运输补给等方面进行了准备。

圣马丁初到门多萨时只带一支850人的军队，其中约有200多是他最早训练出来的骠骑兵。圣马丁首先着手扩充军队。他宣布解放奴隶，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奴隶，只要参加爱国军，一律成为自由人。1815年4月2日，圣马丁又签署了一个招募新兵的布告，规定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凡是15岁至45岁的男人都要报名参加骑兵或步兵。”门多萨居民和周围平原各地的群众踊跃参加圣马丁的部队，黑人和混血种人约占2/3，成为爱国军的主力。1814年10月，3000多圣地亚哥居民为逃避保王党的迫害而来到门多萨加入了安第斯山军；以奥希金斯为首的智利爱国军500余人（战败幸存者）也加入了圣马丁的部队。

为了筹措这支部队的军需品，圣马丁兴办了兵工厂、修械所、马鞍厂、制呢厂、皮革厂等等，无数的手工工人自愿到工厂中义务劳动。兵工厂在一名修道士的领导下铸造了大炮、炮车、驮炮架、长剑、和长矛，还制造了5万副马掌以及大量马刀、刺刀、火药筒等。兵工厂还设计制造了渡河与通过山峡用的吊桥，有的吊桥长达175英尺。为了通过狭窄崎岖不平的山路，专门造了一种车身很窄的运货车。

远征军的军服是为抵御高山严寒而专门设计的。主要是利用羊驼毛和山羊毛，组织当地妇女梳理和染纺，然后缝制成结实的蓝色制服。贝尔特兰还把牛肉加工磨制成一种叫做“查尔基”的牛肉干粉，作为部队野外的基本食粮。军用饲料的很大一部分是农牧民无代价供给的。篷车主和放牧人为运送拨给该军的物资而无偿地提供运输工具和牲畜。

部队的粮饷也在当地筹措。圣马丁为了筹划安第斯山军的粮

饷,向地主、商人和畜牧业者征收捐税。他还发行了名叫“爱国捐”的公债,强迫摊派给西班牙人,并且没收了各教会团体和寺院的一部分财产。还有一部分款项是向居民募捐而获得,其中的一次达2.7万比索。^① 1816年5月,圣马丁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一)铸造钱币,为此禁止使用各种银器,将银勺一律换成牛角勺;(二)国家职员一律发半薪,现役军人发2/3,士官每日发8比索,班长、鼓手、号手发5比索,士兵发4比索。此外,为了支持战争,圣马丁还提出其他各省应分摊所需款项,总计达1万比索。

远征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圣马丁曾满意地写道:“非常出色的是:这个人口不多的省份,在既没有国家金库、商业或巨额资本,也没有森林和原料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支为数3000人的军队……组织好硝石和火药的生产,创办了兵工厂、军械作坊、修械所、制呢厂,修建了营房和营地,繁育了3000多匹马、7000匹骡和无数头牛。”^② 后来,阿根廷新组成的普埃伦东政府又克服困难,多方设法,给圣马丁调集了毯子、斗篷、帐篷、马刀、马具和腌肉食品等大量物资。

此外,为了训练这支军队,还修建了营房,训练场地,提供必要设施。圣马丁亲自领导进行训练。到1816年底,其军事训练和装备供给已达到的完善程度,为以前任何一支美洲军队所不及。

1816年年底,(这是一年中南半球山脉积雪最薄的季节),圣马丁对准备工作作最后细节安排。根据一位伪装成信使的工程兵对安第斯山隘口的侦察,制订了部队应走路线的完整地图,还对部队的被服、号角、刀剑等装备进行了检查。当他发现尚需要一部分被子时,立即呼吁库约省农场的农户们每家捐献一条。

^① 郭伟成:《南美“安第斯山的骑士”圣马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

^② 巴·米特雷:《圣马丁生平和南美洲的解放》,第312页。转引自叶尔莫拉耶夫:《阿根廷史纲》第171页。

1817年1月18日,由包括4000名作战人员、1400名后勤人员、18门大炮和大批骡马的军队出发了。经过18天行军,部队到达白雪皑皑的隘口,从4个相隔甚远的山口前进。有些地方没有道路,大炮和笨重的辎重只能艰苦地用绳索荡过悬崖,或沿着嶙峋的山坡往上拉。

零度以下的低温,刺骨的寒风,暴风雨夹着冰雹增加了行军的困难。一次,因道路崩塌,50名战士掉进深渊。在翻越2000英尺的山峰后,死去了2/3的牲口,“10600匹骡子死了6300匹,1600匹马仅存511匹”。^①但是,门多萨妇女缝制的御寒军服,贝尔特兰修道士的皮革厂制造的牢固的皮靴,以及加了牛肉干粉的玉米糊,使得大部分战士能安全地通过高山。

安第斯山军在智利的作战中,仍能进行良好的补充。例如在1818年3月19日的查拉亚达之战中,爱国军受到夜袭,部队在退却中损失了大炮,但损失的大炮很快得补充,从而保障了迈普战役的进行。在迈普战役中,爱国军的弹药供应也很充足,参战的5000名士兵,每人都发给了100发子弹。

迈普战役结束后,圣马丁又开始为从海上进攻秘鲁进行筹措。阿根廷政府虽然答应给予50万比索的援助,但只兑现了一小部分。于是只有依靠智利政府。奥希金斯采取增加税收的办法获得资金,并向其管辖的城市强制借款。结果装备了一支4500人的陆军和一支拥有2000名船员、16艘运输船、8艘战舰并配备239门大炮的舰队。此外,为陆军筹措了足够半年用的粮食以及大量武器弹药。但是,圣马丁未能完成解放整个秘鲁的任务。

玻利瓦尔承担援助解放整个秘鲁的重任后,主要是以刚刚并入大哥伦比亚的基多和瓜亚基尔为基地进行准备的。“基多和瓜亚

^① (美)小戴维·佐克等:前引书,第113页。

基尔担负起主要供应责任。”^①玻利瓦尔统率的联军约为1.5万人,部队的给养分别由秘鲁爱国者和瓜亚基尔等地供应。1823年底,玻利瓦尔下令必须每月从瓜亚基尔向卡亚俄港运送价值2.5万比索的硬面包、大米、菜干、腌肉等。^②秘鲁利马等地的爱国者通过征税、查封教堂的金银饰物和珠宝玉器等等来筹措购买给养的款项。

枪支弹药以及运送军队和军需品的船只大部分来自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亲自为各部队定购制服、军刀、长矛,甚至考虑战马从沿海地区转至山地作战时应使用何种马蹄铁与马掌钉,以便更好地保护马匹。为此他曾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使沿海平原马匹的马蹄变硬:可先用铁板烫焦马蹄,然后再用龙舌兰液汁浸泡。至于龙舌兰,可以派人四出采集。”他还下令:“在行军时,骑手应改骑骡子而牵着马赶路。”^③

在各条进军战线上,事先设立了粮秣仓库,以减轻士兵的负担。还组织妇女们缝制了供士兵在高山御寒用的厚绿军装。沿途还建造了许多木屋,供士兵暂避风雨之用。

总之,由于玻利瓦尔的大力准备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工作,使联军得以保持旺盛的志斗,接连取得胡宁、阿亚库乔战役的胜利。

小 结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波及的地域广,战区的情况复杂,因而在后勤保障上也是各有特点。

① 奥古斯托·米哈雷斯“前引收,第49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14页。

在墨西哥地区,一开始就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战争具有很大的游击性质,主要依靠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保障供给。取之于敌、就地取给也是经常采取的后勤保障方式。

在南美大陆,委内瑞拉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在独立战争第一阶段,主要依靠革命政权控制下的地区实行正规的补给;枪支弹药主要夺自西班牙殖民军手中。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玻利瓦尔作战准备非常草率,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其远征哥伦比亚就是典型一例,所获战果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圣马丁“是一位高超的、周密的组织者和计划者;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家。”^①他在远征安第斯山之前所作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出色的,把远征置于可靠的后勤保障基础之上。

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多半是运动战,军队的数量较少(一支军队很少超过5000人),很少建立补给基地和后方运输线,通过随军携带和就地取给即可进行作战。

总之,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一场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革命战争,其后勤保障离不开广大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援,体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真理。

^① 小戴维·佐克:前引书,第123页。

第九章 墨西哥战争美军之后勤

1846—1848年,美国出动10多万军队对墨西哥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墨西哥战争,或美墨战争。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利用墨西哥在政治和经济上混乱的弱点,战胜了军队数量以二比一优势超过自己的墨西哥。

墨西哥战争中美军的后勤体制与独立战争和1812年英美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改变了战争的传统供应方式,美军首次利用运输的优势和充足的物质供给压倒另一强大敌手。第二,随着1812年战争后几十年美军职业化的进展,美国陆海军都建立了自己的后勤保障组织,首次对海外作战部队进行较为有系统的供给。

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美军打败了号称拉美西语国家第一军事强国的墨西哥,结果迫使墨西哥割让其将近一半的领土,从而完成了把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展至太平洋沿岸的“天定命运”使命,为19世纪后半期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战争前夕的美国与墨西哥

一、美国与墨西哥政治经济概况

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资本主义“生机勃勃”、迅速成长时期。美国工业革命即北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了巨大发展,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从1820年到1831

年,棉纺纱锭的总数从 19.1 万增加到 125 万。到 1840 年,美国共有 1200 家棉纺织厂,开工的纱锭共达 225 万,其中 2/3 在新英格兰地区。美国制造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部的的新英格兰地区,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上的工厂迅速发展并取代了手工工场。从 1840 年起,机器工业的产品数量超过了家庭手工业,其产品总值为 4.8327 亿美元。

美国南部的经济与东北部不尽相同,是生产棉花、大麻、蔗糖和稻米的种植园经济。自 1812 年战争至内战,南部棉花产量每 10 年或 20 年翻一番。1820 年为 1.6 亿磅,1830 年为 3.2 亿磅,1860 年为 23 亿磅。美国出口产品中棉花占一半以上,是换取外汇和工业制成品的重要源泉。棉花主宰着南部的经济和政治,被称为“棉花王国”。

西部是生产粮食的商业农场经济。此时美国粮食生产中心已从殖民地时期的中部移到大湖平原,这里有“小麦王国”之称。1839 年,美国生产了 8482 万蒲式耳的小麦和 37753 万蒲式耳的玉米。美国粮食自给有余,还可以出口。1847 年,美国的粮食出口总值甚至超过了棉花出口值。^①

运河体系和铁路发展起来。1825 年伊利运河完工,它把哈得逊河和伊利湖联系起来。30—40 年代,俄亥俄州的运河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运河工程,沟通了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河谷。纽约成为东海岸最大的贸易港口,乘船从纽约可直达密西西比河,以至河口的新奥尔良。1830 年美国约有 100 英里铁路。10 年后,总长度达 3328 英里,为全欧洲铁路总长度的一倍。

欧洲移民的涌入,也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1830 年代,有近 60 万的外来移民涌入美国,1840 年一年即达 8.4 万人,1845

① (美)J·T·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 1607—1972 年》。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0 页。

年以后的10年每年平均高达30万人。这些移民中有的还是著名科学家,如约翰·埃里克森帮助美国在1844年制成世界上第一艘使用螺旋桨推进器的军舰“普林斯顿”号,1837年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4年美国开通了由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电报线。

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的重大进展是在国家政体方面加强和完备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在杰克逊总统任期(1828—1837年),他大权独揽,使总统的权力大为膨胀,形成了美国式的总统制。因而波尔克总统(1844—1848年)能够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以总司令的身份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军队的调动、任命军官和废止停战协议等,充当战争行动的“总调度”^①为以后的总统开创了以白宫而不是国会为战时权力中心的先例。

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民主党在两党政治斗争中的优势。从1828—1848年,除1840年一届总统竞选辉格党获胜外,其余各届总统竞选,都是民主党获胜,一直掌握着联邦政府的权力。

墨西哥于1821年获得独立。1824年通过的宪法规定采用共和政体和联邦制度。但是,墨西哥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大地产制却没有被触动。许多在独立战争中有功的将军、军官和州长等成为新的大地产所有者。大地产从1810年的4944处增至1854年的6092处。多数大庄园生产供应市场的是玉米、棉花、甘蔗和肉类等农产品。大地产制在中部的墨西哥、普韦布拉和瓜那华托等州非常发达。而在边远各州、山区和北部居民稀少的地区,还保留着印第安村社土地制。因此,到19世纪中叶墨西哥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依旧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国内各地闭关自守,交通每况愈下。

采矿业是墨西哥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从1821年至1840年,该国生产了595.79万公斤白银和2.834万公斤黄金,其银产量占

① (美)阿伦·米利特等:《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当时世界第一位。但采矿业逐步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家攫取了差不多整个采矿工业和相当数量的纺织企业。同时,美国和法国的资本也开始渗入该国的各个经济部门。

棉纺织业是墨西哥民族资本主要投资的部门,但手工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生产起着很大作用。例如在40年代初期,墨西哥共有5000台手工织机和3万左右手工业织工。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均不能自给。

19世纪40年代,墨西哥面临的重大困难是国库经常空虚,国家财政状况十分混乱。这是由于庞大的行政和军队的开支、不等价的外贸和外国资本的盘剥所致。当时人们作了这样的估算:“共和国预算总数为1300万比索,暴政统治为豢养5000名士兵和1800官员就需花费1400万比索。”^① 财政赤字急剧增加,1847年超过1700万比索,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收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墨西哥政府经常借外债。到1843年时,其外债即已达5400多万比索。甚至国家将其国库收入全部拿出来,也不够付债权人的利息。

墨西哥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和通过了宪法,但地方与中央政府争权,军事叛乱和政变不断发生,政府和总统更迭频繁。例如,从1824年至1848年,墨西哥共发生了250次左右军事叛乱,更换了31个总统。

政治上的不稳定使墨西哥政府难以对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诸边疆省进行有效的开发和管理。这些省分的领土占墨西哥领土的2/5以上,但人口只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②,美国扩张主义者力图把它们从墨西哥分离出来。从19世纪20年代初起,美国移民者斯蒂芬·奥斯汀得到墨西哥当局的允许,开始在得

^① (墨)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② 米勒:《墨西哥史》,俄克拉何马大学1985年英文版,第229页。

克萨斯境内定居。截至 1834 年,得克萨斯共有 2 万白种移民和 2000 名奴隶,比土生的墨西哥人多 3 倍。1836 年,得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又称“孤星共和国”)。1837 年 3 月,美国正式承认实际上受其控制的得克萨斯“独立”。

19 世纪 40 年代初,美国掀起了扩张主义浪潮。1844 年的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因提出“重新合并得克萨斯”^①的竞选口号而当选为总统。波尔克执政后,以保护孤星国为借口,陈兵墨西哥边境。美墨关系日益紧张。

二、军事力量与后勤体制

美国军事力量的骨干是陆军。1846 年墨西哥战争爆发时,美国陆军兵力为 8619 名(其中军官 734 名,士兵 7885 名),编成 8 个步兵团、2 个重骑兵团、4 个炮兵团,以及参谋部门和人员。军官大部分毕业于西点军校,并在西部的守备任务中经受过锻炼。其中许多人经历过印第安战争,有实战经验。士兵采取募兵制,服役期限 3 年。

美国陆军规模不是很大,但却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部队,一旦战争爆发即可迅速扩大。1846 年 5 月墨西哥战争爆发,国会决定将每个步兵连的士兵增至 100 人,新兵与老兵混编。^②

除了正规军以外,美国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民兵和志愿军。根据 1792 年国会通过的“民兵法”,每一个年龄在 18 至 45 岁的自由、健壮的白种男性公民,必须在其所在的州加入民兵。民兵自备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必要时由州政府资助。墨西哥战争爆发后,扎卡里·泰勒在得克萨斯征得 1390 名民兵,陆军司令埃德

^① 这种提法含有美国曾一度拥有得克萨斯,但后来美国总统门罗和亚当斯曾承认得克萨斯不是美国领土。

^② (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95 页。

蒙·盖尼斯将军在新奥尔良征得 11211 名民兵。但民兵服役 6 个月的期限太短,许多民兵没有参加战斗就复员回乡,或转入志愿军。

志愿军是另一支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志愿兵在战争爆发时可以大量征召。1846 年 5 月 13 日,国会决定征募 5 万名志愿兵,服役期为 12 个月,按照各州的民兵法组成团建制单位。志愿兵的来源多为西部边疆移民。他们本身就是手执武器、随时准备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士。一经动员,他们即可入伍;经过简单的训练,就可成为士兵。总之,美国正规军的规模不大,但由于存在着民兵和志愿军制度,实际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战时可以迅速扩大其军队。

1812 年的英美战争暴露出美军在后勤管理方面的缺点。“陆军部长作为总统指定的代表”既要指挥战争,又要处理相当于总军需官或兵站总监之类的公务,职权不清。国会于 1813 年通过一项法律,设立总参谋部以协助陆军部长做行政和后勤管理工作。总参谋部由军需局、军械局、总监察长和总军需官等组成。军需局负责部队的营房建筑、服装、鞋子和卧具的供给。军械局负责发展联邦的武器工业、订购火炮和其他武器储备,并派副职或助手检查各部队的枪械、修理工具的供应等情况。

在 1812—1814 年战争期间,参谋部未有显著地改善后勤支援。但战后的两任陆军部长威廉·克劳福德(1815—1816)和卡尔霍恩都意识到,在和平时期保持参谋机构对作好战争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卡尔霍恩指出:“事实上,和平时期最需要加以重视的军事机构就是总参谋部。有了它,每项工作最后才能完整无缺。如果平时时间充裕,不加重视,到战时忙乱之中,就不可能使工作臻于完善。”^① 卡尔霍恩对陆军的指挥和管理机构进行了两项重要的改组。第一项,卡尔霍恩于 1821 年任命雅各布·布朗为陆军总司令,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 146 页。

从而建立了新的集中指挥机构,把军队的指挥权与行政和后勤管理分开。第二项,使参谋部得以扩大和改善,确保了参谋部的稳定性。卡尔霍恩在总参谋部中增设了给养局和军医局。给养局长负责签订各战区给养合同,结束了私人承包商包办军队给养的弊端。军医局在和平时期主要是负责分析陆军的伙食与士兵健康的关系,并管理部队的医务和有关的行政。这期间,陆军部先后建立了工程委员会(1816年),负责东海岸要塞建筑;地形测量局(1831年),负责中西部山脉河流的勘察和绘制地图等等。这使得陆军部成为行政和后勤管理机关,专业化提高了。

美国海军的后勤机构也有了相当的进展。1842年成立了在海军部领导下的造船厂和船坞管理局,设计、装备、修理局,军需局,军械和水道测量局,医疗卫生局。^① 联邦政府军火工厂都在东部。如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费尔德兵工厂生产枪支和火炮,费城的施沃尔基尔兵工厂和纽约市供应站制作军服,费城设有军需仓库。而随着边疆的西移,军队在西部的调动增多。为此,卡尔霍恩要求国会出资让陆军开凿一条从波士顿通往萨凡纳的内陆水道,建造一条与海岸线和水道平行的直达新奥尔良的道路,形成运河和道路网,把东部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及西部各地区联接起来。这些计划后来都实现了。特别重要的是与西南方有关的“杰克逊军用线”(从田纳西北部边境至新奥尔良)极大便利了军队的调动。

19世纪40年代美军装备有了改善。步兵枪械开始逐步废除燧石枪。在步兵滑膛枪上采用了雷汞火帽代替打火石,使滑膛枪能在雨雪中使用。美军还有一种新式的前装来复枪,发射长的塔形子弹,在500码内射击精度高,但在战争中没有正式使用。炮兵装备了新式野炮(滑膛),机动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海军开始装备蒸汽动力战舰。1842年建成排水量各为3200吨的“密苏里”号和“密西西

^①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比”号，装有 10 英寸和 8 英寸平射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

墨西哥在战前拥有一支 3.2 万人组成的军队，骑兵是较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墨西哥军队的士兵是在战前被征入伍的，即以强迫方式招募来的，他们大部分是印第安农民和债役制农民，通常连基本的军事训练也没有受过。军官大部分是缺乏战术训练的贵族。军队的武器装备由海外进口，其中很多是向英国购买的被当作废铁的旧货，还有旧式的火枪和滑铁卢之战时从拿破仑手里缴获后转卖给墨西哥人的大炮。大部分炮兵部队的枪炮是过时的和靠不住的，但连这样的武器也很缺乏。

军队的供给由中央政府与地方分管。联邦政府负责组织、指挥军队，筹集战费等。地方各州在战时也提供一部分部队和款项。但是由于国家在政治上不团结，有些州在大地主、官僚和教会控制下，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

总之，战前墨西哥军队的士兵尚能勇敢战斗，但是他们缺乏装备、供应和指挥官。其高级军官对美国在政治军事上估计严重不足，认为美国南北各州在奴隶制和关税方面分歧严重，北方各州是不会支持南方进行战争的。此外，美国还须分出相当兵力对付印第安人。即使美军发动进攻，也无法穿越墨西哥辽阔干旱的北方领土实施后勤支援。如果美军实行两栖攻击，则会遇到海上风暴和通往内地的恶劣道路，以及内地低洼地的黄热病的侵害。因此，对美军的进攻在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都不足，^① 甚至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因而在战争初期失利时惊慌失措。墨西哥军队的有利条件是士气高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并拥有内线作战的优势，熟悉地形，其骑兵具有很高的机动性。

^① 米勒：前引收，第 229 页。

第二节 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一、战争的爆发

1845年3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兼并得克萨斯的法案。3月28日。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表示抗议。墨西哥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兼并得克萨斯,也拒绝美国关于格兰德河为得克萨斯南部边界的说法,指出其边界是北部的纽埃西斯河。^①同年5月28日,驻路易斯安那州杰塞普营地的美军在指挥官扎卡里·泰勒准将率领下进入戒备状态。7月26日,泰勒按美国政府的命令进入得克萨斯,然后越过纽埃西斯河,在其南岸靠近阿伦查湾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建立了基地。11月,美军获得了海上增援,其兵力共计4049名官兵,包括5个步兵团、2个重骑兵团和16个炮兵军连。^②这是当时美国陆军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约占正规军的一半。

墨西哥不要战争。尽管两国关系已经破裂,墨西哥外交部长还是接待了美国政府的特使H·斯利德尔。这个被马克思称为“不讲天良,无视法度”的奴隶制南部的典型代表人物,^③向墨西哥政府提出建议:承认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并承认格兰德河为得克萨斯亦即合众国的南部边界;美国将付出500万美元,要求割让新墨西哥;美国还准备付出2500万美元“购买”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坚持限于讨论得克萨斯边界争端,不愿再看到领土受分割。于是,美国统治集团立即挑起武装冲突。

1846年3月,泰勒奉命开赴格兰德河左岸,占领了伊萨贝尔

① 当代美国史学家承认格兰德河与纽埃西斯河之间的土地“原是属于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的领土。”

② T. H. 拉塞尔:《墨西哥在战争与和平时期》,芝加哥1914年版,第1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429页。

港。美军修筑工事,把大炮瞄准了河对岸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城,该城驻有 6000 墨西哥军队。4 月 11 日,马塔莫罗斯驻军司令马利亚诺·阿利斯塔少将要求泰勒撤回到纽埃西斯河,泰勒以封锁格兰德河,截断马塔莫罗斯的粮食供应作为答复。4 月下旬,墨西哥军队开始强渡格兰德河。

5 月 8 日,在格兰德河北岸墨西哥军队与美国军队进行了第一场战斗。墨西哥骑兵组织了数次进攻,但都被美军的优势火力所摧垮,被迫撤退。翌日,泰勒率 2300 美军进攻墨西哥军在雷萨卡·德·拉·帕尔马的阵地,结果 5700 名墨西哥军不得不向格兰德河南岸败退。在这两次战斗中,美军死伤约 184 人,墨西哥军伤亡 800 人以上。5 月 18 日,泰勒率军越过格兰德河,占领了墨西哥军队放弃的马塔莫罗斯城。

美国总统波尔克早就认为墨西哥不会出售加利福尼亚,因而于 1846 年 4 月 25 日就起草了宣战咨文。5 月 11 日,泰勒关于在马塔莫罗斯的战斗报告到达华盛顿后,波尔克的宣战咨文在国会中发表。5 月 12 日,美国国会通过战争宣言,并于次日正式对墨西哥宣战。战争宣言歪曲事实,把战争的责任加在墨西哥政府身上,宣称“由于墨西哥共和国所采取的行动,该国政府与合众国之间现已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国会拨款 1000 万美元作为战争的经费,并决定征召 5 万名志愿兵。同一天,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命令海军准将康纳率领海军分舰队封锁墨西哥,并把海军扩大到 1 万人。

墨西哥政府也实行了动员。美墨战争爆发了。

二、战争主要经过

1846 年 5 月 14 日,美国总统波尔克同陆军部长威廉·马西、陆军总司令斯科特制定了一个简要的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要求美军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墨西哥人烟稀少的北部省份,如有可能再向首都墨西哥城进军,迫使墨西哥屈服。因此,战争初期美军的军

事行动集中在墨西哥的北部地区,目的是迅速占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

泰勒率军于 1846 年 5 月 18 日占领马塔莫罗斯镇之后,就准备向新莱昂州首府、墨西哥北部重镇蒙特雷进军。9 月 19 日,泰勒率领 3080 正规军士兵和 3150 名志愿军接近蒙特雷。蒙特雷座落在格兰德河支流圣胡安河河谷,是一个设防坚固的城镇。城西有两座筑有堡垒的小山;城北有一座由未完工的教堂改成的要塞;城东有两座较小的碉堡,四周筑有围墙工事。城内多为石头建成的房屋,墙上均开有射击孔,街道设置了路障。城内的墨西哥守军为 7500 人,配备 42 门大炮。

9 月 20 日,美军对蒙特雷发起攻击。经过 4 天的激战。墨西哥军队撤离该镇,美军进入城内。此役美军伤亡约 500 人,墨军伤亡 367 人。此后双方停战 8 周。

11 月 13 日美军恢复军事行动。16 日,泰勒率军占领了科柯韦拉州首府萨尔蒂略。为了防止美军南下,墨西哥的一支 1.5 万人的部队在圣安纳将军的率领下,由圣路斯波托西出发,穿过沙漠北上,于 1847 年 2 月 20 日抵达拉恩卡纳西翁,距泰勒驻地 35 英里。泰勒部队撤至萨尔蒂略以南 8 英里的布埃纳维斯塔附近。该地两边是山岭,中间是个谷地,有一条交通要道通过。美军为 4800 人,其中 90% 是缺乏作战经验的志愿兵。^① 2 月 22 日,圣安纳致函泰勒,敦促他投降,遭泰勒拒绝。墨西哥军队当即发动进攻。第二天凌晨,圣安纳再次发动进攻,开始了美墨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布埃纳维斯塔战役。

圣安纳首先派遣一支骑兵纵队直趋萨尔蒂略,沿路进行辅助性的攻击,然后以其所率的主力攻击美军左翼与隘口东边山岭之

^① 泰勒的军队于 1846 年 12 月曾得到另一支部队的支援,人数达到 9000 余人,但在 1847 年 1 月半数以上的正规军被调走参加坦皮科的远征军。

间一个缺口。这个地方由于泰勒判断错误,无人防守,美军左翼当即溃散。泰勒乃从右翼向左翼调动兵力,同时,杰斐逊·戴维斯上校率领的预备队及时赶到,加之正规军的炮兵也整整一天支援着志愿民兵作战,到黄昏时缺口已经堵住。圣安纳对美军右翼进行包围,也为毁灭性的炮火所制压。尽管墨西哥军队英勇作战,夺得两面美军军旗,杀伤 1123 名美军,但泰勒的部队仍没有被打垮。墨西哥军队损失也很大,大约 1500 名士兵死伤或失踪。经过一天的战斗,墨西哥骑兵占领了两条敌人的防线,俘获 400 多名美军和一些战利品。

然而墨西哥军队没有组织新的进攻,圣安纳将军不愿他的部队在美军强大的炮火下再遭受牺牲,遂于夜间集结军队,悄悄撤走了。美军勉强获得了布埃纳维斯塔战役的胜利。至此,墨西哥北部的战斗宣告结束。

到 1847 年初,美国军队虽然获得很大成功,诸如新墨西哥地区在战争初期就被斯蒂芬·卡尼率领的西路军征服,年底美国占领了加利福尼亚,泰勒的军队控制了墨西哥北部地区,但美国尚未实现原订的战略目标,墨西哥并没有屈服。波尔克总统重新研究了战局,决定采纳陆军总司令斯科特制定的计划,在墨西哥中部沿海港口韦腊克鲁斯登陆,然后直接向墨西哥城挺进,一举结束战争。

1847 年 3 月初,斯科特在墨西哥湾的洛沃斯岛(位于韦腊克鲁斯西北 125 英里处)集结了 1.2 万军队,随即在一支海军舰队的护送下,于 3 月 9 日在韦腊克鲁斯的南部海滩登陆。美军切断了韦腊克鲁斯的给养和供水通道,包围了该城。莫洛勒斯将军率领的 4500 名守军拒绝投降。3 月 22 日,美军开始炮击韦腊克鲁斯城和附近的圣胡安乌卢亚城堡。美国海军舰队的 72 艘军舰参加了炮击,昼夜不停。3 月 27 日,圣胡安乌卢亚城堡陷落。3 月 29 日,孤立无援的韦腊克鲁斯守军投降。美军伤亡 82 人,墨西哥军伤亡 400 余人,另有 500 名平民丧生。韦腊克鲁斯遭受的财产损失总计

500 万比索,约占墨西哥年收入的 1/3。

4 月 13 日,美军先头部队(1 个师)抵达距海岸 50 英里的塞罗戈多山口。这个山口是通往墨西哥城的必经之路,圣安纳率领 1.2 万人进行守卫,当时尚未修完防御工事。4 月 18 日,美军对墨军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经过 3 个小时的激战,墨西哥军队溃败。圣安纳及其残部 8000 余人沿着公路向首都撤退。此役美军俘获 204 名墨西哥军官和 2837 名士兵。美军伤亡 400 余人。

4 月 19 日,斯科特军队占领了哈拉帕。4 月 22 日占领了中央高原的佩鲁蒂。5 月 15 日,占领墨西哥第三大城市普埃布拉,距墨西哥城只有 80 英里了。此时美军的有生力量已损失 1/3,开始停留下来进行休整待援。经过 3 个月的整休后,8 月 7 日美军 1.1 万人沿着公路进入阿纳乌阿克山谷。8 月 11 日,美军经过里奥弗里奥隘口到达距墨西哥城 15 英里的阿约特拉。

再次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圣安纳集中了 3 万军队、100 门火炮守卫首都。墨西哥城的主要防御工事是城东埃尔潘诺山坡上的多面堡群。此外,城南、城西均有城堡式的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通向城门的道路。

斯科特侦察了城市的各条通道后,决定向城南实施侧翼机动,以期不需血战而获胜。8 月 19 日夜间,3 个旅的美军(3300 人)运动到城南的康特雷拉斯。20 日早晨美军袭击康特雷拉斯的守军,墨西哥军队进行了短暂抵抗后即溃败。随后,美军向位于东 4 英里处丘鲁布斯科的墨西哥阵地进攻。丘鲁布斯科建有堑壕和堡垒防御工事,强烈的炮火使美军伤亡惨重,计有 177 人阵亡失踪、879 人负伤,平均每 7 人之中就有 1 人伤亡。此后美墨双方商定停战两周。

4 月 8 日,美军恢复军事行动,以伤亡 781 人的代价攻占了墨西哥城西南的莫利诺德尔雷伊炮阵地。9 月 12 日,7200 名美军扑向城西查普尔特佩克高地。查普尔特佩克有依山修建的城堡,其石

墙能经受美军炮火的轰击,堡垒内部有用沙袋加固的阵地。城墙前是一条深而宽的壕沟。城墙之外是一片开阔地。守军人数1万人。9月13日上午8时,4个团的美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查普尔特佩克阵地攻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美军终于攻陷查普尔特佩克要塞。9月13日晚,圣安纳率领残部向城北方向撤退,美军控制了通向墨西哥城的公路和两座城门。9月14日,墨西哥城的市参事会代表手执白旗向美军投降,美军进入墨西哥城,美墨战争基本结束。

1848年2月2日,美墨双方在墨西哥城北的一个小村庄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哥和约》。根据和约,墨西哥承认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兼并;格兰德河为两国国界;墨西哥割让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给美国。1848年3月与5月,美墨两国议会分别批准和约,7月,最后一支美军撤离墨西哥。

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死亡12876人(包括正规军5909人,志愿民兵6967人)。^①美国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总计为1.63亿美元,其中直接用于陆海军的费用为9750万美元;负债8500万美元。

三、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美墨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波尔克在他向国提出的战争咨文中,建议组织志愿军,国会随即通过议案,征募服役期为一年的志愿军5万人,并把正规军扩大一倍。陆军部统计,部队急需给养和装备的数量约5万人份,主要是武器、装备、军服等。武器供应由军械局负责,其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平时储备,一是临时采购。根据1808年武器储备法,和平时期政府须储存足够数量的小型武器,

^① 另据《墨西哥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一书所载,美军死亡人数为2.5万人,占参战人数的1/4。

供正规军和民兵使用。美墨战争爆发前,联邦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东部各要塞(门罗堡、萨姆斯特堡、普拉斯基堡等)均储存了大量枪械;南波士顿铸造厂、西点铸造厂储存着大量火炮。临时采购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由陆军部军械局负责采购,例如,1845年驻得克萨斯骑兵部队提出报告,说明部队缺少转轮手枪,要求政府提供,陆军部立即向科尔特公司采购。

服装供应是由军需局紧急制作的。各州应募的志愿兵没能按国会的要求自备服装或由各州提供,因而实际上像正规军一样由军需局发给军服。于是,服装需求量陡然增大。战前制作军服过程是从工厂购买布料,运到费城的施沃尔基尔兵工厂和纽约市供应站进行裁剪并缝制成军服。战争爆发后,为赶制5万人份的军服,费城施沃尔基尔兵工厂和纽约市供应站只能进行裁剪,然后送给私人成衣铺缝制。

部队连同大批采购的武器、装备、军服、车辆和马匹,先经铁路送到设在新奥尔良港的供应基地或其他港口,然后再用轮船运送到墨西哥。

美国国会拨款1000万美元作为对墨西哥作战的经费。北部资产阶级、辉格党人虽然谴责入侵墨西哥,认为这场战争是奴隶主扩张阴谋的一部分,但仍然投票赞成500万美元的战争拨款,并批准财政部发行证券2300万美元。

为了筹集战费,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公债。1846年底,波尔克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作为“战时措施”对目前免税的某些商品如茶和咖啡征税,以增加国家收入。据估计,对这些商品征税每年收入可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波尔克还建议国会把国有土地进行分级和降价出售,以便得到50—100万美元的额外岁收。这两项措施保证财政部每年得到不少于300万美元的额外岁收。采取了这些措施,实际上是把战争的负担转嫁到美国人民身上。军事行动开始后,美军还在被占领的墨西哥港口城市征税,用来充作军饷,截止

1847年底,美军在墨西哥港口征收的军事特别税已达53万美元。

军事行动开始后,泰勒军队的供应基地为格兰德河北面的伊萨贝尔港。泰勒于1846年5月18日越过格兰德河并占领马塔莫罗斯之后,立即呈送申领报告,要求得到充分的增援和供应。然而由于车马不足,军需品的运送非常缓慢,加之等待增援部队,使泰勒在马塔莫罗斯停留两个多月,5、6月间增援部队陆续到达,但均是从未打过仗的志愿人员,泰勒立即命令志愿兵每天接受6个小时训练,免除其他一切勤务。在这个期间,美军还发生了传染病,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有数千人死于痢疾与麻疹。因此,到7月6日美军才使用一小队汽船溯格兰德河而上,从前进基地列诺萨驶向卡马哥。7月14日,先头部队到达卡马哥。卡马哥城距墨西哥湾的直线距离为100英里,座落在格兰德河的支流圣胡安河上,用船可以保证供应畅通。卡马哥成为美军进军墨西哥北部重镇蒙特雷的基地。

在1846年8月炎热季节里,美军大部分时间驻在卡马哥。该城地处石灰岩地带,空气恶浊,卫生不佳。由于泰勒的卫生措施不得力,有1500名官兵病死;在美军整装南下时,几乎所有志愿团里都有1/3到1/2的病号。

当时电报还没有应用于军事方面,陆军也没有军邮系统,通讯来往缓慢而无保证,从马塔莫罗斯到华盛顿最快也需14天左右。所以,泰勒开始南下进军时,他无法同军需局一起商量安排运输问题。军需局已准备为泰勒部队采购足够数量的运货马车,泰勒根本不知道,于是,决定就地征用。美军“根据泰勒的指示征用了大量农民的马车、骡子和许多各种各样的财产,总值200万比索之多。”^①另外,美军对游击队袭击交通线采取了大规模镇压手段。例如,当

^① (苏)阿尔彼罗维奇·拉罗夫等:《墨西哥近代现代史纲》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27页。

墨西哥爱国者在雷诺萨地区(塔马乌利帕斯州)打败美军后,雷诺萨和马塔莫罗斯之间的所有村庄和小农场均被付之一炬,该地区居民被课以 300 万比索罚款作为军饷。

泰勒占领蒙特雷后同墨西哥军队签订的 8 周停战协议曾受到波尔克总统的责难,波尔克认为如果泰勒坚持作战,全歼当面之敌军,然后再向墨西哥境内推进,“那么,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彻底结束。”

然而事实上当时美军的处境也十分危险。美军不仅伤亡 500 多人,志愿团有一半病号,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无法再战。更严重的是,部队的弹药也将告罄,而泰勒又未设法筹措。而且“泰勒将军一直没有收到运货马车,供应品很快就要用完了”。^①

1846 年秋冬季节,泰勒军运输紧张起来。军需局从美国购买昂贵的马、骡运往墨西哥。陆军部长威廉·马西建议泰勒靠敌人供应自己的军队和向当地居民索取赔款来维持美军的生活。早在 1846 年 9 月 22 日,马西指示泰勒为美军“从敌人手中无偿地取得给养并向其摊派军税,如果他愿意这样做,他的军队会得到大量供应。”^② 泰勒将军 10 月 26 日自蒙特雷回复说:“至今为止,采用强制手段解决军队给养尚不可能。”^③ 美军主要靠后方供应,但抢劫在志愿兵中流行。马塔莫罗斯、蒙特雷等城市遭到洗劫和破坏。据参战的米德中尉证明,美军在蒙特雷的行为“宛如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以其抢劫、杀人和暴行使墨西哥居民恐怖。”^④ 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前,美军军纪败坏,“派出去的小队侦察兵都为墨西哥军所擒获,有的是吃醉了酒,还有一些简直是睡着了。”^⑤

① 拉塞尔:《墨西哥在和平与战争时期》,芝加哥 1914 年版,第 103 页。

②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译丛》1984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③ 同上,第 136 页。

④ 汪达尔人和哥特人都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现均成为野蛮人的别名。

⑤ (美)帕克斯:《墨西哥史》三联书店,第 176 页。

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中,美军的兵力只有敌人 1/4,如果没有可靠的供应,美军不会在遭到惨重损失下坚守阵地。在战斗结束的次日,从蒙特雷附近运往泰勒军队的辎重(121 辆载运制服和粮食的车子及 137 头驮骡载运的制服)才到达。^①而圣安纳统率的 2 万多墨西哥军队之所以先敌进攻,并在两军仍在原地对峙下退却,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的军队后勤供应不足,使他不能在布埃纳维斯塔长期停留。

布埃纳维斯塔战役后,墨西哥战争第一阶段战事遂告结束。在这个时期,美军后勤保障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保障了美军对墨西哥北部广大地区的征服,同时也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增调部队和补给品向作战地区集结和运输不及时,丧失战机。1846 年 5 月 18 日美军占领马塔莫罗斯后,墨西哥北部门户洞开,国内一片混乱,“如果泰勒将军有足够的军队,他那时就可能前进到墨西哥城。”^②泰勒 5000 人的部队在马塔莫罗斯一带等候增援和补给达 3 个月,给了墨西哥军队在蒙特雷从容布防的时间,这是因为战争爆发突然,“陆军部没有既定的后勤计划”^③,战争发生后才征募军队。再者,作战部队与军需局不协调,后勤机构对敌国地理、资源等不甚了解。例如,当美军开始南下时,军需局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就准备为泰勒部队采购足够数量的运货马车,造成很大的浪费。到了秋冬季节,军需局又从美国购买昂贵的马、骡运往墨西哥,但墨西哥却是一个以出产驮载牲口闻名的国家。此外,卫生勤务存在严重缺点。美军在马塔莫罗斯和卡马哥两城因痢疾与麻疹传染等病死几千名官兵。病死与战死之比在 5:1 以上。最后,由于供应系统是临时凑合的,管理松散。承包商经常以次充好,漫天要价,甚至用恶劣的

① 阿尔波罗维奇·拉罗夫:前引书,第 230 页。

② 埃德温·霍伊特:《美国的战争与军事冲突:从殖民地时代到当代》,纽约 1987 年版,第 200 页。

③ 小戴维·佐克:前引书,第 155—156 页。

手段牟取暴利。有一次,军需局长杰塞普听信一家银行的话,同意调拨 200 万美元军需费到新奥尔良,实际上该城并不急等钱用。出这个主意和经手拨款的银行是华盛顿科科伦与里格斯银行。该行先拨款 40 万美元给新奥尔良的银行代理,却暂时利用余款进行股票投机。

美军高级将领不重视后勤保障,也是部队供应出现杂乱的原因之一。当时,西点军校的军官还没有提升到这一级领导岗位上,高级将领们大都是半路改行的,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受过行政管理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系统教育。泰勒的指挥,还停留在与印第安人作战的经验上,认为战争不过是行军、射击和冲锋。他虽然“在枪弹横飞之时安坐马上冷静地草拟文件”。指挥若定,但“不懂得为将之道,又故意不关切他的士兵的福利。”^①

被美国军需兵历史编纂者誉为“军需兵之父”的军需局长杰塞普正确地估价了美军早期作战的后勤工作,他说:“我们的供应站远离物资产地,比阿尔及尔到土伦或马赛还远,我们在墨西哥头 6 个月作战中完成的供应量,超过了欧洲第一军事强国法国在非洲 17 年的供应量。”^②

由斯科特指挥的南方作战行动是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

早在战争初期,陆军总司令斯科特就正确地估计到墨西哥首都都是美军军事行动的真正要害之处。他研究了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征服墨西哥的历史,决定沿着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进军路线,在韦腊克鲁斯登陆,沿着墨西哥的“国家公路”直捣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政府屈服。进军路线虽然选定了,但美军司令部还有两位曾到过墨西哥旅行的美国人,了解那里的气候,特别是雨季作战

① 帕克斯:前引书,第 175 页。

②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 192 页。

的气候条件。由于缺乏地图，他不得不依据一位驻过韦腊克鲁斯城的前美国领事所绘制的略图，制定了进攻该城的战役计划，估计了实施作战方案所需人力、物力。

斯科特的远征军及其物资由海军舰只和陆军部军需局的船队负责运送。军需局船队拥有轮船和帆船各 35 艘，这些船只是在战争爆发后购买和建造的。同时，斯科特还制定了一大批可乘坐 8 名士兵的波浪艇，供部队下船后登陆时使用。^①

美国海军本土分舰队担任保障部队在韦腊克鲁斯安全登陆的任务。这支分舰队新近配备了汽轮快速战舰和炮艇，装备了新单桅帆船战舰，军舰总数在 72 艘以上。根据海军部长约翰·梅森的报告，“海军部掌握的一切工具都已征用”。^②

斯科特远征军的前进基地设在美军于 1847 年初占领的墨西哥北部港口坦皮科。远征军在坦皮科南面的洛沃斯岛集中后，曾因发生天花病而推迟了在韦腊克鲁斯的登陆。在韦腊克鲁斯南部海滩登陆过程中，事先定制的波浪快艇充分发挥了作用，前后只用 5 个小时便把 8600 名士兵送上了浅滩，且无一伤亡。远征军使用的野炮和迫击炮是用军舰运送的。

美军占领韦腊克鲁斯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马西在其报告中夸耀说：“随着战事的发展，在一系列成功的事件中，夺取了韦腊克鲁斯、征服圣胡安得乌卢亚城堡，……我们取得了更有效的手段控制了敌人的商业往来，并排除了外援和沿墨西哥湾的供给；而且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好的对内地和墨西哥首都进行军事作战的基地。”^③

从韦腊克鲁斯向墨西哥内地推进的过程中，美军在运输工具

① 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1 页。

②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前引书，第 124 页。

③ 同上，第 111 页。

上遇到很大困难,耽搁了时间。工程兵在军队向筑垒设防的塞罗戈多山口的进军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紧急修建道路,使大炮通过丛林、越过深涧。在攻占塞罗戈多军事堡垒后,美军缴获了大量火炮、武器和军需品。

哈拉帕到普埃布拉不过 200 公里的路程。美军由哈拉帕到普埃布拉却用了一个月,到达普埃布拉后又在该城驻军近三个月。美军前进速度之所以减缓,首先是因为部队人数大减,部队病员增多。当时 7 个团 3700 名服役期为 12 个月的志愿兵已服役期满,这些人渴望“离开这支深入敌国领土的、精疲力竭的部队”。他们拒绝延长服役期,并返回韦腊克鲁斯登船。斯科特只剩下 7100 人,他进抵普埃布拉后,不得不在那里等待增援。

其次,是增援部队到达迟缓。随着战争的发展,征兵越来越困难。辉格党和废奴主义者加紧了反战宣传,阻止了某些潜在兵源。而且,随着美国人民对墨西哥战争的性质和作战情况了解的增多,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就愈少。一位美国青年对征兵官员讲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不,先生! 只要我还能干活,要饭,或是到救济院,我就不会去墨西哥,不会到那里去睡湿地,忍受饥饿、暴晒、蚊叮虫咬和蝎螫蛛毒,——行军,操练,挨鞭子,然后送上战场挨枪子儿,就只为了每月 8 美元和一天三顿馊饭!”^①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很快地组建新团队。直到 8 月 6 日,富兰克林·皮尔斯将军才带来了最后一批 3000 人的生力军。斯科特的部队达 10700 人,才有能力重新进军墨西哥城。

再次是给养供应不足。美军“常常被迫就地征取给养和使用缴获的弹药作战”。武器弹药有大量的缴获。如在韦腊克鲁斯之战中,美军缴获 400 门大炮、大量军事器材和其他军需品。在塞罗戈多战斗中,美军缴获了 43 门大炮和 4000 件小型武器及其他战利品。因

^① 当时美陆军士兵月薪为 8 美元。

此武器弹药不缺乏。但部队的给养不足且前送不及时,对此,除了供应体制的缺陷外,主要是由于美军补给线是通向韦腊克鲁斯的公路,它经常受到墨西哥游击队的袭击。为解决给养,陆军部虽然于1847年4月3日下达给斯科特“从敌人手中无偿地取得给养并向其摊派军税”的指示,但是斯科特于1847年5月20日自哈拉帕回复说,如果指望“军队向该国强征来解决给养,我们可能使该国居民破产并激怒他们,从而使我们忍饥挨饿。”^① 陆军部于是授权斯科特“便宜行事”。美军到达哈拉帕之后,其相当数量的给养是取自当地居民。方法是强行征取,然后付给少量的款项。还有一部分给养通过市场交换获取。

1847年5月美军进入普埃布拉后,美军在该城休整、补充军队和等待供应,直到8月7日,长达近3个月。繁荣的普埃布拉城对美军的供应十分有利,“美军在该城随便攫取所需要的一切。当地商人和地主自请效劳,与他们进行种种军需交易。”^② 这期间美军还使伤员和病员(疟疾、黄热病和痢疾)恢复了健康。美军陆军部长马西称之为“1万多精兵的部队”,实际数目为将近11000人。同时,食物、衣服和武器供应品也转运到了。

陆军部长威廉·马西称斯科特从普埃布拉向墨西哥城的进军是“冒险性的战斗”。这是因为他作出一个在这种困难形势下既明智又冒险的决定——放弃后勤补给和交通线。虽然美军仍“占领着公路……补给品由这些公路运来”,^③ 但在韦腊克鲁斯和普埃布拉之间的地区,游击队不断进行骚扰,斯科特却腾不出兵力来保卫道路安全。所以斯科特部队与海湾基地的连系实际上被切断了。美

①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致美国国会第三个年度咨文(1847年12月7日),转引自《美墨战争专辑》第136页。

② 阿尔彼罗维奇·拉罗夫:前引书,第221页。

③ 埃德温·霍伊特:《美国的战争与军事冲突:从殖民地时代到当代》纽约1987年版第204页。

军一进入阿纳乌阿克山谷,当时年迈的威灵顿公爵便评论说:“斯科特败定了,他不能占领首都,也不能退回基地。”^①然而斯科特却把他的军队“变成一台自行维持的机器。”美军首先较好地解决了给养问题。食品主要由随军给养军官采购或征集,特殊情况下也可由士兵们自行筹集。此外,充分发挥民间随军小贩和军人商贩的作用,^②尽量满足部队的需要。部队在进军途中除压缩饼干和咸猪肉外,还能吃到各种蔬菜、水果、面包、鸡肉和鸡蛋。小贩和军人商贩也从墨西哥人那里贩来精美食品和烟酒在军中出售。因墨西哥盆地是最富庶地区,所以美军就地解决给养比较容易。和前期在沙漠作战相比,美军的给养大为改观。

在墨西哥城外交战时,工程兵在国家公路数英里之外的乔尔科湖以西的阿克尔普斯科大道上修建了军需库,保障了康特雷拉斯和丘鲁布斯科之战的弹药供应。美军在8月20日攻占了丘鲁布斯科城堡后,伤亡人数已达部队总兵力的1/7,兵疲粮匮,无法再战。斯科特与圣安娜的代表达成休战两周的协议。在两周的停火中,美军一面派出随军的国务院主任秘书尼古拉斯·特里斯特对墨西哥进行诱降,争取时间,一面在城西南的果园和橘林里休整军队,同时向墨西哥人购买供应品。^③

在攻打墨西哥城的战役中,美军的武器、弹药是通过缴获来补充的,尚不缺乏。但是其他军需品如服装等非常短缺。如8月14日美军进入墨西哥城时,在入城式的队列中走在前面的约翰·奎特曼准将,因“在最后一场战斗中丢失了一只皮靴,只能穿一只靴子入城。”高级将领如此狼狈,士兵自不待言,大都“形容憔悴,满身污泥”,破烂不堪,“有的带着战斗中的血污和粗糙的绷带。”

① 小戴维·佐克:前引书,第158页。

② 美军自华盛顿时期,陆军一向允许民间小贩随军做买卖,墨西哥战争中也是如此。

③ 埃德温·霍伊特:前引书,第204页。

斯科特的部队在墨西哥作战的经费,部分来自陆海军部的预算,其余的则就地筹措。

在美墨战争中,墨西哥军队的后勤保障远逊于美军。战争爆发后,组成墨西哥联邦的 19 个州之中只有 7 个州对国家的防务提供人力、财力和武器。1846 年 7 月,墨西哥国会通过特别决议,决定征召 3 万人入伍,防御美国的侵略。为了筹集军费,副总统戈麦斯·法里阿斯向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出售价值 1500 万比索的贵重物品充作军费,结果得到批准。

墨西哥军队的武器装备本来就陈旧落后,并且严重不足,此外在战争开始后由于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使墨西哥无法得到早就向欧洲国家订购的军火和供应品。圣安纳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率领万人大军北上抗击泰勒的美军的。墨西哥政府未能提供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充分的后勤供应,结果圣安纳大军在 200 英里艰苦的沙漠行军中,士兵大量死亡,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

美军攻占韦腊克鲁斯使墨西哥遭受 500 万比索财产的损失,将近墨西哥年收入的 1/3。尤其严重的是 400 门火炮、大量的军事器材和军需品落在美军手里,并截断了墨西哥湾沿岸对内地的供应。

布埃纳维斯塔战役之后,圣安纳从教会手中借款 200 万比索,竭尽全力在塞罗戈多组建了东方军团,部署了 1.2 万名军队。然而由于时间仓促,未能完成防御工事,结果再次遭到失败,损失了 43 门火炮和 4000 件小型武器,这对墨西哥的军事力量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最后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墨西哥军队几乎只能凭借坚固的筑垒工事来抵挡美军的进攻了。

小 结

墨西哥战争是在美军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率的参谋部,有了一

支日益职业化并有志于技术战术改革的军官队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美军在投入墨西哥战争时的战备状态远比1812年时为佳。由于前陆军部长卡尔霍恩多年致力于陆军职业化,完善总参谋部,对军队实施统一管理,从而使美国在墨西哥战争爆发时拥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军队,并能在战争爆发后迅速扩大到5万人。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能够向远离数千英里的作战部队“迅速、顺利、从容地提供一切军火和军需品”。^①

但是,美军的后勤体制和后勤保障在墨西哥战争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参谋部和部队司令官的权力划分问题,始终不清楚;战前陆军没能制定出后勤计划,致使战争前期对泰勒的部队增援和补给过于迟缓,严重地影响了进军;海军战前的准备也极不完善,在韦腊克鲁斯登陆作战时没有适时扩大设在彭萨科拉的唯一补给基地。此外,补给品的运送与作战部队的就地补给不协调,因缺乏联系而造成浪费;卫生勤务十分薄弱,军医不足,在美军死亡的1.3万人中只有1721人是阵亡或重伤不治而死者,其余的人绝大多数死于疾病,病死与战死者的比例为6:1以上。总之,综观墨西哥战争,美军后勤保障较前几次战争都好得多,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政治上不团结与经济落后的墨西哥无力为它的军队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军队本身一直是为国内军事独裁者发动政变的工具,因而也无法得到举国人民一致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建立完善的军事后勤体制,也使军队缺乏装备,供应不足。墨西哥军队在几次重大的战役中数量上均占优势,但都因火炮落后,炮弹不足而遭受惨重损失,吃了败仗。

^①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1848年12月5日第四个年度咨文》,转引自《美墨战争专辑》,第145页。

第十章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之后勤保障

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在1853年——1856年,这次战争是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之间为争夺中、近东的利益而进行的,对双方来说都毫无正义可言。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的农奴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沙皇政府为了挽救这一制度、转移国内民主运动和人民反抗的视线而发动战争。当时俄国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国内交通不发达,铁路和电讯都尚处在萌芽时期。俄军装备陈旧落后,缺乏训练,尤其缺少懂得先进军事技术的军官。因此战争开始以后,虽然俄国政府倾全国的财力和物力进行战争,但俄军所需要的装备和给养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火炮、弹药、火药、铅,甚至粮草和被服到后期都已枯竭。

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都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不但拥有先进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且拥有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和海军。英法两国控制着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而且用最先进的来复枪和蒸汽机船装备了陆海军。英法军队还拥有数量充足的火炮和弹药。这一切对于俄国军队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本章以英国和俄国为主,大体上阐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军事后勤保障状况。

第一节 克里米亚战争概况

一、战争的起因

克里米亚战争是以俄国为一方,以土耳其、英国、法国(后来意大利的撒丁王国也加入)为另一方进行的,战场主要在黑海沿岸地区,历史上又称作“东方战争”。

到19世纪50年代,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代表这种经济关系的商人和新兴的贵族阶层强烈要求减轻封建农奴制的束缚,继续对外掠夺和扩张。另一方面,这时期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即将走到自己的尽头,国内人民反封建斗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沙皇政府为了挽救垂死的农奴制统治,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利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各反动君主国势力抬头的有利形势,加紧实行对外扩张。

沙皇政府把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近东。当时控制巴尔干和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不堪,俄国企图趁机一方面巩固在黑海地区已经取得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则继续向近东和巴尔干扩张,实现老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打开通往地中海之路的梦想。

早在19世纪20—30年代,俄国政府就曾利用土耳其苏丹同埃及进行战争之际,乘虚而入,以保护苏丹为名派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随后俄国政府便胁迫土耳其苏丹签订协议,规定必要时请求俄国援助,封锁达达尼尔海峡,除了俄国舰队外,禁止其它国家舰队航行。俄国势力的深入引起了英国、奥地利等国的不安,1839年4月,在土埃战争再度爆发时,他们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迫使俄国签订伦敦协定,在共同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幌子下阻止俄国势力的深入以消除俄国的影响。协定宣布不承认原来签订的俄土协议,海峡对所有国家舰队关闭,禁止俄国舰队

驶出黑海,但实际上却允诺在俄土间爆发战争时海峡可以对西方国家开放。1841年签订的第二个伦敦协定又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总之,到19世纪中叶,随着各国插手近东和巴尔干事务,一个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即所谓“东方问题”,又再次提上日程。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夺取在近东和巴尔干的利益,也就是各国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领地问题。因此,黑海成为各国矛盾的焦点并成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战场就不是偶然的了。

两个伦敦协定的签署虽然暂时解决了土埃争端,迫使埃及撤兵,但却大大加剧了英国等国和俄国的矛盾。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法、俄土关系恶化,英俄关系出现了暂时的缓和。俄国甚至向英国表示,如果法国进攻英国,俄国将向英国提供支援。但暗地里,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英法两国的同盟则已在酝酿之中。他们都认为,两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主要对手是俄国。由于土耳其统治者极力企图依靠英法的势力阻止俄国势力的深入并进而夺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因此他们决定利用土耳其的势力阻止俄国的扩张。1853年1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向英国政府提议瓜分土耳其,即俄国占领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而英国则占领埃及和克里特。同时还露骨地表示,不允许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其它欧洲强国进入伊斯坦布尔,并为此要求同英国签订协议。这个提议为英国拒绝,英国甚至认为,即使俄国在伊斯坦布尔的短暂的出现也是不能允许的。

19世纪50年代初,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在巴勒斯坦“圣地”归属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端,焦点是究竟谁应该有权掌管伯利恒寺庙的钥匙,负责维修收藏“天主之骨”、寺院的金顶、拥有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古迹等等。英国和法国力图维护天主教会在该地区的统治;而俄国一向宣称自己拥有“保护”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并以他们的“解放者”自居。因此很明显,在这场关于宗教问题的“钥匙争端”的背后隐藏着各国在近东

各种私利的冲突,并因而成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线。

1853年2月,以缅希科夫为首的沙皇特别使团奉命前往君士坦丁堡,以求“威慑”苏丹。使团正式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东正教会的特权,并以正式条约予以保障;免除亲法国的外交大臣的职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俄国政府对苏丹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的东正教徒拥有特别保护权。在俄国的压力下,苏丹政府接受了上述各项要求,但拒绝缔结正式条约。于是俄土谈判未达成协议,缅希科夫率领特别使团离开君士坦丁堡。随即英法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由于以使团威胁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俄国宣布与土耳其断交,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保证”自己的“合法要求”,于7月初命令高尔恰科夫将军率领8万大军越过普鲁特河强行占领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土耳其政府要求俄国军队18日内全部撤出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宣布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11月1日,俄国也正式对土耳其宣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迫在眉睫。

二、战争双方的作战计划和力量对比

沙皇俄国在派特别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就已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并下令制订作战计划,并在缅希科夫使团前往土耳其的同时制订完成。按照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意图是必须速战速决。首先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突然的、决定性打击,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尼古拉一世授权科尔尼洛夫海军中将制订俄军在君士坦丁堡的登陆计划,该计划决定首先派黑海舰队封锁并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实施登陆。1853年2月底,随同缅希科夫特别使团一起抵达君士坦丁堡的还有俄军第5军团参谋长涅波科依齐茨基以及海军中

将科尔尼洛夫,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实地研究登陆作战的条件。^①在对土耳其谈判期间,缅希科夫接到了沙皇的登陆计划,由于他的反对,尼古拉一世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而准备重新制订另一项登陆计划。最后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放弃了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而改为派遣俄国海军舰队首先占领黑海南岸的锡诺普,陆军则越过普鲁特河首先占领多瑙河两个公国的计划。

而英国和法国军队的作战计划也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坚决性,有人甚至认为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战略都始终是不明确的。战争初期,联军的目的主要是要把俄国军队赶出巴尔干,但是随着战争的展开,联军的攻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多瑙河流域,而是在克里米亚、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甚至白海和太平洋等极广泛的领域与俄军作战。在整个战争中,黑海地区成为英法等国投放主要兵力的中心战场,1854年9月联军在耶夫帕托利亚登陆后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海陆并进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摧毁俄国的黑海舰队。

到1853年1月为止,俄国总兵力大约为14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不包括独立军团)总共378个营,456个骑兵团(拥有48.1万把刺刀)和124个炮兵连,拥有火炮共1280门。俄军分驻波罗的海沿岸、西部边界地区、西南地区和黑海沿岸。其中波罗的海沿岸有11.2万人,黑海克里米亚半岛1.9万人。另外还有后备队。此外高加索独立军团拥有13.8万人,奥伦堡军团1.5万人,西伯利亚军团1.2万人,国内卫戍军团176700人。在战争期间还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的招募,共征兵约70万人,还招募民兵36.4万人。到1856年,俄国的正规军总计达到177万人,非正规军达到41万人,民兵36万余人,俄国海军总兵力大约为9万人,拥有波罗的海

^① 见别斯科夫内:《19世纪的俄国军事艺术》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221—222页。

和黑海舰队,以及白海、黑海和堪察加 3 个小舰队。其中波罗的海舰队拥有各种舰只 213 艘,火炮 3138 门;黑海舰队拥有各种舰只 185 艘,火炮 2572 门。俄国的海军舰队当时没有螺旋桨推进的主力舰,火炮最大的可以发射 68 磅炮弹,射程达 3 公里。^①

英国是欧洲的海上强国,拥有各种舰船 200 余艘,其中大部分是螺旋桨推进的或蒸汽动力舰只,舰船装备火炮总计 4673 门。英国陆军人数不多,而且分驻印度、南非等世界各地。陆军装备精良,步兵主力装备有带引火帽的来复枪。火炮先进,射程远。

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总兵力约 50 万,拥有各种火炮 1200 门。步兵装备精良,海军拥有各种舰只 171 艘。

土耳其军队拥有陆军 13.6 万人,另外拥有数目相同的预备队,战时总兵力可达 40 万人。海军拥有各种帆船 70 艘。总的说,土耳其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此外,1855 年 1 月以后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参加到联军方面对俄作战。撒丁王国拥有陆军总兵力 8 万人,后备部队 3.8 万人。^②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投入兵力:英军约 5 万人,法军约 6 万人,撒丁王国投入 1.5 万人和土耳其军队的大部分。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拥有螺旋桨驱动主力舰只 13 艘,帆动力主力舰 6 艘,蒸汽动力舰只或蒸汽动力巡航战舰 26 艘;法国舰队拥有螺旋桨驱动主力舰 1 艘,帆动力主力舰 8 艘,帆动力巡航战舰 6 艘,蒸汽动力舰只和蒸汽动力巡航战舰 5 艘。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没有螺旋桨动力主力舰只有帆船主力舰 25 艘,帆船巡航战舰 7 艘,蒸汽动力舰和蒸汽动力巡航战舰 47 艘。黑海的英国分舰队拥有 8 艘主力舰,其中 1 艘螺旋桨动力;3 艘巡航战舰,其中 1 艘螺旋桨动力;10

① 见别斯科夫内:《19 世纪的俄国军事艺术》1974 年俄文版 224—225 页。参见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203 页。

② 关于各国兵力情况参见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203—204 页。

艘蒸汽船。法国黑海分舰队拥有 8 艘主力舰,其中 1 艘螺旋桨动力;2 艘巡航战舰和 6 艘蒸汽船。联军总兵力是 16 艘主力艇;5 艘巡航战舰和 16 艘蒸汽船。俄国黑海舰队作战舰只是 16 艘主力舰,12 艘巡航战舰,25 艘双桅帆船,9 艘蒸汽动力巡航战舰和 24 艘小型蒸汽动力船。

三、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经过

1853 年 7 月初,沙皇派侍从将军戈尔恰科夫大公率领多瑙河集团军越过普鲁特河,占领多瑙河口地区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他指挥的俄军总兵力为 8.7 万人,火炮 230 门,司令部设布加勒斯特。在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要求戈尔恰科夫在 18 日内将全部俄军撤出土耳其领土,但未得到答复。在该地区的土耳其军队总兵力为 15 万人。在俄军出兵多瑙河地区以后,直到 10 月 16 日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宣战,双方军队并没有接触,这期间双方都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在英国和法国则表面上希望制止战争,暗中则支持土耳其,不过暂时不打算卷入冲突。因此在 1853 年俄土双方的战争一度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战争”的局面。

土耳其军队直到 10 月 23 日才开始行动,由伊萨克恰的要塞开炮轰击多瑙河中俄军的舰只,然后开始强渡多瑙河并占领卡拉特。

11 月 4 日、26 日双方进行两次较大的交战,各有胜负。总之,1853 年内双方在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大的战事,战线也没有大的变化。

在高加索地区情况则复杂得多。俄军集结了多达 14 万人,和 332 门火炮。但由于该地的俄军主要用来对付反抗沙皇统治的高加索山民,因而在与土耳其接壤的边界地区实际上只有 1 万人,32 门火炮。1853 年 9 月以后,高加索的俄军得到增援,从塞瓦托斯波尔派来加强海岸防卫的第 13 步兵师 1.6 万人和部分火炮。高加索

的土耳其军队由阿布迪—帕沙指挥，总兵力约7万人。10月末，土军从巴杜姆开始发动攻击，很快占领了尚未很好设防的圣尼古拉港，全歼当地守军。俄国在高加索的独立军团司令沃龙佐夫在当地大肆征兵，组成一个新的作战军团，装备火炮75门，由别布托夫任军团司令。11月14日，土军突进到亚历山德罗波尔，双方在卡拉克利斯村、阿哈尔齐赫等地激战，阿里—帕沙率领的1万土军被击溃。不久俄军又相继在亚历山德罗波尔、巴什卡德克拉尔等地重创土军，土军伤亡6000人，损失火炮24门。1853年冬季高加索地区的战事实际上已停止。

1853年最有意义的战役是锡诺普海战。高加索的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土耳其政府决定通过海路向驻扎小亚细亚的土军运送补给品。海军中将奥斯曼—帕沙奉命完成这项任务，他率领由7艘3桅炮舰和3艘轻型舰只及一些小船组成的舰队出港并于11月在锡诺普抛锚。锡诺普港位于黑海南岸，距离君士坦丁堡约350英里。克里米亚战争一开始，俄国海军就凭借其对土耳其海军的绝对优势活跃在黑海航线上，当他们得知这支小小的土耳其舰队进入锡诺普的消息后，纳希莫夫将军立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跟踪而至，封锁了锡诺普港。土耳其小舰队由于距君士坦丁堡遥远，无法得到海上支援，完全依靠海岸9个炮队的掩护。11月30日，在土耳其舰队拒绝了俄军要求其投降的通牒后，俄舰队全速驶近土舰队并猛烈开炮轰击，土耳其舰队除1艘军舰逃掉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土军海岸炮队也被摧毁。土耳其军队死伤官兵共约3000人，舰队司令奥斯曼—帕沙受伤被俘。^①锡诺普战役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震惊。1854年1月3日，英法两国联合组成的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2月，俄国政府宣布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① 米切尔：《俄国与苏联海上力量史》178—179页；参见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240—241页。

克里米亚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54年初,俄军强渡多瑙河成功,并抢先发动攻势占领伊萨克洽。5月围攻锡里斯特里亚,但是由于俄军的指挥失误,致使围攻及后来的突袭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在强大的舰队支援下对敖德萨进行了炮轰,继而在6—7月间5万联军在瓦尔纳登陆,并开始向多瑙河推进,以图迫使俄军撤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原来取中立态度的奥地利,开始陈重兵于东部边境,并于7月16日要求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军不久即撤出多瑙河地区。

在高加索战场,1854年初俄军作战部队达到3.8万人,此外还有200个格鲁吉亚哥萨克骑兵连。土耳其军队也大为增强。6月,双方在乔洛克河激战,土军溃败,损失约4000人,俄军损失1500人;8月双方在巴亚杰特激战,土军再次败北,俄军占领巴亚杰特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一周以后,俄军别布托夫率军在丘鲁克—达尔河击败土军主力,土军损失3000人,被俘2000人,损失火炮15门。1855年以后,穆拉维约夫率俄军在埃尔祖鲁姆、卡尔斯以及英古尔河一线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并迫使土耳其军队从这一地区撤走,但由于俄军黑海舰队已被联军围困于塞瓦斯托波尔,因此这一胜利并不能扭转克里米亚战争的整个战局。

1854年9月,联军舰队离开瓦尔纳开往东面的克里米亚半岛。其中英国分舰队共分成5个纵队,每个纵队有30艘舰船,另外还有一支拥有10艘战舰、1艘螺旋桨蒸汽船和2艘装备有50门火炮的三桅炮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法国舰队拥有15艘战舰、25艘汽船;土耳其舰队拥有8艘战舰和3艘汽船。法军和土军没有运输船,部队只能搭乘军舰前往。^①联军总兵力如下:英军共5个师,共有26400人,拥有火炮60门;法军共4个师,共2.8万人,拥有火

^① 米切尔:上引书,184页。

炮 68 门；土军 7000 人，拥有火炮 12 门。^①9 月 16 日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耶夫帕托利亚登陆，并且向内地推进。

1854 年 9 月 20 日，当联军推进到阿利马河时才开始同俄军遭遇。该地俄军兵力大约 3.5 万人，拥有火炮 84 门。阿利马战役中，联军以强大的火力使俄国步兵遭受惨重损失，缅希科夫不得不下令俄军撤退。这一仗俄军损失 5845 人。10 月 15 日，退守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企图摧毁联军的后方基地，向巴拉克拉瓦发动了强攻，也以失败告终。1854 年 11 月 5 日，为了迫使联军解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包围，俄军在该城东部黑河河口地区的因克尔曼对联军实施突袭。这次战役俄军总兵力为 8.2 万人，拥有火炮 282 门；联军总兵力 6.3 万人，拥有火炮 175 门。这次战役最终也以俄军失败而告结束，俄军损失将官 5 人，士兵 1 万余人，因克尔曼战役以后，联军放弃了加速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城的计划，转入艰苦的长期围困。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始建于 1784 年，位于港湾南北两侧，港湾可以容纳大型舰队，这里是俄国黑海舰队的基地。俄军在该城的防军最初约为 35600 人，到后期甚至增加到 7 万人。城北面有拥有重炮的炮队防守，南面则重点设防，共建有炮台 20 余座，部署各种火炮 1730 门。此外，在港湾航道上沉舰 7 艘以阻塞航道，防止联军舰队进港。俄军整个防务由科尔尼洛夫、纳希莫夫负责，工程作业由军事工程师托特列宾负责。联军方面总兵力初期为 6.7 万人，其中英军 2 万人，法军 4 万人，土军 6 千人，后期总兵力增加到近 20 万人。联军方面拥有野战炮和舰载火炮共约 1460 门，后期略有增加。

1854 年 10 月 17 日联军开始第一次炮击，一天之内发射炮弹 5 万发，直到 1855 年 9 月先后炮击 6 次，最终将俄军的阵地摧毁并不可能重新修复。鉴于俄军损失惨重，后勤保障已陷于极端困难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252 页。

的境地，俄军统帅下令将剩余的黑海舰队舰只全部凿沉后撤出塞瓦斯托波尔，持续3年之久的克里米亚战争至此实际上已全部结束。整个战争俄军共损失约52.2万人，土耳其军队损失40万人，法军损失9.5万人，英军损失2.2万人。1856年3月30日，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联军退出塞瓦斯托波尔等占领地区；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各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黑海中立化，对各国商船开放，只允许俄国在沿岸保有兵工厂；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被置于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之下，由缔约各国予以保证。此外，关于海湾的特别条约还规定禁止外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第二节 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的后勤保障

一、战前英军后勤机构与管理状况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全国陆军不过16万多人，由于分驻在印度、南非、锡兰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因此战争爆发以后能投入黑海战场的最初只有2万多人，最多时也只有5万多人。英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舰队曾经几乎在俄国四周的所有海域——波罗的海、白海、太平洋和黑海向俄国发动了攻击。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主战场即黑海海域，英国分舰队就拥有300余艘舰船，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护航舰队，拥有10艘主力舰、1艘螺旋桨驱动的蒸汽船和2艘装有50门火炮的3桅战舰。^①

被派往黑海参加联军作战的英国远征军共有5个步兵师和1个轻骑兵师。高级军官中许多人都曾参加过对法作战，大部分都是

^① 米切尔：上引书184页。

上年纪的人,远征军总司令拉格伦本人当时 66 岁,他手下的军官最大的已 70 多岁。因此可以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远征军正是由这些年迈的人指挥的,也许这正是当时英军管理混乱,僵化而缺乏创造精神的原因之一。

由于英军装备的明显优势可以保证他们在较远的距离内准确地射杀俄军的前线指挥官和炮手,而他们自己则可以安全地位于俄军的步枪火力之外。再加上俄军作战不讲求战术,通常采用的是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因此这种装备的优势对俄军构成极大的威胁。1854 年 9 月联军在耶夫帕托里亚登陆以后与俄军遭遇后的第一次战役即阿利马战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当时英军一位参战者说,阿利马战役俄军的中路俄军指挥官 4 个人中就有 3 人受伤,死伤俄军绝大部分都是被“来尼”式步枪击中的。^① 因此,相比之下英军的装备要比俄国军队优越得多,当时俄军中装备的来复枪极少,绝大部分是燧发枪。这种枪射程不远而且杀伤力小,频繁射击以后必须更换枪管,否则枪管过热容易爆裂或引发子弹走火。

英军由于装备了先进的来福枪,因此促使军队的作战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采用散兵线的战术而不是用密集队形发动进攻。士兵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盲目崇信过去那种僵化的作战方式,不再鄙视隐蔽,不再认为勇敢就是牺牲,而是转为注重武器装备的保养,学习新的战法,学习利用地形地物,学习单兵作战并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连军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华而不实,而是更符合实战的需要。因此,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更是俄军所不能相比的。

但是,英军在后勤管理上却很落后。19 世纪初,在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后,特别是由于当时英国经济状况明显而迅速的恶化,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对军队也有相当程度的忽视。对法战争胜利后,

^① 菲力浦·沃诺尔:上引书 34 页。

虽然英军又接连取得了锡兰战争、印度战争、对华战争、阿富汗、南非以及新西兰等地战争的胜利，但是它的状况已非昔日可比。当时不但军队被大量裁减，就连以前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机构、如皇家军用运输队、主持军事研究的参谋部等都相继被撤销，对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尤其是对部队的后勤保障都不予重视。有人说英军正在从它过去的颠峰状态走向低谷。

英国军队在对法战争胜利后的 20 余年里，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甚至军队系统的正常运转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经济困难和管理混乱，在克里米亚战争前，英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促使英军的生活条件艰苦而得不到改善。有许多资料记载说，当时英军的营房拥挤不堪，室内狭小通常每名士兵的活动空间不足 300 立方英尺。尤其严重的是室内通风不良而有损于健康，由于病号增加而影响士气和战斗力。例如，有记载说，通常一个小木屋里要住上 4 个人，每人一张铁床。由于反对为英军修建新营房的意见十分强硬而使意见不被采纳，士兵的居住状况得不到上司的关心。英军的军服又华而不实，冬天不保暖，夏天不透气。当然，也更少有人关心英军所处的恶劣的气候条件。海外英军也不比国内好多少，有的地方，如加拿大天气恶劣，军需部门只发给军服，士兵只好自己花钱买手套。饭菜质量低劣而极单调，每天每人定量 1 磅面包，3/4 磅牛肉，但实际上吃的却是只有牛筋的汤，土豆等等。有时也供应一些咸猪肉。每天开饭两次，早 7 点半和中午 12 点半，从 12 点半到第二天没有食物供应。饿极了的英军士兵常常到军营附近地区以非法手段获取食物。军队的娱乐活动就更谈不上了，因此，吸引他们的便是酒，一般是自己花钱到军营中小卖店购买，大部分是低档的烈性酒，啤酒价格太贵一般士兵是买不起的。^① 当时英军的这

① 菲力浦·沃霍尔：上引书 15—16 页。

种艰苦状况甚至并没有引起政府官员们的注意。到了 50 年代初即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虽然英军的装备大大改善,但其后勤体制却依然如故。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归负责战争和海外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管辖,由陆军部长辅助其工作。陆军部长负责向军队总司令转达政府的意见。当时英军的后勤保障系统主要由 3 种机构组成:一是军械局,负责整个军队的军工生产、武器装备以及英国本土军队的工程兵和炮兵的食品供给;另一个是军需局,主要负责英国本土及外驻扎世界各地的英军的后勤供给,诸如陆路运输,非军事性物资(如士兵所需食品、马匹饲料,驮畜等)的供给。其工作人员和局长都是由不受军纪约束的文职人员或平民来充任的。而且这个机构并不隶属于军队而是由财政部管辖。第三个机构就是军事医疗局,负责军队的医疗和救护工作。

这种后勤保障体制是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像英国这样一个具有绝对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在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耽心由于军队权力过大而导致独裁体制的重演。但是英军后勤体制中这种分权而且互相约束的情况固然有其优点,但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病。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了管理的混乱,不讲效率,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层层的条条框框,无人负责以及无休止的扯皮等现象。

由于战时英军的运输管理和军用物资如弹药、装备、食品、被服、饲料、马匹等的供给分别控制在两个互相独立的部门手中,还由于其负责人是文官(他们可以不受军事约束而且可以不关心如何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懂军事但却对那些载有各种规章制度的文书档案表现出过分的热心,他们在平时自然也不可能进行经常性的临战训练),因而在突发性的事件来临时,往往是一片混乱,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军需局长威廉·菲尔德系由财政部长推荐充任此职,当时他已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伍军人,虽然有战争经

历,也有在殖民地工作的经验,忠于职守,然而他手下的人并非都对其所从事的工作训练有素,而且即使这些人无论怎样聪明能干,品行端正也无济于事。同时,军需局的工作人员很少,当1854年2月英国军队即将投入克里米亚战争时,军需局的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78人,而他们却要负责遍布世界的英国殖民地军队的供给工作。这样,当时英国克里米亚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事实可资证明,那就是在战争开始时派给远征军司令拉格伦将军并随军出发的军需局工作人员只有44个人。到后来虽然远征军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作战条件也越来越艰苦,但军需局的工作人员却一个也没有增加。^①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发展,前线的消息继续传到国内。特别是有关克里米亚英国远征军处境极为艰苦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开始了对英国政府官员,特别是前线英国军需局官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猛烈的抨击。1855年2月,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最后成立了以约翰·麦克内尔爵士和亚历山大·塔洛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军后勤部门的状况。到1856年初,调查委员会先后提出两份报告,由此,我们对战争期间英军后勤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有一些初步了解。

首先是英军的后勤管理机构对于远征军的后勤保障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这也与整个联军的作战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有关。例如,9月20日,在取得阿利马河战役胜利之后,联军没有乘胜追击俄国军队,以致最后造成双方在塞瓦斯托波尔尔互相对峙的局面。

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尔的初期,开始时联军决定首先从北面实施攻击,但不久改为从南面进行。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俄军

^① 杰弗里·里甘:《要人的过失——关于军人失职的历史概述》伦敦1987年英文版193页。

凭险固守、而联军则恃火炮的优势实施强攻的局面。这种两军对垒,拚消耗的火炮阵地攻坚战必然使联军付出更大的代价,使战争长期化。而这种作战计划的变更却没有在后勤保障体制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英军的后勤机构并没有进行长期作战,特别是在冬季作战的计划和准备。尽管在英军投入战斗前,有人就对拉格伦将军本人指出,在克里米亚,特别是在冬天作战将是极其艰苦的。由于当地冬季天气严寒,缺少食物和燃料。所以,英军在克里米亚的远征必须采取迅速解决战斗的方针,而切忌不要进行长期性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当时在英国军队中弥漫着一种十分自信和乐观的情绪,似乎全军上下都不怀疑,这次战争在冬季到来之前即会全部结束。正是由于英军的作战计划的盲目性和缺乏长期的,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准备而使英军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英国军需局的官员们自然也没有制订出英军在克里米亚极为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长期作战的后勤管理计划,军需局局长菲尔德直到11月7日尚不知道拉格伦将军有任何在克里米亚过冬的计算,他本人也没有采取什么更有效的准备措施。^①实际上,菲尔德对于英军在克里米亚作战所需要的运力完全估计不足,他甚至认为,只要有6000匹牲畜来负责军需品的战地运输就足够了。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错误。^②

直到英军已经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城下,菲尔德才意识到他所拥有的财力和物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场战争后勤保障的需要。但即使这样,他也仍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着手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他的理由很简单,已经来不及再多养一些牲口。至于饲草,虽然菲尔德原来曾同某承包人签订合同供应800吨,但最后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装船运往前线。结果,前线的英军马匹还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194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7页。

因没有饲料而饿死，然后又不得不重新购置马匹。^①

调查发现，在克里米亚英国远征军的后勤管理机构中存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不负责任和推诿扯皮的现象。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英军本来就处境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作战时所得到的那种便利的后勤供应和充足的后勤保障。在这里，英国的盟国土耳其无力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无论是食品还是运输工具。如果再加上后勤管理机构中那些官员们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那英军的后勤保障就更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调查中发现，当时的英军的后勤保障体制和状况处于一片混乱，尽管曾经有军需品和补给品从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运来，但由于后勤管理机构的官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和文牍主义，致使这些物资要么没有分发、始终积压在军需库中，要么就是出现严重的拖拉和延误，使前线的英军没有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所应得到的东西。这种后勤管理的混乱使英国远征军蒙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军需局的文官们对那些纷繁无尽无休的文书、报告和规章制度奉若神明，离了这些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似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只是要对这些文件负责。军需局的官员们不能给士兵发放饮料和蔬菜，是由于没有文件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能烤制新鲜面包发给士兵，是由于没有文件规定。这种文官和军方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当时体制的冲突。例如，在巴拉克拉瓦停泊着一艘救护船，以接送伤病员。一位随船军医上岸找军需局的官员，请求安装火炉，因为严寒正在无情地夺去船上患霍乱病的士兵们的生命。对此军需局的官员们的回答是：必须正式提出申请，送到总司令部，得到批准才行。军医指出：就在办这一切的时候，就会有伤病员死去。军需官员仍然无情地回答说：“这我无能为力。我必须得到正式申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 203 页。

请！”军医又请求说：“如果再拖一个晚上，我的人真的会死。”官员说：“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一定得得到签署过的正式申请，才能发火炉。”军医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几个，我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这位军需官员还是冷冰冰地回答说：“对这类事情我真的无能为力。”再如，在巴拉克拉瓦一位团长去给士兵们弄点新鲜蔬菜，他被告知总数少于两吨的蔬菜不能发放；有位少校想买几颗钉子，军需局官员告诉他钉子必须成“吨”购买才予报销，否则得自己掏腰包。^①

调查还发现，克里米亚英军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有许多并非是完全不能克服的，正是由于军需官员们严重的渎职行为方造成这种困境。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对这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克里米亚附近相邻地区的牲畜并不少，但英军却不能供应鲜肉。军需局长菲尔德把这种状况归咎为运输困难，但实际上只是由于发放咸肉比发放鲜肉更方便。同样，士兵吃不上鲜面包也多因发放饼干比发放鲜面包更方便。对军需局说来他们只是在按部就班地在履行公务，而那些士兵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调查人员发现，1854年11月英国轮船“先驱者号”满载150吨新鲜蔬菜，从博斯普鲁斯运抵巴拉克拉瓦，只是由于该船没有带合乎规范的文牒，竟无人接收，只好听任其腐烂或丢掉；5个月前要的一批马用药品，直到1855年1月才在一艘船的船仓中发现；巴拉克拉瓦港存有大批前线急需的马料口袋，但“找不到人”将这些东西运上岸。调查人员还发现，天天吃饼干的英军士兵极希望供应大米，而菲尔德也声称前线大米供应充足，只是没有运输工具运给部队。但调查人员吃惊的是，不知为什么菲尔德竟没有将这些情况通知拉格伦将军。对此这位军需局长的回答是：“使总司令了解并掌握仓库里粮食的多少这不是英军的习惯。”直到1855年1月拉格伦将军才问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195页。

及此事。后来人们证实,在巴拉克拉瓦的军需仓库里确有大米、土豆、豌豆和苏格兰大麦等物品,这些远比咸肉和饼干更有益于士兵们的健康,但却始终储存在那里而不发给士兵。拉格伦将军也认为,根据行政惯例,供应蔬菜并不是军需部门的事,这应当是士兵们自己的事。^①也许正是同样的原因,在巴拉克拉瓦的仓库里贮存着 2705 磅茶叶不发给士兵,但却发给他们未炒的咖啡豆让他们去嚼。尽管前线的英军为了在酷寒季节取暖烧饭甚至砍光了周围的树,掘光了附近的树根,但军需部门仍不发燃料。因为按当时的规定,燃料只能发给在军营驻扎的部队,而不是在野外露营的部队,对此军需官员们竟一点也不留通融的余地。最后直到 12 月 4 日,拉格伦将军找到菲尔德让他供应过冬燃料,菲尔德也只是按“规定”将燃料全部发放给驻军营中的士兵,直到 12 月 29 日才同意给露营的英军发放燃料。^②

在发放防寒用品方面也存在上述情况。例如,1854 年 11 月,英国轮船“王子号”装载 4 万件大衣和靴子等物品于 14 日沉没。但还运到 2.5 万块小毡毯,却只发下去 800 块。而防潮用的草帘有上千条由于没有填充用草都没有下发;在 12 月和 1 月的严寒冬季,许多英军被冻伤或因此而死去,但仓库里却依然存放着 9000 多件大衣不能发放,理由是有条例规定英军 3 年只发 1 件军大衣。^③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轰动一时的酸橙汁问题最典型地说明了当时后勤官员们的不称职。1854 年 12 月 10 日,一艘轮船满载 278 箱酸橙汁(共约 2 万磅)抵达巴拉克拉瓦港,主要用来治疗当时严重蔓延的坏血病。坏血病在舆论界已经引起强烈反响,认为英国士兵因坏血病而死是国家的耻辱。然而不幸的是,这批酸橙汁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 199—200 页,206 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 202 页。

③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 201—203 页。

从运到后到次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始终无人过问。军需局局长菲尔德知道此事,但他声称:把船到达的消息通知部队并不是他的责任。^①

当然,有时作为军需局的上司即英国财政部的工作拖拉也给军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1854年9月13日军需局曾呈报财政部前线急需2000吨干草,然而这份“急需”的呈文却整整拖了8个月之后才批下来。然而,这时前线的马匹已经大批死亡。^②

总之,虽然英国军队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但是与他们所取得的胜利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1855年春对克里米亚英国远征军后勤保障状况的调查实际上成为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严重渎职的一次揭露,是英军后勤体制和管理的混乱状况的一次总曝光。

二、英军后勤保障概况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终究还是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总的说来战时英军后勤保障情况是初期和后期较好,中期(主要是1854年9月在耶夫帕托里亚登陆到次年塞瓦斯托波尔城被攻陷这恰好一年的时间)最为艰苦,因而后勤保障中出现的问题也较多。其次,战时英军所需物资的运输,特别是黑海战场始终畅通无阻。从1854年2月舰队进入黑海,6—7月间在瓦尔纳登陆,9月在耶夫帕托里亚登陆,直到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英军的运输和补给品的供给都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三,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关键,也最艰苦的战役是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在这场攻坚战中,英军很少使用野战炮,绝大部分是舰载火炮。这样就可以从海上发动攻击,而且机动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1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7页。

灵活,也有利于弹药的运输和补给,也可以更充分的发挥英军在火炮方面的优势。

战争初期,英军在瓦尔纳登陆以及登陆以后的后勤补给基本没遇到大的困难。尽管当地天气炎热,军营帐篷里的温度有时高达华氏 96 度,但是这里有市镇,可以买到所需的食品和香槟酒、苦艾酒等等。同时,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事,因为联军登陆不久俄军就从多瑙河地区撤走了。

1854 年 9 月 14 日。首批英国远征军在耶夫帕托利亚登陆后,由于陆路交通运输工具缺乏,英军只好步行前进。当时每个士兵除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外,只带了 3 天的口粮、咸猪肉、饼干和酒。^①通常英军士兵带有装换洗衣服的背包,但是在克里米亚登陆后,由于快速向塞瓦斯托波尔推进的需要,士兵被命令把背包留给运输车辆,每人只留下一件衬衣、一双靴子和一双短袜(这些东西放在毯子里带走上路),但是他们奉命留在船上的背包却还未来得及从船上卸下来,该船就立即去执行另一项紧急命令而开走了。该船要返回到这里得 6 周以后,而那时这些东西也丢得差不多了。士兵的随身带的这些衣物仅够换一次,而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大部分在行军中和阿利马战役中丢失了。因此,英军在登陆后有相当长的时间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②

英军登陆以后直到 9 月 20 日阿利马战役之前一直未和俄军遭遇,但一上岸就迎来了一场大雨,当时英军只好停下休息。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英军只能来回踱步,因为满地泥泞,他们不可能躺在地上睡觉。暴雨过后又是赤日炎炎,没有淡水,士兵们口渴难忍,一路全是没有植被的不毛之地。9 月 20 日,这支早已疲惫不堪的军队在阿利马首次与俄军遭遇,并把俄军打得惨败。这次战役英

① 菲利浦·沃诺尔:上引书 25 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4 页。

军成散兵线发动进攻，而俄军呈密集队形，阿利马战役暴露出战争双方武器装备方面明显的差距。

1854年9月25日开始的持续近一年之久的塞瓦斯托波尔尔围攻战是英国远征军的后勤保障最艰苦的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瘟疫流行。联军在瓦尔那登陆以后不久，当地即开始流行霍乱。这是一种可怕的、以水为媒介传染的疾病，其传染速度之快是惊人的。一个健康的人染上这种病，甚至可以在不到3-4个小时就死掉。而尸体如果不能按要求焚烧还将继续传染给别人。6月下旬，英军轻骑师首先染上这种病，不久以后第1步兵师、第3步兵师也开始染上，就这样，许多士兵还未来得及参加战斗就死掉了。9月，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也把这种疾病带到了那里。阿利马河战役前夕的暴风雨极大地加剧了瘟疫的蔓延，军中染病的人越来越多。

疾病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阿利马河战役中，英军战死的人中有许多人实际上死于瘟疫。那些受伤的人也极少有人能康复并重返前线，因为他们的伤口极易染上这种疾病，其结果不是死亡便是离开部队。同时由于当时人员、马匹和运输车辆不足，伤员常常不能立即从战场上撤走，更增加了染病的机会。1855年6月26日，英国远征军司令拉格伦将军病逝，通常的说法是他死于绝望，似乎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霍乱。^①

除去霍乱病以外，由于英军的食物中极少有新鲜蔬菜和水果，每天只吃咸肉和饼干，因此开始严重流行坏血病、肠胃病或其它多种疾病。据克里米亚英军医院的人说，英军整个冬季的食物只有咸肉和饼干，蔬菜极少，因此送来的病人几乎都是由营养不良和饥饿引起的。另外还有冻伤。英军在冬季作战，军需局不发放燃料，

① 菲利浦·沃诺尔，上引书165页。

士兵们只好自己去砍树，营地周围的树都被砍光、只好掘树根。天气潮湿阴冷，在土壤里整夜执勤的英军更是又冷又饿，许多人被冻伤。由于疾病的流行，英军中病号急剧增加，到1854年11月，病号已多达1.1万人。^①有人统计从1854年10月1日到1855年4月30日，英军死亡人数竟占克里米亚总兵力的35%，其中大部分人死于各种疾病。^②因此有人说，到1855年春天，虽然战争已经进行了8个月之久，阿利马和因克尔曼血流成河，但什么也没有解决，“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胜利者是疾病。”^③

此外英军食品短缺，加剧了患病的危重程度。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军的主要食物是咸肉和饼干，极少能吃到新鲜面包和蔬菜。实际上英军占领巴拉克拉瓦以后，在当地很容易弄到新鲜面包。法国人自己建立了面包厂，而英军则没有，一般士兵则因新鲜面包价格太贵而买不起。患肠胃病或坏血病的人根本无法吃咸肉，所以许多部队开始把大量的咸肉倒掉。有时定量内的食品也不能及时发给，时而还被克扣一部分。虽然英军船队也曾从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等地设法运来一些鲜肉和蔬菜，但从1854年11月到次年3月，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分发到英军手中。这期间他们每人每天只能吃到2个马铃薯和1个洋葱，此外就只有每天2盎斯大米，因此，当时英军的营养状况极度恶化。有一位教授曾对此作了一番调查，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克里米亚英国士兵的营养状况远不如德国雇佣兵，也不如一个普通的英国海员，甚至不如英国国内的囚犯，因为当时英国的囚犯每天还可以吃到面包、奶、蔬菜和鱼。这位教授指出，这些英军的状况实在太糟糕了，如果你发现他们每天只是在靠朗姆酒和饼干度日，你会惊叹他们是怎样活过来的！^④

① 菲利浦·沃诺尔：上引书158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196—197页。

③ 菲利浦·沃诺尔：上引书150页。

④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199页。

至于热饮料就更谈不上了。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严寒的冬季,士兵们喝不到茶,军需部门发下来的是没有炒过的咖啡豆,因为据他们说这样的咖啡豆不易受潮发霉。但是前线的士兵既没有办法去炒(因为没有燃料,连取暖的湿树根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挖),也没有办法把咖啡豆磨成粉,也没有糖,要吃就只好像马嚼大麦一样去吃,要么就只能把它们丢在泥地里。

被服和野营设备不足。克里米亚的英军防寒用品严重缺乏,冬季来临之前,由于士兵没有换洗的衣服,也没有鞋子,许多人通常只能穿一双袜子。士兵们整天站在没膝的泥水中、浑身是泥,身上长满了虱子。帐篷不够,他们通常只能裹着一条毯子或一件大衣躺在露天地睡觉。由于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分不清官兵,甚至不得不下令要军官们都必须佩刀,以示区分。^① 尽管军需部门曾设法运来大批毛毯、大衣、帐篷和防潮用的草袋(里面填充干草)、草帘等物品,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由于士兵们双脚整天泡在泥水里,肿胀得穿不上鞋子,而军需部门供应的鞋子型号又小,根本无法穿用。有的能穿但由于军需部门要求降低成本,承包人偷工减料,制出的鞋子不能在泥水里穿,甚至一双鞋穿不到一个星期底就掉了。所以,当时英军官兵不得不设法去捡俄国人的鞋,或花钱雇人去俄国人的墓地弄。^②

饲料短缺。由于饲料不足造成马匹大量死亡,既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又造成运输紧张。由于有关部门对克里米亚战争需用的马匹数目严重估计不足,再加上对在饲料缺乏、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好马匹缺乏认识,致使马匹大量死亡。有的士兵设法保护马匹,给马搭帐篷或挖坑避风被骑兵师长斥之为“疯子”;一位骑兵旅长甚至声称,他的队伍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大麦用来喂马。当后

① 菲力浦·沃诺尔:上引书,150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5页。

勤官员通知他由于没有运输工具从6英里外的巴拉克拉瓦给他运饲料,建议他派人去取,或把马赶到那里以保证马匹的安全也遭他的拒绝。就这样他的轻骑旅已处在生死存亡之中,他的马站在没有遮掩、没膝的泥水中,由于饥饿甚至咬断了鞍带和缰绳,有的则饿倒在泥水里。^①

陆路运输困难。由于联军控制着黑海航路,因此战时海上运输始终畅通无阻。英国海军运输船队给远征军运来他们所需要的炮火、弹药、装具、被服、食品和药品,甚至运来防潮用的草帘、干草、燃料、大量建筑材料等。英国海军的救护船“博爱号”往来于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把数以万计的重病号和伤员运走。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陆路运输和港口状况。这个问题在瓦尔纳时并不突出,但自从9月14日在克里米亚登陆以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登陆以后在向塞瓦斯托波尔前进时主要是给养和补给品的运输落后于部队前进的速度,到10月底只运到规定数目的一半,第二批到第二年1月份才到达巴拉克拉瓦。主要原因是运力不够,道路状况恶劣。当英军占领巴拉克拉瓦并在这里建立基地之后,运输困难更大。

巴拉克拉瓦港湾太小,根本无法满足联军运输的需要,而且装卸工具严重不足。有人曾描写当时这个小港的情况:“船一直在巴拉克拉瓦外面等几周的时间想进港卸货。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连那些十分熟悉东方港口的水手也心惊肉跳。暴风雨过后,在令人恐怖的淡绿色的污水里扔满了所有可以想像到的垃圾。破烂的园木、箱子、干草捆、饼干、盛药品和手术器械的碎盒子,以及从船上厨房丢下来的死羊、死骆驼、死马、死牛、死驴、死猫,甚至漂浮着泡得面部苍白脑袋肿胀的死人,以及军队及军队医院扔掉的各种废物。”^②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6页。

^②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0页

当时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的所有补给品和弹药几乎都是从这里运去的,然而直到 1855 年春从港口到塞瓦斯托波尔英军阵地长 7 英里的公路却没有修好。一下雨就满地泥泞,几乎无法通行。由于饲料短缺,运输用马匹大量死亡(有人统计,运输用马匹平均每天死掉 3 匹)军需品的运输就常常用人去拉或扛。从巴拉克拉瓦到前沿阵地的路雨后遍是污泥甚至无法辨认道路,只有沿着途中死马、死牛或死骡的尸体前进才不致迷路。^① 承担运输任务的士兵踩着没脚踝的泥,路上常常要花费 12 个小时,没有食物、帐篷,也无法休息。而如果从巴拉克拉瓦往前线运一门攻城炮就必须走一天,要 40 匹马拉才行。^② 英国远征军运输状况的恶化甚至引起了政府的不安,他们多次催促拉格伦将军敦促菲尔德设法改善运输状况。最后还是拉格伦不得不派人从耶夫帕里亚、君士坦丁堡、士麦那、甚至从西西里搞来了运输用马匹。^③

总之,在 1854 年冬季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艰苦日子里,英军的后勤保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克里米亚战争后期,到 1855 年春季来临时英军的后勤保障状况才有了较大的改善。继阿伯丁内阁上台的帕麦斯顿内阁加强了对英国远征军的供给,大量的人员,军火和补给品源源而来,使远征军人数增加到 5 万人,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也有所改善。为了加强从巴拉克拉瓦到前线的运输能力甚至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由于弹药和补给品充足,大大加强了英军的战斗力,1855 年 3 月末英军连续炮击塞瓦斯托波尔达 10 天之久,发射各种炮弹多达 17 万发,而同时俄军仅发射 9 万发。^④ 显然,这是由于英军的后勤保障已经得到加强和大大改善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大大加

①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196 页。

② 菲利浦·沃诺尔:上引书,159 页。

③ 杰弗里·里甘:上引书,203 页。

④ 别斯克罗夫内:《19 世纪俄国的军事艺术》1974 年俄文版,275 页。

速了联军的胜利和克里米亚战争的早日结束。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整个冬季英国克里米亚远征军后勤保障状况的严重恶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政府的军需官员们渎职行为的猛烈抨击和追究,最终导致 1855 年 1 月底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第三节 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的后勤保障

一 俄军的战斗训练与装备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军虽然人数最多,但就其整体军事实力和战斗准备情况而言与沙皇政府的期望相差甚远。

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军官严重不足,尤其是受过高级军事教育的军官更其缺乏。俄国第一个高等军事学院即参谋部军事学院成立于 1832 年,1855 年又成立军事医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当时俄国的军官学校教学内容陈腐,不重视战略战术思想研究,也不重视战役中的多军种配合和后勤保障问题。军官们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盲目追随沙皇尼古拉一世,根本不了解军队的实际状况。然而就是这种素质极差的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相当缺乏。据统计,1854 年按编制应当有军官 22283 人,实际只有 18506 人;1855 年按编制应当有军官 22758 人,实际只有 18651 人;1856 年按编制应当有军官 23979 人,实际上只有 19999 人。^①军官缺额经常保持在数千人左右。这就为那些投机钻营之徒和皇家贵族的纨绔子弟跻身军官行列提供了机会和捷径,由此又造成军官队伍素质的下降。

其次是俄军缺乏必要的训练,战术落后。尼古拉一世在 1825 年废除了军事屯田制度,后来又颁布了新的兵役条例,实行征兵

^① 费多罗夫:上引书 178 页。

制,而且以征收农民、市民和军人子弟为主。然而俄军的战术依然十分陈腐,作战思想仍然停留在反法战争时代、训练重点仍然是密集队形和正步走,强调复杂而严格的机械动作,而且认为这种横列队形和正步走的精确度要比射击准确、熟悉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更为重要得多。对许多必要的战术动作却只字不提,只强调鞋要擦亮、姿势要端正。这种训练与其说是为了战斗还不如说是为了检阅。

由于当时俄军步兵和炮兵的实战训练命中率极低,加上军官素质极差,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官兵当中缺乏独立精神和战斗的主动性,一旦战争的客观情况要求它完成灵活而复杂的战斗动作时,是不可能完成的。恩格斯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俄军战术:“这一支拥有许多服役 25 年的老兵的出色的军队,这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是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成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作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成为炮兵最理想的射击目标。”^①

第三是军队装备落后,没有及时更新换代。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步兵主要装备是燧发枪,或称滑膛枪,俄军中的来复枪,或称线膛枪很少,而且质量低劣。这种燧发枪不但射程近(通常只有 300 码)而且射击速度慢,命中率低。它由枪管装子弹,必须用通条推入,一般 1 分钟左右射出一发子弹。俄军的燧发枪除了枪机很好外,一般地说质量也不好。枪管很长,可以更换,但枪托木质不好且易碎裂。而当时的来复枪实际上也是一种燧发枪,只是增加了膛线,装弹时必须要在子弹上涂上一层油脂,因此其射击速度并不比滑膛枪快,然而其射程和命中率却高得多,一般要比滑膛枪的射程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2 卷 290 页

一倍左右,如果射击目标是密集队形则其杀伤力量很大。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军队装备的先进的来复枪对俄军的威胁是致命的,他们可以精确地击中俄军中的目标,而俄军的步枪火力却达不到目标,因此,当时俄军死伤官兵中绝大部分是步枪所致,只有极少部分是被敌人的火炮击中的。

俄军的花炮也多是老式的,笨重而不易移动,而且射程短。例如当时俄国主要装备的发射6—12磅炮弹的野战炮和发射1/4普特、1/2普特炮弹的“独角兽”式火炮都是前装弹的铜铸滑膛炮,因为没有膛线射程很近,甚至不如步枪。因此当英法军队拥有先进的步枪装备以后,这种大炮对于步兵的优势就大为减弱了。

另外,俄军的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储备严重不足,而且俄国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又表现出惊人的冷漠态度。

按俄军的计划,1850年步枪的储备标准规定如下:步兵用步枪的最大储备额应为1049396支,最低储备限额为696199支;骑兵用枪的最大储备限额为179762支,最低储备限额为127313支。总计最大储备限额应为1229158支,最低储备限额为823512支。但是实际上到1853年1月1日,步枪储备情况如下:步兵用步枪计划储备1014959支,已经储备532835支,尚短缺482124支,龙骑兵计划储备71038支,已经储备20849支,尚缺50189支;马枪计划储备69149支,已经储备21167支,尚短缺48032支;德式马枪计划储备37318支,已经储备6198支,短缺31120支。为了试图解决步枪储备的严重不足,军需部门打算从比利时、普鲁士和美国等国家进口。但从比利时和普鲁士订购的5.5万支步枪和368支要塞兵来复枪,除了首批到货9184支(1854年4月运抵俄国)外,其余均未到货。^①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在于俄军统帅们没有长期作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226页。

战的准备,军事思想落后保守。战争初期,他们只幻想用一两次决战即可击溃土耳其军队,并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对于英法军队参战则完全没有估计到。在英法军队登陆以后,俄军的战略又以消极防御为主依然没有进行长期战斗的准备。

第四是俄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状况困难。当时,俄国国内仅有的三条铁路没有一条通往黑海地区。而当时俄国的绝大部分公路都是乡间土路,连砂石路都极少。雨后无法通行,战时俄军所需物资和兵力的运输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般地说,从首都调军队到黑海前线要步行 2500 俄里,如果从西伯利亚调军队到黑海则还要远得多。一个新兵应征入伍就立刻开始长途行军:从居民点到省会,从省会到分配站,最后到所在的团队。如果部队驻地是黑海,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须从内地行军到莫斯科,经维尔诺到敖德萨或尼古拉耶夫。这种迢迢万里的行军中,哪怕任何一点失误都要受到惩罚。有时这种行军急如星火,用强行军的速度从莫斯科赶到彼列科普,途中很多人由于疾病或劳累过度而掉队,致使队伍大量减员。因此,战时无论是士兵还是所需各种物资都必须这样从内地赶往前线,长途运输再加上交通运输情况的恶劣无疑给俄军的后勤保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当时俄国军队的前线运输情况也十分困难:海路完全控制在联军之手,陆路交通从辛菲罗波尔到海岸的唯一道路就是彼列科普地峡,其余的海岸都是一片沼泽。而这个地峡也在联军的火炮袭击目标以内。至于军队的电讯联络也只是处在萌芽时期。1853 年从缅彼得堡到华沙、莫斯科和基辅的电讯刚刚接通,此外还架设了通往尼古拉耶夫并由此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路线。战争开始后,为加强联络,缅希科夫决定从 1854 年 3 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奥洽科夫和尼古拉耶夫之间架设电线,但直到 1855 年底才最后完成。^①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228 页。

二 战时俄军的后勤保障概况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异常不力,总的情况如下:

军火供应短缺。由于当时俄国农奴制占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着经济的发展,造成俄国经济状况的落后。俄国的军事工业正是建筑在这种落后的农奴劳动基础之上的,因而生产水平低下,完全不能满足沙皇俄国这支庞大的军队的作战需要。俄国的军事工业不能够完成国家的军事定货,由于冶金工业落后,军工生产所必需的生铁、铅和铜的供应严重短缺。

由于俄军装备落后,迫使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大力发展军火生产,特别是大线膛枪 98028 支,滑膛枪 292744 支,改造和修复线膛枪和滑膛枪共 217269 支,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军队的需要。有数字表明,到 1853 年 1 月 1 日止俄军缺少步枪总计 64.6 万支。战前的储备本来就不多,所以战争开始不久即消耗殆尽。由于国内兵工厂的生产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整个战争期间共进口步枪 37332 支,是从德国、美国和比利时等国用高价购进的。^①但进口枪支质次价高,有的甚至是完全不能使用的坏枪,再加上英法等国千方百计阻挠俄国从国外订货,奥地利、普鲁士等国也宣布禁止武器出口,因此,俄国的步枪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火炮与炮弹的生产情况也大致相同。从 1852 年到 1856 年俄国的兵工厂共生产火炮 324 门,另外有独角兽式火炮 156 门,臼炮 37 门。从 1851 年到 1855 年彼得堡的兵工厂共生产开花弹 2.8 万枚,这种炮弹效力大,但使用的不多。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要塞喀琅施塔得按计划应装备火炮 1114 门,实际只有 854 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塞瓦斯托波尔城的防御体系尚未完成,计划所需要的

^① 费多罗夫:上引书,141 页。

519 门火炮当时只有 433 门,大部分是发射 18—36 磅炮弹的生铁火炮和发射 1 普特炮弹的独角兽式火炮以及发射 5 普特炮弹的白炮,发射 3 普特炸弹和 60 炮弹的新式火炮很少。^① 国内火药的生产也完全不能满足需求,从国外进口也十分困难。

由于俄军统帅们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尤其在英法联军登陆以后俄军的战略仍然以消极防御为主。据统计,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城官兵所储备的军火,粮草和饲料仅仅够 5—6 个月之需,^② 实际战争持续达一年之久。

战争初期多瑙河流域的俄军后勤保障基本上可以正常维持。主要原因是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再加上英法军队尚未参战,俄国海军对土耳其海军拥有绝对优势并完全控制黑海海上交通。土耳其舰船大都被封锁在沿岸各港口内,就连土军所需要的军火和给养,甚至军队的调动都不能通过海上运输。这种情况对在多瑙河地区作战的俄军的后勤补给是很有利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854 年 11 月锡诺普战役之前。

1853 年 7 月,戈尔恰科夫统帅俄军 9 万人占领多瑙河流域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小公国,尽管由于缺乏准备,战争计划多次变更,但俄军的后勤补给还是比较充分的。为供应军需物资当时准备了流动给养车,用 2 头牛牵引的车多达 4880 辆,这支运力基本可以满足 7 万人一个月的给养储备。此外,当时还在亚萨赫、贝尔拉特、加拉茨、布拉依洛夫、杰库奇、弗克山纳赫和布杰奥等地设立了军用粮秣仓库,在基什纽夫、列奥夫、斯库连纳赫等地设立了军医院,大约可以容纳伤病员 4800 人左右,在战场地区还设立了流动军医院。^③ 这时期俄军的军火供应也可以得到保证,1853

①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251 页。

②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251 页。

③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231 页。

- 年 11 月的锡诺普海战,俄军全歼土耳其舰队,说明了俄军火炮方面的绝对优势:这一战从上午 9 时 30 分到下午 5 时俄军发射炮弹多达 18063 发。^①

锡诺普战役之后,在多瑙河作战的俄军的后勤保障状况开始陷于困境。8 月,在经过多次失利之后戈尔恰科夫的俄军不得被迫撤回国内。俄军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在 10 天中把 2.7 万名病号和 2.5 万俄石的军用粮秣饲料等物资运回国内,其余 2.5 万俄石物资分发给撤离的部队,这些物资的撤离由一支庞大的部队掩护来完成。^② 到 8 月底俄军全部越过普鲁特河回到俄国境内。

1854 年 9 月 20 日,阿利马战役后俄军退守塞瓦斯托波尔。由于联军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乘胜追击俄军,因而俄军抓住时机,全速修建尚未完成的城防体系。同时尽一切可能运输和储备军需物资准备固守。联军则在放弃了从陆路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计划后而改为从南面进攻。不久英军在距该城 7 英里左右的巴拉克拉瓦港建立了基地;法军则控制了卡梅什港、并建立了后方基地。9 月 25 日,塞瓦斯托波尔城宣布戒严,开始了长达 349 天的攻防战。

9 月初,守城俄军约近 4 万人,拥有火炮 974 门,其中南面设海岸炮 657 门,北面设 145 门。此外,黑海舰队拥有舰载火炮 2000 门,储备备用火炮 930 门。因而,守城俄军总计大约拥有各种火炮 3904 门。储备炮弹 100 万发,火药 65000 普特。俄军紧急储备的粮草、饲料有:面粉大约 7350 俄石,大米 775 俄石,燕麦和大麦 2125 俄石。此外还有 2500 普特的面包干分别储存在塞瓦斯托波尔、辛菲罗波尔和耶夫帕托利亚、雅尔塔、卡拉苏巴扎尔、凯尔奇、阿拉巴特沙嘴等地的军用仓库中。这些物资可以保证塞瓦斯托波尔守军四个半月的消耗。此外,黑海舰队为自身的需要还储备了一批物

①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240 页。

② 别斯科夫内:上引书,245 页。

资,其中包括:面粉 54.6 万俄石,米 6.2 万普特,豆类 2 万普特,腌肉约 1.5 万普特。这些物资也可以供 2.5 万人 7—8 个月的军需。也就是说,以上全部军需物资大约可以保证塞瓦斯托波尔的陆、海军 5—6 个月的消耗。^①

俄军前线还拥有相当的军事医疗设施。其中塞瓦斯托波尔城内有常设军队医院,可以容纳 300 人。还有 4 所临时军队医院分别设在塞瓦斯托波尔(容纳 300 人)、凯尔奇(容纳 150 人)、彼列科普(容纳 75 人)和费奥多西亚(容纳 300 人)。这些医院里储备有可供 1500 人使用的药品和可供 6000 人使用的包扎品。此外,黑海舰队也拥有自身的医疗系统。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医院可以容纳 1800 人。^②

当然,最困难的是舰船所需要的燃料。俄军统帅曾经千方百计设法从顿涅茨克矿区向前线运送煤炭以解决军需,但由于交通状况十分糟糕,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塞瓦斯托波尔漫长而艰苦的攻防战开始以后,为保障前线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无阻,俄军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发起主动出击,先后进攻英军在巴拉克拉瓦的补给基地、黑河河口因克尔曼的联军以及严重威胁俄军后方补给要道彼列科普的联军基地耶夫帕托利亚,但是所有这些出击都最终以失败告终。

塞瓦斯托波尔守城俄军原来储备的物资越来越少,严寒的天气和恶劣的交通状况使前线所急需的粮食、饲料和弹药常常供给不上。在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运输线上几乎是一片沼泽,沿途到处是被遗弃的破碎的运输车辆、死牛马的尸体、丢弃的行李和各种用品。守城官兵衣衫破碎无法更换,受伤的官兵没有医护人员救护,再加上药品不足而听任其大批死去。城内的居民,甚至妇女和

① 别斯科罗夫内:上引书,251 页。

② 同上。

儿童都被征来参加军火和补给品的运输和救护伤员。俄军战地外科的创始人,外科医生彼罗戈夫在战地救护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在他的倡议下,塞瓦斯托波尔城内组织起了战地流动救护队。尽管如此,艰苦而漫长的保卫战已经使伤员的救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物内都住满了伤病员,包扎伤口所需用的药品和绷带也极端缺乏,其它地方如辛菲罗波尔、巴赫奇萨拉、彼列科普等地的医院也住满了伤员。当地水兵的家属也被动员参加伤员的救护工作,但人手仍然不够,许多伤员得不到护理。尽管如此,伤愈归队的比率仍然很大。有数字表明,从1854年10月到1855年3月,在有记录可查的15123名伤员中,康复后归队的竟多达10561人。^①

由于阵地战的巨大消耗,俄军原来储备为数不多的弹药早已用光,再之补给困难,前线俄军的火力已经急剧减弱。1854年10月17日开始联军连续多次数百门大炮发动猛轰击,仅第一天就发射炮弹5万发,而俄军由于弹药不足只发射3.6万发。^② 1855年春,联军的后勤补给状况开始大大改善,而俄军却继续恶化。3月底,联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持续10天之久,发射炮弹16.9万发,而俄军只发射约9万发。^③ 这种状况迫使守城的俄军被命令必须节省弹药,戈尔恰科夫在他的第81号命令中指示“炮兵指挥员们如无特殊之必需,绝对不准连续炮击,尤其不准发速射炮和排炮。”^④ 到1855年春,俄军的补给已极为困难。在整个1854年冬季,曾用牛车和马车往塞瓦斯托波尔运送了6万普特火药,但到1855年4月只剩下2.8万普特。^⑤ 子弹不足,俄军就奉命

①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276页。

②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257 页。

③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275 页。

④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292 页。

⑤ 别斯克罗夫内:上引书 276 页。

从战场上捡拾敌军丢弃的子弹武装自己。据统计,从1855年5月4日到12日,共捡敌军子弹925普特5俄磅;5月13日到25日共捡敌军子弹1887普特39俄磅;5月26日到6月24日共捡敌军的子弹211普特4俄磅。^①到8月份,虽然新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拒绝接受屈辱的和平条件而宣布继续进行战争。但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已经全部崩溃,塞瓦斯托波尔守城官兵已经弹尽粮绝。俄军统帅部8月15日发动的黑河战役不过是绝望的挣扎,终以损失近万人告终。9月初,在联军第6次大规模炮击之下,塞瓦斯托波尔的城防体系全部被摧毁而且再也无力修复,俄军为数少得可怜的弹药库也中弹爆炸起火,俄军不得不弃城向北退却。在塞瓦斯托波尔攻防战中,俄军战死10万余人。

小 结

综观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俄军队之后勤保障,可以看出,双方的后勤保障皆不尽人意。对英国来说,它本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组织可靠的、良好的运输补给工作,确保军队的需要,然而由于英国军事后勤人员的官僚主义、渎职行为,使后勤工作一片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英军的作战,延长了战争。总之,英国的军事管理机构和各后勤部门,没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并且在这场战争的重压下几乎完全崩溃。

俄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更为严重,除了后勤组织机构方面的效率低之外,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军火工业不发达而造成的补给困难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缺乏充分的军需储备,运输工具严重不足,道路准备极差,军火的生产与供应不足,给养短缺,卫生勤务差等等。然而俄国政府凭借其专制权力,倾全国之人力、物力,组织供应,使

^① 费多罗夫:上引书141页。1俄磅=409.5克。

其有限的兵力发挥更大的战斗力,并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两年之久。

总之,这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化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第128页。

第十一章 美国内战之后勤保障

1861--1865年,美国北部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之间进行了一场决战,史称美国内战。北部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并且经济发达,人力、物力雄厚;以林肯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经济措施。这一切,都为北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南部政治、经济制度反动、落后,工业极不发达,人力、物力远逊于北部。南部倒行逆施,为保存奴隶制而战,极不得人心。因此,南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节 美国内战的爆发与主要经过

一、内战的爆发

美国独立后,经济制度仍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北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劳动制,南部继续保留并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到了19世纪上半期,这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19世纪上半期,美国北部兴起工业革命,到内战前夕棉纺织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毛织业、制革业、冶铁业等部门也大量采用了机器生产,并且已经能够制造机器和成批生产可以相互替换的各种机器部件。与此同时,工厂制逐渐取代手工工场。内战前,老西北部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等州的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860年老西北部五个州的农业劳动力已占全国的20%,其农业收入则占全国的农业收入的22%。

南部几乎没有大工业企业,粮食产量也很少,但由于北部和世

界市场对棉花的需要量激增,刺激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到1860年其棉花产量已占当时世界产量的3/4,有“棉花王国”之称。南北方在劳动力、原料、市场、关税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利害冲突。19世纪上半期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太平洋沿岸,但北部要求在新领土上建立实行雇佣劳动制的“自由州”,南部则要求建立“蓄奴州”,因而随着领土的扩张,南北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1860年,美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提名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出反对向西部领地扩展奴隶制、实施宅地法和保护关税等主张。结果林肯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

林肯当选总统引起南部奴隶主的恐惧和愤怒,乘林肯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之机制造分裂,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呼吁建立“伟大的奴隶占有制联盟”。到1861年2月初,南部已有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2月4日,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6个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成立了“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遂后,又制定了临时宪法,选举杰弗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亚历山·斯蒂芬斯为副总统。内战爆发后,又有5个州加入南部同盟,南部同盟把首都迁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

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林肯强调了联邦不容分裂,要求南部不要挑起内战。但是南部奴隶主不愿作任何妥协,决定诉诸武力。4月12日,南部同盟军队炮击南卡罗来纳州内唯一尚由联邦军队据守的萨姆特要塞。炮击持续34个小时,到4月14日下午,要塞守军在安德森少校的率领下撤出要塞。至此,美国内战爆发。

二、战争第一阶段战况

内战爆发后,北部缺乏临战准备。当时北部的正规军只有 1.6 万人,分散驻防各地,主要是西部边疆地带,用来同印第安人作战。对于如何进行战争动员以及拟定何种作战计划都未解决。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提议组建一支 30 万人的军队,服役期为两至三年,但林肯政府对于战争过于乐观,认为很快就会平定南部的叛乱。4 月 15 日,林肯下令征召 7.5 万志愿军,服役期仅为 3 个月。鉴于各州群情激昂,要求增加军队数量,林肯于 5 月 3 日又下令征召 4.2 万人,服役期延长为 3 年。南部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没有常备军,但很快聚集了 10 万志愿军,并且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南部实施积极的防御战略,争取外国的承认和援助。

双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 1861 年 7 月 21 日的马纳萨斯之战。马纳萨斯位于布尔河附近,是华盛顿与里士满之间的交通枢纽,当时由博雷加德率领的 2.2 万南军防守。北部想一举攻占它,以打通向里士满进军之路。结果由麦克道尔指挥的北部军队被博雷加德以及前去增援的南军打败,使首都华盛顿受到威胁。

马纳萨斯的惨败使林肯政府清醒过来,开始准备长期斗争。7 月 25 日国会授权林肯再征召 50 万志愿军,服役期限均为 3 年。^①同时,林肯政府也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计划,即“蟒蛇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旨是以海军封锁南部海岸,用陆军封锁南部同盟的北部边界,并派兵打通密西西比河,切断南部同盟东部地区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形成一个包围圈,并逐渐紧缩这个包围圈,将南部同盟置于死地。这是一个分散兵力、消极进攻的计划,容易被对

^① 1861 年 7 月上旬,联邦国会已通过一个扩军 50 万人的法案,因而至此已决定组建 100 万人的志愿部队。

方集中兵力突破一点而付诸东流。但这个计划一直执行到 1863 年。

马纳萨斯战役之后,林肯重新配备了军事指挥人员,由乔治·麦克莱伦接替麦克道尔,重建波托马克军团。11 月,麦克莱伦又接替了斯科特的陆军总司令之职,并兼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林肯还任命约翰·弗里蒙特为西部战区司令,但到 10 月底又由戴维·亨特将军接替了弗里蒙特。

麦克莱伦任职后,只是不断扩充军队而按兵不动。后来在林肯的督促下,于 10 月下旬命令部下进行一次小的军事行动,但又失利。1861 年北部仅在海战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

1862 年 1 月 27 日,林肯按照“蟒蛇计划”发布命令,要求联邦陆海军于 2 月下旬从北方、西方和南方同时向南部同盟发动进攻。2 月初,格兰特将军立即率领 1.5 万人在一支由汽船和炮艇组成的分舰队的配合下,向田纳西河上的亨利堡发起进攻。2 月 6 日,一举攻占亨利堡。2 月 16 日,格兰特军队又攻占了坎伯兰河上的多纳尔逊堡。此时位于坎伯兰河上的纳什维尔已无险可守。由比尔将军指挥的俄亥俄军团顺利地攻取了该城。4 月 6 日,格兰特大军在夏洛伊同艾伯特·约翰斯顿指挥的南部同盟军遭遇,激战两天,终于打退南部军队。5 月底,在西部战区司令哈勒克的统一指挥下,联邦军队又攻占了科林斯。6 月 6 日,攻占了密西西比河上的重镇孟菲斯。至此,联邦军队已控制了整个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大部,并打通了维克斯堡以北的密西西比河水道。同时,另一路由巴特勒将军指挥的联邦部队在达维德·法拉格特的海军舰队配合下,于 4 月底攻占了南部最大的贸易港口新奥尔良,为打通整个密西西比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东部战场,麦克莱伦按兵迟迟不动。3 月 11 日,林肯不得不撤掉其总司令之职,暂由林肯本人和陆军部长斯坦顿行使总司令职权。麦克莱伦在强大压力下于 1862 年 3 月发动了“半岛战役”。

4月初,麦克莱伦的11.5万大军经水路运抵詹姆斯河与约克河之间的约克半岛东端。麦克莱伦围困约克城浪费了1个月时间,南部军不战而撤。随后经过缓慢而艰难的行军,联邦军于5月中旬才逼近里士满。但麦克莱伦并未立即发动进攻,而是等待增援。南军在谢南多亚河谷发动攻势,牵制住增援部队。5月31日,南军首先向麦克莱伦发动攻击,但未得手。6月1日,南军东部战区指挥官约瑟夫·约翰斯顿身受重伤,由罗伯特·李将军接替。6月26日,罗伯特·李发动了“七天战役”。交战过程中双方互有胜负,但最后联邦军队被迫撤出半岛。

半岛战役后,罗伯特·李率军北上。8月底发生了第二次马纳萨斯之战(亦称第二次布尔河战役),波普统率的6.5万联邦军又遭失利,南军渡过波托马克河,华盛顿再次告急。林肯令麦克莱伦率军迎敌。9月17日,双方在安提坦展开激战。南军受到重创,被迫撤退。但麦克莱伦并未乘胜追击,使李军团得以顺利逃回南部。11月,伯恩赛德接替了麦克莱伦。但伯恩赛德于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又遭惨败。

三、战争第二阶段战况

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颁布《解放宣言》宣布南部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永远获得自由。自此,内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63年1月,约瑟夫·胡克将军接任伯恩赛德之职。4月底,胡克指挥的波托马克军团进抵拉帕哈诺克河和拉皮丹河一线,随即遭到罗伯特·李军团的阻击。5月初双方在昌斯洛斯维尔发生激战,结果联邦军队又一次失利,但南部同盟军也受到重创。

6月9日,罗伯特·李移师谢南多亚河谷,向宾夕法尼亚境内推进,决意在北部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6月27日,林肯委任乔治·米德将军接替不愿与罗伯特·李交战的胡克,寻找李军作战。6月30日南军一个旅在葛底斯堡与米德的骑兵遭遇。7月1日,著

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经过3天的激战,李军损失惨重,于7月4日撤退。葛底斯堡战役成为内战的转折点,此后北部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南部转入战略防御,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在葛底斯堡大捷的同时,在西部战场上格兰特将军又攻克了密西西比河下游重要据点维克斯堡。随后,班克斯指挥的海湾军团又攻下了密西西比河下游另一重要据点哈得孙港。至此,联邦军队打通了整个密西西比河,南部同盟被劈成两半,其东南部各州失去西南部的人力、物力供应。

维克斯堡战役后,作战重心转移到西部战区。1863年9月9日,罗斯克兰斯率坎伯兰军团一举占领南部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查塔努加。9月19日,罗斯克兰斯在查塔努加南面的乞卡莫加与南部军队发生激战,失利后退回查塔努加,并被围困在城内。10月中旬,格兰特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军区司令,该军区下辖俄亥俄、坎伯兰和田纳西3个分区。^①10月23日,格兰特抵达查塔努加。11月下旬,查塔努加的联邦军队在波托马克军团的2个军的增援下,击溃了围困的敌军,打开了通向佐治亚州的门户。

1864年3月,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谢尔曼接替了密西西比军区司令之职。格兰特与谢尔曼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规定在东、西战区对南部同盟实施协同作战。格兰特指挥东部战区主力波托马克军团,以消灭罗伯特·李指挥的武装力量为主要目标;谢尔曼由西向东南推进,占领亚特兰大,然后深入敌人后方,对南部同盟实施中间突破,摧毁其军事经济潜力。

1864年5月初,由坎伯兰、田纳西和俄亥俄军团等汇成的9.9万人大军,在谢尔曼的率领下从查塔努加出发,向亚特兰大进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谢尔曼终于在9月2日攻克亚特兰大,胡德率军撤走。

^① 哈里·汉森:《美国内战》,纽约1961年,第468页。

为了彻底摧毁南部同盟的军事潜力,谢尔曼于11月15日离开亚特兰大,率领6.2万人开始了著名的“向海洋进军”。大军分头并进,沿途拆毁铁路、桥梁,带走粮食、牲畜,使佐治亚州中部一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2月22日,谢尔曼占领了萨凡纳,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向海洋进军”再次分割了南部同盟,为最后打垮南部同盟创造了有利的态势。与此同时,胡德率领的田纳西军团也走向末日,在11月30日与12月中旬的富兰克林、纳什维尔两次战斗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了战斗力。

在东部战场,格兰特于1864年5月初率领波托马克军团渡过拉皮丹河,向罗伯特·李指挥的北弗吉尼亚军团进击。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格兰特渡过詹姆斯河,向里士满南面的铁路枢纽彼得斯堡进攻。罗伯特·李慌忙率军增援彼得斯堡,结果从6月中旬起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到1865年初,南部同盟仅剩下两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支是困守在里士满至彼得斯堡一线防御工事中的李军团,另一支是由再次被召回的约·约翰斯顿率领的小部队,活动于北卡罗来纳。2月初,谢尔曼离开萨凡纳率军北上,直捣南、北卡罗来纳。2月17日,谢尔曼占领南卡罗来纳首府哥伦比亚,次日又抄后路占领了查尔斯顿。3月中旬,约翰斯顿两次拦截谢尔曼军队,但均遭失败。4月15日,谢尔曼攻克北卡罗来纳首府罗利,约翰斯顿随后在达勒姆附近投降。

在谢尔曼扫荡北卡罗来纳之际,格兰特对彼得斯堡发起了最后的攻击。4月2日,一举攻入彼得斯堡,罗伯特·李率残部西撤。次日,联邦军队一部开进里士满。4月8日,谢里登指挥的联邦骑兵在阿波马托克斯小镇截住李军,随后联邦军将其包围。4月9日,罗伯特·李率残部投降。至此,内战基本结束。

根据概略的统计,南北战争中双方士兵和水兵的总伤亡人数为109.5万人。其中,联邦军队总伤亡人数为64万人,包括阵亡或

伤重而死者 11.2 万人,因病致死 22.7 万人,受伤 27.7 万人,其他原因伤亡者 2.3 万人。南部同盟总伤亡为 45.5 万人,包括 9.4 万阵亡或伤重不治,16.4 万人因病致死,19.4 万人受伤,以及其他原因伤亡 3000 人。^①

第二节 交战双方军队后勤保障概况

一、后勤组织体制

美国内战是一场由常备军和志愿兵共同参战的战争。各州民兵编成的连队是志愿人员部队的精锐,也是参战部队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后勤保障上,除联邦政府负责外,各州、市镇也负有责任。

同以往一样,陆军部与海军部既负责指挥作战,也负责后勤供应。战争初期,北部联邦政府陆军部有 3 个局主管后勤:军械局负责制造、采购和分发武器弹药;军粮局负责采购和分发食品;军需局负责军服、装备、帐篷、马匹、饲料的供应,以及水陆交通运输事宜。^②其中,军需局的任务最为繁重。海军部自 1798 年设立以来也逐渐得到扩大,到内战爆发时已设立了 5 个局,包括船厂和船坞局,造船、装备和维修局,医药卫生局,补给服装局,军械水文局。此外还设立了工程兵,为蒸汽机船服务。^③内战爆发后,1862 年 7 月,国会对上述 5 个局进行改组,增加到 8 个局,以加强海军舰只的建造与技术保障。陆军部与海军部虽然有效地担负了后勤保障工作,但两者均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领导与合作。

战争初期,由于大量志愿兵入伍,使陆军部后勤各局穷于应

① 阿伦·米特利等:前引书,第 232 页。

②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 229—230 页。

③ 阿伦·米特利等:前引书,第 117 页。

付,后勤工作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特设委员会和各州。因而一度造成后勤系统的混乱。在这一时期,联邦、各州和市镇的采购代理人彼此激烈竞争,不惜出高价在国内外抢购军需品,造成巨大的浪费。承包商与后勤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

1862年夏,后勤部门的混乱状况逐渐消失。国会设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腐化不法行为,并通过立法(1862年6月2日)规定签订合同的手续和要求。与此同时,把后勤动员的管理权和大部分后勤工作又归回陆军部所属的有关各局。陆军部长斯坦顿通过陆军部的参谋和各局实施行政管理。到内战结束前,陆军部长管辖的局已增至11个:副官局、军需局、军医局、军法局、军械局、军粮局、军饷局、工程局、通信局、工程兵和宪兵局。^①各局之间能够协调一致进行工作。各局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如军需局在战前只有1个处,即军服处,但到1864年时已增至9个处,包括军马、军服、海上运输、铁路与内河运输、粮秣与油料、兵营医院、马车运输、督察、档案和通信等。军需局还在各大城市如费城、波士顿、纽约、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底特律、斯普林菲尔德等地建立了军用仓库。“军用仓库的军需官,承担他们各自负责地区和部队的采购任务,大多数军用物品先集中到军用仓库,然后再分发至各野战部队。在紧急情况下,不能保证到军需仓库领取给养时,野战部队或分队的首席军需官奉指挥官之令可直接采购军需品。”^②各军需仓库的采购工作由军需局长(主任)统筹安排,并经常派出稽查员核查军需官的帐目。因而在1862年以后,北部已形成一个权力集中、组织良好的后勤保障体制。

南部同盟的军事后勤体制与北部基本相同,但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主要是戴维斯政府未能制订一个统筹全局的后勤计划,而是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261页。

②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230页。

“让偶然事件支配着计划的制订,致使各方互不协调,工作拖拉。”另方面,戴维斯政府对各后勤部门缺乏有效而全面的指导,使各后勤部门为了原料、劳动力经常你争我夺。1863年以后,南部同盟的后勤支援每况愈下,后勤工作陷入困境。

二、交通运输保障

内战期间,北部与南部都特别重视交通运输工作,除了畜力运输外,还大量使用了水路与铁路运输。

在畜力运输方面,凡远离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地方,均由马和骡子拉的车辆组成运输队承担运输任务。此外,骑兵和炮兵都需要大量的马匹。以北部为例,1860年北部各州有468万多匹马,完全有能力承担上述任务。据统计,1864年北部42.6万部队拥有各类牲畜22.1万头,其中马匹为113864头,骡子为87791头。骑兵和炮兵使用马匹需不断补充与替换,如在1864年前8个月,波托马克集团军的马匹就更更换了两次,总计达4万匹。^①畜力车辆在北部也非常充裕,车辆损坏后,军需官只需提出申请便可领到新车。而南部由于缺乏铁制车辆和皮革,严重影响了车辆的维修和替换。

水路运输对于北部军队的补给也具有重要作用。麦克莱伦率领波托马克集团军向半岛进军时是通过水路运送军队的;1862年12月波托马克集团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斗,其补给也主要是由水路运送的。格兰特进攻维克斯堡,军队和补给品的运输大都依靠水路。联邦军队在彼得斯堡战线作战期间,除铁路外,主要依靠西蒂波因特港进行补给。谢尔曼率军由萨凡纳北进时,由海路抵达北卡罗来纳州港口的军需船队,运送了充足的制服、装备及其他物资,确保了作战需要。在整个内战期间,陆军部购买和建造了183艘海洋轮船,43艘帆船和86艘驳船。此外还租用了753艘海洋轮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232页。

船,1080艘帆船和847艘驳船。除海洋船只外,陆军部还拥有599艘内河船只,并租用了822艘内河船只。^①南部只有少量的驳船和轮船,1862年后由于北部相继占领了拥有造船设备的诺福克、新奥尔良等地,南部更无力建造运输船只了。战争后期,由于重要水路均被北部所控制,南部几乎无法使用水路运送军队和补给品。

美国内战被认为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铁路的战争,而对于北部来说,铁路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要运输手段。

1860年,美国拥有3.1万英里的铁路,北部则占有21276英里,南部仅为9000多英里。到1865年,北部铁路已达25372英里,增加了4000多英里。其中宾夕法尼亚州新建的铁路最多,达926英里。^②北方的铁路网比较完整,车站设施也较完备。北方也有能力生产足够的车辆和铁轨。南部没有一个能将其少数工业基地联在一起或进行长途战略转移用的铁路网。南部只有两条主干线,其一是从孟菲斯经科林斯、查塔努加和林奇堡直到里士满的铁路,它把密西西比河流域同弗吉尼亚联系起来;其二是从维克斯堡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再分支通往威尔明顿、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但干线部分并未修完。横穿这两条干线的还有4条铁路支线;一条是从孟菲斯经杰克逊到新奥尔良;另一条是从密西西比河上的哥伦布(肯塔基州)向南延伸,经过科林斯到达莫比尔;第三条是从路易斯维尔到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第四条支线是从萨凡纳到查尔斯顿、威尔明顿、彼得斯堡和里士满。同北部铁路相比,南部铁路断头多,轨距不一,车站设施差。

战争之初,北部即使用铁路集结志愿部队。当时使用的铁路线主要有: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由巴尔的摩向西穿过哈泼斯渡口和坎伯兰山峡抵达惠林附近与俄亥俄河相接的地方);北方中央铁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233—234页。

② 托马斯·韦伯:《内战中的北方铁路》(1861—1865),英文版,第15页。

路(从巴尔的摩到哈里斯堡,在哈里斯堡同宾夕法尼亚铁路相接);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在费城同宾夕法尼亚铁路相接)。使用这几条铁路把林肯征召的志愿兵向华盛顿集结,然后运到弗吉尼亚。巴尔的摩至华盛顿一段铁路是当时运送部队和军火任务最繁重的铁路线。

1861年8月,联邦政府任命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总经理托马斯·斯科特为陆军部长助理,监管政府铁路运输。1862年1月31日,联邦国会通过一个铁路法,授权政府在必要时可占用美国任何铁路,包括从南部夺取的铁路,以保障军队和军需品的运输。1862年2月11日,前伊利铁路局总监丹尼尔·C·麦克卡勒姆被任命为美国军用铁路局总监,负责指导和监督军用铁路的运输。麦克卡勒姆归军需局长梅格斯领导,但又直接向陆军部长斯坦顿报告工作。麦克卡勒姆被任命时,林肯政府管理的军用铁路仅有7英里(位于亚历山德里亚与华盛顿之间),但到内战结束时已管理了2105英里铁路,拥有419台机车和6330节车厢。^①

1862年半岛战役之后,军用铁路逐渐发挥作用。奥兰治——亚历山德里亚铁路是内战期间北方在东线战场的最重要的补给线。1862年3月,亚历山德里亚——马纳萨斯枢纽站一段通车;8月,通至库尔佩珀,长达61英里(这段铁路以南的线路从未作为军用铁路使用过)。在第二次马纳萨斯(布尔河)战役期间,这条军用铁路曾为波普将军(当时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运送了20500名士兵。撤退时,波普也使用了该铁路线。但该线马纳萨斯枢纽站于8月26日遭到南部军队的破坏。1862年11月,该线完全修复,并在马纳萨斯修建了一座大型储备仓库,此外还在沿线每隔30—40英里修建一座仓库,以备军队向前推进时使用。

另一条军用铁路线是阿基亚河至弗雷德里克斯堡铁路,长约

^①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134页。

15 英里,于 1862 年 5 月中旬竣工。该线是波托马克河通往弗雷德里克斯堡、里士满之主要铁路。其后这段铁路也遭到严重破坏。1862 年 11 月下旬,完成了修复工作,列车从阿基亚河通到拉帕哈诺克河北面的法尔默思(联邦军队主要仓库所在地),与弗雷德里克斯堡隔河相望。这条铁路直到 1863 年 6 月昌斯洛斯维尔战役后,都一直是主要补给线。从 1862 年 11 月到 1863 年 3 月 1 日,该线向波托马克集团军运送了 8812 节车厢物品,平均每天为 80 节车厢,约 800 吨物品。到 4 月,运送量上升为每天 140 吨。所运物品中,饲料占 50%,粮食占 25%,军械、弹药、其他军需品以及铁路器材占 25%。昌斯洛斯维尔战役后,北部利用这段铁路,使用 500 余节车厢撤运了军队的物品、铁路财产和 1.2 万伤病员。此后波托马克军团向西边的奥兰治—亚历山德里亚一线移动,该线再次成为主要补给线。然而南部叛乱分子对这条铁路线不断进行袭击,影响了该线的运输。

自 1863 年 6 月罗伯特·李率军侵入宾夕法尼亚到葛底斯堡战役结束,西马里兰铁路成为波托马克集团军作战的主要补给线。同时也使用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通往弗雷德里克(位于马里兰)一段铁路和北方中央铁路通往汉诺佛枢纽站一段铁路。西马里兰铁路之巴尔的摩至威斯特敏斯特一线,每天均有 3—4 列火车通过,约有千余吨军需物资运抵前线,使米德的军队“得到了几乎无限量的供应”。火车在回程中还可载运 2000—4000 名伤兵。仅北方中央铁路汉诺佛枢纽站与葛底斯堡之间 30 英里的铁路线,在 7 月 9 日至 8 月 1 日期间就后送了 15580 名伤兵。

葛底斯堡战役后,奥兰治—亚历山德里亚铁路再度成为波托马克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1864 年 5 月格兰特发动春季战役后,阿基亚河—法尔默思铁路也重新修建并充分发挥作用。在 1864 年 6 月至 1865 年 4 月格兰特大军围攻里士满—彼得斯堡一线敌军期间,联邦弗吉尼亚军用铁路局管理了 611 英里军用铁路,其中绝

大部分是从南部同盟手中夺取的铁路和临时铺设的支线。其中约克河—里士满、西蒂波因特—伯克斯维尔、诺福克—彼得斯堡、丹维尔—彼得斯堡、林奇堡—彼得斯堡等铁路线,对于联邦军队攻克彼得斯堡和里士满都起了重大作用。此外,在谢尔曼率军从萨凡纳北上与格兰特会师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在北卡罗来纳接管和修建了293英里军用铁路,作为谢尔曼的补给线。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莫尔黑德—新伯恩—戈尔兹伯罗,另一条是威尔明顿—戈尔兹伯罗—罗利。

在西部战场,联邦密西西比军区军用铁路局先后管理了1201英里军用铁路,地域涉及肯塔基、田纳西、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和密苏里等州。^①西部军用铁路自1863年维克斯堡战役期间开始发挥作用,特别是在随后的查塔努加战役和亚特兰大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运送军队和补给品的任务,充分显示了铁路的效力。在查塔努加战役期间,曾在两周内把波托马克集团军的两个军2.3万人及其马匹、辎重,从弗吉尼亚的比尔顿运到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行程达1200余英里。陆军部于1863年11月30日曾发布一道命令,严禁任何部门妨碍军事官员对铁路的管理和对军队、补给品的运输。为了给谢尔曼发动亚特兰大战役准备补给品,西线军用铁路曾紧张地工作了4个月。从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形成一条长达472英里的补给线,在196天内供应了10万军队和3.5万匹马。

亚特兰大战役结束后,西部军用铁路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据统计,1864年7月1日到1865年6月30日,计有29056节车厢给养(每节车厢装货8吨)从纳什维尔运送到前线。

联邦军用铁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与铁道兵部队的杰出工作分不开的。1862年夏,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弗吉尼亚铁路东北段总

^①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207页。

监赫尔曼·豪普特组建了弗吉尼亚铁道兵部队,专门从事铁路、桥梁以及供应军队所必需的建筑物的建筑工作,确保军用铁路畅通无阻。这支建筑部队一直以高效率、高速度进行工作,不仅修建了东线北部地区的大量军用铁路,还多次重建遭到破坏的路段和桥梁。此外,它还在重要的军用铁路沿线建造了许多仓库。

1864年春,西线军用铁路总监麦克卡勒姆建立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运输部门(在密西西比军区计有1.2万人),共有3个下属单位,分别负责车辆运行、车辆保养与线路维修工作。另一个部门是铁道兵部队,分成6个分队,每个分队3682人,负责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以及建筑新的铁路。西线铁道兵部队的核心,是1863年12月被派到西线的弗吉尼亚铁道兵部队的一个分队。

到1864年,南部同盟开始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对北部使用的铁路线的袭击和破坏。为了保持铁路的正常运行,铁道兵各分队(轨道、桥梁等分队)被安置在主要干线的各个地方,并修建了储存铁块、路轨、枕木、道钉和木材的仓库。1864年夏秋之际,在纳什维尔—查塔努加151英里的单轨铁路线上,有130英里的主要线路被重新修建,还重建了35个蓄水池。铁道兵曾以极快的速度重新铺设了查塔努加—亚特兰大之间的铁路,新铺设的铁轨约有75英里。铁道兵还在查塔努加的轧钢厂、采石场工作,并修建与管理了5座锯木厂。谢尔曼从萨凡纳北进时使用的军用铁路线是弗吉尼亚铁道兵分队和密西西比铁道兵分队共同修建的,戈尔兹博罗—罗利铁路,仅用9天时间就铺设了48英里。

此外,在内战期间各工厂为军用铁路制造了许多机车和大量车厢,而铁道兵部队也建造和修理了大量机车和车厢。

三、军需品供应

美国内战虽然不是现代化装备的战争,但双方军队的实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养、武器、装备及其他军需品的供应状况。

内战期间北部军队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再也不存在独立战争期间士兵赤身裸体、挨饿受冻的情况。士兵每天每人给养份额是:12 盎司猪肉或火腿,或 20 盎司新鲜牛肉或腌牛肉;18 盎司面包或面粉,或 12 盎司硬面包或 20 盎司麦片。每 100 份定额供应 8 夸脱蚕豆或 10 磅大米,或每周 2 次、每次 150 盎司脱水土豆和 100 盎司脱水杂菜;10 磅咖啡或 1.5 磅茶;15 磅糖;4 夸脱醋;1 磅鲸脑蜡烛或 1.25 磅硬蜡烛或 1.25 磅牛脂烛;4 磅肥皂和 2 夸脱食盐。以上是营区的标准。在行军期间,每个士兵则分配 1 磅硬面包,3/4 磅腌猪肉或 1.25 磅鲜肉,还有糖、咖啡和盐。^①为了保证鲜肉的供应,牛群经常尾随部队行动。

尽管劳动力不足,但北部的农业在战争期间仍然取得显著进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农机以及妇女、儿童进入田间代替应征入伍的男人干活。1859—1864 年,老西北部的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威斯康星等州以及衣阿华州的小麦年产量由 8000 万蒲式耳增加到 1 亿蒲式耳。北部不仅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军队,还向国外出售。内战期间,北部农民出售的猪也比过去增加很多。因此,林肯政府可以买到大量的面粉、肉类和其他产品,军队的供应不仅充裕,甚至出现浪费现象。

在军服和装具供应方面,北部由于有发达的纺织工业,日用品工厂,只需扩建或改建便可满足军队之需要。在整个战争期间,私营企业供应了北部军队大部分用品,国营工业生产的供应品同私人厂商的定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61 年,部队向许多厂商广泛购买衣料,并按传统的方式自制军服。只有在库存不足时,才向私人合同商订购军服。买进布料后,在费城的施朱基尔军需工厂,以及纽约、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地新建的工厂,把布料剪成固定的式样,再经裁缝工人用手工缝制成军服。军队认为手工缝纫更结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 233 页。

实,因而在内战时期没有使用新发明的缝纫机缝制标准制服。私营厂商为了牟取暴利,布料的质量有时非常低劣,一经风雨侵蚀而破碎。但军需局长梅格斯认为,“……部队只要有衣穿,就可免遭痛苦。”他还说:“人们目睹华盛顿值勤哨兵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里没有大衣和长裤只着衬裤,在这种情况下,军需部供应的服装即使料子不如蓝卡其耐穿,人们也决不会指责这些服装质量低劣。”^①北部士兵通常穿夹大衣,比南部士兵所有的衣服都暖和。

毯子、帐篷、鞋靴等都是从私人供应商那里购置的。为了满足军队对这些物品的需要,毛纺织业和制鞋业等部门扩大了生产,1860年毛纺织业只用了8500万磅羊毛,而在1865年一年内就用去了2亿磅羊毛。战前军队配备的帐篷多是楔形帐篷、墙式帐篷,或者是圆柱形、园锥形帐篷。但在战争初期由于缺乏充足的帐篷原料,军需局不得不购置法军的帐篷,这是一种由两个士兵携带的掩体式帐篷。军队对鞋靴的需要量极大,制鞋工厂开始使用新发明并须改进的布莱克—麦凯制鞋机生产军鞋,鞋的上部到鞋底都是用机器缝制的。鞋靴在质量方面也有问题,鞋靴破裂的现象时有发生。

军需部门在供应装具上,由于需要量过大,有时难以掌握。1861年底,军需局长梅格斯担心库存品积压过多,曾一度中斷定购合同。但到1862年夏林肯下令征召30万服役期3年的志愿兵和30万服役期9个月的民兵时,把军服、装具和补给品消耗一空,并不得不动用库存。于是,梅格斯再次恢复合同。到1863年,又出现库存大量积压现象。当时纽约和费城的军需仓库都积存足够100万人用的军服和装备,足够用到战争结束。至此,物资过剩取代短缺已成定局,北方已停止了向国外的采购工作。后勤供应过量已造成严重的浪费,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曾对此评论道:“我认为

^① 拉塞尔·韦格利:前引书,第231页。

我们浪费的物质和装备,就足以供应只有我们军队半数的法国军队。”某些集团军司令官仍然无限制地要求补给,而他实际上根本用不着那些物品。1862年11月,林肯在给班克斯的信中曾气愤地说:“亲爱的将军,迄今为止,这样无限制扩充和积聚辎重几乎叫我们破产了,如果不改弦易辙,最后就一定会破产。如果申请书里要的东西都给你运到码头上,有足够的牲口可以派用场,又有足够的草料给牲口吃,你在两星期内也根本收集不到船只来运送这些东西,更别说你的两万士兵了。而且,即使有了船,再两个星期也无法把货物装上船。何况,归根到底,你去的那个地方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①

南部军队在后勤保障上无法与北部相比,“南部私营工业完全没有发展到足以供应军队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军需品、军服、鞋靴和其它物品。”^②南部原有的农业是以烟草和棉花等商品作物为主,战争爆发后虽曾致力于增加谷物、肉类和蔬菜的产量,但未取得多大成就。许多主要产粮区靠近北方,战争开始不久就落入联邦军队手中,也是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军队的节节胜利,使南部建立长期后勤供应基地的努力成为泡影,南部军队只能从日益缩小的区域内获得供应。这样一来,在北部后勤动员不断扩大并出现物资过剩时,南部则走上下坡路,后勤保障陷入困境。

1862年春,南部的面粉和肉类开始出现短缺。农民不愿出售农产品,他们认为农产品的价格会不断上涨。面对这种情况,戴维斯政府不得不采取强行征集和以实物代替征税的办法。陆军部粮秣局在执行实物税时,要求征用每个农户产品的1/10,结果引起强烈的抗议。1863年春,军队的给养供应出现危机,当时阿基亚河码头停泊着成排的运输船只和汽轮,正在卸下供胡克指挥的13万

① ②《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7页。

波托马克集团军和 6 万匹骡马所需的货物,而与之隔河相望的南部同盟军由于缺乏粮草,“军马都已瘦骨嶙峋。军队由于口粮配给不足,缺乏营养,开始出现了坏血病。运来的食用牛太瘦了,罗伯特·李只好下令留待春天喂肥再杀,暂时只配给咸肉。”^① 该部队的士兵把罗伯特·李叫做“饥饿将军”。一位田纳西人记载道:“在 1863 年春,我在同盟军的一个骑兵旅度过两天时光,他们的食物是单一的面粉和牛肉,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他们没有一盎司盐,这并不是因为不爱吃盐,而是没有钱去买。他们用水把面粉搅和起来,烘烤它,并把牛肉串在棍子的一端来烤炙。”^② 1863 年夏,罗伯特·李率军侵入宾夕法尼亚,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他企图一举攻下哈里斯堡、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除了取得欧洲各国的承认外,还可获得大量军需品,但未能如愿。

1863 年夏维克斯堡战役后,由于联邦军队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南部同盟无法再从西南部得到供应了,特别是不能再从养牛业的得克萨斯州得到牛肉的供应了。谢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对于佐治亚铁路的大规模破坏,严重地恶化了南部的粮食运输与供应,使南部粮食供应失调,密西西比州东部和佐治亚州的粮食无法北运。1864 年,佐治亚的粮食每蒲式耳为 1 美元,而在弗吉尼亚则高达 15 美元。^③ “佐治亚一个州生产的粮食,不仅足够本州的人民和军队吃,而且可以供养整个弗吉尼亚军团。”^④ 1864 年冬,谢里登指挥谢南多亚集团军把朱巴尔·厄尔利率领的南军赶出了谢南多亚河谷,先后烧毁敌方仓库 780 座,缴获小麦 42 万蒲式耳,菜牛 7125 头,使南部的后勤供应又受到一次打击。

内战期间,南部相继建立了一些军需品工业。1861 年夏,陆军

① 卡尔·桑德堡:《林肯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296 页。

② 哈里·汉森:前引书,第 78 页。

③ 转引自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438 页。

④ 卡尔·桑德堡:前引书,第 487 页。

部服装局在里士满建立一座纺织厂，生产出来的布匹主要供缝制军服之用。到1863年4月，已有3000余名妇女在家中从事缝制军服的工作。里士满还有一个制鞋工厂，到1864年6月，每天可以制出800双军鞋。哥伦布的制鞋厂到1863年11月每周可制造5000双鞋。1863年在亚特兰大新建一座大的制鞋厂，在开工头一个月就生产出4万双鞋。此外，生产口袋、毛巾、毯子、袜子、钮扣、帽子、肥皂、水桶、车辆、铅笔、风箱等工厂也有了一定的发展。^①但这些临时仓促建立起来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料、技术力量，其产品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军事需要。

按规定，南部同盟的军服应该是灰色的，“但士兵穿着家中做的各种颜色的衣服。他们的大衣得不到正式供应。毯子非常缺乏，羊毛衫和短袜也是如此。……我不认为同盟政府试图发给士兵大衣。最后我从未见过他们当中任何人穿着同样的军服。”^②尽管南部自己制作了大量军鞋并通过走私运进了约62.4万双皮靴，但士兵仍常常没有鞋穿。1864年6月厄尔利的军队进入北部时，士兵们都光着脚板，经过一番掠夺后，才穿上了鞋。

四、武器、弹药的供应

美国内战没有使用自动武器，只是一场使用旧式步枪、刺刀和火炮的战争，但对军火的需要量已大大增加了。无论是北方或南方，除加强军火生产外，还进口了大量武器。

战争初期，北方军火库中有457660支来复枪和滑膛枪，其中包括3.5万支由滑膛枪改装来复枪和0.58口径的1855式来复枪。到1862年11月21日，北方从国外购买了726705支滑膛枪，30788支来复枪，31210支骑枪。与此同时，加强了国营军火工厂的

① 刘祚昌：前引书，第436页。

② 哈里·汉森：前引书，第78—79页。

生产并与私营军火工厂签订了大批合同。1860年,私营与国营军火工厂的产量将近5万件火器,在战争期间已提高到250万件。到战争结束时,仅国营兵工厂就生产了170万件武器。从1863年起,北方停止进口武器。

北方使用的火炮都是由本国军火工厂提供的。战争开始时联邦政府虽然拥有4167门火炮,但只有163门野炮和曲射炮可供实战之用,其中线膛炮很少,因而加速了火炮的生产。到1863年,北方野战部队炮兵中约有半数拥有3英寸线膛炮。在整个内战期间,北方共铸造了7892门火炮。

战争开始时,南部现有的武器很少。在里士满约有6万支旧式燧石滑膛枪,在巴吞鲁日约有1万支旧式来复枪和卡宾枪,没有可用的野战炮。而且,没有一家军火工厂,甚至没有改为军火工厂的其它工厂。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南部新建了许多兵工厂,从事枪支、火炮、雷管、火药的制造。里士满是南部同盟最大的军火工业中心,其兵工厂每月可生产5000支步枪。该市的特雷德加尔铁工厂可以制造火炮、水雷、装甲钢板以及各类轻武器。1861年6月中旬,特雷德加尔铁工厂和弗吉尼亚州其他新建的工厂一道,可为20个炮兵连提供115门火炮。纳什维尔的火药厂每天可生产400磅火药,奥古斯塔火药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生产了275万磅火药。内战期间,南部军火工厂为军队制造了60万件小型武器,从国外进口了20万件武器。战争初期,南部从联邦军火库兵工厂劫掠了19万件各种枪支,在整个战争期间,缴获了15万件武器。此外,南部的民兵手中还拥有30万件武器,但主要都是过时的燧发滑膛枪,并且须用来防止黑人奴隶的反抗。

总的来说,南部的武器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北方,南部缺少轧钢厂和鼓风机,缺乏资金和矿物资源。由于缺少生铁,特雷德加尔工厂的产量下降了1/3以上。除了弗吉尼亚,再没有什么大

的铅矿(弗吉尼亚威塞维尔附近的铅厂在战争期间生产了 10—15 万磅铅),而铅是制枪弹必不可少的原料。军械局下属的硝石开采队(1863 年 4 月成为一个独立的局)虽然能干,但硝石仍然严重不足。北部占领田纳西后,南部便失去了 90%的铜矿矿井,同时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雷管工厂。1862 年冬,南部一度强烈地感到军械不足,最需要的装备供应最少。而整个战争期间,弹药始终供应不足。

五、医疗卫生

内战期间,军队的医疗卫生保障有了长足的进展,实行了机构改革,建立了医院制度,并在民间组织的协助和支持下,改善了医疗条件。

美国内战中军队的医疗卫生保障最重要的成就是实行了医院制度,即在战争条件下,把伤员由团的急救站转到野战医院,施行外科手术后再将伤员从野战医院运送到战区外的基地医院或大后方的军队常设医院进行治疗和恢复。实行这种制度在世界上也当推首创。这种制度是波托马克集团军军医乔纳森·莱特曼提出的,得到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兼该集团军司令麦克莱伦将军的支持,并推行开来。到 1864 年 3 月 11 日,国会正式批准实施。它对于内战前美军乃至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战争爆发后临时组织医疗队伍,对士兵进行草率或有时是不高明的治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861 年 5 月 4 日,联邦陆军部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在志愿部队团的建制中,应有 1 名军医,2 名医助、1 名医院管事。它比 1790 年规定的建制,多出 2 名医助和 1 名医院管事。团的军医以及营区军医都归陆军部卫生署(或称军医局)领导。各集团军都有野战医院和救护车队。

另一个成就是使用了医院列车、医院车厢。这一成就既归功于铁路也归功于卫生委员会。美国卫生委员会是一个肯于改善军队

医疗卫生状况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多数是中产阶级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女性,得到共和党有影响的活动家的支持。卫生委员会筹款购买很多医疗设备和药品,捐献给军队。该委员会还极力提倡改革卫生机构,并在战争一开始就向军队散发了一个叫做《保护士兵健康规定》的指导性手册。1861年6月9日,陆军部作出项规定,即除了在营区和行军途中,军队医院可以使用女护士,但申请者必须是30岁以上的妇女,并须持有2名医生和2名专职教师的证明。卫生委员会根据这一规定,向军队医院派出了许多女护士,从事护理工作。其后,卫生委员会又根据伊莱沙·哈里斯医生的想法,与铁路部门合作,研制了医院车厢和医院列车。

1862年春,在波士顿至奥尔巴尼之间的铁路上首次使用了医院车厢。这种医院车厢是由普通旅客车厢改装而成的,旅客的座位改成铺位,每个铺位设有枕头、毛毯等用品。每个车厢有12个铺位,每侧6个,并有供士兵使用的附加座位。^①1862年10月17日,由卫生委员会伊利诺斯代理人装备的两节车厢首次在战场地带投入使用,后送在佩里维尔战斗中负伤的士兵。

1863年,卫生委员会设计了10辆新的车厢并投入使用,以后又逐年增加。新的车厢每节有24付垂直悬吊并可移动的担架,可以用来把伤员从战场抬入车厢,并直接把伤员从车厢送到医院。医院车厢还配备一个小药品室,以及供军医用的椅子和睡椅。每节车厢配备1名军医及其助手。此外,还有一间长6码、宽3码的厨房,配备着水箱、水池、食厨和煮具等全套器具。这种车厢在1863年行驶于亚拉巴马的布里奇波特到查塔努加、纳什维尔、路易斯维尔之间的铁路线上,1864年延伸到亚特兰大。到1864年底,医院车厢在华盛顿—纽约,纽约—波士顿(经由斯普林菲尔德)之间的线路上也投入使用。但总的来看,内战期间没有制造足够的医院车厢供

^①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225页。

前线使用。

医院列车在组成方面稍有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它由1节旅客车厢,1节邮政车厢,3节棚车厢,3节医院车厢组成。后来由5节病房车厢以及1节军医车厢、药房车厢、旅客车厢、列车员车厢组成。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常把冰块、饼干、酒类等送到车厢中。

第三节 重要战役之后勤保障

一、半岛战役交战双方之后勤保障

1862年3月,波托马克集团军司令麦克莱伦在林肯的一再催促下,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即经海路进抵约克河与詹姆斯之间的约克半岛,在门罗堡登陆,然后向里士满推进。

半岛战役始于1862年4月5日波托马克集团军在门罗堡的登陆。其后麦克莱伦花费1个月时间修筑阵地、架设大炮,而面对的敌人仅是一支小部队。5月初发起攻击时,敌军已事先撤走。5月25日,联邦军队进抵距里士满5英里的奇卡霍明尼河上游地区。5月31日至6月1日,发生了“金橡树战役”(或称“七颗松战役”),双方伤亡都很大。南军指挥官J·E·约翰斯顿身负重伤,罗伯特·李接替了他。此后,麦克莱伦再次贻误战机,直到6月25日才重新发起试探性进攻。6月25日—7月1日,发生了著名的“七天战役”。这次战役由5次战斗组成:梅卡尼克斯维尔战斗(6月26日)、盖恩斯磨坊战斗(6月27日)、萨维奇车站战斗(6月29日)、弗雷泽农场战斗(6月30日)和马尔文山战斗(7月1日)。^①“七天战役”中,南军败多胜少,损失2万余人,联邦军损失1.6万人,但

^① 哈里·汉森:前引书,第195—196页。

麦克莱伦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退守詹姆斯河的哈里森码头。8月，麦克莱伦率败军撤回华盛顿。

半岛战役期间波托马克集团军的后勤保障较为充分。参加半岛战役的波托马克集团军的人数为11万人左右(麦克道尔将军指挥的第1军留下保卫首都华盛顿)，这支部队向半岛进军及其供应；都是通过水路实施的。

早在3月9日，北部的“蒙尼陀”号铁甲舰与南部的“弗吉尼亚”号铁甲舰(由“梅里马克”号铁甲舰改装)在汉普顿罗兹湾曾进行一次海战，双方虽然未分胜负，但此役却解除了南部同盟对切萨皮克湾的威胁。3月17日，由400艘船舰组成的首批运输船队启程，开始向门罗堡运送军队、马匹、粮秣与各类器材。到4月上旬，已把11万人、14592头牲畜(马匹与骡子)、1150辆大车、74辆救护车运送到门罗堡，此外还运送了大量浮桥、电报器材等。

在半岛作战，北部军队乃至大车牲畜都必须自备粮秣。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每1000士兵约需12辆大车的补给物品(每车载重1吨多)，而在半岛战役中，波托马克集团军每1000名士兵则需26辆大车的物资，仅为该部队运送一天的粮秣，就需动用150辆大车。到5月中旬，该集团军的辎重纵队的车辆已达5000余辆，其中包括粮秣车、弹药车、救护车以及其他军需物资车辆。这些物资多是从华盛顿经水路运到的。

5月16日，麦克莱伦在约克河的怀特豪斯兰丁(亦译为“白屋”登陆场，位于里士满东面20英里处)建立了大本营，这里离留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麦克道尔第1军约有60英里远，可以得到该军的增援。怀特豪斯兰丁集中了华盛顿运来的粮食、枪炮、弹药、军装、营具和骡马等，已成为供应基地。

半岛的道路条件很差，土质松软，一遇雨天，就变成泥潭，根本不适于带有庞大辎重队的大部队作战，因而影响了进军的速度。麦克莱伦主要依靠约克河铁路进行补给(由怀特豪斯兰丁至里士满

东4英里处的路段)。使用的机车与车厢都是从新英格兰铁路局购置的,然后从巴尔的摩经由水路运到怀特豪斯兰丁。到1862年5月,已运来4台机车和80节车厢。6月,第5台机车运到该处。由于有了这条铁路作为补给线,半岛的联邦军队的供应基本上得到保障。

由于麦克莱伦把军队布署在奇卡霍明尼河两岸(为了与麦克道尔的部队取得联系),跨河作战,因而给后勤保障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勤部队不得不竭尽全力在奇卡霍明尼河上架设浮桥。由于天气阴雨,架桥工作从5月底直到6月20日前还没有完成,影响了对敌人的进攻。但在这一期间,麦克莱伦总算把大部分军队调到了奇卡霍明尼河南岸,并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麦克莱伦认为对方兵力已达到20万人,因而等待援军),河北面留下波特将军的3万人,保护交通补给线。

罗伯特·李鉴于麦克莱伦的布署,准备集中主要兵力消灭波特的部队,切断联邦军的补给与交通线,使之与怀特豪斯兰丁补给基地分开。为此,南部骑兵自6月11日就开始对约克河铁路进行突袭侦察,随后并攻击了北军的补给纵列和后勤部队。麦克莱伦深感震惊,决定实行战役中大本营的转移。

早在5月10日,驻守在门罗堡的伍尔将军就已占领了弗吉尼亚东南部的重要海港和海军基地诺福克,从而控制了整个海岸,联邦海军可以从詹姆斯河口上溯到离里士满很近的地方。麦克累伦经过侦察,决定把补给基地迁住詹姆斯河畔的哈里森登陆场,取得海军的支援。6月底,在“七日之战”激烈进行过程中,大本营逐渐移近哈里森登陆场,放弃了约克河铁路线,毁掉了全部车厢。随同大本营转移的有2500头牲畜、3600辆辎重车和700辆救护车。在转移过程中,麦克莱伦下令毁掉了大量粮食和服装。

从麦克莱伦酝酿转移到实行转移约有两周时间,但其情报工作很差,未能充分使用现成的道路。当时有3条平行的道路可供使

用,其中2条相隔且较近,但司令部内却没有人知这一情况,结果最初仅通过一条道路进行转移。后来第4军偶然发现另外一条道路,才加以使用。最后第3军也发现了这条道路,但司令部的人仍一无所知。如果事先发现另外两条道路,基地物资的转移会很少受到损失。

半岛战役期间,波托马克集团军的弹药供应是非常充足的,拥有44个炮兵连和足够的炮弹。但麦克莱伦仍不满足,要求更多的帕罗特式炮。林肯于5月1日在华盛顿回电,拒绝了他的要求,电文说:“你要求从华盛顿调走帕罗特式炮使我惊恐,主要因为此举将无限贻误战机。能否另谋他策?”^①事实上,在“七日之战”的最后一次战斗即马尔文山战斗中,麦克莱伦就是依靠其强大的炮队打垮敌人的。南部同盟军一名师长在描述这次战斗时说:“当日落之后……9个旅向前进攻,每当一个旅从森林中钻出来之后,马上就有50—100门火炮对着他们射击,在行列中立即被撕开了巨大的裂口,……这不是战争,而只能说是屠杀。”

在半岛战役中,南部军队占有地利之优势。罗伯特·李可以使用弗吉尼亚中央铁路调动兵力,可以就地筹集粮秣。然而他的部队缺乏足够的枪支和火炮,到后期弹药供应也不充足。杰克逊的部队在“七日之战”中行动迟缓,其原因之一是“一路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检拾北军所丢弃的枪械和装备”。在马尔文山战斗中,李军的炮兵“发射出微弱的火力”以至立即被对方“集中的炮火所压制”。

罗伯特·李虽然在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作战,但他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对于半岛的地形、道路极其无知,情报部门提供的地图“好象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所画的一样”。一名南军指挥官事后说:“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正是敌人所希望的。这是因为我们完全缺乏地理知识,并且对于一连串战场都缺乏侦察

^① 《林肯选集》,第182页。

的结果。”

总之,在半岛战役中,北部军队的后勤保障是充分的,其失利主要是由于麦克莱伦指挥不当,他“怯于作战,避免采取任何战术决定,……同盟军总是从他面前逃脱,因为他从来不在决定性时刻攻击他们。”^①而对于罗伯特·李来说,他未能歼灭波托马克集团军,除了部队行动迟缓、配合不当外,后勤保障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维克斯堡战役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1862年7月,哈勒克被林肯从西线召回华盛顿,任联邦陆军总司令,格兰特接替了田纳西集团军司令官之职,指挥部设在科林斯。9月19日至10月4日,格兰特军先后在伊尤卡和科林斯打了两次胜仗,迫使进犯的南军后撤。至此,进攻维克斯堡的条件已经成熟。

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左岸一个高出水面200英尺的悬崖上,守军居高临下,可以用炮火直接威胁河面上的往来船只,易守难攻。11月,格兰特制定了主力部队从陆路向维克斯堡推进,由谢尔曼率一支军队从孟菲斯出发沿密西西比河南下配合陆上的进攻的计划。12月上旬,格兰特与谢尔曼分别从大交叉点(位于孟菲斯—科林斯铁路之间)、孟菲斯向南推进。但到12月底,两路进攻均遭失败,格兰特返回孟菲斯。

1863年春,由于大雨和河水泛滥,格兰特的军队无力采取行动。在这一期间,格兰特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从背后进攻维克斯堡的计划,即部队沿密西西比河前进,从西面绕过维克斯堡,然后在下游渡河进入维克斯堡的南部和东部,实行围攻。

4月初,格兰特从孟菲斯出发率军南下。4月中旬,军队进入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34页。

克斯堡西面的密西西比河支流地带。4月29日,波特的海军舰队炮击大湾(位于维克斯堡下游)的南部同盟驻军以便陆军登陆,但没有攻陷。4月30日,格兰特率军在大湾南面的狄希隆渡河,并在布鲁因斯堡登岸。5月3日,谢尔曼占领大湾,建立了作战基地。5月14日,格兰特率军攻占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击退前来增援维克斯堡的约翰斯顿部队。其后,又击败从维克斯堡出击的彭伯顿部队,使其龟缩在城内的防御工事中。

5月19日与22日,格兰特对维克斯堡发起两次强攻,但均遭到失败,于是对该城实行围困。7月4日,守军弹尽粮绝,彭伯顿率3万余人投降。

对格兰特来说,“他的全盘战略都是以补给问题为枢纽的”。^①1862年12月从陆路进攻维克斯堡的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格兰特在霍利斯普林斯(冬青泉)的补给基地遭到破坏。1863年从水路进军,维克斯堡恰好位于他的补给基地孟菲斯和作战基地大湾之间,虽然有舰队的掩护,但其补给线仍然不稳固,他的运输船队每次通过维克斯堡,都要遭到炮群的轰击。部队登岸后,从大湾到维克斯堡东面只有一条良好的土路,这显然是不够用的。但格兰特克服了这些困难,完成了对维克斯堡的进攻。

1863年春,格兰特详细侦察了维克斯堡上游的姆利肯湾,确信部队可以从该处换乘小型轮船和拖船进入一条大河的支流,然后绕过维克斯堡而进入大湾一带。为此,他派出后勤部队,挖掘一条运河把姆利肯湾南面的扬格斯波因特与一条河的支流连结起来。随后部队和炮兵即利用这条新航线到达大湾与狄希隆,进而渡河在布鲁因斯堡登陆。

军需物资、给养则是由大型运输船队通过密西西比河运送的。4月16日,由3艘江轮和10只驳船组成的运输船队在波特海军

^① 《西洋世界军事史》,第3卷,第62页。

的7艘铁甲舰保护下,于夜间通过了维克斯堡下面的悬崖,虽然遭到炮火的射击,但只有1艘船沉没。4月下旬,由6艘江轮和许多驳船组成的第二批运输船队载运补给品也顺利通过了维克斯堡炮台。这些补给品在大湾建立作战基地后全部运往该处。

为了运送部队,哈勒克的参谋副手刘易斯·帕森斯上校提供了70—80艘各类船只,于一周内运送了4万余人。1863年6月,为了增援格兰特,又把伯恩赛德的1万人送到维克斯堡。该军从肯塔基中央铁路乘车,经由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到达凯罗,然后乘船到维克斯堡,整个行程仅用4天时间。^①

格兰特原定与新奥良的班克斯将军配合,使用海军和一部分陆军先行攻占哈德逊港,把他的补给基地从孟菲斯移到新奥尔良,然后渡河向内地进军。4月30日格兰特在布鲁因斯堡登陆后,获悉班克斯尚未准备就绪,需到5月10日之后才能开始行动。为了不失战机,他决定单独行动。这一决定意味着在后方交通补给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深入敌占区作战。而面临的敌军,一个是以坚固的要塞为基地,另一个(约翰斯顿部队)则以铁路交叉点为基地。

但是格兰特并不担心,他另有办法。他在布鲁因斯堡停留一周时间,征集车辆、马匹,以供运输弹药与粮食。5月3日至6日,一个由120辆大车组成的辎重队,在大湾把10万份口粮从运输船上装人大车中。为了加快装车,他派参谋人员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督促。他说:“如果推迟一天,即等于帮助敌人增加2000人的兵力。”格兰特此时共有3个军,约5万余人,只有2个军约3.4人随身携带2天的口粮份额,加上这10万份口粮,全军仅有5天的口粮份额。谢尔曼建议再增加一些补给品之后方可采取行动,格兰特回答说:“我并不准备全部的粮食都由大湾供给。我所需要的食品仅限于硬面包、咖啡和食盐,其他的東西以就地搜集为原则。”格兰特也

^①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177—178页。

非常清楚,再增加运输车辆装载补给品,就需另外开辟一条新路,这将会严重影响进军速度。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得知格兰特准备独立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命令他等候班克斯的舰队,共同行动,但因该地没有电报线路,命令到达时格兰特早已动身了。

格兰特大军的左翼有一条大河(大黑河)保护,可以抽出兵力侦察道路,并征集粮食,实行就地取给。在进军期间,派出的粮食征集分队,“象蝗虫一样到处搜罗”。

格兰特的后勤决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部队经过 200 英里行军后,又在 6 天内于雷蒙德、杰克逊、得胜山和大黑河等地打了 4 次胜仗,不仅阻止了约翰斯顿与彭伯顿的会合,致命地打击了敌人的交通线,切断了维克斯堡与其补给基地杰克逊的联系,并且也为最后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 5 月 17 日大黑河战斗中,彭伯顿溃退,焚毁了大黑河上的桥梁,并放弃了重要的外围据点海尼斯崖。^① 18 日,格兰特全军使用浮桥和木筏在大黑河桥北面的布里奇波特渡过了大黑河,到达维克斯堡北面的胡桃山。该处是一块干燥的高地,并可免遭敌军的骚扰,于是格兰特便在那里建立了补给基地。与此同时,又由海军接管了海尼斯崖,建立了后方交通补给线。至此,格兰特的部队才有了可靠的补给线。

维克斯堡战役同半岛战役形成鲜明的对照。麦克莱伦囿于常规作战,始终为后方交通线和补给基地所拖累,并且在实行大本营转移之后,作战基地已置于海军的可靠保护下,仍不敢发动攻势。格兰特则始终不为后勤所累,并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条件解决后勤问题。

^① 位于维克斯堡上游 12 英里处之亚佐河畔。亚佐河流入密西西比河,该处是南部同盟的一个船队基地。约翰斯顿曾向彭伯顿指出,放弃海尼斯崖,即等于放弃维克斯堡。

三、查塔努加外围战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查塔努加位于孟菲斯——里士满与纳什维尔——亚特兰大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西部地区的战略要地，它扼守着佐治亚州，并且是南部同盟向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进攻的基地。1863年9月9日罗斯克兰斯率坎伯兰集团军占领了该城，但因莽撞追击敌军，于9月19日在乞卡摩加战斗中失利，被布莱格的军队包围在城内。

罗斯克兰斯的军队约有3.9万人，背靠着田纳西河。布莱格的军队约有4.2万人，占领了城南的制高点卢克奥特山和城东的密逊纳里岭，并控制了铁路线。罗斯克兰“象一只被打昏了脑袋的鸭子，晕头转向，惊慌失措”，请求支援。

林肯派胡克将军率军支援，并任命格兰特为西线总指挥，解除了罗斯克兰斯的职务，由托马斯接替。其后，又调动谢尔曼的军队增援。

11月24日，联邦军队对敌军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卢克奥特山。25日，攻占了密逊纳里岭。布莱格率残部逃往佐治亚州的多尔顿。

在查塔努加外围战过程中，联邦政府陆军部门和运输部门提供了出色的后勤保障。

陆军部长斯坦顿于9月20日收到罗斯克兰斯在乞卡摩加失利的电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抽调军队增援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林肯、斯坦顿、西沃德、蔡斯、哈勒克、胡克、沃森以及麦克卡勒姆等人。斯坦顿问哈勒克如果把2万人从弗吉尼亚调到田纳西需要多少时间，哈勒克认为需3个月。最后经过仔细研究，认为使用铁路和浮桥，并在一定地区每隔50英里设置一个粮站由炊事兵事先准备食物，援军可在15天内到达目的地。进军路线是：首先乘火车经奥兰治——亚历山德里亚铁路到达华盛顿；然后乘车经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到达俄亥俄河下游的本伍德；由本伍德乘

船渡到贝莱尔,再乘车经中央俄亥俄铁路到哥伦布;由哥伦布换车经印第安纳中央铁路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其后再转车,经杰弗逊维尔——麦迪逊铁路到达杰弗逊维尔,再从俄亥俄河渡到对面的路易斯维尔;经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铁路抵达纳什维尔;最后再换车经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抵达斯蒂芬逊和亚拉巴马的布里奇波特。全部行程约有 1200 英里,共通过 7 条相互连结但轨距不同的铁路。

部队出发的日期为 9 月 25 日,计有 2.3 万人,都是从波托马克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由胡克将军率领,分别于马纳萨斯枢纽站和布兰迪车站上车。一连 3 天,每天有 140 节车厢运送士兵及其装备。到 28 日,整个部队都离开了出发地点。到 10 月 3 日,首批部队抵达离查塔努加 26 英里的营地布里奇波特。10 月 8 日,2.3 万人全部抵达指定地点。这支增援部队的行李、马匹、四轮运货车、救护车、粮秣,都通过同样的路线向西运送。在 10 月的头两周,铁路的棚货车全部用来运送马匹、辎重。在 3 周内,约有 1000 头骡马、50 辆运货马车以及大量粮秣和大炮,均从弗吉尼亚及沿途地区运到查塔努加附近。

但是,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的火车头、车厢数量有限,对于供应大量作战部队甚感不足。特别是纳什维尔——查塔努加一线不断遭到南部骑兵的破坏,严重地影响军需运输。9 月 30 日,南部骑兵又一次破坏该线铁路,使运输中断,并抢走了 40 车厢的补给品,从而使查塔努加的联邦军队的供应处于紧急状态。该线铁路修复后,在布里奇波特又出现严重阻塞的现象,其原因是该处缺少一座通过田纳西河的铁路桥,大量补给品不得不在斯蒂芬逊和布里奇波特转而由公路或水路运往查塔努加。在查塔努加有 2 艘轮船,每天可以把 200 吨的补给品从布里奇波特运到威廉岛附近,然后再用大车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运到城内。但罗斯克兰斯对此一无所知,却使用运货马车从斯蒂芬逊沿

田纳西河北岸的山路运送,这条山路长达60余英里,需8天时间才能运到查塔努加。结果粮秣不能及时得到供应,守城部队已经按半额配给硬面包,甚至喝稀粥充饥。近万匹骡马由于长途运输和缺乏饲料而倒毙,连拖曳炮车的牲畜都没有了。一些肉用牛瘦弱得奄奄一息,被士兵们称为“活着的牛肉干”。

10月23日晚,格兰特抵达查塔努加,立即着手解决补给问题。当时胡克的部队正在布里奇波特架桥,以便跨过田纳西河向前推进。坎伯兰集团军的主任工程师W·F·史密斯将军则制定了一个利用河流作为补给线的计划,即从布里奇波特至威廉岛南面的布朗渡口水路运输计划。格兰特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一举开辟水陆两条补给线。10月27日,史密斯奉命带领4000人从查塔努加出发,分乘浮桥船沿田纳西河漂向布朗渡口。10月28日晨一举夺取了布朗渡口,并架设了浮桥。随后又占领了左岸的丘陵地带,从而牢固地控制了渡口。28日下午,胡克的部队推进到卢克奥特山西侧河谷的沃哈奇埃,其一支部队并继续推进到布朗渡口。南部军队在28日夜间曾向胡克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但旋即被击退,此后这一带再未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在格兰特到达查塔努加的短短5天内,便开辟了从查塔努加到布里奇波特水陆两条运输线。其中陆路运输线是从布里奇波特出发,越过拉斯孔山到布朗渡口,然后通过河谷地带再渡过田纳西河而进入查塔努加。水路方面,在查塔努加和布里奇波特各有一艘轮船,在拖曳驳船组成运输船队后,一次可以运送4万份口粮和3.9万磅饲料。到11月初,联邦军队的口粮、服装和弹药供应,均得到完满解决。

查塔努加外围战后勤保障方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用铁路把谢尔曼的军队从维克斯堡一线尽快调到查塔努加。谢尔曼在维克斯堡一线的4个师首先分乘轮船集中到孟菲斯,然后乘火车沿孟菲斯——查塔努加铁路东进。格兰特命令驻守在维克斯堡的麦克弗森将军,把该处的80%的火车头和全部车厢都发送到孟

菲斯,以供谢尔曼使用。孟菲斯——查塔努加一线铁路多处遭到破坏,谢尔曼一边派人修补铁路一边行进,于10月13日到达布里奇波特。

在谢尔曼东进期间,格兰特委派联邦铁路运输专家G·M·道奇整修脆弱不堪的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以保障后方交通补给线的畅通。道奇在当地召集了8000余人从事这项工作,当地的锯木厂、铁匠作坊全部被利用起来。重新架设了桥梁和铺设了铁轨,甚至每辆客车和每节货车都重新制造出来。他在40天内共建造了182座桥梁并修复了从迪凯特至纳什维尔之间的102英里铁路。^①因而,充分保障了查塔努加联邦军队的补给品供应和伤员的后送。

总之,在查塔努加外围战期间,铁路运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两周之内把2.3万人、10个炮兵连和大量辎重从1200英里远的地方运到前线,也是军事铁路运输史上空前的壮举。

四、亚特兰大战役联邦军之后勤保障

1864年3月格兰特被提升为陆军总司令后,决定由他和谢尔曼分别在东、西线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破坏其作战资源,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按照格兰特的作战方针,谢尔曼于1864年5月5日率10万大军从查塔努加出发,向佐治亚推进。迎面之敌是约瑟夫·约翰斯顿的6万军队,约翰斯顿采取设防固守战术,在一个个险要山峡、隘口构筑防御阵地,与联邦军队抗衡。谢尔曼避免与敌人硬拼,采取了迂回作战方法,绕敌前进,迫使约翰斯顿不得不撤出一个个阵地。7月17日,约翰斯顿被撤职,由约翰·胡德接替。7月20日,

^① 纳什维尔——迪凯特铁路与孟菲斯——查塔努加铁路相交接,位于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之西。

胡德主动出击，结果溃败，退往亚特兰大。7月22日至28日，胡德又多次发起猛烈攻击，但均遭失败，不得不据城固守。谢尔曼经过详细侦察和周密计划，于8月31日切断了亚特兰大——梅肯之间的铁路线，迫使胡德撤出亚特兰大。9月2日，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南部同盟腹地已无险可守。

对于亚特兰大战役，无论是陆军部各后勤部门还是谢尔曼及其各级军需官们，都在战前和战役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提供了出色的后勤保障。

谢尔曼虽然是一位作战指挥官，但他“深知后勤工作的重要性”。鉴于这次作战由他指挥的是3个集团军，但又没有一个负责统一指挥的军队后勤官，因此他于1864年4月和5月曾两次写信要求陆军部指派一名军需主任和军粮官，在他的领导下协调工作，了解作战计划和各部队的实力、行军路线、补给的特点以及其他一切事项，指导补给品的储集和周转，运输工具的分配以及各项具体工作。^①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如此，谢尔曼还是建立了良好的后勤组织，“军需官、军粮监督官和其他参谋军官也同样有明确分工，都有很大权限。”^②谢尔曼既是军队的指挥官，也是他自己军队的总后勤官，各个部门协作配合，为他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从谢尔曼5月份发布命令中可以知道，他的军队是“轻装上阵”，共携带够20天之用的弹药和给养。从谢尔曼开始进军直到占领亚特兰大，都是依靠运输部队通过铁路向这支军队供应补给品的，并依靠建筑工程部队保养和维修整个铁路线。

在1864年春天和夏天，随着谢尔曼军队向前推进，查塔努加——亚特兰大一段铁路得到重建，同纳什维尔——查塔努加、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铁路一道形成一条长达472英里的补给线。

① G·C·索普：《理论后勤学》，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6页。

② 同上，第34页。

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 185 英里的铁路线早在查塔努加战役期间就进行了重建,其后又修建一条 78 英里的纳什维尔——西北铁路,从而加强了补给品向纳什维尔的运送。长 151 英里的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直到亚特兰大战役结束始终担负谢尔曼军队的供应工作。这条铁路经常遭到南军的袭击,有 130 英里的线路被重新修建,还重建了 35 个蓄水池。在亚特兰大战役前的一段时间。这条铁路每天有 130 节装 10 吨货物的车厢到达查塔努加,并且被限定只运输食品、弹药和军队的其他补给品。^①

为了缓和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的紧张运输状况,又增补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由纳什维尔向南修到亚拉巴马州的迪凯特,长约 120 英里(有 87 英里长的一段是直路);该线由迪凯特向东经过 80 英里路程到达斯蒂芬逊,从而与纳什维尔——查塔努加铁路相连接。纳什维尔——迪凯特铁路在亚特兰大战役最初几天被专门用来通过从前线返回的列车,其后,医院列车频繁运行在这条铁路线上。每列医院列车由 8 节车厢组成,载运伤病员与旅客多达 300 余人。

查塔努加——亚特兰大铁路是谢尔曼补给线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谢尔曼派部队负责警戒,以防止敌人的袭击和破坏。这条铁路是在军队边推进边施工的情况下重新修建起来的,由主任工程师赖特负责修建工作。5 月 9 日铁路通至滕内山,15 日通至蒂尔顿,20 日通至金斯顿;6 月通至大尚蒂;7 月 7 日通至离亚特兰大 10 英里的维宁斯车站;8 月 5 日完成了查塔胡齐河的架桥工作,铁路通到离亚特兰大 3 英里的地方;9 月 3 日,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的第 2 天,火车进入了该城。^② 在这条铁路线上共建造了 11 座桥,其中查塔胡齐河大桥长达 780 英尺、高 92 英尺,仅用不到 5 天时

①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 197 页。

② 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 201 页。

间便完工。大约有 75 英里的路轨被重新铺设在查塔努加——亚特兰大之间，在沿线还修建了永久性仓库，用来储存铁块、路轨、枕木和道钉等器材。

在亚特兰大战役期间，纳什维尔——查塔努加一段铁路承担的任务最重。火车向南运行时运送服装、食物、装备、饲料、武器、弹药和援军，向北返回时后送伤病员、退役者、难民、自由民（被解放的黑人）、战俘等。1864 年从纳什维尔发出的货车的数量：2 月，2108 节；3 月，2450 节；4 月，3445 节；5 月，3769 节；6 月，3217 节。^①

谢尔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亚特兰大战役如果不使用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纳什维尔——查塔努加、查塔努加——亚特兰大铁路，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条单腿的铁路（指单轨铁路——编者）在 196 天内供应了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和 3.5 万匹马（从 1864 年 5 月 10 日到 11 月 12 日）。为了运送饲料和粮食，总共动用了 3.68 万节货车，……每天每节车厢载重 2 吨，运行 20 英里，在那个地区那样的路段上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②

总之，亚特兰大战役是联邦军队在西线作战期间后勤保障最为出色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同后勤方面提出的问题相比，都成了小问题。”^③

小 结

美国内战是一场长期人力、物力的消耗战，南北双方都几乎是全力以赴打这场战争，以便战胜对方，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战争

① 同上，第 204 页。

② 转引自托马斯·韦伯：前引书，第 199 页。

③ G·C·索普：前引书，第 36 页。

前期连连失利的北部,最后却取得了胜利。

北部联邦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诸如战争的正义性,林肯政府实行了废除奴隶制等革命措施)外,后勤因素也起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北部联邦政府已建立了一套良好的后勤组织机构,并充分发挥了作用;北部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军事后勤潜力,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其威力,军需供应源源不断,再也不像独立战争期间那样常常陷入困境之中了。南部除了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陆军外,其他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北部相比,南部越战越弱,最后终因人力、物力资源枯竭而失败。

美国内战中军事后勤保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铁路。在此之前,1859年意大利对奥战争中只是极其有限地使用了铁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都使用了铁路,通过铁路派遣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给养和装具,后送伤员和休假的士兵以及战俘等等。因此有人说,“美国内战是铁路扮演主要角色的第一次重要的战争”。^① 铁路为军队提供了大的机动能力。

内战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官兵的训练问题。内战初期,北部因缺乏训练有素的官兵而吃了很大苦头。“训练中的问题造成了战争初期很高的伤亡率。”“有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就有50%的伤亡,个别的高达80%。”^② 此外,在内战初期,北方后勤系统也存在问题,即后勤军官挥霍浪费,并同承包商勾结,侵吞国家财产。

总之,美国内战留下了丰富的军事后勤保障方面的经验。

① 《内战中的北方铁路》,第25页。

② 《美国陆军史》,第243页。

结 束 语

(一)

世界近代前期,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领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战略、战术方面,也包括后勤方面。

在世界近代初期,即17世纪下半期乃至18世纪上半期,战争的规模虽然开始扩大,但基本上仍属有限战争。没有一个国家为这种战争而事先准备充足的作战物资和军需品,并且也没有强大的财政力量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队主要是实行就地取给,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指望从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得到薪饷”。后方补给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因之也用不着考虑后方交通补给线被切断的问题。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进入18世纪,军队已多属常备军,无需士兵全部自行筹备被服、装具、武器、弹药和每天的食物。在这方面,法国陆军大臣卢弗阿的改革,第一次把士兵免费得到每天的基本口粮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并为其后各国所效仿。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军队数量的增加,战场上军需物资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后勤因素对战略决策、战局计划和战役决心的影响越来越大,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自七年战争之后,那种不考虑敌我财政经济、军事后勤潜力、物资的储备与供应、军队的装备、运输与补给能力等状况,而仅靠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实行就地取给,贸然发动一场战争的作法一去不复返了。

17—18 世纪的军队开始建立正规的后勤制度,有了常设后勤机构。后勤制度包括规定军队官兵所应领取的给养和其他补给品的数量与马匹的饲料份额,规定同承包商签订标准的供应合同,以及对军需品的质量检查制度等等。后勤机构最初是辎重队、仓库、兵站等,其后又建立了军需部队。这些机构主要是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不是从后方前送给养。^①

由于建立了常备军,逐渐形成了政府管理军队行政的制度和军队的行政管理体系。于是,军事后勤体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的后勤机构已初具规模,后勤体制虽然远未完善,但也是值得称道的。

进入 19 世纪,拿破仑摆脱了 17—18 世纪时那种周而复始的围城战,开始采取“歼灭战略”。为了保障这种战略的实施,拿破仑建立了完全不同于 18 世纪时那种直接征集粮秣的勤务机构和补给制度。

拿破仑建立了后勤机构,同英国在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后勤机构不同之处在于管理上更为集中,即所有的后勤事项都由陆军部管辖,如当时的陆军大臣(陆军部长)德让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以及运输工具的配备等,但其职权仅限于国内。在战场上军队的补给与运输等则由陆军军需总监负责。但拿破仑经常越过中央机构直接向军队指挥官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②

在补给制度上,拿破仑实行了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的补给制度。这种制度与“歼灭战略”是相适应的。但拿破仑并不墨守这种制度。例如 1805 年的乌尔姆战役,为了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没有进行充分的后勤准备,主要依靠就地取给,结果取得了重大胜

①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21 页。

② 马丁·万·克列威尔德:前引书,第 49 页。

利。而在1812年对俄战争中,则经过周密计划与准备,几乎完全依赖后方补给。拿破仑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道路条件、运输工具的限制下,后方前送的能力还相当有限,“想要从后方基地保障人员的给养是毫无希望的,保障马匹的饲料更不待言。”他在设计这个战局时,只是预想在后方前送能力消失之前就会取得战争的胜利。虽然这次战局失败了,但从补给本身来说,仍然是出色的,实现了预定的计划,达到了所能保障的最远地点。

不管怎样,拿破仑建立的补给制度不仅盛行于近代前期,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军队仍有一部份给养需要依赖就地取给。然而,总的发展趋势是军队对就地取给的依赖越来越小,绝大部分物资日益依靠后方补给。

在近代前期,给养和饲料一直占军队全部补给品的绝大部分,其中饲料的补给基本上是靠就地取给来解决的。一般地说,在历次战争中,骑兵马匹的饲料容易自行就地取给,而辎重车辆包括运输车队、炮车的马匹等则经常处于缺乏可靠保障的状态之中。粮草运输车队的人员和马匹往往把本身的运输物消耗殆尽。

马匹、畜力车辆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军队数量的增加而大量增加,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铁路开始用于军事目的,铁路运输立即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从1846年到1866年,俄、奥、法、美、普等国相继使用铁路运送军队和装备,其中以美国内战过程中使用铁路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美国内战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铁路进行的战争。当时虽然牲畜仍是主要的运输工具,^①但铁路运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军队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机动能力,其最典型的事例,便

^① 美国内战期间,1864年,42.6万部队拥有22.1万牲畜,其中包括113864匹马、87791头骡子。士兵与牲畜的比例为2:1。

是北方在 11 天之内把波托马克集团军的 2.5 万人、10 个炮兵连及其战马和 100 车行李从弗吉尼亚运到查塔努加,从而取得了查塔努加战役的胜利。由于北部比南部拥有完善得多的铁路网,自 1862 年之后,南部同盟军队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在内战期间,北部取得了修建与管理军用铁路的丰富经验,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兵器的使用与军械勤务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热兵器完全代替了冷兵器,军械勤务日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刀剑、长矛很快被滑膛枪、滑膛炮所取代,军械勤务从军需勤务中分离出来,组织生产军火,购置枪炮等已成为军械勤务的繁重任务。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火炮和弹药的储备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在美国内战期间,除了大炮数量增多外,小型或轻型武器的数量也激增,加重了后勤机构的负担。但是,机械的损坏率较低,尤其是炮火的威力尚未达到完全摧毁火炮的程度,一门火炮可以用到整个会战的结束。同时,弹药的消耗量也很少。譬如,1859 年意奥战争,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消耗了 1.5 万发炮弹;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邦军队共消耗了 500 万发炮弹;1866 年普奥战争中,交战双方共消耗了 13 万发炮弹。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仅 1918 年平均每个月就消耗 1271 万发炮弹。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欧美发生了许多革命战争。实现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战争,形成了一系列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这类性质的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积极支援军队而且往往直接参加战斗,这就使后勤工作更为复杂和艰巨。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在实行战争动员时,虽然未达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全民总动员、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程度,但所动员的人力、物力也大大超过往昔的时代,这无疑也增加了后勤工作的艰巨性。这种情形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和战争激烈程度的加强,在一场争取民

族独立的战争中,常常难以分清前方和后方,后勤保障也就不可能按常规的方式方法来实施。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看得出来。但是不管怎样,在世界近代前期,军事后勤保障工作已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二)

近代前期,涌现出一批资产阶级军事和军事后勤理论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推拿破仑、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

拿破仑没有写过系统的理论巨著,他留下来的主要是晚年写的回忆录,对约米尼和罗尼阿的著作的评论,此外,还有大量有关他一生军事活动的传记、著述等。

从拿破仑本人的言论、著述以及其它有关拿破仑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拿破仑的军事后勤思想、理论是异常丰富的,归纳起来大致如下:军队需要依靠后勤来维持其生存与作战;后勤保障能力是军事指挥员实施作战指挥的重要依据之一,指挥官必须事先做到心中有数;军事指挥官要亲自指挥或过问后勤事务(他本人对此身体力行);后勤指挥要有重点,有策略,有灵活性;要抓好弹药补给(拿破仑特别重视炮兵,因此在每个战局都格外重视炮兵弹药的补给);要搞好给养、交通和卫勤(拿破仑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大量的,特别是对于给养和后方交通线尤为重视);要精于军队运动过程中补给品的计算;要重视后勤体制的改革,务使后勤人员克尽职责;战前要进行充分的后勤准备(拿破仑军队极少在缺乏准备、没有仓库的情况下行动)。此外,尚涉及加强后勤的机动性、快速性,搞好后方斗争等方面。^①

^① 参见刘胜俊:《军事后勤学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约米尼(1779—1869)是属于拿破仑同时代的人,1804年起离开瑞士而在法军供职,曾任内伊元帅的军参谋长,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任维尔纳城防司令、斯摩棱斯克省督。约米尼的代表著是他在1837—1840年间所写成的《战争艺术概论》(两卷集)。约米尼在这部著作中把军事学术归结为6个部分:战争政策、战略、高级战术、后方勤务、工程学、初级战术。他还在书中辟出专章来论述后勤,而且列入后勤工作范围的种种活动异常广泛。他的论述在军事后勤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和约米尼生活在同一时代,他被列宁誉为“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①克劳塞维茨留下了10卷巨著,最著名的是前3卷即《战争论》。克劳塞维茨不仅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而且揭示了战略、战术与后勤的相互关系。他在区分战术、战略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的同时,又指出“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与战术、战略有关,但又不同于战术、战略,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把这种不同“区分开”。^②

克劳塞维茨把他所说的“许多活动”称为“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以便与“使用军队的活动(包括战略、战术)相区别”。^③这样,他便把战争活动分成三大部分:战术、战略和后勤(他未使用后勤一词)。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及属于后勤部分的活动有:给养、伤病员的救护、武器装备的补充、修筑茅舍、架设帐篷、清洁工作、架桥、筑路、行政管理等。但他认为,所有这些活动中,“只有军队的给养同战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养几乎是每人每天都必需的。”“给养在战略范围内对军事行动有较大的影响。”^④但其他活动,如武器装备的补充、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在特殊情况下,“确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6页。

② 《战争论》,第1卷,第104页。

③ 同上,第105页。

④ 同上,第108页。

实可能是在战略上作出极重要决定的唯一依据”。^① 这样，在后勤与战略的关系上，克劳塞维茨已阐明后勤是制定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见解。

克劳塞维茨的另一重要见解，就是把交通线视为军队的生命线。他说：交通线“构成基地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应该看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沿线布满各种供给品、弹药车辆、来往的支队、邮局和信差、医院和仓库、弹药库、行政机关，它们的总的价值对军队有决定性的意义。”^②

克劳塞维茨认为给养保障是一项作战理论，因而专门论述了军队给养制度。他指出，在17—18世纪的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一支军队连续行军时，给养问题容易解决；除特殊情形外，就地征收是全部给养的基础。^③

此外，克劳塞维茨还强调了要把后方防卫纳入整个军队安全体系中。^④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曾从事大量的军事理论研究工作。他和马克思共写出了300余篇计240余万字的涉及军事问题的专著、文章、评论和书信，其中有大量关于军事后勤问题的论述。他们的论述主要有：经济是暴力的物质基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物质力量决定战略、战术，军事指挥员要重视和善于运用物质力量；交通运输线是军队的生命线，军队离不开交通线；军队后勤指挥系统应当改革，要加强各专业勤务的组织指挥；军队应保护后方，等等。^⑤

综上所述，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特别是19世纪初到普

① 同上，第108页。

② 同上，第159页。

③ 《战争论》，第2卷，436—418页。

④ 刘胜俊：前引书，第23页。

⑤ 同上，第28页。

法战争前这个时期,军事后勤的地位得到提高,日益受到重视;军事后勤体制、军队后勤保障与后勤建设、军事后勤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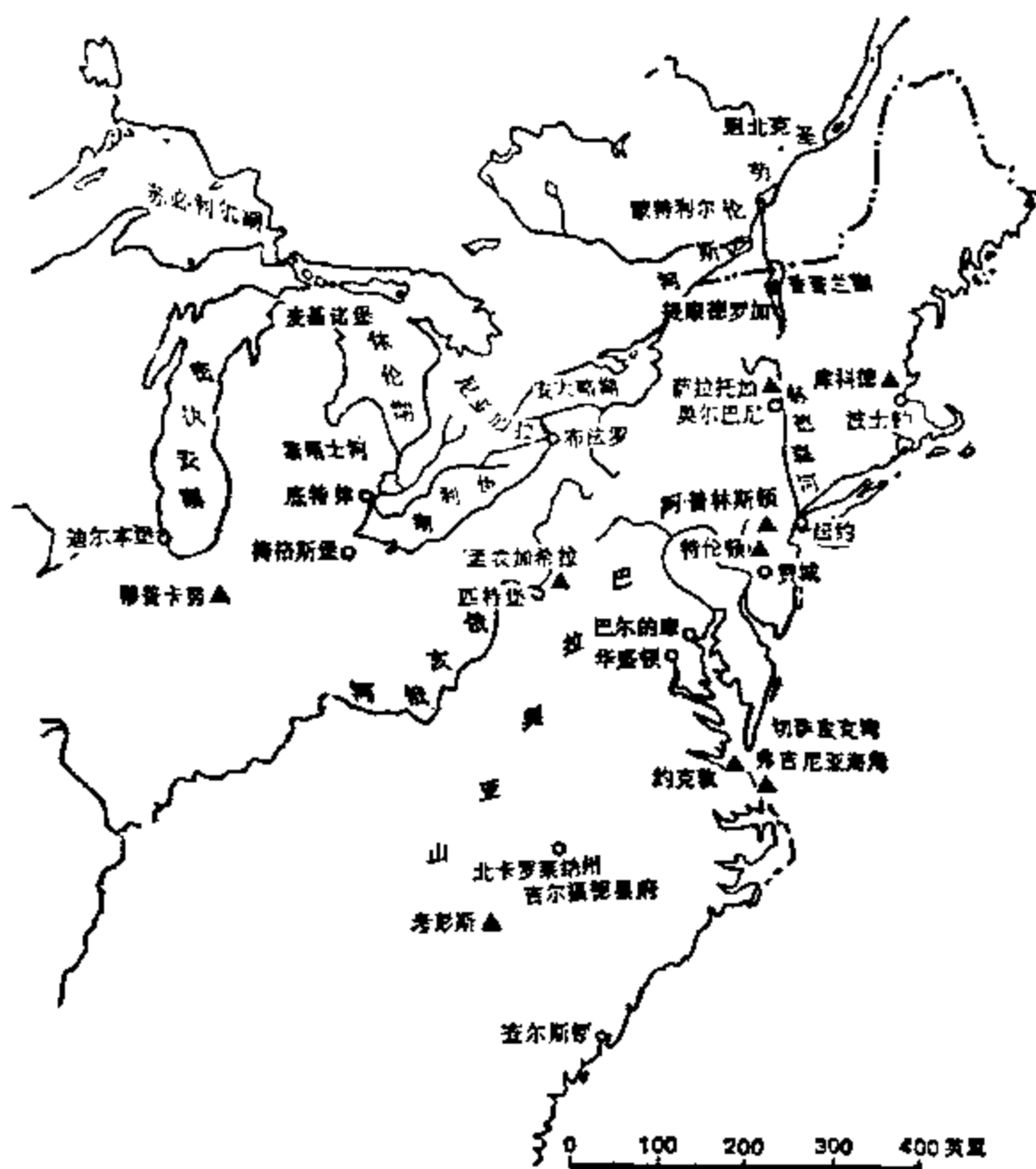


图1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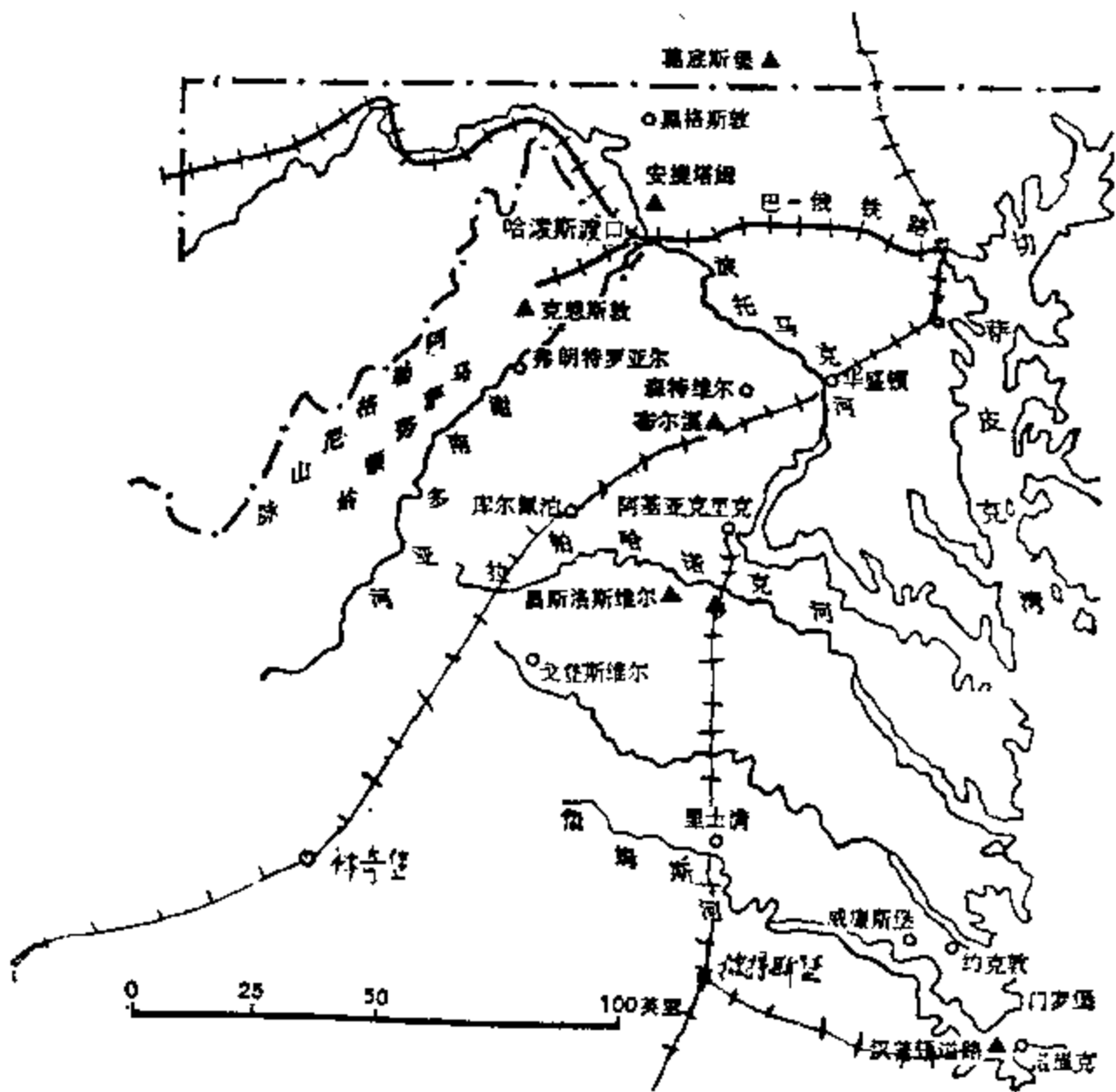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内战时期北部地区的部分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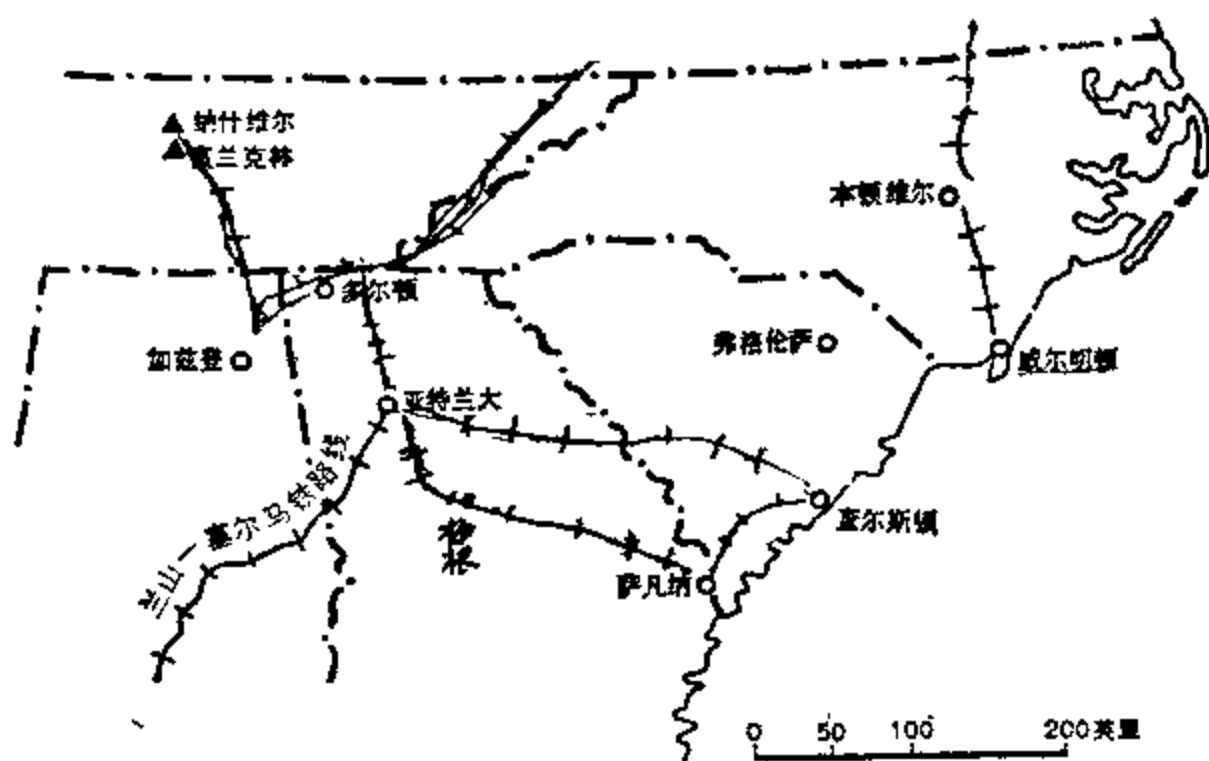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同盟东部地区的主要铁路线